武俠世界



第33年
39
$15.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新作「氣吞斗牛」在今期和大家見面。主角聶甘生是個熱血青年，武藝高强，又具異能「千里耳」神功，聶甘生初次下山，偶然中救了小王爺一命，小王爺贈送他玉牌一面，這給聶甘生後來的「抗金復土」行動中帶來很多方便，而俠女柳玉蝶亦具異能「五鬼搬運」神功，不留任何痕跡地偷去相府黃金萬両作爲義兵糧餉費用，此事驚動京都官員及皇室中人，責令非要破案並逮捕竊匪，結果……故事情節懸疑曲折，耐人尋味，而結局更出人意料。

*　　*　　*

麥長庚先生所撰著兩期完短篇故事「無相神甲」在今期刊出，題材新穎，引人入勝，佳作當前，不可不讀！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魂斷刀魂谷」。

巴人所著「情俠希夷故事」之「金山劫」也將由下期起刊載。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9期
(總號169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馬騰・文／可飛・圖

氣吞斗牛



相府失金　驚動京師

南宋末年。

臨安城內，發生了一宗驚動朝廷的案子。

——一宗盜竊案。

本來，盜竊案時有發生，可說是極普通的案子，不可能會驚動朝廷的。可是，由於那件盜竊案發生在一個朝廷大官的身上，因而驚動了朝廷。

那個大官乃是權傾一時的宰相賈似道。

宰相失竊——被盜賊竊去黃金萬兩，這事非同小可，不但驚動了賈似道，也驚動了臨安府，更驚動了皇帝。

當時，賈似道權傾朝野，炙手可熱，大膽賊盜居然膽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可說狂妄胡爲，不知死活。

賈似道大爲震怒，下令臨安府尹十日之內務必緝拿盜賊歸案，要不，頭上烏紗不保。

皇帝特爲此事，召賈似道進宮，安慰有加，賜其珍玩十件，以作補償。

相府失竊黃金萬兩事，不消半日，哄傳整個京城。

京城內，上自朝廷百官，下至販夫走卒，都在談論着賈府失竊這件聳人聽聞的事件。

臨安府尹更會同總捕頭余先達親赴相府求見，了解案情。

接待兩人的，是相府總管魯豐年。府尹徐祖光跟總捕頭余先達不但見不到宰相大人，在魯豐年面前，還要自稱下官及卑職。而魯豐年不但架子十足，還顯出一付瞧不起兩人的樣子，兩人雖然心裏有氣，卻不敢表露出來，恐怕得罪了這個小人，向宰相大人進讒，重則頭上烏紗不保，輕則吃不了兜着走。

事實上，滿朝文武，有那一個敢不瞧賈似道的面色的。

正所謂：一人得道，鷄犬升天。宰相府中人，有那一個不是飛揚拔扈，不可一世的，就連賈府看門的，也是狗眼看人低，等閒人物，不看在眼內。

招呼徐、余兩人喝過茶後，魯豐年便道：「徐大人，余捕頭，魯某有事要辦，失陪了。魯某會着副總管帶兩位去案發的地方勘察，兩位若有甚麼疑問，只管向副總管問詢，他會盡他所知，解答兩位的疑問。」

說完，向外呼喚一聲：「仲文，進來。」

一個年約三十許的壯年人應聲自外面走進來，並不理會徐、余兩人，逕向魯豐年施禮道：「總管呼喚，有何吩咐？」

魯豐年道：「仲文，這兩位是府尹徐大人跟余捕頭，特來勘查府中之失竊案，本總管有事要辦，徐大人跟余捕頭在府中查案事宜，就由你來招呼。」

說完，向徐、余兩人拱拱手，說聲：「失陪。」便走出外面。

徐、余兩人不但還禮不迭，還起身相送，直到魯豐年走出外面，才敢坐下去。

可是，兩人馬上又要站起來。

是副總管陳仲文「請」兩人站起來。「徐大人，余捕頭，請跟區區到案發的地方去勘察。」雖然說話的語氣及神態比魯豐年客氣恭敬多了，但他的表情，似給人一種自高自大的感覺。

照情理，徐祖光是臨安府尹四品官，一個相府的副總管，無職無祿，身份與平民沒有兩樣，就算見了七品縣官，也要自稱小民或小人，何況是四品府尹！問題是，他不是普通的百姓，是相府的一個副總管，因而身份大是不同，正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水漲船高之下，他的身份無形中亦高起來，自然不甘心自稱「小人」。

徐、余兩人懼於賈似道的權勢，不得不忍下這口氣。

「有勞副總管了。」余先達還客氣一句。

陳仲文沒有再說甚麼，引領徐、余兩人往庫房那邊走去。

相府內那座庫房頗大，建造牢固，是用一塊塊大石砌建起來的，只怕就算用炸藥也未必能够將之炸塌，兩扇大門幾乎有半尺厚，兩面皆用鐵皮包起來，而庫房內的天花板是用鐵板造成的，盜賊想從瓦面上偷入屋內，根本不可能——被那層天花板阻隔住，無法到達裡面。

整座庫房只有三個窗口，開在丈二三上下。每個窗口大小不到一尺，還裝了兩支寸許粗細的鐵枝，天花板與瓦面之間的墻，少說也有不要說是人，就連身軀肥大的猫兒，也很難從那間隙中鑽過，進入庫房內。

不但庫房外面有人守着，庫房內亦有人守值。徐、余兩人進入庫房內，不由同時在心裏驚嘆，整座庫房簡直猶如一座銅墻鐵壁的堡壘！

原來，進入庫房內便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守值室，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十二個時辰，皆有兩名庫丁當值，日間另有一名掌管賬目的「司庫」座鎮，凡是有關庫房的錢財寶物之進出，都要經過他的監察。而在進入庫房前，先要經過一道鐵門，才能進入庫房重地。庫房內，又分三進：第一進存放銅錢白銀；第二進存放黃金；第三進存放珍玩珠寶等貴重之物，每一進皆有一道鐵門。日間，庫房內的所有鑰匙皆由那個「司庫」掌管，晚間，則存放

在內府總管包唯一那裏——一處由機關開啓的秘密暗格內，縱使是在庫房內值夜的庫丁，也不能夠監守自盜，遑論是外人。

如此堅固嚴密的庫房，居然會失竊黃金萬兩，實在叫人驚詫不解，匪夷所思。

除非盜金者有遁地穿墻之能，否則，叫人想不出怎能夠從那銅墻鐵壁般的庫房內盜去黃金萬兩！

是黃金一萬兩！不是一兩。

要知道，一萬兩黃金足有幾百斤重，不要說偷，就是兩個人抬，分兩次也未必抬得動！

察看過庫房內外後，余先達對徐祖光道：「大人，依卑職勘察所得，要從庫房內一次偷走萬兩黃金，沒有可能！」

陳仲文道：「余捕頭，你這樣說，可是懷疑本府……」

徐祖光忙截斷陳仲文的話：「陳副總管別多心，先達不是那個意思。」

余先達也急急解說：「陳副總管，在下絕無那個意思。在下不過是……勘察過後……據實直說了，請別誤會。」

陳副總管冷冷道：「余捕頭，區區愚魯，請說得明白一點。」

余先達吸口氣，按捺下心中那口氣，說道：「在下意思是說：如此堅固嚴密的地方，外人根本不可能到裏面偷竊財物，更別說萬兩黃金了，在下懷疑，盜賊可能挖掘地道，從地道中進入庫房，偷走黃金。」

陳仲文撇撇嘴：「余捕頭，你的思疑，咱們早已想到了，發覺失竊後，內府包總管已着人查察過庫房的地面，看看有那裏是中空的，結果是，地下沒有一寸地方是虛空的！」

余先達呆了一呆，跟着道：「陳副總管，請問可有將庫房內的每一個放在地上的箱柜搬開勘察？」

陳仲文愕了一下，搖搖頭道：「那倒沒有。」一頓，又道：「放着箱柜的地方，下面若是有地道，也不可能從那裏鑽出來，每個裝載錢銀財物的箱子，皆是鑲嵌了鐵皮，載了金銀，每個少說也有幾十斤重，下面的人如何移動得了？」

余先達道：「陳副總管，你們既然沒有勘察過放了箱柜的地方，那就有可能……下面有地道口，那也是唯一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勘察一下！」

陳仲文面露不豫之色。「這個……這個……豈不是勞師動衆？」

徐祖光忍不住暗哼了一聲，沉聲道：「為了破案，甚麼事不可以做？陳副總管，你也希望能破案吧？」

陳仲文連聲道：「當然，當然，區區這就去吩咐一聲，召集人手來搬開箱柜。」說完，往庫房外面走去。

徐祖光看着陳仲文往外走的身形，無聲地冷笑一下，在心裏道：「狐假虎威，老鼠跳上天秤！本官說甚麼也是四品朝廷命官，豈會被你難倒！」

未幾，陳仲文帶了七八個壯漢進入庫房內，吩咐那幾個壯漢逐一將放在庫房地上的箱子搬開，好讓余先達勘察地下是否有地道。

折騰了約有半個時辰左右，全部查過原先放着箱柜的地面，結果是白費氣力，沒有任何發現。

至此，完全確定庫房的地下沒有地道。

換言之，盜賊並不是從地下偷進庫房內盜走萬兩黃金的。

這就令到余先達跟徐祖光大惑不解了。

折騰了近半個時辰，一無所獲，陳仲文忍不住冷言冷語道：「余捕頭，地下看過了，毫無發現，你還有何奇想異見？嘿嘿，老爺正等着兩位的回覆啊！」

余先達聽着雖覺不是味道，却不敢說甚麼，徐祖光却忍不住，畢竟他是朝廷的四品命官，當下微哼了一聲，說道：「陳副總管，賈大人那裏，自有本官擔當，不勞你擔心！」

說完，一拂袖子，走出外面，向那個姓陸的司庫道：「本官想聽聽，你是怎樣發現庫房失竊的。」

那個姓陸的「司庫」大概是個讀書人，懂得禮儀，起身向徐祖光施禮道：「徐大人請坐，待學生稟告。」

徐祖光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姓陸的司庫才說道：「徐大人，發現失竊，是在昨天黃昏時分。當時，大總管遵照相爺之命，提取一千兩黃金，就是在那時發現失去萬兩黃金。是學生親自點算的，學生馬上派人知會大總管，接下來，將所有的庫丁召集起來查問，並搜查他們的住處，一無所獲，每一個庫丁都大呼冤枉，矢口否認監守自盜。大總管親自帶領一干人等查勘過庫房內外，都不得要領，才決定報官的。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萬兩黃金怎會不翼而飛。照說，萬兩黃金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就算叫人搬出去，也不可能一下子便會搬得完，如今却閉門失竊，眞教人匪夷所思。」

徐祖光聽完姓陸的話後，沉吟了一會，才對早站在一旁的陳仲文道：「陳副總管，本官欲再逐一查問衆庫丁一遍，可否？」

陳仲文碰過一次釘子，知道徐

祖光不好惹，不敢再那樣囂張，當下說道：「徐大人吩咐，區區敢不照辦！」仍然語帶諷刺。

徐祖光沒有跟陳仲文這種小人計較，道：「本官欲盡快查問一干庫丁。」

陳仲文翻翻眼，道：「區區這就去將一干人等召來。」說完，走出外面。

* * *

徐祖光跟余先達離開相府前，仍然見不到賈相爺，只見到相府的大總管林煥章。

林煥章向徐、余兩人傳達賈相爺的話，務須於半月之內，緝拿竊犯歸案，追回失金。

跟着，林煥章還向徐祖光解釋賈相爺沒來接見的原因，因賈相爺奉召進宮，商議軍機大事。

出乎徐、余兩人意料之外，林煥章對他倆還算客氣得體，不像魯豐年跟陳仲文那樣自高自大。

離開相府，返回府衙，徐祖光示意余先達跟他到書房去，坐下後，待一個僕人送上茗茶，喝了兩口，徐祖光才對一直站着的余先達道：「先達，說說你的看法。」

余先達似乎早已料到徐祖光會那樣問，馬上答道：「大人，小的對那件失竊案，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大惑不解，匪夷所思。」

徐祖光連連點頭：「本府也是這個想法！這宗失竊案，怎樣想，也想不出其可能發生的原因！」

「大人，既然不可能發生，會不會……」余先達猶豫了一下，才說下去：「是相府中人揑造出來的！」

「住口！」徐祖光疾喝一聲，目光往窗外掃瞥一眼，才放緩語聲道：「這種話豈可亂說，小心隔牆有耳！」

余先達悚然驚道：「大人，小的該死！」

徐祖光吁口氣，緩緩道：「那宗竊案傳遍京城，連皇上也聞悉，你可知道，對相府及賈相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大大丟了面子，以賈相爺之尊，又豈會往自己臉上抹黑？」

余先達惶恐道：「大人，是小人一時……失口說錯話，請大人……不要見怪。」

徐祖光搖搖手。「說過就算了，以後說話要小心，切記，禍從口出這句話！」

余先達唯唯應諾：「是，大人，小的謹記大人教誨。」

徐祖光嘉許地點點頭，喝口茶，道：「先達，既然外人無從進入庫房內盜竊，那你以為，是否監守自盜？」

余先達點頭道：「大人，那是唯一的可能。」

「然則，所疑何人？」徐祖光看着余先達。

余先達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大人，有關人等似乎都有可疑，但又找不到可疑之處。」

徐祖光雙目一睜。「說了等於沒說！廢話一句！」

余先達忙道：「大人，實情確是那樣。一干人等都脫不了嫌疑，但盤問過後，可又沒有一個是有嫌疑的！每一個都撇脫得一清二白的，無法從任何一個人的話中，找出一絲一毫的嫌疑。」

余先達說的是實情。事實上，徐祖光也是那個想法，無奈那不是等閒的失竊案，關係到相府的事情，就算是芝蔴綠豆的小事，也會變成天大的事情，若不能在限期之前破案，緝獲盜竊者，只怕他頭上的那頂烏紗帽再也無法戴得穩，因此，怎不教他心焦。

「無論如何，也要在期限前破案，將盜竊者緝獲歸案，要不，你別想在臨安府幹下去了，捲鋪蓋返家鄉討生活吧！」

余先達知道徐祖光不是嚇唬他，想到自己的前程繫於這件事上，雖然心裏沒有把握，口裏却說道：「大人，小的定當悉力以赴，務必在期限前破獲此案，捉拿竊犯歸案法辦！」

「嗯。」徐祖光揮揮手。「事不宜遲，火速查辦！」

「是，小的遵命。」余先達向徐祖光行了一禮，立刻離開書房，着手偵辦相府那宗萬兩黃金失竊案。

* * *

聶甘生來到臨安府，便遇上一件怪事。

他是第一次到臨安府。

自宋室偏安江南，定都臨安，多年經營之下，變成江南最繁華之地。由於朝廷不思進取——驅除金人，收復江北失地，沉於安樂，這些年來，臨安府醉在一片歌舞昇平、醉生夢死裡。

初來乍到，目睹京城一片繁華熱鬧，聶甘生看得目弦神搖，滿有興緻地在街上走着看着，驚訝於到處呈現的繁華景象，歌舞昇平。

他就是在那條熱鬧繁盛的大街上，遇上那件怪事的。

那是在一家酒樓的前面，他看到一個後生小子被幾個店伙追打着跑出來，那後生小子的手上仍然緊緊地抓住一隻鹵鷄，雖然狼狽萬分，却仍不忘咬一口鷄肉，囫圇吞下肚中，瞧他的猴急相，似乎有幾日沒東西下肚，要不，怎會在逃跑時，不顧後面有人氣洶洶地追着，仍要咬一口鷄肉，因此慢了一慢，被緊追在身後的一個店伙搶奔一步，伸手一把抓住他的後衣領，那後生小子頓時怪叫一聲，欲掙脫後面那

個店伙抓住的衣領，就在那霎間，怪事發生了。

那個店伙的褲子驀地滑脫下來，雙腳便被絆着，腳步一蹌，一下子仆跌在地上，很自然他，鬆開了抓住那後生小子衣領的手，那後生小子陡覺領後一鬆，不由自主往前跟蹌一步，幾乎跌倒，手上的鷄却一直抓得緊緊的，藉着那往前跟蹌之勢，往前飛竄，一下子抛開身後追逐的那幾個人。

跑着的人忽然褲子滑脫，並不叫人感到太奇怪，因爲，有時褲帶綁不緊，便有可能鬆脫開來，令到褲子脫滑下去。可是，其他的幾個人亦跟着幾乎是同時褲子脫滑下去，那就叫人大感奇怪了。

就在最先那個店伙褲子脫落、跌倒的刹那，緊跟在後面的四個店伙亦同時褲子倏然脫落，都被脫落的褲子絆倒，那情形好不狼狽惹笑。

要知道，在大庭廣衆中，褲子脫落，是何等丟人現眼的尷尬事情，雖然並不是光着屁股，裏面還穿着短褲，那也令人尷尬得無地自容！

五個店伙跌倒在地上，顧不了疼痛，各自手忙脚亂，急急將脫落到足踝的褲子往上扯，那情形，惹得附近的途人忍俊不禁笑起來。那些婦女見了則羞得臉紅耳熱，急急別轉頭或是閉上眼不敢看。——非禮勿視。

那個後生小子已一溜烟跑得不見影踪。

瞧熱鬧的人只覺好笑，沒有甚麼人感到奇怪——爲何五個店伙都在同一時間褲子脫滑下去，難道五個人都那麼巧，同時沒有綁緊褲帶，因而同時褲帶鬆脫，令到褲子同時脫落？

聶甘生於好笑之餘，便想到這其中可能有蹊蹺，大感奇怪。

他馬上四下張望，看看可有值得注意的人，但却發覺不到那一個人有何特別之處。

那五個店伙狼狽萬分地將脫落的褲子拉扯上，顧不了繫好褲子，急急跑回酒樓。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聶甘生百思不得其解。

唯一勉强可以解釋的是：暗中有神仙在作法，令到那五個店伙的褲子幾乎是在同時脫落下去。

可是，世間上眞的有神仙？

這個麼，聶甘生並不盡信，因他從未見過神仙。

眼見沒有熱鬧可看，圍觀的途人很快便散去，眨眼間，只剩下聶甘生一個人仍然站在那裏發呆，想着那個百思不解的奇怪情景。

待到他驚覺到有幾個途經的人向他投以好奇的目光時，他才猛省到，自己呆站在那裏，樣子有點傻兮兮的，難怪別人對他投以奇怪的目光。

拍拍自己的腦袋，自己也感到好笑，禁不住咧嘴一笑，繼續往前走。

走前不遠，經過一家酒樓的門口時，幾乎跟兩個從裏面走出來的漢子撞上，幸得他反應快，身法敏捷，斜斜往外搶出一步，堪堪避過那兩個漢子。

那兩個漢子居然毫不領情，雙眼一翻，幾乎是同聲喝道：「呔！那來的狗崽子！走路不帶眼，幾乎撞到大爺們！」

其中一個漢子口動手動，一拳砸向聶甘生身上。

聶甘生再好涵養，也忍受不了那兩個漢子的蠻橫無理，氣往上衝，那霎間亦揮拳相迎，「啪」一聲，兩拳相擊，那個漢子怪叫一聲，往後蹌退一步，幾乎給脚後的門檻絆跌，白着一張臉，摸着右拳，雪雪呼痛。

另一個漢子愣了一下，似乎料不到那個狗崽子的拳頭那樣硬，臉色驟變間，嘩啦聲中，從腰後抖出一條鐵鍊，兜頭蓋面向聶甘生砸下去。

聶甘生氣得哼了一聲，倏地身形疾欺前去，右手往那個傢伙執鍊的手肘上一握，只聽「喀」一聲，那傢伙手上的鐵鍊脫手往上飛起，口裏發出一聲痛極的嚎叫聲，一張臉扭搐成一堆，一條手臂怪異地側轉，垂下。

途經的人看着，都不敢停留下來瞧熱鬧，急步離開，免得惹上麻煩。

你道那些途人爲何不像先一會看到那五個店伙脫落褲子時那樣駐足圍觀？他們爲甚麼全都加快脚步離開？

原來，那兩個蠻不講理的傢伙是官府的捕快！

俗語有謂：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那時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捕快，要是枉法强橫起來，足以令人無端惹上官非，重則傾家蕩產，輕則得受一頓皮肉之苦。是以普通的百姓都知道那些「大爺」惹不得，避之則吉。

如今，竟然有人膽敢對那兩個捕快不敬，那些急急離開的途人中，不少人暗暗替聶甘生擔心。

聶甘生似乎仍未看出那兩個漢子是公門中人，氣憤地道：「你們是何許人？怎會蠻不講理，動手打人？」

那個握着拳頭的漢子忍痛吼喝道：「好大膽的賊子，竟敢毆打官差！造反啦！」

另一個手肘脫了臼的漢子也齜牙咧嘴，惡狠狠吼道：「天子脚下，你這個反賊，不想活了麼？還不束手就縛！跟大爺們回衙門！」

聶甘生居然一點也不驚懼，反而露齒一笑。「兩位先別嚷嚷，可知區區是誰？」

「管你是狗崽子龜孫子兔兒子！」摸着拳頭的那個一口氣道：「毆打公差，乃是一條大罪。」樣子兇巴巴的，一副想將聶甘生一口吞下肚的樣子。

聶甘生不等那傢伙說完，嘻嘻笑着從身上取出一塊鑲金玉牌，往那兩個捕快的眼前一晃：「認得這面玉牌嗎？」

兩個捕快定眼一瞧，頓時臉色驟變，渾身如遭電殛，「啪」一聲跪倒下去，連連叩頭：「小王爺大人大量，請恕小的們有眼無珠，冒犯了小王爺，小的們該死！請小王爺饒過小的們，小的們感恩不盡！」

聶甘生邊收起那塊比手掌略小的玉牌，邊冷笑道：「你兩個狗腿好會作威作福啊！哼哼，若我是一個普通百姓，豈不是任由你兩個魚肉？」

兩個傢伙叩頭如搗蒜。「小王爺，小的們知錯了，萬望小王爺念在小的們上有高堂，下有妻小，饒恕小的們一次。」

聶甘生雖然痛恨那兩個傢伙仗着官勢作威作福，欺壓百姓，但看到兩人變得像狗熊一樣，叩頭如搗蒜，額頭皮破血流，心中不忍，於是喝道：「別裝龜孫子了，饒過你們這一次，下一次若給我看到你兩個狗才劣性不改，決不饒恕！」

兩個傢伙如聞大赦，顧不了頭破手傷，叩了三個响頭，口裏連聲道：「謝小王爺開恩，小的不敢再犯。」

聶甘生沒有再理會那兩個傢伙，大步往前走。

待到那兩個傢伙爬起身來，聶甘生已走出老遠。兩人那有顏面停留，夾着尾巴溜回衙門。

兩邊店鋪的人看着，大感痛快。

* * *

聶甘生在一家酒樓的二樓雅座凭窗坐着，想到剛才教訓那兩個捕快的痛快情形，禁不住咧嘴直笑。

窗外街上，行人如鯽。

「嘻嘻，小王爺，這個身份倒是唬人啊。那兩個狗腿看到那塊玉牌後，嚇得屁滾尿流，十足奴才相！嘻嘻，可惜我不是小王爺，不過，我也不想做眞正的小王爺。」聶甘生兀自咧嘴笑着，喃喃自語，直到一個伙計送上他要的酒菜，才驚覺地馬上閉上嘴巴。

他却沒有留意到，坐在另一副座頭上的一個青年人，正在留意他的動靜。

吃着喝着，邊凭窗下望街上的行人，聶甘生一副悠閒自得的神態，全然沒有留意樓上其他的人物。

越近晌午，樓上的食客越多，漸有人滿之患。

聶甘生並沒有怎樣留意這種情形，因他早已佔了一張桌子在吃喝，不用擔心沒有座位，他一直滿有興趣地欣賞着街上川流不息的各色人等。

驀地，一把脆生生的語聲在他身邊响起。「兄台，可否搭個座兒？」

聶甘生聞聲忙扭轉頭看一眼，桌前站着一個年約二八的俏麗少女，正自微笑地看着他。

如此麗人，聶甘生不由目光一直，橫豎自己只有一個人，坐不了三張櫈子，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當下一笑，說道：「沒相干，姑娘只管坐。」

那少女眼眸輕轉，道謝一聲，盈盈坐下——跟聶甘生對面而坐。

這一來，聶甘生想不看那少女也不成了。

那少女落落大方，向趨前來招呼的伙計要了酒菜，便凭窗往街上俯覽。

本來，聶甘生一直悠閑自在的，自那少女坐下後，頓感侷促失措。

令到他侷促失措的，當然是那少女。

原來，每一次他斟酒，喝酒，吃菜，自然要面對那女子，不得不看那少女一眼，有幾次那麼巧與那少女的目光相觸，嚇得他急不迭移開目光，免得被那少女誤會他一直在瞧着她，以爲他心懷不軌，是個色鬼。

那少女每次跟他目光相觸，都向他笑了笑，並沒有流露出任何討厭或是不屑之色。

聶甘生本來坐得很舒服的，自那少女坐下後，他便感到身上像蟻咬般坐不安寧，於是埋頭吃喝起來，一心只想吃完了，便馬上結賬離去。

那少女似乎察覺到聶甘生的「異樣」，瞥了聶甘生一眼，櫻嘴微微嚅動一下，欲言又止。

原來，一個伙計將她要的酒菜送上來。

待那伙計退開去，少女斟了一杯女兒紅，微微喝了一口，優雅地吃喝起來。

聶甘生埋頭吃喝，一直不敢抬眼瞥看那少女一眼，終於，酒喝光，菜也吃得七七八八，透口氣，抬起頭，欲叫伙計過來算賬，那知恰好又與那少女的目光碰個正着，慌得他急忙移開目光，只覺臉上一陣發熱，衝口向一個伙計叫道：「算賬。」

那少女顯然料不到聶甘生這麼

快便結賬離去，訝異地停筷張口欲說，但又咽住——那是因爲少女的矜持，待到那個伙計走過來算賬，她更加不好意思說了。

待那伙計算過賬，聶甘生拿出一塊不到一兩重的碎銀，放在桌上。「多了的賞給你。」便起身往樓下走去。

那少女也一直目送聶甘生走下樓梯，才收回目光，她却沒有發覺到，在斜對面靠牆角的一副座頭上，已有一個青年人在注視着她。

走出酒樓大門外，聶甘生長長吐口氣，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整個人都輕鬆起來。

是那個少女對他造成一種無形的壓迫感。

面對那少女的時候，他不知道爲何會那樣，那大概跟他很少接觸異性有關吧。

事實上，他自小到大，很少接觸到跟他年紀相若的女性。

因此，當那個少女與他如此接近，同枱吃喝時，由於不習慣，加上對女性的羞怯，因而產生的異樣感覺，令到他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揮動一下手臂，走了幾步，恰好走到他剛才所坐的地方的窗下，聶甘生不由自主抬頭向樓上望去。

那一望，令到他心跳加速，慌不迭將抬起的頭垂下來，加快腳步往前走。

你道他爲何會那樣着慌？原來，他抬頭往上看時，恰好看到那個少女凭窗俯看，並朝他一笑，跟着向他揮揮手！那怎不叫他因羞怯而心頭卜卜直跳，走避不迭。

對於那少女的親善，他一時間接受不了。

一口氣走出老遠，聶甘生才敢透口氣，放慢腳步。

那少女爲何朝我笑？是甚麼意思？以前沒有見過她的呀，素未謀面，她向我笑，還向我揮手，一個女孩子家，未免不知矜持了！

聶甘生邊走邊胡思亂想着。

那少女……很俏麗啊！她到底是甚麼人？一個女孩子家拋頭露面的在酒樓吃喝，臉皮比我還厚。

忽然間，他撞在一個人的身上，幾乎將那個人撞倒。

那個人被撞得斜跌出一步，嚷嚷起來：「喂，你這人走路不帶眼麼！亂碰亂撞！差點給你撞散！」

聶甘生停步，正想向那人道歉，一眼看清楚那人，不由將到口的話咽住，改爲「咦」一聲，說道：「是你？」

那人原來就是手抓一隻鹵鷄，被五個店伙追逐，弄到那五個店伙忽然褲子鬆脫的後生小子。

那後生小子雙眼一翻，老氣橫秋地道：「是我又怎樣？哈！我跟你並不認識啊！」

聶甘生不由笑笑：「我跟你雖然不認識，但我在不久前，曾見過你！」

那後生小子上下打量着聶甘生，一臉狐疑。「見過我又如何？」

聶甘生笑道：「沒甚麼，那情形很好笑。小兄弟，你是怎樣弄脫那五個店伙的褲子，令到他們狼狽萬分的？」

聽聶甘生說起那件事，那後生小子禁不住笑起來，「嘻嘻，很有趣啊！五個人的褲子一起滑脫下去，想想，也叫人忍不住笑！」

跟着又警惕地道：「你是誰？」那模樣像一隻遇到危險的箭猪，全身的箭毛都豎了起來。

聶甘生友善地朝那後生小子笑笑。「小兄弟，我姓聶，三耳聶，剛從別處來到京城。」

「別處是甚麼地方？」那後生小子依舊兩眼直直地瞪視着聶甘生。

「江陰縣。」聶甘生道：「小兄弟，你似乎怕我……會傷害你，是嗎？」

那後生小子眨眨眼，搖頭道：「我阿爹生前時常對我說：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不認識你，怎知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聶甘生搖頭笑起來。「小兄弟，我若是對你有惡意，早已幫那幾個店伙捉住你了！還等到現在？」

那後生小子抓抓頭髮，瞟了聶甘生兩眼，點頭道：「你說的也是。不過……」

「不過甚麼？」

「你未必有本領捉到我。」那後生小子直眨眼，撇撇嘴。

聶甘生的年紀大不了那小子多少，當下童心大起。「要不要試試？」

那後生小子目光一閃。「那我跑了，然後你才追。」

「嗯！」聶甘生用力點一下頭：「要是我捉到你，怎辦？」

那後生小子道：「我跟你做個朋友！」一頓，接道：「捉不到呢？」

聶甘生笑道：「既然捉不到你，你當然跑得沒了影踪，我找也找不到你，那就當你我沒有見過面。」

「好！一言爲定！」後生小子伸出右手，豎起手掌。

聶甘生伸手豎掌，跟那後生小子用力擊一下掌。

那後生小子立刻轉身便跑。

聶甘生直待那後生小子跑出約十丈遠，才好整以暇地拔腳往前追去。

前面那後生小子拚命往前跑，聶甘生則一直在後面約十丈遠近追着。

那後生小子幾次回頭，看到自已雖然使出吃奶的氣力飛跑，後面追着聶甘生却沒有被拋得遠遠的，但也沒有怎樣追近，不由在心裏嘀咕起來。「那姓聶的莫非會法術，怎麼一直跟在後面，既沒追近，也沒有拋遠，眞玄！」眼珠一轉，飛跑到前面不遠處的一個巷口前，忽然間拐了進去。

那是一條短巷，後生小子跑入巷內，飛一樣跑到短巷的另一頭，轉入左邊另一條巷子時，乘勢扭頭往後瞥望一眼，聶甘生才跑入巷口，不由他在心裏發出一聲得意的笑聲：「嘿嘿，這片地方的街巷像八陣圖一樣，姓聶的追到這一頭，我已跑入另一條巷子內，根本看不到我跑入那一條巷子，看你怎追到我！」心念未停，前面出現一個巷口，他立刻轉進去。

接連轉折了幾條巷子，那後生小子幾乎連他自己也不知跑到那個地方了，後面追着的聶甘生更是「追得」不見了影踪。

又再穿過幾條巷子，後生小子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料想聶甘生無法追到他，不，應該說聶甘生已走失了方向，不要說追到他，就算找到他，也不可能。因此，他停下來，停在一面墻下，直喘氣。

他彎下腰，垂下頭，張開口喘着氣。

剛才，他實在跑得太過拚命了，若不是用手扶着墻，他可能因太過疲累而站不住，倒下去。

喘了足有一盞茶時間，氣息才漸漸平復下來，咽下一口唾沫，後生小子直起腰身，抬起頭來。

頭抬起來的刹那，後生小子陡地雙眼暴睜，駭然張口驚叫一聲：「你……」往後跌退一步。

原來，後生小子的眼前，站着一個人！

「小兄弟，想不到吧？」那人含笑看着後生小子。

那人赫然是聶甘生。

一個自己認爲不會出現的人驀然在你眼前出現，你不感到驚詫駭然才怪。

後生小子總算將張開的口闔上，吞下一口氣，定下神來：「你……怎追到我的？」滿臉詫訝之色。

聶甘生道：「小兄弟，不要說是你，一匹馬我也有本領追上牠，何況是你，信不信由你！總之，我追上你，你抵賴不了的！」

後生小子眨眨眼，羨慕地道：「你一定會輕功，是不是？」

聶甘生點點頭：「你懂功夫？」

「懂一點點。」後生小子道：「不懂輕功。」

聶甘生笑道：「你要是會輕功，也不會被那幾個店伙追得那樣狼狽。」

一頓，收起笑容，認眞地道：「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後生小子用力點一下頭。

「你叫甚麼名字？」聶甘生問。

「金賜福。」

「多大年紀？」

「大約十五歲吧。」

「住那裏？」

金賜福咬咬嘴唇，凄然搖搖頭。

「你是個孤兒？」聶甘生大感意外。

金賜福用力吸一口氣：「是又怎樣？瞧不起人？」

聶甘生急忙道：「我沒有那個意思。不怕對你說，我也算得上是一個孤兒。」

金賜福哼一聲，撇撇嘴道：「別騙我了，你穿得那樣整齊乾淨，怎會是個孤兒？」

聶甘生正色道：「我騙你幹嗎？我自小便沒了父母，是我義父養大我的！」

「你有義父養，便不是孤兒！」金賜福執拗地道：「像我，打從懂事起，便只有孤零零一個人，自己討生活，有一頓沒一頓地長大，沒有餓死，沒被野狗咬死，算得上命大！像我這樣，才算孤兒！」

想到自己跟金賜福的身世相同，但金賜福比自己凄凉多了，聶甘生對金賜福大爲同情。

「小兄弟，一個人自小便沒有父母、兄弟姐妹，一個親人也沒有，便是孤兒，我跟你一樣，雖然有義父撫養長大，可是，沒有父母，兄弟姐妹、叔伯兄弟、姨舅表兄妹，還不是個孤兒？」

「可是，我比你凄苦多了。」金賜福眼紅起來：「你有義父撫養長大，我要靠乞討過活，眞是同人不同命！」

聶甘生聽着，心裏一陣難過，伸手撫着金賜福的頭頂，溫聲道：「小兄弟，我跟你身世相同，正所謂同病相憐，若你不反對，我們結爲兄弟，從今後，我們便有了親人、兄弟，互相照顧。」

「大哥，當眞？」金賜福一把抓住聶甘生的一條手臂，直直地看着聶甘生，生恐他會搖頭。

聶甘生心頭一熱，用力點一下頭。「義父教誨，一個人切不可胡亂說話，說出去的話，有如潑出去的水，絕不能收回！」

「大哥，我們馬上去結拜！」金賜福高興得跳起來，拉着聶甘生便往前面走去。

聶甘生邊走邊道：「到甚麼地方去結拜？」

「關聖帝君廟！」金賜福拉着聶甘生走得飛快。「有最重情義，最靈驗的關聖帝君見証，我跟你結拜爲兄弟，才當眞的！絕不能反

悔！」說得異常認眞。

聶甘生也認眞地道：「好啊，在關聖帝君面前結拜，最適合不過。」

* * *

關帝廟內。

聶甘生與金賜福雙雙在關聖帝君前上香，跪下叩拜，同聲禱誓：「弟子聶甘生，金賜福眞心誠意結爲異姓兄弟，生死同心，禍福與共，帝君聖鑒！」

向關聖帝君拜罷，兩人相對互拜，然後手握着手站起來。「兄弟！」聶甘生激動地叫一聲。

金賜福更是激動得眼中含淚。「大哥！我好高興！」

「兄弟，從今後，我們便是兄弟！」聶甘生眼中有點潤濕。

金賜福抹一下眼，咧開嘴直笑，跳着道：「大哥，從今後，我有了你這個大哥，不再是孤零零一個人了，我終於有了兄弟！太好哪！」

聶甘生看着金賜福高興得忘形的樣子，也高興得直笑：「兄弟，跟我來，去喝杯酒祝賀一下。」拉了金賜福便往外走。

其實，他眞正的用意是想替金賜福買一套新衣。金賜福身上那套衣衫不但殘破，而且滿是汚垢，應該換了。

買了新衣後，因要找地方給金賜福梳洗換衣，而聶甘生本就想找家客棧租個房，便先找了家客棧，要了個房間。

換過新衣，經過一番梳洗後的金賜福，倒也眉清目秀，像是脫胎換骨，換了個人般。

聶甘生不由讚一聲：「兄弟，好俊秀啊！差點認不出是你！」

金賜福換上一身新衣後，似乎有點不習慣，這裏扯扯，那裏摸摸，聽聶甘生那麼說，傻氣地咧嘴笑笑。「大哥，我怎比得上你的一表人材。嘻嘻，我這個人大概做慣乞兒，汚髒慣了，穿上這套新衣，不知怎的，就是不舒服。」

聶甘生拍拍他的肩頭：「兄弟，慢慢就習慣的了。你是我兄弟，我不會讓你再做乞兒，扔下你不管。」

「大哥，無論去甚麼地方，你都會跟我一起？」金賜福緊張地抓住聶甘生一隻手。

聶甘生點一下頭：「兄弟，咱們不是在關聖帝君座前起過誓，生死同心，禍福與共嗎？」

「大哥，你眞好！」金賜福語聲有點哽咽。

「走吧，去喝兩杯！」聶甘生一把摟着金賜福，走出房外。

走出客棧外面，聶甘生道：「兄弟，你是這裏的『地主』，你拿主意，到那裏喝酒？」

金賜福眼珠轉了轉，「到老張那家小酒鋪去吧，他賣的酒不錯，沒有怎樣摻水。」

聶甘生看了金賜福一眼，馬上看出他的眞正意思。「兄弟，可是怕我太花費？你的好意我知道，放心吧，我還花得起，別替我擔心。」

一頓，又道：「這裏那一家酒樓最好？」

「杏花樓。」金賜福一口便說出來，同時咽了口口水。

「那就到杏花樓去吧。」聶甘生道：「兄弟，你帶路。」

金賜福猶豫一下：「那裏的酒菜價錢很貴的啊。」

「放心去吧。」聶甘生推推金賜福，從身上摸出兩片金葉子遞到金賜福眼前。

金賜福忙道：「大哥，快收起來，財不可露眼啊！」

聶甘生笑着將兩片金葉子收起來。「現在放心去了吧！」

金賜福欲言又止，大步往前走，帶着聶甘生往杏花樓走去。

金賜福說得沒有錯，杏花樓是一座大酒樓，雖則只有兩層，但每一層可坐近百食客，裝飾得美侖美奐，單是大門上面那塊金漆招牌，便引人注目，而「杏花樓」三個大字，據杏花樓的老闆說，乃是前朝抗金名臣辛稼軒所題。

光顧杏花樓的客人，不乏達官貴人。由於招牌响亮，價錢雖然貴一點，一樣門庭若市。

金賜福以前曾經在杏花樓前經過，但却從未踏入裏面一步。因爲，杏花樓前站着四個招呼賓客的店伙，不准衣衫襤褸或乞兒進入，免得裏面的食客被騷擾。

因此，杏花樓對金賜福來說，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地方。

跟聶甘生走到杏花樓的大門前，金賜福禁不住脚步趦趄不前，模樣怯怯的，特別是當他看到那四個分站在大門內兩邊的店伙，幾乎想轉身便溜。

原來，他曾經被那四個店伙呼喝驅趕過。

聶甘生馬上發覺金賜福神色有點不對，看了他一眼，馬上明白他爲何會那樣，當下輕拍一下他的肩頭，溫聲道：「兄弟，你已不是以前的那個……不用怕，萬事有我，挺起胸，他們會像迎接貴客一樣招呼你進去。」

金賜福聽聶甘生那樣說，不由膽氣頓壯，吸口氣，挺胸昂首跟聶甘生一起往杏花樓內走去。

不過，他一顆心却砰砰直跳。

走到杏花樓大門前的刹那，金賜福緊張得手心出汗，要不是聶甘生一直抓住他的手，他眞會「臨陣退縮」，轉身撒腿便跑。

那刹那，他一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

「兩位公子請進，歡迎光顧，兩位公子是樓上雅座還是地下大堂？」四個「迎賓」店伙滿臉堆笑，哈着腰，向兩人做出一副請進的姿勢。

聶甘生拉着金賜福邊走入杏花樓，邊說道：「樓上雅座。」

一個店伙立時殷勤地將兩人帶到樓梯前，彎腰對兩人道：「兩位公子請上樓上。」待聶、金兩人拾級而上，才直起身，抬頭向上拉長聲音「喝」道：「貴客兩位，樓上雅座。」

樓上立時有一個站在樓口的店伙應喏一聲。

看着這種場面，金賜福懷疑是在夢中，眞是大開眼界。

直到在雅座內坐下，店伙殷勤奉上香茗，金賜福才從「虛幻」中回過神來，知道一切都是眞實的，頓時睜大雙眼，好奇地向四下張望一眼，讚嘆道：「好雅緻富貴的場面。嘻嘻，我不是在作夢吧！我居然能夠坐在杏花樓內，大哥，告訴我，是眞實的嗎？」

聶甘生含笑拍拍金賜福的手背：「兄弟，日頭還未下山，睡覺沒有這樣早，當然是眞的！」

金賜福樂得直笑，手舞足蹈的，喝一口茶，連呼：「好香，好香的茶，活了十幾年，頭一遭喝到這麼清香的茶！」

聶甘生雖然含笑看着，心裏却一陣難過——金賜福以前的日子是何等的孤苦艱難。

「大哥，多謝你。」金賜福忽然正正經經地向聶甘生抱拳一拱。

聶甘生詫道：「兄弟，謝我甚麼？」

金賜福激動地道：「謝你令我夢想成眞。」

聶甘生看着金賜福，等他說下去。

金賜福道：「以前，我想也不敢想有一日能夠坐在杏花樓內吃喝一頓，那簡直是異想天開，像我這種人，走近杏花樓一步，也會給站在門前的店伙呼喝趕走。連在門前站一下也不可能，更別說在裏面坐了。倒是在夢中，夢見自己身在杏花樓內，吃喝個不亦樂乎，醒來，幾乎想哭！我一樣是人，爲何別人可以在杏花樓內大吃大喝，我連在門前站一站，也不能夠！我對自己說，若是能夠在杏花樓內享受一頓酒菜，情願少活十年。」

說到這裏，語聲有點異樣，聶甘生忙道：「兄弟，從今後，你不用再吃苦，也沒有人會瞧不起你，我有甚麼，你也有甚麼！」

「大哥，我有你這麼好的一個大哥，不知幾生修到的福。」金賜福感觸得流下淚來。「我願爲你做任何事。」

聶甘生也感動得眼裏一陣潤濕。「兄弟，我們是好兄弟，我不要你替我做任何事，我們要互相照應，甘苦與共，知道嗎？」

金賜福連連點頭。

聶甘生道：「快抹去眼淚，你瞧，伙計捧上酒菜了，別讓他瞧到，以爲我欺負你。」

金賜福偏首瞥望一眼，一個店伙果然捧着酒菜走過來，急忙低下頭，用衣袖抹去淚水。

伙計送上的酒菜盡是杏花樓的美酒佳餚，喝着吃着，金賜福連說「好酒」，「美味」！

難怪他不住地說「好酒」，「美味」的，事實上，他是有生第一次品嚐到這麼上等精美的酒菜。

聶甘生怕他喝醉，不敢讓他喝得太多，不斷要他吃菜。結果，兩壺酒他喝了大半，菜麼，則是金賜福吃了大半。

看看吃喝得差不多，聶甘生才說道：「兄弟，別跟我客氣，你喜歡再吃甚麼，只管叫。」

金賜福摸摸肚子，打個飽呃：「大哥，我倒是很想再吃，可是，那會吃爆肚子啊，不吃了。」

「那喝杯茶吧。」聶甘生招手叫來一個店伙，着他送一壺茶來。

那個伙計喏喏連聲，馬上送上一壺清香撲鼻的茗茶。

喝着茶，聶甘生想起金賜福被店伙追的那回事，不由問道：「兄弟，你怎會被那幾個店伙追的？」

金賜福挺挺腰(因爲吃得太飽的關係)，扮個鬼臉道：「我餓得挺不住，昨日一整天只吃了半個餅，便偷入那家飯店內，乘店裏的人不覺，偷了一隻鹵鷄，剛溜到門前，不巧被一個伙計發覺，追出來，我當然拚命逃跑，若被他們抓住，就算不送到官裏，也會被痛打一頓，嘻嘻，幸好那幾個店伙忽然全都褲子鬆脫，我才能逃過一頓皮肉之災。」

「不是你弄脫他們的褲子？」聶甘生問。

金賜福立時大搖其頭。「我在前面跑着，只顧着逃，那有餘暇去弄脫他們的褲子？再說，我一個人怎能够同時弄脫他們五個人的褲子！」

聶甘生大感奇怪。「兄弟，我還以爲是你暗中做了甚麼手脚，令到那五個店伙……」

「大哥，他們是活生生的人，睜大雙眼站着的！」金賜福截住聶甘生的話，「我要是有那種能耐，在他們身上做了手脚他們却懵然不知，我就不用受那麼多苦，被那幾個店伙追得上氣不接下氣了。」

「然則，那五個店伙怎會突然

間，身上的褲子一起脫落？」聶甘生大惑不解。「他們斷不會自己故意弄脫褲子吧？」

「那麼丟人現眼的事，誰肯故意那樣做。」金賜福直搖頭。

聶甘生突然輕拍桌面，伸手指着金賜福，「兄弟，別裝蒜了！你會法術！」

金賜福雙手亂搖：「大哥，我要是會法術，何用去偸致被人追打，經常有一頓沒一頓的。只要施展法術，甚麼沒有？」

聶甘生聽他那麼說，想想也是道理。既然不是他「作怪」，那麼，五個店伙的褲子絕不會無緣無故一齊脫落，莫非暗中有人出手幫他？

聶甘生認爲這個可能性最大：「兄弟，你認識的人中，可有懂得法術的人？」

金賜福搖搖頭：「我認識的全是像我那樣，無親無故，靠乞討爲生的乞兒，他們當中要是有人會法術，還用做乞兒？還可以使我們過點好生活。」

一頓，睜大眼看着聶甘生。「大哥，你以爲有一個會法術的人，暗中施展法術，弄脫幾個店伙的褲子，助我脫身？」

聶甘生點點頭：「只有這個解釋最合情合理。不是我誇口，若有人以暗器割斷五個店伙的褲帶子，那個人的暗器手法再怎麼出神入化，仍然無法逃過我的雙眼！」

「大哥，你會武功？而且很了得？」金賜福欽羨地看着聶甘生。

聶甘生笑笑：「是義父教我的，說不上了得。」

「大哥，你義父眞好。」金賜福眨眨眼：「他不但養大你，還教你武功，不會受人欺負。」

跟着又道：「聽說神仙才會法術。神仙在天上，不會下凡救我這個乞兒的，難道凡人也曉得法術？」

聶甘生點點頭：「嗯！道家不少流派都懂得修練法術，密宗一派更能修練成天眼通，千里耳之神通。純陽道仙一派便能夠施展點石成金，五鬼搬運之術。我義父他老人家對我說，世上多的是奇人異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教誨我切不可目空一切。爲了讓我見識到外面世界之大，他要我到外面去闖蕩一番，開開眼界，免得坐井觀天，夜郎自大。」

金賜福聽得連連眨眼。「大哥，你不說，我還不知道世上眞有人會法術，除了武功之外，還有那樣多的名堂！你義父太好了，我若有一個對我那樣好的義父，情願減壽一半！可惜，我沒有你那麼好福氣。」說着，大概感懷身世，眼眶有點發紅。

聶甘生忙安慰他：「兄弟，我會像義父待我那樣待你，從今後，你不會再吃苦……」

「大哥，你對我這樣好，一生一世我也忘不了。」金賜福激動地道：「我居然有這麼好的福氣。」

「兄弟，以後別再說那些感恩戴德的話啦！」聶甘生眞誠地道：「我們已經是兄弟啊！」

「嗯！」金賜福激動地用力點一下頭。

聶甘生忽然發覺，天已黑下來，樓上已點起明亮的燭光，鬧哄哄的坐滿了食客。

亮起燈火後的杏花樓，更覺華麗，似宮殿一樣。

金賜福看得雙眼大睜，讚嘆不已。

聶甘生本想結賬離去，看到金賜福那種驚嘆好奇的樣子，便暫不結賬，多坐一會。

凭窗下望，街上燈火明亮，行人絡繹，皇城帝都確是不同別處，自有一番氣象。

驀地，他看到一隊捕快軍兵，押着十多個雙手被縛起來的人往杏花樓這邊走來，那些捕快軍兵不時發出呼喝聲，對那十多個「犯人」手推脚踢，來到杏花樓下，停下來，其中四個捕快、六個軍兵走入杏花樓，其他的留在門外。

跟着，樓下傳來一陣呼喝聲與騷動聲。聶甘生不知那幾個捕快軍兵進入杏花樓幹甚麼，而樓下大門前站着的十多個「犯人」到底犯了甚麼事。因之，他心裏很好奇。

金賜福只顧欣賞樓內的燈飾，似乎察覺不到樓下發出的聲響。聶甘生本想告知他，看到他那種「出神」的模樣，將到口的話吞回去，轉身再往窗下俯望。

這一望，恰好看到四個軍兵呼喝着，將三個粗壯的漢子推出杏花樓，留在門外看着「犯人」的捕快軍兵立時將那三個漢子綁起來，然後推到那十多個「犯人」當中。那三個漢子大呼「冤枉」。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到處抓人！

聶甘生心裏想着，耳聽一陣沓沓的樓梯聲傳上來，忙轉頭往梯口那邊望去，只見剛才進入杏花樓的捕快軍兵氣勢洶洶地衝上樓來。

幾個捕快軍兵才在樓上現身，本來鬧哄哄的食客頓時靜下來，幾乎落針可聞。

兩個捕快、三個軍兵以一種不可一世的目光掃視了樓上的食客一眼，接下來，才開始逐桌巡視，仔細地打量每一個食客。

樓上大多數的食客都惴惴不安地注視着那幾個捕快軍兵的舉動，只有幾桌食客沒有理會那幾個捕快軍兵，繼續吃喝。

兩個捕快三個軍兵所經之處，

那些食客不是陪個笑臉，便是避開他們凌厲的目光。驀地，一個捕快逼視着一個食客，厲聲喝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幹甚麼營生？」

那個食客三十多四十不到，粗眉大眼，膚色黝黑，但穿着甚是華貴，看上去跟他的人不大相配。

那食客冷不防之下，嚇得幾乎跳起來，慌忙答道：「小的姓蘇，名貴良，家住南門平陽巷，幹綢緞買賣，朝裏張大人，韓尚書大人，中書史大人……府中，小的每月都有送綢緞去。」

「得了，得了！」那個捕快不耐煩地揮揮手。「哼！瞧不出你還是個做綢緞生意的，眞是人不可貌相。」說完，繼續往前走。

接下來，兩個捕快向一副座頭上的三個食客彎腰行禮，諂媚地道：「王大人，林大人，趙大人，小的們擾了三位大人，該死，該死！」

三個軍兵亦急忙向那三個「大人」抱拳行禮。

三個「大人」中，一個留了長髯的中年人板起臉道：「捉賊捉到這裏來，簡直胡鬧。這種地方，光臨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那來的盜賊！還不快快離去！」兩個捕快連聲應喏，像哈巴狗兒那樣。

聶甘生看着，忍不住笑出聲來。

這一來，他可有麻煩了。

對那三個「大人」像哈巴狗兒一樣的兩個捕快正想離去，聽到有人發出笑聲，立時扭頭張望，一眼看到聶甘生在笑，頓時雙眼一翻，找到一個出氣袋了，馬上氣洶洶地向聶甘生走去，那樣子就像兩頭惡狗。

那個長髯「大人」看到兩個捕快仍不離去，哼了一聲。

金賜福嚇得縮了縮身子，聶甘生忙向他說一聲：「別怕！」毫無懼色地看着那兩個走來的捕快。

應付那兩個捕快，他已胸有成竹。

兩個神態猙獰的捕快來到聶甘生面前，其中一人劈胸向他抓去，口裏呼喝道：「小子，賊頭賊腦的笑甚麼？一定不是好人！」

聶甘生那刹那飛快地晃了晃，那個捕快頓時抓空，隨覺手腕一緊，有如被箍住，定眼一看，原來手腕被那「可惡的小子」緊攫住！

另一個捕快眼見同伴被那「可惡的小子」抓住手腕，更加兇惡，喝道：「臭小子，好大的膽子，毆打官差，找死麼！」拔出腰間鋼刀，欲向聶甘生斬去。

那個長髯「大人」本在兩個同僚的勸阻下，隱忍不發，如今兩個捕快變本加厲，無法再忍，猛地一拍桌面。「放肆！」霍然站起身來。

雅座內的聶甘生比那長髯「大人」的反應更快，一下子亮出那塊玉牌，遞到那個拔刀欲斬的捕快眼前，冷然喝道：「大膽狗才！睜大狗眼看清楚！」

那個捕快一眼看清楚那塊玉牌上彫刻的花紋、文字後，頓時臉色發白，渾身震抖一下，顫着聲道：「小人該死，小人瞎了眼，冒犯小王爺！請小王爺饒恕！」雙脚一軟，「噗」地跪倒下去。

被聶甘生一手抓住手腕的捕快，也看清楚聶甘生手上的玉牌，乃是京城中一王府之信物，嚇得魂飛魄散，顧不了手上的疼痛，慌不迭跪倒下去，要不是手腕被抓住，不能叩頭，他眞會叩頭如搗蒜。「小王爺，小的們有眼無珠，罪該萬死。」

「住口！」聶甘生沉喝一聲：「好可惡的狗才！我若不是王爺身份，哼哼，只怕犯死罪的是我！是不是？」

另一個捕快叩頭如搗蒜：「小王爺大人不記小人過，小的知罪，還請小王爺高抬貴手，恕過小的一次。」

那邊廂，長髯「大人」跟兩個同僚都面露訝異之色，坐在左邊那個「大人」悄聲道：「趙大人、王大人，那位小王爺，怎麼下官從未見過？」

坐在右邊的那個「大人」滿面狐疑，接口道：「是啊，京城內各王府的小王爺，我有那一個不認識的，怎麼這一個……」

「會不會是假冒的？」右邊的林大人脫口失聲道。

長髯趙大人「噓」了一聲，壓着聲道：「兩位大人，管他是眞是假，由得那『小王爺』教訓一下那兩個狗才，看他們以後還敢仗着官威，胡作妄爲！」

兩個「大人」連連頷首，不再說話，等着看好戲。

聶甘生哼了一聲：「可惡的狗才！不過區區一捕快，狗矢不如，居然仗勢作威作福，欺凌百姓，當此金人隔江相逼之際，不圖安定民心，替朝廷安撫百姓，哼，哼，罪該萬死！」

「小王爺饒命，小的們下次不敢，改過自新……」兩個捕快連連叩頭，哀聲求饒。

聶甘生擺出一副小王爺的架勢，冷笑幾聲，喝道：「死罪可免，活罪難饒，掌嘴！」

兩個捕快如聞大赦，急急道：「小的謝小王爺恩典。」跟着直直地跪着，雙手交替，大力自摑嘴巴。

「劈劈啪啪」之聲清晰可聞，樓上的食客莫不指指點點，臉露「解恨」之色。

對於那些仗着官勢，氣勢凌人的官差，那一個百姓不是隱怒於心，恨透了他們。

看到兩個捕快自摑嘴巴，樓上的食客都感到大大出了一口烏氣。

一直看着的金賜福更是看得目定口呆，心裏好不痛快，恨不得出手摑那兩個捕快一個大嘴巴。

兩個捕快摑得兩邊臉頰又紅又腫，卻不敢停下手，因為，聶甘生沒有叫他們停手。

站在一旁的三個軍兵看着，嚇得垂下頭，不敢吭聲。

「長髯」趙大人搖頭說一句：「自作孽！」

「停手！」聶甘生看到兩個捕快嘴角流出血來，才喝一聲。

兩個捕快如皇恩大赦，停下手，連連叩首道：「謝小王爺恩典。」

「滾！」聶甘生揮手：「下次若給我看到你倆再狐假虎威，決不放過！」

兩個捕快急忙叩個響頭，「謝小王爺。」夾着尾巴，急急溜下樓去。

聶甘生不想再坐下去，招手叫來一個伙計：「算賬。」

那個伙計聽那兩個捕快稱聶甘生小王爺，那裏敢收酒菜錢。「難得小王爺賞臉，駕臨敝店，蓬蓽生輝，與有榮焉！敝東說請也請不到，怎敢要小王爺破費，請小王爺賞個臉，讓敝東做東……」由於肚裏墨水有限，那伙計搜腸刮肚，將想到的文詞都說出來，仍是有點詞不達意。

幸好聶甘生總算聽懂他的意思，搖搖頭，放下一塊約三兩重的碎銀。「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吃東西也一樣，跟普通百姓一樣要付錢！」話未說完，拉着金賜福便往樓下快步走去。

那個店伙攔又不敢攔，急得手足無措，追在聶、金兩人身後，結結巴巴地道：「小王爺，這……那……小的怎能收……小王爺的錢……請小王爺您……」下面的話還未說出口，聶、金兩人已蹬蹬地跑下樓梯，一陣風般走出杏花樓外。

原先留在店外的捕快軍兵及一干「人犯」，已不見了。

* * *

走出杏花樓所在的那條大街，聶甘生才將腳步放慢，長長吁口氣，仰天直笑。

金賜福莫名其妙地看着聶甘生。「大哥，你笑甚麼？」

「想起在杏花樓上唬得那兩個捕快屁滾尿流，嚇得要死的樣子，怎忍得笑！」

金賜福「嘻」的一聲笑起來，拍掌道：「好痛快！看着那兩個狗公差大力自摑嘴巴，像狗熊那樣，直想放聲大笑，哼哼，憋得我好辛苦。大哥，你替京城的百姓出了一口氣！」

「那兩個公差太可惡了。哈哈，日間，我也用同一的辦法，教訓了兩個公差一頓。」聶甘生笑得好痛快。

「大哥，你騙我！」金賜福忽然瞪視着聶甘生，一副受騙的樣子。

聶甘生訝異地道：「兄弟，我騙你？」

金賜福大聲道：「你不是孤兒，也不是由義父養大的！你是小王爺，身份尊貴的王族子孫！」

聶甘生恍然道：「兄弟，你誤會了，我不是甚麼小王爺，身份跟你一樣。」

「你還要騙我？」金賜福指着他的身上。「你身上帶着那塊代表你身份的玉牌，那兩個狗公差不會瞎了眼，會認不出那塊玉牌的眞假！他們口口聲聲叫你小王爺，難道還會假的？」

聶甘生笑道：「玉牌是眞的！小王爺的身份卻是假的！」

看到金賜福仍然睜着眼，不相信地看着他，於是又說道：「給你說個清楚明白吧。那塊玉牌是一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青年人送給我的。他沒有對我說姓名，只說是京城裏一個王爺的幼子，為了報答我救他一命，他送我那塊玉牌護身。起初我不肯要，他說，我若不收下，他也不領我的情，就算不自刎，也自斷一手。我見他不是說着玩的，眞的過去拾起金賊遺下的利刀擱在自己的手臂上，我只好收下。那個小王爺才將利刀扔掉，對我說，像我這種四處遊玩的江湖人，不會怕惹上麻煩，但若惹上蠻不講理的官府中人，只要亮出那面玉牌，就算是一品官吏，也不敢留難，恭敬奉承還來不及。我當時聽了，並沒有怎樣放在心上，直到三日前，在路上遇到一隊軍兵，欲姦淫三個農女。自忖憑一人之力，很難解救那三個農女，情急下，上前去，向一個帶隊的軍官亮出那面玉牌，那個軍官看清楚玉牌之後，慌不迭跪下行禮，口呼小王爺，於是，我便裝出小王爺的氣派，斥責他放縱部下胡作非為，要他立刻下令放了三個農女，將那些動手欲姦淫三個農女的軍兵各鞭五十馬鞭。那個軍官喏喏連聲，但求我不加追究就心滿意足了，放了三個農女，並親自動手鞭打那幾個軍兵。看到那塊玉牌有如此妙用，眞感激那個小王爺送我這塊玉牌。」

「你說的都是眞話？」金賜福問道。

「兄弟，我說的句句屬實，如有半句虛言，天地不容！」聶甘生神態嚴肅。

金賜福忙道：「大哥，我相信你，別怪我。」

聶甘生展顏一笑：「兄弟，不怪你，是我事先沒有向你說明，難怪你這樣想的。如今說明白了，咱們仍是好兄弟！」

金賜福緊緊握住聶甘生的手。

半晌，他好奇地問：「大哥，你怎會救了那個小王爺的？」

「是在北固山上的多景樓外救了那個小王爺的。當時天已向晚，我在樓上隔江眺望被金人侵佔去的江北大片土地，心潮翻湧，恨不得飛到江北，殺盡金狗。離開多景樓後，於下山途中，仍是氣難平，快走到山下時，突然聽到左邊的樹叢中傳出啞悶的呼叫聲，忙撲入樹叢中，只見幾個漢子正將一個手腳被綑綁起來的人塞入一個大布袋中，附近的地上倒着四個人，那幾個漢子乍見我出現，驚愕了一下，跟着吆喝出聲，像惡狗一樣揮刀向我撲出，聽口音，原來是金狗！居然潛渡過江南擄人，不由熱血上衝，揮劍反擊，只想手刃金狗，一洩心中憤忿之氣，出手絕不留情，結果，六個金狗全死在我劍下，事後，我有點後悔不留活口，好查問金狗潛渡江南的目的，還有多少金狗潛渡到江南，在甚麼地方上岸。後來救起那個將被塞入布袋的人，才知道他是一位小王爺，因而猜測，金狗潛渡到江南，欲綁架那小王爺回江北，必有陰謀。說不定，金狗欲立那小王爺為傀儡，動搖江南人心，並藉以收買江北人心，又或是以小王爺之生命，威脅朝廷，總之，雖猜不到金狗的眞正目的，卻可肯定其中有一個大陰謀，要不，何須冒險偷渡到江南，欲擄小王爺回江北！」

「好可惡陰毒的金狗！」金賜福咬牙握拳。「若讓我撞上那些金狗，不但宰了他們，還要生啖他們！」

一頓，欽羨地道：「大哥，你的武功一定很厲害！我想……學……」

聶甘生拍拍金賜福的肩頭。

「你若肯學，大哥一定教你！」

金賜福高興得直跳起來，拍掌道：「好啊，學會武功，以後就不怕被人欺負……」

聶甘生正色道：「兄弟，學會武功並不是天下無敵！俗語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還有，習武者切忌挾技作惡為非作歹！」

「大哥，我會謹記你的教誨！」金賜福正經地道。

聶甘生忽然想起一事。「兄弟，先前在杏花樓上，我從窗口下望，看到那些公差捕快抓了不少人，還到杏花樓內東查西問，你知否發生了甚麼事，那些公差軍兵像惡狗一樣到處亂竄，查問、抓人。」

「大概是為了相府失竊黃金萬兩那回事吧！」金賜福道：「自從相府失竊後，那些公差軍兵每日都像瘋狗一樣，到處竄吠，凡有可疑的人，一律抓回衙門審問，僥倖放出來的，身上都脫了層皮，城裏的百姓看到那些公差軍兵，莫不像見到兇神惡鬼般，躲避不及。」

「原來如此。」聶甘生道：「竊金者也可算膽大包天了，居然膽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哼！相府失竊黃金萬兩，城裏的百姓雖然恐懼怕被無辜抓到衙門審問，暗地裏卻人心大快，拍手稱好。那位賈相爺對驅除金狗，收復中原沒有良謀妙策，但對斂財之道卻花樣多多，只知享樂，沉迷鬥蟋，枉食朝廷俸祿！」金賜福越說越氣憤，越說越大聲。

聶甘生忙壓着聲道：「兄弟，小心被狗公差聽到，不得了。」跟着一拉金賜福，「有甚麼話，回客棧再說。」拉着金賜福往客棧那個方向走去。

壯士悲歌　情懷激烈

夜沉沉。

長街寂寂。

幾條鬼魅般的人影悄沒聲地撲向一座小宅院。

小宅院內烏燈黑火，裏面的人大概好夢正酣。

幾條人影撲到小宅院的墻下，並沒有翻墻潛進去，各自從身上的牛皮袋中，拿出一團物事，其中一人晃亮火摺子，將手上那團物事燃着，其他幾個人紛紛湊過去，將手上的那團物事遞到火摺子的火頭前，燃着那團物事。

那些人影手上的物事燃燒起來，火光下，可以看到，那是浸了油的破布團，怪不得燃燒得那樣「猛」。

幾條人影互相點一下頭，各自甩臂將手上的「火團」擲入小宅院的圍墻內。

火團曳着火光，飛過圍墻，落入小宅院內。

那幾條人影沒有即時離去，匿在墻下等待着。

不消一刻，小宅院內有幾處地方着火燃燒起來，火舌竄冒，火光閃亮，匿在墻下的幾條人影看到高於圍墻的火光映亮了夜空，可見火勢很大。

小宅院內傳出動靜。大概裏面的人驚醒過來，急於救火。

墻外的幾條人影躍躍欲動。

看來，那幾條放火的人影意圖趁火打劫。

莫非小宅院內藏有大批錢不成？

本來，房子起火，屋內的人發覺後，大都會放聲大叫，驚動附近的左鄰右里趕來救火。可是，小宅院內除了發出一陣聲響外，並沒有人發出呼叫。

更奇怪的是，小宅院內的人似乎一下子撲滅了火勢，本來火光熊熊的，一下子又變得黑沉沉的，歸於沉寂。

匿在牆外的幾條人影一直注視着圍牆內的情形，裏面本來火光閃亮，忽然一下子消失了，火燒東西的「嗶剝」聲也一下子消失了，這情形，怎不叫那幾條人影感到奇怪。

幾條人影你眼望我眼，其中一人伸手往上指一下，其他幾人點點頭，先後飛身躍上圍牆上面。

當他們看到小宅院內的情形時，全都傻了眼，張大口，一臉愕然。

小宅院內，黑沉沉的，火勢全熄滅了，黑暗中，仍然可以看到幾處地方留下火燒的痕跡，但却沒有救火的痕跡。圍牆內可以看到的地方沒有一個人影，亦沒有半點動靜，彷彿剛才沒有被火燒過似的。

這情形，簡直匪夷所思。

幾條人影明明將幾團火球扔入小宅院內，引起火燒，眼前怎會像從沒有發生過火燒那樣，而且根本聽不到有人撲救，這是怎麼回事？那有起火燃燒後，不需撲救，火勢便會熄滅的？

這可是天大的怪事！

莫非小宅院內有鬼魅作祟，將火一下子弄熄？

趴在牆頭上的幾條人影面面相覷，心頭一陣發毛。

那可從幾人眼中射出的驚疑慌恐之色顯露出來。

「邪門得緊啊！」其中一人對身旁的同伴悄聲說。

那個人禁不住打個寒顫。「怎辦？」壓着聲在對他說話的同伴耳邊說。

「撤！」另一人當機立斷。

第四人有點不甘心地道：「就這樣空手而回？」

第五個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說撤的那一個道：「裏面透着古怪，若闖進去，只怕會着了道兒！」

話落，那人當先躍回地上。

其他幾人紛紛落回地上。

「走！」最先落地的那人一揮手，往一處屋角後掠去。

其他幾人緊跟着晃動身形，掠向那處屋角後。

幾條人影才閃沒於那處屋角後，小宅院內即時有了動靜。

首先是房子的一個窗內亮起燈光，接着從屋內閃出兩個人來。

兩個人才閃出屋外，其中一人馬上縱掠上屋旁一棵樹上，四下張望一眼，再掠回地上，對站在地上的那個人道：「蝶姑娘，跑了。」

那個人原來是個女子。

從她的身形，一點也看不出來，因她身上穿了一件寬大的長衫，身形一點也不苗條。

蝶姑娘吁口氣，仰臉望天。

「這個地方既然有賊子摸來，不宜再留！」

那個從樹上掠下來的漢子應道：「是，蝶姑娘。」跟着又道：「京城的耗子眞多，趕不去，避不了。」

蝶姑娘接口道：「此地既然鼠賊橫行，咱們還是盡快離開爲上。」

「只等回江北聯絡的人回來，咱們就可以馬上離去。」那人說。

蝶姑娘道：「快回屋內知會老郝他們一聲，咱們馬上離開這裏。」

那個漢子答應一聲，快步走入屋內。

蝶姑娘抬手掠一下鬢髮，自語道：「城裏的鼠輩已曉得摸到這裏來，官府的狗腿遲早也會得到風聲，別要功虧一簣，回不了江北！」

自語未畢，從屋內走出八個人，其中六人的背上都背着一個沉甸甸的袋子，另外兩人手執利刀，兩人之中，其一正是先前跟蝶姑娘閃出屋外，掠上樹上張望的那個人。

「蝶姑娘，可以走了。」那個人道。

蝶姑娘回身打量那幾個人一眼。「沒有留下甚麼吧？」

那個人道：「該帶走的全帶走了。」

蝶姑娘點一下頭。「咱們走。」

身形一動，有如飛蝶一樣，掠上左邊的院牆上，往外打量一下，四下一片沉寂，夜空就像一隻反扣的大黑鍋，夜色深沉。

蝶姑娘回頭望一眼八個漢子，便快步走到院牆下，朝那八個人點點頭，飛身掠出院牆外，飄落地上。

八個漢子先後掠上牆頭，奇怪的是，他們其中六人的背上背着的袋子不見了，莫非他們不打算將那六個袋子帶走？那爲何又背着走到院牆下？

八個漢子飛身跳落牆外地上，向站在丈外的蝶姑娘走去。

令人奇怪的是，在那個蝶姑娘的腳下，放着六個袋子，正是那六個漢子剛才背在背上的那六個袋子！

怎會如此神奇的？

蝶姑娘掠出牆外的時候，六個人的背上還背着一個袋子。六人沒有背着跳出牆外，但那六個袋子却神奇地在蝶姑娘的腳前放着，簡直

令人匪夷所思！

莫非是那蝶姑娘或是八人之中的一個，會法術不成？

又或是，蝶姑娘他們那伙人中，有人會五鬼搬運大法？

那只有兩個可能，才解釋得了那叫人難以置信的情形。

那八個人似乎對那神奇的情形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快步走前去，一聲不吭，各自拿起一個袋子，背在背上，蝶姑娘當先轉身往前走，六個背着袋子的漢子跟着，兩個拿刀的漢子押後，轉眼間，消失在深沉的夜色中。

不知那六個人背在背上的袋子裏，裝着的是甚麼東西？

＊　＊　＊

由於聶甘生初來此地，城裏面有那些地方可供遊覽的，一概不知，金賜福算得上是臨安城的地頭蛇，帶領聶甘生到京城各處遊覽之責，便很自然地落在金賜福身上。

吃過早飯，金賜福便帶着聶甘生在城內到處逛，指點解說一番。

來到城北一高樓前，金賜福指着高樓道：「那是望江樓，登臨其上，可遙望長江，平日最多騷人墨客，有志之士登臨北望，賦詩吟哦，乃是京城中最多遊人的地方。大哥不可不登臨其上，北望中原，一抒胸中意氣。」

聶甘生聽金賜福說得動聽，不由笑道：「兄弟，聽你說得文詞並茂，不像胸無點墨之人，是那一個教你的？」

金賜福難爲情地咧嘴直笑。「大哥，別笑人家啊，我那有讀過甚麼書，我剛才說的，都是在這裏聽那些讀書人說的，聽得多了，便記在心中，不期然便說出來。」

「兄弟，你雖然沒讀過書，別人說的你都能記着，這就是你聰明之處。」聶甘生讚他一句。

金賜福可樂了，拉着聶甘生的手，蹦蹦跳跳往望江樓走去。

望江樓樓高四層，從地下到第三層，供遊人吃喝飲茶，第四層——也就是最高那一層，專供遊人眺覽風景，賦詩嘯吟之地。

聶甘生跟着金賜福直上第四層樓。

樓上滿是遊人，每一個窗前，皆擠滿了人，尤其是向北那面的窗子，遊人更多。誰不想北望中原，一抒胸中意氣？

而衆多的凭窗遙覽的遊人中，以文人墨客最多，不少人即席賦詩作詞，慷慨激昂，亦有人在壁上題詩寫詞。聶甘生身在其中，不禁熱血沸騰，驀地，聽得一人聲調激昂，高聲吟唱……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記得太行山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若去京東豪傑喜，想投戈下拜眞吾『父！』，笑談裏，定齊魯。

兩河蕭瑟惟狐兎！問當年祖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算事業須由人做！應笑書生心膽怯，向車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塞鴻去。

唱吟者乃是一個意氣風發的文士，在他唱吟間，衆人不由自主擊掌拍和，待那文士唱吟畢，衆人只覺熱血沸騰，意氣激昂。

陡地，只聽一人跟着高聲吟唱——

萬竈貔貅，便直欲，掃清關洛。長淮路，夜亭警燧曉營吹角，綠鬢將軍忽下馬，黃頭奴子驚聞鶴。想中原，父老已心知，今非昨。

狂鯢剪，於菟縛，單於命，春冰薄。正人人自勇，翹關還槊。旗幟倚風飛電影，戈鋋射月明霜鍔。且莫令，榆柳塞門秋，悲搖落。

那文士吟唱才歇，屏息靜聽的人叢中，突有人振臂高呼：「驅金狗，復中原！」

聽得一腔悲激昂揚的衆人頓時一呼百應，振臂高呼：「驅金狗，復中原！」聲震長空。

聶甘生於高呼聲中，瞧到帶頭呼叫的那個人是一彪形大漢，氣概豪邁，不由生出一股欲結識的衝動。

他馬上一扯金賜福，往那個大漢所站的地方擠過去。

驀地，樓下(三樓)傳來一陣呼喝聲，跟着是一陣急促雜沓的樓梯聲響，衆人不由驚訝地往樓口望去，只見當先衝上來的是一個公差，口裏大聲吆喝：「何事喧嘩？擾亂秩序！」跟在那公差後面的，是七八個腰拴鐵索鐵銬的捕快。

那個氣概豪邁的彪形大漢挺身而出。「難道咱們高呼驅除金狗，光復中原，也算喧嘩，擾亂秩序嗎？」

那彪形大漢比那公差高出半個頭有多，加上意態豪邁，自有一股懾人的氣勢，那公差禁不住畏縮地退縮了半步。

適才吟唱的長髯文士也挺身道：「差大爺，你們是食朝廷糧，替朝廷做事的，難道你們不想驅除金狗，光復中原？」

那公差原來是個捕快頭兒，聽那長髯文士那麼說，愕了一愕，翻起雙眼道：「驅除金狗，光復中原，是朝廷的事，又豈是爾等一衆百姓在此喧嘈呼叫便能辦到！」

第一個高聲吟唱的書生大聲道：「國家大事，難道百姓不可以議論嗎？若沒有百姓，那來國家？正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那公差頭兒被說得啞口無言，半晌，在衆人的訕笑譏諷聲中，羞

惱地道：「不管怎麼說，你等在此高聲喧嘩，不難引起騷亂，便觸犯了刑律。」

聶甘生突然挺身而出。「狗才，滿口亂言！吾等在此宣洩對金狗之仇恨，對光復中原河山之熱切，也有罪？你這狗才根據的是那一條律例？」

那公差頭兒確是隨口亂說，那裏說得出來，他們一向作威作福慣了，從來只有他們說的，那有百姓反問的餘地，如今居然有人向他質問，不由惱羞成怒，睜眉怒道：「你是甚麼人？你想知道犯了那條律例，跟我回衙門，你自會知道！」

聶甘生冷笑一聲。「狗才，只怕你將我帶回衙門後，想送我走，憑你，還擔待不了！」

跟着又沉聲道：「你想知道我是甚麼人？看看這塊玉牌就知道！」話未落，手上拿着一塊玉牌，往那公差頭兒眼前一亮！

那公差頭兒定眼看清楚聶甘生手上那塊玉牌上面的飾紋及篆刻，立時嚇得一張臉由青轉白，轟一聲跪倒下去，叩首道：「原來是小王爺大駕！小人有眼無珠，冒犯小王爺，望小王爺恕過小的。」

站在後面的八個捕快聽說聶甘生是王室貴胄，慌得急不迭跟着跪倒下去，連聲道：「小的們參見小王爺，請小王爺恕罪。」

樓上眾人聽聞聶甘生乃是一位小王爺，大出意外，莫不好奇地瞧着他，低聲議論紛紛，有些膽小怕事的，想溜，却溜不掉，因那公差頭兒跟他的手下就堵着樓口跪着，那些人焦急得站立不安，誠恐留在這是非之地，有可能會惹上麻煩！

聶甘生見眾人都以好奇的目光瞧着自己，感到渾身不舒服，又恐怕自己的身份會被拆穿，不敢逗留下去，向那公差頭兒喝道：「還不快滾？本王爺今日心情好，不跟爾等計較，下次若再給本王爺看到爾等仗着官勢作威作福，不分青紅皂白，嚴懲不恕！」

那個公差頭兒連向聶甘生叩了幾個响頭。「謝小王爺開恩，饒過小人。」跟着爬起來，急不迭帶着八個捕快溜下樓去。

有人在那伙捕快背後說道：「欺善怕惡，卑躬屈膝，就是這種奴才壞了家國大事！」言中意有所指。

聶甘生看那說話之人，原來是那氣概豪邁的彪形大漢，本想上前結識，看出那大漢似乎對朝廷中人有成見，生恐會碰釘子，加上怕被人識破身份，便打消那念頭，朝那大漢抱拳道：「壯士氣概，佩服，佩服！」一扯金賜福，往樓下走去。

那氣概豪邁的彪形大漢確是對朝廷中人有成見，對聶甘生的話報以一聲重重的「哼」聲，別轉頭，不看向樓下走去的聶甘生。

* * *

走出望江樓，金賜福道：「大哥，那塊玉牌眞管用，亮出來便教那些狗公差跪下叩頭，看着他們那種誠惶誠恐的奴才相，又怒恨又想笑，眞想在他們的屁股上踢一腳。」

一頓，又道：「要不是那面玉牌唬住那伙狗公差，只怕那個彪形大漢及長髯文士有麻煩，脫不了身。」

聶甘生笑道：「那塊玉牌威力眞大，以前倒是意想不到，想想，眞的要多謝那位如假包換的小王爺送我這塊玉牌，不但替我省却不少麻煩，也免却不少人惹上官非。」

金賜福羨慕地道：「原來做王爺不但尊貴，權勢也那麼大，若我是一個小王爺，那有多好。吃的是珍饈百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受人巴結奉承……」

聶甘生正色道：「兄弟，我義父時常教誨我，做人要腳踏實地，不可有非份之想，貪慕虛榮，恪守道義，有所爲有所不爲，我希望你不是那種人。」

金賜福被聶甘生說得愧然垂首。「大哥教訓得是，兄弟不該有那非份之想。」

聶甘生不想再在這上面說些甚麼，免得金賜福難堪，轉過話頭：「兄弟，剛才你說的那位壯士，不是我看扁那伙公差，憑他們，奈何不了那位壯士，他要離去，再多一倍公差也阻不了他。」

「大哥，那位壯士跟你相比，誰的武功高？」金賜福滿有興趣地問。

聶甘生肅然起敬道：「兄弟，我沒有看過那位壯士的出手，如何比？不過，我看得出，他是一個值得結交的人。」

「那你剛才怎不跟他結交？」金賜福問。

聶甘生道：「剛才，我確想上前去跟他結交，但那時不是適合的時候，那裏也不是適合的地方，日後若有機會再遇到他，我一定會跟他結交。」

一頓又道：「那位壯士氣概豪邁，教人心儀，不是尋常之輩。」

金賜福道：「大哥，我肚子餓了，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嗎？」

聶甘生連連點頭。「走了半天，我也感到餓了。原先，打算遊完望江樓，便在樓下吃飯，被那幾個公差一鬧，恐怕再在那裏逗留，被人識破我是西貝王爺，所以急急離開那裏……」

金賜福老實不客氣道：「大哥，我身上一個銅錢也沒有……」

聶甘生拍拍金賜福的肩頭，接着拉他快步往前走。「放心吧，我身上帶着的銀兩，足夠咱們花用一年有餘。這附近有那一家飯店的東西好吃？」

金賜福想也不想就道：「這條大街盡頭處，往左轉，有一家叫聚德居的飯店，聽人家說，那裏的菜做得很好吃，到那裏試試好嗎？」話未說完，已吞口口水，不好意思地向聶甘生笑笑。

聶甘生笑道：「既有那麼好的店子，還不快走！」

金賜福不由加快腳步。

* * *

一個臉膛紫黑的漢子，才自臨安城南門外，右邊距護城河不到十丈外的一座獨立小宅院內走出門外，便被四個年紀由三十至四十左右的漢子一字排開將去路堵住。

紫黑臉膛漢子愕了愕，神色一下子變得冷沉起來。「四位，俗語謂：好狗不擋路。請讓開，容某家過去。」語聲跟他的神色一樣冷沉。

四個漢子紋風不動，當中一個長了一雙粗短眉，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翻眼道：「郭東海，別裝了，你自己幹過甚麼事，自己知！瞧你不是牛皮燈籠，該猜到咱們的來意了吧？」

紫黑臉膛漢子臉色微變了一下，微吸一口氣，目中精光暴射，凌厲地掃瞥了四個漢子一眼。「四位說些甚麼？別是找錯人吧？」

仍是那眉粗短的漢子說話：「郭東海，別裝虎扮羊了，咱肥水四傑既然找上你，當然摸清楚了你的底，有所爲而來的，如今官府已四出緝查相府失竊黃金萬両那回事，你敢說跟那回事沒有關聯？哼哼，咱們若不是念在同是武林同道，江湖好漢，早已告到官裏，你居然不識好人心，詞色峻厲！倘你再不改容相對，咱立刻發嘯召來守城官兵，看你如何脫身！」

就這說話之間，其他三個漢子已迅速地往兩邊閃掠開去，將郭東海——紫黑臉膛漢子堵截起來。

郭東海在聽聞眼前四人就是肥水四傑後，心頭暗自震動了一下，知道再不能裝「羊」下去，當下直接地道：「四位何不將來意坦白相告？」

「這才爽快！像個譜兒。」粗短眉漢子左邊的眉毛聳動一下，露齒一笑。「咱也是爽快人！一句話！既是武林同道，那自該患難相扶，不可獨食。咱們只想分一半，不算太過份吧？」

郭東海雖然未曾跟肥水四傑照過面，却早已聽聞江湖上有這四號人物。江湖傳言，肥水四傑不是省油燈，頗爲棘手。自忖若是一對一，絕對應付得了，一對二，大概仍能應付，若要以一應付四人，肯定力有不逮。一時之間，拿不定該如何是好，因而默然不語。

粗短眉漢子見郭東海不言語，「嘿」地冷笑一聲道：「郭東海，別打歪主意，咱們摸清楚這裏只有你一個人，才現身找上你的。」

別看粗短眉年紀在四傑中不是最大，但却是四傑中的「馬首」，無論在任何場合，面對任何事，都是由他出頭應付，其他三傑都聽他的。

粗短眉漢子姓徐，大名一個玄字，在四傑中排第二。但在四傑中却是最會出主意，口齒最伶俐的一個。

原來，其餘三傑不是說話口吃，便是含糊不清，因而輕易不開口說話，免得被人訕笑。他們都曉得「獻醜不如藏拙」這道理。

老大是年約四十出頭的鄧智能。

老三年約三十三四，只比老二徐玄小一年。姓王，大名一個威字。

至於老四，姓劉、名剛。年約最小——約三十出頭。

郭東海眼見徐玄咄咄逼人，不由動了氣，重重地哼了一聲。「郭某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四位既然要分一半，郭某念在武林同道份上，給你們一半——十兩銀子！」說着話，伸手入懷中，作勢拿出銀子。

徐玄兩道醜怪的粗短眉往上怒聳了一下，厲聲道：「郭東海，你這個混賬王八蛋，膽敢尋咱們的開心！你娘的，敢情是敬酒不喝喝罰酒。」

郭東海對母親最是尊敬孝順，聽徐玄連他母親也侮辱，氣炸了肺，勃然震怒，暴喝一聲：「閉上你的狗咀，郭某今日不將你四個狗賊手刃，怎消得了胸中鳥氣！」

「好哇！」徐玄吆喝一聲：「弟兄們，上！看姓郭的有何能耐，口出狂言！」

其他「三傑」立時呼應一聲，各持兵器，撲向郭東海。

郭東海已豁了出去，吆喝一聲，抽出隨身帶着的一柄朴刀，施展出一招橫掃千軍，刀風呼嘯中，劃出一圈鋒芒，硬是將肥水四傑逼退開去。

不過，肥水四傑可不是省油燈，一退即進，徐玄往上撲，王威身形一矮，幾乎是貼地竄攻郭東海下盤，老大鄧智能與劉剛則前後夾攻郭東海，剎時間，郭東海陷於四人的天羅地網中。

事實上，肥水四傑施展出的這一合攻之勢，就叫地網天羅。

郭東海上下前後受敵，依然不懼，叱嘯聲中，身形縱跳起來，手上朴刀舞起一團白花花的刀光，將自己全身上下護住。

只聽一陣鏗鏗鏘鏘之聲不絕於耳，肥水四傑身形翻飛閃挪竄躍，四傑人影交織成一個影網光羅，「罩擊」在羅網中幻成一團刀芒的郭東海。

陡地，响起一陣兵器震擊聲，剎那間網散光碎，肥水四傑閃退開一步，仍在四人包圍中的郭東海以朴刀拄地，支撐住搖搖欲倒的身軀，腿上，背上及左臂膀上，皆流着血，那把朴刀刀鋒亦崩缺了幾個缺口。

看樣子，他吃了肥水四傑一個大虧。

肥水四傑卻安然無損，只是氣息有點促，獰視着郭東海。

「姓郭的，要耍强充硬也要秤秤自己有多少份量！」徐玄踏前一步，手上的虎頭刀直指着郭東海。「這時候答應咱們的要求，爲時未晚！」

郭東海用力吸口氣，呸地向徐玄吐出一口血水，凜然無懼地道：「郭某頭可斷，命可丢，決不給你四個狗賊一分一毫！」

「老……二，他奶奶的，跟跟他說甚甚麼麼！擒擒擒下他，到到到他不不不答應應應應！」說話的是老大鄧智能，聽得人耳朵受罪。

「老……大……說……得……對。」老三王威一字一頓，像牙牙學語的嬰孩，聽得人辛苦。

「殺殺殺殺……啊！」老四劉剛說話像缺堤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字說出口，一連要說五六個字才能剎住，若一句話要說十個字，那句話可長了。

首先撲過去的是老三王威。

徐、鄧、劉三人跟着撲向郭東海。

郭東海受傷不輕——不但受了外傷也受了內傷，此刻他不過在勉力支持住，不要說四個，就是四傑中的任何一個向他出手，他也應付不了。

不過，他已豁了出去，應付不了，他還有能力舉刀自刎。

寧死，也不願落在肥水四傑的手上。

縱使丢掉生命，也不讓肥水四傑有機會從他身上知道那批黃金的下落。

就在肥水四傑先後向他撲擊過去的剎那，他張口發出一聲悲嘯，霍然舉起朴刀往頸脖上一橫，就要抹去。

「郭兄弟不可！吾來也！」驀地一聲霹靂也似的巨喝聲傳來，震得肥水四傑心頭震動了一下，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彩虹飛渡，「颯」一聲飛撲而至，人影接觸中，只聽一人响起一聲慘叫，身形斜飛出去，緊跟着是一陣鏗鏗鏘鏘之聲响起，徐、王、鄧三人接連蹌退開去。

至於斜飛出去的那個人，原來是劉剛。

劉剛是被那條如虹飛渡般飛掠而至的人於交手一招間，被擊飛開去的。

徐玄三人蹌退開一步，張眼瞧去，只見一個氣概不凡的彪形大漢如山岳般站立在郭東海的身旁，一隻手有力地扶住他，氣勢威凌地掃視着徐、鄧、王三人。

徐玄一眼看清楚那及時趕來，解救了郭東海的彪形大漢後，剎時想起一人，心頭震動了一下，不敢肯定地失聲道：「項自豪？」

鄧、王兩人亦自驚疑不定地直打量着那彪形大漢。

彪形大漢語聲宏亮。「正是項某人！」

一頓，目中威光凌凌。「肥水四賊！找生活竟然找到項某人朋友的頭上，看來，項某人要好好打發你們走路了！」氣勢懾人。

徐、鄧、王三人聽聞彪形大漢果是江北第一條好漢力拔山兮氣概蓋世的項自豪，禁不住相顧失色，四人雖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但面對江北第一好漢項自豪，卻心生怯意。

你道項自豪是何許人物？

他不但是江北第一好漢，豪邁蓋世，更是江北道上，統領一衆武林同道抵抗金狗的領袖，並是中原淪陷地區其中一股義軍的首領之一，極受武林同道愛戴敬重。憑他的身份，不知比肥水四傑高出多少。肥水四傑，怎惹得起他。何況，他們剛才已領教過他的本領，三招不到，便將劉剛擊傷，並將其他三人擊退。

而躺在那邊地上，兀自掙扎不起來的劉剛，就是他們的樣板。

「郭兄弟，你傷得很重。」項自豪自顧自地對郭東海說話，沒有再看肥水四傑一眼。

郭東海確是傷得很重，要不是項自豪扶住他，早已跌倒在地上，亦虧項自豪及時喝住他，要不，他早已一刀抹在頸脖上，自殺身亡。

「項大哥，謝謝你。」

項自豪一雙大眼陡睜。「郭兄弟，這個時候還說這種話？」

郭東海牽唇一笑。「項大哥，小弟說的是由衷之言。」語氣間透出一種發自內心的敬重之意。

項自豪道：「不要再說話，待愚兄替你包紮傷口。」邊說邊扶郭東海坐在地上。

肥水四傑站在那裏，一副遲疑難決的樣子——不知是馬上溜走還是硬着頭皮撐下去才好。



聶甘生雙腿向涇徒飛掃過去。

還是項自豪替他們找了個下台階。

抬起頭，看到徐、鄧、王三人仍站在那裏，項自豪重重地哼了一聲，氣勢逼人地道：「爾等還不速離此地，不是要項某人送爾等走吧！」

徐玄三人心頭震動一下，那裏還敢再留，急不迭過去扶起躺在地上的劉剛，灰溜溜地急急離去。

項自豪從身上拿出一瓶傷葯，仔細地敷在郭東海身上的傷口上，再撕下他身上的衣衫，替郭東海將傷口包紮好。

郭東海在項自豪替他裹傷時，感激地道：「項大哥，虧你及時趕到……」

項自豪露齒一笑，「要不，愚兄便痛失一位好兄弟了！」

一頓，接道：「肥水四賊找上你，可是爲了相府那批被竊的黃金？」

郭東海點頭「嗯」一聲。「他們要分一杯羹——五千兩！」

「好大的胃口！」項自豪眼中威稜閃閃。「他們怎會踩上你的？」

郭東海搖搖頭。「我至今仍是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項自豪邊扶起郭東海，邊沉吟道：「肥水四賊踩上你，說不定別的人亦得到消息，我看，咱們要盡速運走那批黃金。道上見利忘義的敗類大概還應付打發得了，若被官府得到消息，憑賈似道的權勢，官家的勢力，就算我們脫得了身，那批黃金恐怕也運不過江北！」

郭東海聽他那麼說，心裏大是着急，自責道：「項大哥，都是小弟不好，露了光，被肥水四賊踩上。」

項自豪拍拍郭東海的肩頭，安慰他。「郭兄弟，不關你的事，愚兄想過了，雞蛋那麼密，也有縫隙，咱們幹得雖然秘密，始終免不了會走漏消息。愚兄後悔放走肥水四賊，沒有從他們口中問出他們是從那裏得到消息的！」

郭東海擔心地道：「項大哥，肥水四賊吃虧溜走，會不會懷恨在心，向官府告密？」

項自豪想一下，搖頭道：「我看不會，肥水四賊犯案累累，對官府中人躲避還來不及，那還敢向官府告密。何況，武林道中一直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不可爲了一己之私，勾結官府，迫害同道。他們若眞的那樣做，不要說咱們不會饒過他們，就是江南江北的武林同道，也不會放過他們！江湖之大，那有他們容身立命之處！」

郭東海仍是憂形於色。「項大哥，我仍擔心除了肥水四賊之外，還有別的武林人物會找上我們，打

那批黃金的主意。咱們不可以馬上將那批金子運到江北麼？」

項自豪搖搖頭。「要是可以，那一日從相府中竊出金子後，還不馬上運去江北？待在這裏幹嗎？等官府來捉拿咱們？」

一頓，又道：「郭兄弟，你也知道，江北那面，金狗屯駐了重兵，沿江北一帶，皆有金狗駐紮，咱們不易偷渡過江北，江北的義軍亦不容易接應咱們，一定要江北那面的人手佈置妥當，咱們才能夠將金子運到江北。」

「項大哥，江北方面甚麼時候才佈置妥當？」

「現在還不知道。」項自豪道：「要等江北方面派人偷渡過來，捎來消息才知道。」

跟着又道：「郭兄弟，這個地方要放棄，不能再呆下去，你還能走嗎？」

郭東海吸口氣，挺挺胸。「腿上那點傷算不了甚麼，走得了。」

「那我們走吧。」項自豪仍然伸手去扶持。

郭東海咬牙忍住痛，在項自豪的扶持下，往南沿着護城河飛奔前去。

* * *

聶甘生跟着金賜福在臨安城內逛了一日，一點也不疲累，興緻不減。

金賜福走了一日，感到有點累，那是因他從沒有走過那麼多地方——一日之內。聽聶甘生說去吃晚飯，立刻迭聲說好。

前面就有一家金慶酒樓，金賜福當先向金慶酒樓走去。

走入金慶樓，裏面的伙計殷勤招呼兩人，聶甘生看到有二樓，便往樓上走去。

根據他來到臨安城後光顧兩家酒樓的經驗，樓上總比樓下店堂清靜一些，而他又是一個不喜嘈雜的人，因此，他寧花多一點錢，到樓上去。

上到樓上，見已上了七成座，其中有不少是武林人物。聶甘生大感奇怪，怎麼忽然間臨安城內來了這麼多江湖人？邊心中暗忖，邊在一個伙計的招呼下，走向靠牆角的一副空座頭。

樓上的江湖人並沒有像在別的地方那樣，粗聲大氣說話，全都很安靜地說話吃喝，沒有人吆五喝六地猜拳喝令，大概他們在天子腳下，都自覺地收斂往日的粗魯之態，免得引來公差干涉，惹上麻煩。

不過，樓上那些江湖人對走上樓來的聶甘生頗爲注意，其中有幾個江湖人看着聶、金兩人在靠牆角那副座頭上坐下來，才收回目光。

待那個伙計走開後，金賜福悄聲對聶甘生道：「大哥，怎麼這裏那麼多江湖人來光顧？不是這裏的酒菜特別適合江湖人的口味吧？」

最後那句話聽得聶甘生禁不住笑起來。「兄弟，你以前曾光臨過這裏？」

金賜福搖搖頭：「大哥，我那有錢光顧這種地方？你不覺得這裏比我們曾光顧的杏花樓多一些叫人扎眼的江湖人嗎？」

聶甘生不想金賜福知道太多的江湖事，道：「別管他們，咱們是來吃喝的，別讓那些事情影响了咱們吃喝的興緻。」

他口裏是那麼說，實則一直留意着樓內那些江湖人的說話及動靜，希望從中探悉，因何京城忽然來了不少江湖人。

金賜福還是個大孩子，聽聶甘生那麼說，便將那份好奇心抛到腦後。酒菜送上後，專心吃喝起來。

樓上的江湖人一直扮斯文，一直沒人放肆地高談闊論，更沒人吆五喝六在鬥酒，說話的聲音都盡量放輕，聶甘生邊吃邊留意聽着，却聽不到甚麼新奇秘密的話。那些江湖人大都在談說一些江湖傳聞，武林恩怨——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話。

越是聽不到，越加引起聶甘生的好奇心。因他知道，那些江湖人不會無緣無故在京城出現，必有甚麼事情，才會吸引到那些江湖人趕來「湊熱鬧」。

江湖中人都是豪放粗魯的人，但決不會無的放矢。

聶甘生隱隱猜到，京城必是有甚麼足以吸引江湖中人趕來的因由，而那未知的因由，肯定是一重大的事情。

他的好奇心越來越大了。

他在心中對自己說，一定要想辦法查清楚，是甚麼事情令到江湖中人來到京城朝相。

驀地，他心頭一動：莫非那些江湖人是爲了相府失竊的萬兩黃金而來？

他幾乎立刻可以肯定。

對於江湖人的德性，聶甘生雖然年紀輕輕，却知之甚詳。因他義父經常對他說及江湖上的趣聞。而他義父未退隱之前，乃是一個老江湖，闖蕩了幾十年。在江湖上的名頭响噹噹，對於江湖上的人事，有其獨到見解。

在江湖上闖蕩的人，大致可分爲兩類人，一類人抱着行俠仗義之心，救危扶弱，揚名立萬，創一番事業。另一類人却只有一個目的，爲了生存，爲了錢財，不擇手段，那裏有利可圖，便往那裏鑽，總之想撈一把，分一杯羹，那管他甚麼俠義正邪，該不該爲。一句話，唯利是圖！

聶甘生相信，在京城內出現的

江湖人，若眞的爲了相府那筆失金而來，那來的江湖人大多是貪財爲利那一種。

當然，其中亦會有行俠仗義之輩。

在金慶樓內不得要領，返回客棧後，聶甘生却在無意中，聽到一個消息。

那個消息是他以天賦異能聽到的。

原來，他與生俱來，有一種異能神通——可以聽到很遠傳來的聲音。

那種異能神通，密宗一派稱之爲千里耳神通。

而道家一派則稱之爲順風耳。

在密宗及道家練氣一派而言，那種異能神功是可以憑修練而成。

聶甘生俱有的異能神通，却是與生俱來的。

他義父對他說，他那種天生異能，由於他本身不懂得如何催發，因此不能隨心所欲，隨時隨地憑着意念催發那種異能神通，必須待內功修爲有成，才能達到意動神通顯現境界，那起碼需要有二十年以上的內功修爲。

他義父是在詳細檢查過他的身體及經脈後，對他那樣說的。

他義父還說，他那種特異的神通由於潛藏於他體內太深，加上不太强盛，因此不容易誘發出來，但是不時因受到外界某種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誘發，會突然出現！

事實上，打從他五歲那年於野外迷失路途時，忽然間清晰地聽到一陣說話聲，他好奇地循着那說話聲走去，終於找到路徑，並見到那兩個說話的人坐在靠近路邊屋前空地喝酒談天，那是兩個獵人，距他迷失路途的地方足有半里路！

起初，他只是奇怪怎會突然間聽到半里外的兩個獵人的說話聲，根本不知那是怎麼回事，回家後對他義父說起，他義父先是很驚奇，後來面露喜色，告訴他，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異能神通，名叫千里耳。

自從知道自己俱有千里耳異能神通後，正如他義父所說，他並不能隨心所欲，隨時隨地催發那種異能神通，每一次神通顯現，都是在突發，事前完全沒有徵兆的情形下發生。一年之中，也不過十次八次。

他義父一再叮囑他，切不可在人前提及自己俱有千里耳異能神通那回事，免得惹禍上身。

因此，他從沒有對任何人說及，只有他自己跟義父知道那種異能神通功能。

那種神通要來便來，他控制不了。

就像這一次一樣。

當金賜福去了澡房沐浴後，他一個人坐在房中對窗望明月，圓月當空，驀地，腦際靈光一閃，頓覺腦中一片澄明，跟着，他便聽到從客棧另一邊廂房的其中一間傳來的極細微的說話聲：「老二，你眞的查到了？」

「老三，我清清楚楚地看着那個姓周的走入那個地方，便沒有再出來，在附近足足守候了個多時辰，姓周的仍不露面。那地方不是他們的落腳點是甚麼？」

「那地方你還認得？」

「放心吧，這麼要緊的事情，我會不留心記認，待二更過後，我們從客棧後面溜出去，保證找到那個地方！」

「老二，你的傢伙都帶在身上？」

「老三，你是怎麼了？像老太婆一樣，一會擔心這，一會擔心那……」

「老二，那是關係到我們下半生是否能夠安樂生活，自然心裏緊張。」

「放心吧，你幾時看到我不將那些傢伙隨身帶着？」

「我不過提醒你一聲，免得入寶山空手回。」

「老三，放心吧，保証你會滿載而歸。」

「老二，時候還早，要不要叫小二拿點酒菜來，吃飽喝足才去幹？」

「好哇，我正有此意。」

之後，是開門聲，脚步聲，呼叫小二的聲音，吩咐小二拿酒菜來的聲音，當然，還有別的房間傳出的聲响——包括嘆氣聲、咳嗽聲、拍打聲、自語聲、輾轉聲，不一而足。

老二與老三的聲音消失了，其他的聲音仍然不停地鑽入耳中，聶甘生已沒有興趣聽，但却不由他不聽，就算他用雙手掩上耳朵，仍然聽到遠近不斷傳來的各種聲音。

他有點煩厭地用力甩甩腦袋，希望可以將那種突如其來的特異神功甩掉，但不能夠，他不由呻吟一聲。「但願我沒有這種異能，免得被那些厭煩的聲音弄得心裏煩躁。」

却原來，在衆多鑽入他耳朶內的聲音中，他還聽到一種叫人感到尷尬，難爲情的異聲——男女在床上快活時的喘氣聲、呻吟聲，總之是淫聲浪話。

有時候，身具一種不由自己控制的異能，並不是一件樂事。

直到喝下一大碗茶，一片澄明的腦袋忽然間嗡的一响，各種鑽入耳中的聲音倏地一下子消失無踪！

聶甘生頓時如釋重負，大大地吐了口氣。

看看金賜福還未回來，聶甘生決定到客棧的另一邊廂房去看一下，瞧瞧他聽到的說話聲，是否確是其中一間客房內的兩個人說的。

走出房外，悄然來到另一邊的那排廂房前，聶甘生憑着剛才聽到的說話聲的所在，躡足掩到第三間客房前，將耳朵貼在窗房，傾聽房內的動靜。

本來，那扇窗是開着的，他只要往窗內瞧看一眼，便知道房內有些甚麼人，但可能會被房內的人發覺，因此，他選擇了「聽」。

窗內有燈光透出，房內肯定有人。

他聽到吃喝聲，斟酒聲，房內的人只顧吃喝，似乎沒有興趣說話。

聶甘生忍耐着繼續竊聽下去。

足足有一盞茶時間，終於聽到房內响起說話聲。「老二，有了錢後，你會不會替妙紅那粉頭贖身，跟她廝守到老？」

「老三，我幾時對你說過，喜歡妙紅那騷娘兒？」另一把聲音說。

「老二，你當然不記得了。有一次，你喝醉了，亂說話，被我聽到的，哈哈，可肉麻了，我聽着也臉紅心跳。」

「所以，你忍不住扔下我在客棧吐得一塲糊塗，自己跑去覓芳樓快活！」

「老二，那怪不了我，是你的醉話，挑起我一腔慾火，不得不找個娘兒煞煞那股火氣。」

房內的兩個人——老二老三繼續滿有興緻地說下去，聶甘生却聽不下去，橫豎已証實了先前「千里耳」聽到的話就是他們說的，再聽下去，只會髒了自己的耳朵，當下躡足離開那個房間的窗下，返回房中。

才走入房間，便見到金賜福。

「大哥，你去了那裏？」

聶甘生道：「剛才有點內急，上茅厠。」

金賜福透口氣，開玩笑地道：「大哥，我還以為你嫌我累贅，偷溜了。」

聶甘生急忙道：「兄弟，咱們既已結拜為手足，我怎會……」

金賜福忙搖手道：「大哥，我不過跟你說笑，別當眞，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

「兄弟，你若睏了，先上床睡吧，我到澡房去洗個澡。」

金賜福道：「大哥，只管去洗澡，不用理會我，我睏了自會上床睡。」

聶甘生沒有再說甚麼，走出房間，到澡房去洗澡。

* * *

默算快到二更了，聶甘生偏頭看一眼睡在床裏的金賜福睡得正酣，發出輕微的鼾聲，他馬上躡手躡腳下了床，穿上外衣、快靴，再拿了放在枕下的短劍，悄然開門外出，將房門輕輕關上，往另一邊的廂房掠去。

不過，他沒有在另一邊的那排廂房前停下來，掠到廂房後面的院墻下，找了個隱蔽的地方匿起來。

靜寂的夜空，突然傳來清楚的更鼓聲——二更天了。

聶甘生立時緊張起來，留意着那一排廂房的動靜。

颯颯兩聲，向那排廂房的其中一個房間的後窗內，穿掠出兩條人影，落地後立刻往後院掠去。

聶甘生匿着的地方恰好可以看到那排廂房的動靜，兩條人影從其中一個房間的後窗穿出來，他馬上看到，兩條人影是從第三個房間的後窗內掠出來的，他敢肯定，那兩條人影就是「老二」與「老三」！

兩條人影掠到後院，在距聶甘生匿處不到一丈的地方越墻出客棧。

聶甘生待兩條人影掠出墻外，才自匿處閃出，縱上墻頭，一眼瞥到兩條人影往南面掠去，他立刻掠出墻外，小心地追踪着那兩條人影。

他之所以「多管閒事」，全是由於好奇心，他想知道，那兩個「老三」「老二」到底去甚麼地方，幹甚麼。

前面兩條人影於飛掠中，不時查察是否有人跟踪，但却沒有發現聶甘生在後面暗中跟着。原因是聶甘生跟得很小心，加上身形又掩蔽得好，身法又快，才沒有被發現。

兩條人影一直來到南門附近，突然改變方向，沿着城墻往東掠去，大約掠出不到一里，又竄入一條街巷內。

那條街巷直通向城墻腳下。

聶甘生追入那條街巷內，却失去了那兩條人影的影踪。

他立刻在城墻腳下附近搜尋起來。

在他掠上一棵樹上，以便搜尋那兩條人影的所在時，終於讓他發現那兩條人影所在。

兩條人影正伏在距聶甘生所在的那棵樹約三四丈外，貼着城墻腳下的一座房屋的瓦面上，正自輕輕地揭開瓦片，看來有所圖謀。

而那座房屋裏面的人似乎沒有發覺到瓦面上有人在做手腳，大概屋內的人好夢正酣。

由於不知那兩條人影是何許人，亦不知屋內的人都是些甚麼人，更不知那兩條人影有何企圖，因此，聶甘生沒有馬上對那兩條人影採取行動。

他一直匿在樹上窺視着瓦面上那兩條人影的動靜。

那兩條人影在瓦面上足足呆了半個時辰。其間，聶甘生在窺到其中一人似乎從身上取出一兩件物事，擺弄了一會，跟着似乎有一縷烟升起，由於夜色太黑，看不清楚，他不敢確定。

聶甘生心頭一動：「莫非那兩個人是採花賊，施放的是迷香？」一念及此，他心裏急起來。

那兩條人影終於從瓦面上躍落地上，不再掩蔽身形，大步走到那座房屋的大門前，用短刀插入兩扇大門的隙縫中，將大門撬開，進入屋內，隨即將大門關上。

聶甘生在兩條人影走入屋內後，自樹上跳落地上，縱掠到那座房屋的側面，飛身掠上屋檐上面，夜貓子一樣輕盈地竄掠到適才那兩條人影伏着的瓦面前，看到那裏果然有一個被掀掉兩塊瓦片的瓦洞。

兩塊掀掉的瓦片就在瓦洞的旁邊。

聶甘生屏着呼吸，跪下去，湊落那個瓦洞前，睜大雙眼往下窺望。

才往下望了一眼，他便血脈賁張，幾乎按捺不住，要踏破瓦面，穿墮落屋內！

下面屋內，亮起昏黃的燈光，瓦洞的下面，是一個房間，床上躺着兩個女子，年紀約在二八雙十之間，兀自昏睡不醒，床前站着兩個年紀在四十上下的漢子，其中一人色迷迷地伸手在向躺在外面的一個女子的身上狎摸着，口裏發出一陣淫笑聲。那隻手放肆地自那女子豐滿的胸脯上摸落到肚子上，欲扯脫那女子的褲子。

另一個剛點了躺在床裏那個女子身上幾處穴道的漢子立時壓着聲道：「老二，先幹正經事，再尋樂子不遲！」

那個漢子——老二暫時停住手。「老三，不可以通融一下？」眼中慾火熊熊。

另一個漢子——老三道：「老二，別因小失大，有了錢，還怕沒有娘兒投懷送抱跟你尋快活，明知此地不宜久留。這屋內的人吸了你的幽香迷魂烟，不怕他們不聽咱們的擺佈，但別忘了，他們還有別的伙伴，萬一被別的伙伴撞見咱們，豈不是見財化水，嗚呼哀哉？」

聶甘生在瓦面上聽着，氣憤不已，知道下面屋內的「老二」跟「老三」不是好東西。他本想馬上下去救人並將那兩個傢伙擒下，教訓一頓，念頭一轉，勉强按捺住，聽聽那兩個傢伙使用那麼下三濫的惡劣手段對付屋內的人，到底意欲何為。

「老二」被「老三」說得臉上訕訕的。「老三，要不是我親眼看到你

跟紅院內那個叫玉香的粉頭幹得死去活來，還以爲你是個閹人！」

頓一下，用力吸口氣，說道：「好，聽你的！不過，問完了，可要讓我跟這俏妞兒銷魂則箇！」

老三道：「那還不拿出解藥給她嗅嗅，好讓她醒過來，問她藏的地點。」

老二連連點頭，先在那女子的胸脯上摸了一把，才從懷中拿出一個玉瓶兒，拔出瓶塞，將瓶口湊到那女子的鼻端，約三下呼吸後，才拿開瓶子，塞上瓶塞，放回懷中。

老三伸手輕摑那女子的臉頰，三數下後，那少女的頭搖動一下，跟着嚶哼一聲，眼睫毛眨動一下，張開眼來。

她立刻張口發出一聲驚呼。

她是被站在眼前的老二、老三嚇得驚恐難禁，失聲驚叫。

老二與老三笑嘻嘻地瞧着驚駭欲絕的那個女子，其中又以老二的目光淫邪得不用開口說話，教人一眼便看出不懷好意。「姑娘，別怕，只要妳老老實實說出咱兄弟要知道的事情，咱兄弟決不會難爲你。」說話的是老三。

老二淫惡地笑一聲，接口道：「若妳不乖乖的有問必答，嘿嘿，我會先跟妳快活一番，待你變成我的人後，也會乖乖的說了。」說着話，伸手在那女子的臉上擰了一下。

那女子頓時像被毒蛇噬了一口般，既懼怕又憤怒地尖叫一聲，別轉臉。

老三瞪了老二一眼，才放緩語聲道：「姑娘，你們自相府中竊出的那批金子，藏在那裏？只要妳說出來，馬上放了妳。」

那女子倏地擰回腦袋，一雙眼睜睜得大大的，憤忿地看着老二老三，厲聲道：「你們是甚麼人？我根本不知你說甚麼？我不過是一個尋常人家的弱女子，那有能耐從相府中盜出金子！你們那裏聽來的消息？找錯人了！」

老三嘻嘻笑道：「姑娘，別裝羊了，咱兄弟可不是無的放矢！那一晚，妳們在城內大排柵那座小宅院被湘中五虎欲以火攻逼你等露面，結果湘中五虎不得要領便溜走，未幾，你們放棄那座小宅院，那回事，咱兄弟一直暗中看在眼內，可是却被你們狡脫了，害我兄弟在這附近找尋查探了幾日，總算查探出你們藏匿在這座房屋內，否則咱兄弟早已找上你們了！」

那女子失聲道：「原來……你們早已跟踪上我們！」

老二冷笑一聲：「要不，咱兄弟怎會偏偏找上你們！」

一頓，獰惡地道：「到底說不說？」

那女子頭一昂。「死也不說！賊子，殺了我吧！」

老二口裏發出連串叫人頭皮發痲的淫邪笑聲。「姑娘，殺了妳？太可惜了，嘿嘿嘻嘻……」

女子驚恐地道：「惡賊……你想……怎樣？」

老二伸手在女子的胸脯上摸了一把。「我想怎樣？嘿嘿！我要姦了妳！」

那女子身上穴道被點，動彈不得，驚怒羞憤得一張臉又紅又白，用力咬着嘴唇，雙眼噴出怒火，「喪盡天良的惡賊！你……我……縱使受盡凌辱，也不會說！」嘶聲大叫。

「嘿嘿，我倒要看看妳是……」下面的話沒有說出口，老二用行動代替，「嘶」一聲，將女子的衣襟撕開來！

女子發出一聲駭叫！

「該死淫賊！」隨着一聲怒喝，只聽嘩一聲，碎瓦斷木紛墮下來，一條人影自瓦面上穿過瓦洞，飛墮下屋內！

塵瓦木碎飛墮中，老二、老三大驚失色，慌不迭往房外疾竄出去！

可是，兩人身形才動，即時張口發出一聲悶哼，重重地撲跌在地上。

自瓦面上砸破瓦面，飛墮下屋內的人，當然是聶甘生！

「塵埃」未定，聶甘生已墮落地上，雙掌連劈，將墮落向床上那兩個女子身上的碎瓦斷木擊飛開去，免得那兩個女子被砸傷。

聶甘生也可謂設想週到了。

不過，仍有一些碎瓦斷木墮跌在兩個女子的身上，那個衣襟被撕開，露出肚兜的女子發一聲痛叫。

聶甘生腳才沾地，立刻撲向那兩個跌在地上欲動的老二、老三，一招連環腿，將兩人踢得飛撞向牆角！

老二與老三重重地撞在牆上，悶嘿一聲，反彈落地上，死狗一樣動也不動。

聶甘生這才返身搶到床前，一眼看到那女子衣襟撕破，露出肚兜及少許雪白玉膚，忙別轉頭，脫下身上的外衣蓋在那女子的身上。

那女子睜着一雙明眸，驚疑不定地看着聶甘生，「你……是誰？」雖然不知聶甘生的來意，但從他的舉動，那少女看得出，他不是像那個老二那樣的淫惡之徒。

——若是淫徒色鬼，又怎會脫下外衣，蓋在她身上。

「區區聶甘生。」聶甘生抱拳道：「姑娘，要不要區區避出房外，待妳穿上衣衫！」

那少女在聶甘生轉過身來，向他說話時，瞧清楚了他的相貌，一顆芳心禁不住「怦」然跳動：好俊朗的男子！沒來由地臉上一紅，急急道：「你……我身上穴道被點，動也動不了，如何……穿衣？」

聽那女子一說，聶甘生才省覺床上的兩個女子都被「老三」、「老二」點了穴道，要不，那女子怎會眼睜睜躺在床上，任由「老二」輕薄。但他長了這麼大，甚少跟女人接觸，因而，他不知如何是好。

「姑娘……那怎辦？」

那女子急於解開穴道，衝口而出道：「少俠，你不是不會解穴吧？」

聶甘生不知所措道：「會。不過……區區怎能替妳解穴？」

「既然會，怎麼不能？」女子衝口失聲道。

聶甘生呆了一呆，紅着臉道：「姑娘……男女授受不親……」

一句話，說得那女子一張臉也紅起來。

聶甘生道：「屋內還有其他人——女子嗎？」

女子吸口氣。「少俠，屋內還有其他人，但全是男的。」

「那怎辦？」聶甘生大爲着急。

女子也想不出別的辦法，心裏焦急萬分，跟聶甘生僵在那裏。

不過，那女子很快便作出決定。

「少俠，事急從權，請少俠你勉爲其難，拋開世俗之念，替我解開穴道。」

原來，那女子乃是一個女中豪傑，自忖自己的身子已被那惡賊——「老二」的狗爪子碰過，又何在乎給聶甘生碰觸，因而才出此言。

聶甘生仍然猶豫不決。

那女子大急。「少俠，別那樣迂腐了，這裏只有你可以替我解開穴道呀！」

聶甘生吸口氣，鎮定心神，硬着頭皮頷首道：「姑娘，妳不會怪我冒犯妳吧？」

那女子又好氣又好笑。「少俠，我感激還來不及，又怎會怪你，求你快動手吧！」

聶甘生吐口大氣，走到床前，吶吶道：「姑娘，妳說吧。」聲音有點顫。

那少女看着聶甘生那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樣子，心裏又愛又憐，開口道：「左右肩井穴，擅中穴……」

聶甘生依照那女子所說的穴道，逐一替她解開。

那女子身上穴道全解了，透口大氣，挺身坐起來，一眼看到躺在墻角下地上的「老二」、「老三」，立時恨怒攻心，眼中噴火，咬牙切齒地跳下床，却忘了身上蓋着聶甘生的外衣，挺坐起來雖沒有滑脫下去，跳下床時，終於自身上滑跌下去。

聶甘生急忙別轉頭，不敢瞧。

那女子羞赧得慌忙拾起跌落地上的衣衫，穿在身上，想到若不是那淫賊「老二」，她怎會在聶甘生面前「出醜」，不由怒火更盛，殺機陡生。

身形一縱，那女子縱到躺在地上暈死過去的老二老與三身前，看清楚了那一個是老二，抬腳憤然踏落他的腦袋上。

只聽一陣叫人頭皮發痲的骨頭碎裂聲清楚地響起來，老二的腦袋在那女子的腳下扁塌下去，七孔流血，五官扁扁的擠壓在一起。

聶甘生耳聽那陣骨碎聲，扭轉頭看到那女子踏扁了「老二」的腦袋，並沒有加以阻止。

——那老二如此淫惡，萬惡不赦，他認爲，死有餘辜！

那女子殺了老二，總算稍解心中恨怒，移開腳，馬上蹲下來在「老二」的身上搜出那個會讓她嗅過的玉瓶，兩步走到床前，將瓶塞拔開，放在躺在床內側的少女的鼻端，讓她嗅吸。

那少女呼吸了幾下，馬上醒轉過來。

那女子立刻將玉瓶遞給聶甘生。「聶兄，痲煩你拿着這個瓶子，到別的房間去救醒其他人。」

聶甘生答應一聲，接過玉瓶，快步走出房間。

驅金復土　義不容辭

屋內還有兩個房間，分別躺着四個昏迷未醒漢子。

聶甘生以玉瓶逐一救醒他們，當然少不了向他們說明白發生了甚麼事。那八個漢子感激地向聶甘生連聲多謝搭救之恩。

待到聶甘生將八個漢子全部救醒，欲返回那個房間，兩個少女已由房中走出來，被「老二」輕薄過、年紀較大的女子手上執着老三的衣領，將他拖出來。

最先被救醒的一個大漢已在廳中點着燈火，廳中一片明亮。

年紀略大的那個少女重重地將「老三」往地上一摔，痛得老三痛叫出聲。

却原來，老三已被兩個少女弄醒，並點了穴道，動彈不得。

那年紀略大的少女看到聶甘生，忙對身旁那年紀略小的少女道：「蝶妹，就是這位聶少俠解救了咱們，要不，後果不堪設想。」燈光下，那女子自有一股英氣。

年紀略小的少女忙向聶甘生施禮致謝。「聶少俠，多謝援手解救之恩。」

聶甘生抱拳還禮不迭。「姑娘

別客氣。既同是武林一脈，自該拔刀相助。不足掛齒。」目光跟那少女兩道柔柔的眼波相觸，禁不住心頭「怦」然跳動，生出一絲從未有過，說不出來的異樣感覺。

原來，那少女長得清麗脫俗，冰肌玉骨，恍似不食人間烟火的仙女。

聶甘生在江湖遊歷了近半年，遊玩過的地方不少，却是第一次見到使他心動的少女。

那少女——蝶妹似乎也被聶甘生的英挺俊朗吸引，柔柔的眼波在聶甘生的臉上停留了一剎那，才收回目光。

就在聶甘生跟「蝶妹」說話時，那女子已吩咐四個漢子到屋外四面把守，以防再有人來偷襲，並着兩個漢子夤夜趕去一個地方。之後，才含笑對聶甘生道：「聶少俠，小妹失禮了，忘了報上姓名。」

一頓，不等聶甘生說話，便自說道：「小妹向紫迎。我義妹柳玉蝶。」

至此，聶甘生才知道兩個女子的芳名。抱拳向兩人道：「原來是向姑娘跟柳姑娘。」

向、柳二女還禮不迭。

「聶兄請坐。」向紫迎請聶甘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聶甘生却道：「向姑娘，區區也該告辭了。」

向紫迎忙道：「聶兄何以匆匆別去？小妹還有話說。」

聶甘生道：「區區義父常對我說，江湖中，各門各派，各幫各伙，皆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秘，若遇上，務須速速迴避，免犯猜忌。」

向紫迎道：「聶兄，小妹看你也是個俠義之士，一介君子，何況，相信聶兄已略知一二有關咱們之事，又何用對你隱諱，請聶兄不須介意。」

柳玉蝶聽聶甘生欲離去，眼中閃泛起一抹失望之色。

待向紫迎說完，馬上接口道：「聶少俠，何不坐下來聽個分明。我猜，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們是甚麼人，今晚發生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聶甘生訝然望着柳玉蝶，奇怪她怎會猜到自己心裏所想的跟她說的一樣。「兩位，聶某若不留下，未免矯情。」好奇心畢竟蓋過理智，聶甘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向、柳兩女亦坐下來。

「惡賊，報上姓名！」向紫迎厲聲對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的「老三」嬌喝，一副女中豪傑的模樣。

老三雖然不能動彈，却能够說話，咽口口水，說道：「仇三！」

「變成死狗的那個淫賊呢？」

「申義！老二。」仇三說。

「申二仇三余一！惡賊，爾等不就是在江湖上惡名遠播的孤山三惡？」

仇三不說話，默認了。

「還有一個余一呢？」向紫迎兩道目光直盯着仇三，「江湖傳聞，孤山三惡幹甚麼都會在一起，只有死，才會分離！」

仇三臉上的皮肉抖顫了一下，「老大給江南龍老爺子殺了。」

「哼哼！如今申二那淫賊也死了，只剩下你一人，你也該到地府去跟他們團聚吧。」

仇三急急道：「姑娘，仇某自知該死，望姑娘念在仇某沒有冒犯過姑娘，饒了仇某……狗命。」

「住口！」向紫迎聽他說起被申義輕薄一事，心裏便怒恨不已。「饒過你？不去說你等以往幹下的惡事，單是這一次，居然喪心病狂，打我們的主意，便該萬死！」

仇三驚恐得一張臉青白不定，囁嚅了一會，才說出話來。「求姑娘高抬貴手，仇某不該打你們的主意。但……你等既……從相府中竊盜黃金萬兩，仇某向你們下手，也不至於該死吧？否則，那不成了只許……州官可以……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住口！」向紫迎忿怒得一張臉脹紅，柳眉倒豎，衝口說道：「仇賊！你可知道，咱們自相府中盜取出來的金子，作何用途？乃是運往江北，送給抗金義軍作購買糧草、兵械之用的。」

聶甘生怎也想不到，向紫迎他們之所以盜取相府金子，乃是爲了江北的抗金義軍，不由肅然起敬，站起身，肅然抱拳向二女道：「原來兩位乃義士所爲，是爲了替江北抗金義軍籌措糧餉，其行可嘉可敬，請恕聶某失敬了！」

二女忙起身還禮。「聶兄見義勇爲，拔刀相助，其俠行才教人敬佩。小妹等人所幹的，乃是每一個不甘心被金狗鐵蹄踐踏我中原河山的大宋子民所當爲之事，不値一提。」說話的是向紫迎。

柳玉蝶雖然沒有說話，兩道柔柔的眼波輕輕靈靈地在聶甘生的臉上溜轉着。

聶甘生可以感覺到，柳玉蝶兩道柔美的眼波恍似兩股春風拂撫着他的臉面，感到一陣無法言喩的舒暢。

可是，他却不敢着痕地看着柳玉蝶，只敢飛快地閃瞥她一眼。

不過，他心裏却充滿了一股莫可名狀的喜悅。

「聶某義父常對我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並時常教訓聶某，驅除金狗，光復中原河山。凡我大宋子民，縱使粉身碎骨，義不容辭，聶某常思報國，可惜苦無機會，與兩位姑娘跟一衆義士相比，聶某

實在慚愧！」

柳玉蝶開口說道：「聶少俠，難得你有報國之心，始終有機會讓你一償心願的！」

向紫迎朝聶甘生笑笑：「聶兄請坐下再說話。」

聶甘生坐下來。

向紫迎轉眼看着仇三。「若要我等饒你不死，老老實實地說出，你們怎會知道相府失金之事是咱們所爲？」

仇三急不迭道：「咱……跟老二是從一個叫賴榮的潑皮口中打聽到的。咱兄弟只花了二十兩銀子。」

「那賴榮怎對你們說？」向紫迎問。

「那潑皮說，那一晚，他輸光了錢，不得不回家睡覺，走着走着，忽覺內急，便在一處隱蔽的地方小解，忽然間看到幾條人影飛快地閃入一座小宅院內。他大感好奇，等了一會，偷偷掩到那麼小宅院前，潛了進去，匿在一個窗下，從窗縫中瞥到屋內有幾個男女，地上放着幾箱黃澄澄、金閃閃的金子，看得他雙眼大睜，忽然間，那幾箱金子奇異地消失不見了，屋內的人一點也不感驚奇，他却驚詫得瞪大雙眼看個清楚，屋內原先擺放着金子的地上，空空如也，那有金子。他以爲自己看花了眼，再看清楚，屋內地上仍是空空如也，忽然間，他心裏一陣發毛，莫不是遇上鬼魅？要不，怎會金光閃閃的金子忽然不見了！不敢再瞧下去，急急溜出那座小宅院。」

「甚麼時候的事？」

「五日前。」

「你們將那個潑皮怎樣了？」

「殺了！」

「賴榮可有對別的人說過？」

「他說沒有。咱不相信。」仇三道。

「像賴榮那種潑皮，爲了錢財，甚麼事幹不出。」一個漢子插口道：「一個二十兩，十個二百兩！眞是奇貨可居，生財有道。這種人死不足惜！」

「但願他沒有向官府告密。」向紫迎道。

「向姐，那……賴榮要是已向官府告密，只怕官府早已來緝拿我們，他亦不能奇貨可居，依小妹看來，他仍未向官府告密，便被仇三他們殺了。」柳玉蝶開口道。

「向姑娘，仇某甚麼都對妳說了，該放了我吧？」仇三希冀地道。

向紫迎哼了一聲。「雖則答應饒你不死，但却沒有答應放了你！爲了咱們的安全，在咱們未離開返回江北之前，咱們不會放你！」

話聲未落，屋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及低語聲，屋內的向、柳二女及聶甘生等人心裏吃一驚，急將目光移向屋門那邊，同時暗裏作出隨時應變的架勢。

屋門開處，當先走入一人，是那個奉了向紫迎之命守在門前的漢子，衆人頓時鬆口氣。

那漢子歡喜地向向、柳二女道：「項大哥來了。」

話聲未落，一個彪形大漢走進來，向、柳二女立時站起身來，欣然向那彪形大漢喚一聲：「項大哥！」

那彪形大漢氣勢豪邁，咧嘴一笑。「向妹子，柳妹子，都沒事吧？」

目光忽然落在驚異地霍然站起身來的聶甘生身上，嘴裏「咦」了一聲，眼中頓時威凌閃射。「嘿，小王爺，怎麼你也在這裏？」

「小王爺？」向、柳二女詫訝得失聲叫出口，驚異地瞧着聶甘生。

柳玉蝶眼中有一抹受騙的憤怒。

聶甘生呆了一呆，認出那彪形大漢就是在日間於望江樓上遇到，極欲與之結識的那個氣概豪邁的彪形大漢，脫口道：「壯士，是你！」

「小王爺，你還記得某家？」

「項大哥」——也就是項自豪臉上的笑容已收斂起來，代之的是一臉沉肅。

「項大哥，他是小王爺？」二女失聲問。

項自豪沉沉地「嗯」了一聲。「是這位小王爺在望江樓上當衆向官差表露他的小王爺身份的！還有假？」

二女立時怒視着聶甘生：「你隱瞞身份，有何企圖？」

兩個漢子一手按在刀把上，身形一閃，將聶甘生堵住。

聶甘生心道這個誤會可大了。忙不迭道：「這位壯士，兩位姑娘，你們誤會了，區區那個小王爺的身份，是假冒的。」

「哼哼，還想狡賴？」項自豪眼中威凌四射：「說！你混入咱們當中，可是想將咱們一網打盡？」

聶甘生急得差點跳起來。「壯士，區區姓聶，名甘生，第一次到京城來，根本不是王族貴胄，區區假冒小王爺身份，無非是想鎮住那些作威作福的公差，省却麻煩。」

「廢話！」項自豪喝道：「那些官差見了你亮出來的那塊玉牌，連呼小王爺，那塊玉牌會是假的？」

聶甘生道：「玉牌確是眞的！但區區却是假的小王爺。那塊玉牌，乃是一位眞正的小王爺送給區區作護身之用的！」

「騙得了誰？」項自豪道：「那塊玉牌既然是眞的，就等如皇帝老子的玉璽一樣，代表其身份地位，

又豈會隨便送人，若是落在奸人之手，那還得了？」

聶甘生道：「壯士，那玉牌確是一位小王爺送給我的……」

「那位小王爺？」項自豪問。

「這……」聶甘生呆了呆，照實說道：「那位小王爺並沒有向區區說出他的姓名。」

「哼嘿，分明一派胡言！」項自豪截斷聶甘生的話：「那玉牌是何等緊要之物，賜你玉牌之人又怎會不示姓名？」

二女聽着，臉上疑怒之色更濃。

聶甘生急得眞想剖開自己的心肝給他們看，以証實他說的是眞話。「壯士，區區從金狗手上救出他的時候，根本不知他是甚麼人……」，然後將救出那位小王爺的經過，一五一十全說出來。

「其實他爲了謝我救了他，免遭金狗擄回江北，便送我那塊玉牌，才向區區表露他的身份。區區本無意要那玉牌，他堅要我收下，並對區區說，帶着玉牌，等如帶着護身符，遇上官差軍兵盤查，亮出來，不但省却麻煩，並可通行無阻。硬是將玉牌塞在區區手上，連姓名也沒說，便走了。區區只好收下來，想不到果然可以用來唬住那些官差。」

項自豪跟二女聽聶甘生說完那番話，似乎有點相信了。「你是那裏人？」項自豪問。

「南劍(縣名)雙溪人氏。」聶甘生道。

項自豪雙眼陡地一睜。「南劍雙溪四十多年前，出了一位名噪一時的武林前輩，人稱劍嘯東南……」

「壯士，你說的可是區區義父他老人家？」聶甘生色然喜道。

項自豪雙眉一揚。「你義父是誰？」

「義父他老人家退隱江湖多年，尊姓伍，大名天宏。」

「劍嘯東南伍天宏前輩眞是你義父？」項自豪顯得很激動。

聶甘生肅然道：「沒有義父他老人家養我，便沒有區區，義父於區區恩同再造，區區焉敢冒認！」

項自豪喜道：「聶兄弟，項某適才……還望不要見怪則箇！」

二女聽項自豪那樣說，頓時臉現歡容。說眞的，她們都不希望聶甘生是甚麼小王爺，從此變成陌路人。

原來，二女打從心裏喜歡聶甘生。

「壯士，區區高興還來不及，又怎會見怪。」聶甘生見項自豪終於相信了他，喜不自勝。「聽壯士的話，莫非認識區區義父？」

項自豪點點頭：「說起來，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項某不過二十出頭，跟你現在年紀相若。那時候，項某年輕氣盛，不知天高地厚，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目空一切，結果，得了一個終生難忘的大教訓！教訓項某的人，就是伍前輩。」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才又說道：「伍前輩雖然令項某在大庭廣衆中出乖露醜，項某仍對他老人家感激不盡，一輩子也會記住那一次的教訓，戒驕戒躁，一生受用不盡。」

「項大哥，說來說去，却不說伍前輩怎樣教訓你，叫人心癢癢的！」向紫迎嘟着嘴道。

「向妹子，別心急，這就說到了。」項自豪道：「那一次，是在南劍縣城內。項某於一家酒樓內喝酒，大約有六七分酒意，因一些小故，與一個人吵起來，繼而動手，那人不敵，賠禮道歉，項某却得勢不饒人，要那人扮狗在店堂內爬一圈，吠叫三聲才饒過他。當時，項某氣焰萬丈，咄咄逼人，一個在酒樓內喝酒的老者終於看不過眼，上前勸解，規勸項某得饒人處且饒人。項某嗤之以鼻，那老者一點也不動氣，要跟項某打個賭：將一杯茶舉起來，然後翻轉往下倒，用氣吹之，若那一個將傾倒的茶水吹動，並吹得最遠，那一個便贏，若他贏了，項某跟那人的過節便揭過算了，若項某贏了，他跟那人一起扮狗爬，學狗叫。項某欺他老人家年老氣衰，一口答應，由項某先吹。結果，項某鼓足氣勁，只能將傾倒的茶水吹動一半，其他一半落在桌面上，吹出也不過三尺遠近；輪到伍前輩他老人家吹，簡直神乎其技，也不見他怎樣運氣作勢，茶水傾倒下去時，他老人家只是像普通人一樣，輕閒地一吹氣，可是，傾倒下去的茶水却像一支向外射出去的箭般，由頭到尾，箭射出丈外的墻上，沒有一滴茶水落在桌面上，看得所有的人目瞪口呆，項某幾乎不相信看到的是眞的，伍前輩他老人家沒有說甚麼，便施施然往外走，只留下一句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得饒人處且饒人，狂妄自大，吃虧的只會是自己。」

說到這裏，項自豪又頓了一下，臉上露出緬懷的神情，繼續說下去。「那時候，項某已酒醒了幾分，聽着伍老前輩的話，先前還不覺怎樣，驀地腦中靈光一閃，整個人彷彿開了竅，省覺到遇上了隱世高人，忙追出去，追上伍老前輩，跪倒在他面前向他賠罪認錯，他老人家一笑將項某挾起，說一句：孺子可教。之後，跟項某盤桓了三日。在那三日之中，可說是項某一生中受益最多的三日，他老人家不但諄

諄教誨項某爲人處世之道，還指點項某武功。臨別之時，他老人家一再囑誨項某：男兒當自强，國家多難，河山蒙塵，大丈夫男子漢，當以有用之身，保家衛國，幹一番有益國家、拯救百姓於水火的事業。項某一直謹記伍老前輩的教誨，雖然未能幹出一番事業，但却沒有違背他老人家的教誨，總算幹了一些對國家百姓有益的事。」

向紫迎大聲道：「項大哥，你領導江北武林道高擧抗金義旗，出生入死，堅持跟金狗對抗，拯江北百姓於水火，那還不算幹出了一番事業？」

柳玉蝶也接口道：「項大哥你一直置生死於度外，一腔熱血，全爲了國家民族光復之大事，江北百姓沒武林道，那一個不對項大哥你尊敬有加，比起那些只懂享樂，吃朝廷俸祿的昏官傭吏，項大哥你當得上是個英雄人物！」

項自豪搖手道：「兩位妹子這一說項某慚愧得無地自容，愧對江北百姓！每念未能驅除金狗，拯百姓於金狗的鐵蹄之下，光復中原河山，項某便痛心疾首，食不下咽，深感有負伍老前輩當年教誨！」

聶甘生聽着，頓感熱血沸騰，鬥志昂揚，對項自豪生出無限敬意。「項兄忠肝義膽，爲國爲民，不怕抛頭顱洒熱血，實乃頂天立地眞豪傑！區區與項兄相比，有如螢火之對皓月，教區區直感無地自容！」

項自豪一拱手，向聶甘生道：「聶兄弟，適才多有冒犯，還請兄弟原有則箇。」

聶甘生忙抱拳還禮：「項大哥對區區身份懷疑，乃人之常情，區區又怎會見怪。」

項自豪豪爽地笑了幾聲。「伍老前輩的義子，果然胸襟過人！聶兄弟，將來你的成就，只怕如日當空！」

「項大哥，要不是聶少俠，小妹恐怕，無面目……」向紫迎想到差點被「老二」申義汚了清白，羞恨得說不下去。

項自豪道：「向妹子，聶兄弟及時相救之事，路兄弟已在路上對項某說了。」一頓，轉對聶甘生抱拳道：「聶兄弟仗義相救之恩義，項某在此向聶兄弟你致謝。」說完，向聶甘生抱拳一禮。

聶甘生還禮不迭。「項兄，區區不過做了應該做的事情，實在不値項兄你一提。」

「項兄弟，別站着，坐啊。」項自豪笑着向聶甘生做了一個「請坐」的手勢。

聶甘生謙道：「項兄不坐。區區何德何能……。」

項自豪打斷他的話：「聶兄弟，咱們都是江湖兒女，別拘禮，快請坐下說話。」

聶甘生聽項自豪那麼說，不再客氣，一笑坐下。

「項兄弟，請恕項某冒昧。請問如何會知道孤山三虎找到向妹子這裏，及時救了向妹子他們？」項自豪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後說道。

聶甘生道：「說出來，項兄你們大概不相信，區區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特異神通。區區義父說，相等於密宗一派的千里耳，由於那神通在區區體內不太强烈，所以，區區未能像運功發勁一樣控制自如，只是來去突然。這晚，忽然神通突現……」接將他以千里耳神通聽到老二、老三的對話說了一遍。末了，說道：「區區出於好奇心，極想知道申義仇三有何圖謀，便暗中跟踪着他們，幸而多管閒事碰到。」

在聶甘生說出他有千里耳神通時，項自豪與向、柳二女都面露詫異之色，待他說完，項自豪道：「聶兄弟，幸好你的千里耳神通突現，要不，後果不堪設想。」

向紫迎忍不住道：「聶兄，你跟咱蝶妹可說是天生一對。你有千里耳神通，蝶妹子也具有五鬼搬運，測知人心事的神通，也是與生俱來的！」

一句「天生一對」，令到聶、柳兩人臉上羞紅過耳，垂下頭，一副羞不可仰的模樣，看得項、向兩人不由掩嘴直笑。

項自豪細細打量聶、柳兩人一眼，禁不住暗暗點頭，在心裏讚一聲：「好一對金童玉女，確是天生一對！」生出欲撮合兩人在一起之意。

半晌，聶、柳兩人總算羞意漸退，回復常態。

向紫迎打趣地道：「聶兄弟，憑你的神通功力，可要拜咱蝶妹爲師。她的神通比你高明多了。她可以憑自身的功力，控制發放神功。」

聶甘生聽向紫迎那麼說，不由抬眼向柳玉蝶瞥一眼，那知道柳玉蝶剛好亦抬眼向他瞟去，目光相接之下，兩人心弦震動一下，慌不迭各自收回目光，一副難爲情的樣子。

項自豪咳一聲，站起身道：「此地既已被孤山三虎中的二虎發現，難保沒有別的人也得到消息，向妹子，此地不宜再留了。」

向紫迎頷首道：「小妹亦有此意。項大哥，怎處置這仇三？」伸手指一下躺在地上的仇三。

仇三立刻說道：「孤山三虎雖然惡名昭彰，但不至於喪心病狂到天良盡泯！若咱知道你們自相府盜金，乃是爲了江北義軍抗金之用，咱就算餓死街頭，也不敢打你們的

主意！咱仇三雖然不是一條漢子，還有一點熱血！爲了咱所做的錯事，咱願意受死！」

向紫迎哼了一聲：「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這種人的話一文錢也不值！你以爲我會答應不殺你，便樂得說漂亮話！」

仇三嘆口氣：「姑娘，先前仇某還不想死。自從聽了項大俠的話後，仇某慚悔得無地自容，爲自己的所作所爲感到羞耻！妳如今就算改變主意，殺了仇某，仇某也不會怪妳！」

向紫迎狠狠地瞪了仇三一眼，沒有再說話。

項自豪打量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仇三。「仇三，你既有悔悟之心，項某就放了你！希望項某沒有看錯你，從今以後洗心革面，能够做些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

跟着上前出手，依照向紫迎所說的，逐一解開仇三身上被點封的穴道：「仇三，你走吧。」

仇三翻身站起來，沉沉地看了項自豪一眼，向他抱拳一拱，一言不發，走出屋外。

直待仇三走出屋外，向紫迎再也忍不住，開口道：「項大哥，像仇三這種人，不怕他向官府告密？」

項自豪笑笑道：「向妹子，得饒人處且饒人。縱使萬惡之人，亦有血性的！放心吧，項某不會看錯人的，仇三還不至天良盡泯，且有悔悟之意，何不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聶甘生接口道：「向姑娘，項兄所言，區區深有同感，區區敢打賭，項兄不會看錯人。」

項自豪忽然對聶甘生道：「聶兄弟，可有興趣到江北一行？一展你報國爲民之抱負？」

聶甘生大喜過望：「項兄，正有此願也，不敢請爾！」

二女聽說聶甘生願隨他們去江北，歡喜不已。其中又以柳玉蝶芳心暗喜不已。

大概是三生石上，姻緣已定吧，她已暗中喜歡上聶甘生。

「聶兄弟，江北義軍得兄弟之助，必定士氣奮發，鬥志昂揚驅除金狗！」項自豪目光閃閃，顯得很興奮。

聶甘生激昂地道：「項兄，區區有幸參與抗金義軍行列，感到無上光榮。區區必定盡展所能，不畏死生，驅除金狗，復我中原河山！」

「好！好！好豪氣！不愧是伍老前輩一手教育出來的！伍老前輩若知道兄弟你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諄諄教誨，必定高興得浮一大白。」

聶甘生聽項自豪提起他義父，不由生出孺慕之情，由衷地道：「但願他老人家長命百歲，有一日看到光復大宋河山，金狗鼠竄回關外，以慰他老人家生平之願。」

「聶兄弟，只要咱們此志不渝，人心不死，終有一日必復我大宋河山！」項自豪意態昂揚。

柳玉蝶忽然道：「項大哥，快天亮了，該走了。」

項自豪被柳玉蝶一言提醒，忙道：「嗯，該走了。」

聶甘生想起金賜福還留在客棧內睡覺，自己就算要到江北，也該跟他說一聲。當下對項自豪道：「項兄，區區有一個兄弟還在客棧內睡覺，區區要回去對他說一聲，待天亮後，才趕去跟你們會合。」

項自豪點頭道：「好吧，天亮後，項某會派人到客棧找你，帶你到會合的地點。」

一頓，又道：「兄弟住在城內那一家客棧？」

聶甘生道：「泰安客棧，在城南大街上。」

項自豪記下。「聶兄弟，你先走吧。」

聶甘生道：「項兄，兩位姑娘，區區先走一步。」向三人抱拳一拱，快步走出屋外。

聶甘生離開不久，項自豪跟柳、向二女亦帶着幾個漢子，離開那座房屋，沿着城墻脚下走出二三十丈，自那裏翻過城墻，往城外疾奔而去。

＊　＊　＊

聶甘生返回客棧房中，金賜福仍然好夢正酣。

其時，天色經已破曉。

聶甘生本想叫醒金賜福，看他睡得那樣甜，又不忍心，想到項自豪隨時會派人來找他，令到他一時間不知如何才是，在房間內來回踱步。

忽然間，金賜福張開眼，醒過來，張口向聶甘生叫道：「大哥，你回來了。」

聶甘生見他忽然醒來，驚喜地兩步走到床前。「兄弟，你醒了。」

金賜福向他眨眨眼，扮個鬼臉。「我根本就沒有睡，見你回來，裝睡罷了。」

聶甘生伸手擰擰他的鼻子。「小鬼頭，騙我！怎麼不睡啊？」

金賜福苦着臉道：「半夜醒來後，不見了大哥你，我便沒有闔過眼，不知你去了那裏，又怕你一去不返，我又變成孤零零一個人，又怕你會不會遭遇到意外，總之，心亂如麻，那裏睡得着。終於盼到大哥你回來，歡喜得不得了。但又怕你責怪我不睡覺，只好裝睡，但又忍不住張開眼叫你。」

聶甘生聽着，心裏一陣惻然，不由伸手在他頭上撫着。「兄弟，

咱們既已結爲手足，我又怎會丟下你一走了之！兄弟，只要你願意，今生今世我都不會離開你。」

金賜福接口道：「大哥，這一輩子我是跟定你的了！無論上刀山，下火海，我都陪着你。」

聶甘生聽得心頭一陣暖熱。「兄弟，若我到江北去，加入抗金義軍，你會跟我去嗎？」

金賜福毫不猶豫地道：「大哥，別說到江北去殺金狗，就算上天屠龍，我也跟你去！」

聶甘生拍拍金賜福的臂膀，說道：「兄弟，江北已失陷在金狗鐵蹄之下，有如地獄。你跟我到江北去，隨時有生命危險，若落在金狗手上，九死一生，你不怕？」

金賜福搖了搖頭。「大哥，跟着你，我甚麼也不怕！未遇到大哥之前，我是個孤兒，朝不保夕，說不定甚麼時候會病死或餓死在路邊。對於死，我一點都不怕，有時候餓得難受，眞想一死了之。死了，甚麼活罪也不用受。若是跟大哥你到江北去殺金狗而死，那可是死得其所，沒有白活這十幾年！」

聶甘生聽金賜福說得凄苦，心裏一陣難過，忍不住將他的腦袋摟住：「兄弟，到了江北，只要我一天活着，決不會讓你有生命之險！」

「大哥，你對我太好了。」金賜福用力握住聶甘生摟住他腦袋的手，聲音有點哽咽。

聶甘生連連拍打着金賜福的臂膀：「兄弟，既然我們是生死與共的手足，以後別再說那種傻話。」

金賜福忽然道：「大哥，我跟你到江北，會不會礙手礙脚？我只略懂三招兩式拳脚。」

「兄弟，到了江北，我會教你功夫，不要擔心。」

接又道：「快起來洗個臉，隨時有人來找我們，帶我們到一個地方去，與江北來的一伙義士會合。」

金賜福馬上下床，跑出去洗臉。

＊　＊　＊

來客棧找聶甘生的人，原來是柳玉蝶。

聶甘生既感意外又驚喜，忙不迭招呼她坐下，親自倒了一杯茶給柳玉蝶。

柳玉蝶有點羞澀地低頭說了聲謝謝，跟着稍稍抬起頭道：「聶少俠，項大哥恐怕派別的人來，你不認識，所以派我來找你。」

「有勞柳姑娘尊駕……」聶甘生話才出口，金賜福突然走入房間來，害得他忙將下面的話咽住。

金賜福洗完臉自外面走回來，料不到房內多了一個人，一個清麗脫俗的少女，禁不住呆了呆，暗自在心裏讚嘆一句：好美的一個姑娘，仿如下凡的仙女！

柳玉蝶看到金賜福一頭闖入房間，猜想是聶甘生所說的兄弟，便朝他露齒一笑。

金賜福看着，心中一酥，傻了眼。

幸好聶甘生就在這時向他說道：「兄弟，這位是柳姑娘，特來找我們，帶我們去跟江北的義士會合。」

金賜福這才如「夢」初醒，忙向柳玉蝶抱拳一禮。「賜福見過柳姑娘。」

柳玉蝶起身還禮。

聶甘生對她說道：「柳姑娘，他就是我的兄弟。金賜福。」

柳玉蝶喚一聲：「金小弟。」

金賜福有如喝了蜜糖水，心裏甜滋滋的，禁不住衝口而出：「大哥，柳姑娘比仙女還美！」

話出口，他才知道自己失禮了，張口結舌，一副做錯事似的，不知該怎樣才好的樣子。

柳玉蝶一張粉臉頓時染上霞彩，羞喜得垂下頭。

聶甘生看到柳玉蝶嬌臉泛紅，低首含羞，更加嬌美可人，心中一漾，幾乎失態，看得目光發直，忙收攝心神，向金賜福輕責道：「兄弟，怎麼這樣對柳姑娘說話。」

金賜福眨眨眼，理直氣壯地道：「大哥，我是實話實說，柳姑娘確是美賽天仙啊！難道不是嗎？大哥你剛才不是也看得兩眼發直！」

最後那句話令到聶甘生一張臉火辣辣般紅，難爲情得他眞想一頭鑽入地下去。

本已羞紅漸退的柳玉蝶臉上又泛紅潮，這一次連耳根也紅了，頭垂得更低，一顆心「噗噗」直跳。

不過，她心底深處却泛起絲絲甜意。

看到聶、柳兩人那種羞窘難禁的模樣，金賜福才省覺到自己眞的說錯了話，眼珠轉了一下，嘻嘻笑道：「大哥，你別羞窘得要死啊！柳姑娘那樣美，相信世間上沒有多少個男人看到她，怎不多看兩眼的。我剛才也忍不住多看兩眼，相信就是老太婆看到柳姑娘，也忍不住被她的美貌吸引，也會多看幾眼！其實，那沒有甚麼啊！就如面對美味的菜餚那樣，誰也會多吃幾口！」他一心想替聶甘生解窘。

他那番話確是解了聶、柳兩人窘迫。

吸口氣，聶甘生尷尬地道：「柳姑娘，請別怪區區兄弟口沒遮攔，冒犯了妳。」

柳玉蝶臉上紅潮未退，仍然低垂着頭，輕輕地「嗯」了一聲。

爲免難爲情，聶甘生對柳玉蝶道：「柳姑娘請稍坐一會，待區區

收拾好隨身行囊，好跟姑娘妳走。」

柳玉蝶仍然沒有抬起頭，仍是輕輕地「嗯」了一聲。

聶甘生馬上收拾行囊，走過金賜福身前時，瞪了他一眼。

金賜福咧開嘴巴，吐吐舌頭，扮個鬼臉，跟着幫手收拾。

* * *

在臨安城東門外約里許遠近的地方，有一座別莊。

聶甘生兄弟就在那座別莊內見到項自豪。

見到聶甘生到來，項自豪熱情地歡迎他，爲他一一介紹其他義士。

那幾個有點身份地位的人分別是：

黑豹子秦起。

鐵槳翻江蔣蛟。

金刀雷鈞。

賽溫侯方勇。

一馬當先洪先策。

飛鷹燕冲。

六人皆是江北道上有頭有面的人物，在項自豪的感召下，加入抗金行列。

六人皆聽聞過伍天宏的大名，聽項自豪介紹聶甘生乃是伍天宏的義子，莫不對他親熱有加。

聶甘生也向項自豪介紹了金賜福，將金賜福跟他的關係及身世說了一遍。項自豪等人對金賜福的加入，大表歡迎。

抗金復國之事，乃是每一個大宋子民的責任。多一個加入，便多一份力量。

金賜福活了十幾年，第一次受到那麼多人的歡迎與認同，令他感到自己是一個眞正的人。因此，他開心不已。在心裏對自己說：決不會辜負衆人當他其中一分子的尊重，下決心爲抗金復國大業貢獻出自己的一分力量，甚至生命。

一番熱鬧後，衆人轉入正題。

「各位，項某接到江北人帶來的消息：江北的同道將會在初九晚，也就是四日後的晚上，引開駐守於江北石頭營的金兵，咱們就在那裏上岸！」

「項大哥，請問押運黃金到長江邊的沿途事宜，已安排好了嗎？」金刀雷鈞問。

飛鷹燕冲接口道：「從安到長江邊，要走兩日，隨行有大批金子，肯定會惹起官軍的注意。項大哥可想到應付之法？」

項自豪道：「一切已籌劃好，咱們會分成三撥上路。第一撥先上路，負責打探路上的情形；第二撥負責押運金子；第三撥負責接應。本來，項某打算夜行曉宿的，臨時得聶兄弟加入，令項某改變了主意，改爲白天趕路，不須遮掩。」

項自豪話聲才落，黑豹子秦起道：「項大哥，白天上路，未免招搖！加上官差對相府失金一事查緝已緊，小弟恐怕……」

項自豪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笑笑道：「秦兄弟，項某若不是有十足把握，又怎會改變主意，公然在白天上路？」

衆人看着他，等他說下去。

項自豪含笑地看一眼聶甘生，才說下去：「衆位兄弟，項某是想起聶兄弟身上有一件護身符，足以保護咱們一路平安，項某才敢改爲白天上路。」

向紫迎馬上想到項自豪所說的護身符是甚麼：「項大哥，你說的可是聶兄弟身上的那塊玉牌？」

項自豪點點頭：「衆位兄弟，聶兄弟身上那塊護身符，乃是一位小王爺送給他的，那是一塊代表那位小王爺的身份的玉牌。項某曾親眼看到，聶兄弟於官差眼前亮出那塊玉牌，那些官差都嚇得慌不迭跪倒下去，口稱小王爺，咱靈機一觸，何不利用聶兄弟手上那塊玉牌，替咱們開路？咱相信，憑着那塊玉牌，足以令沿途遇上的官軍『辟邪』！安全到達江邊！」

衆人聽自豪那麼說，都想看一下那塊玉牌，聶甘生從身上拿出玉牌，交給燕冲等人傳閱，一開眼界。

衆人看畢，賽溫侯方勇道：「這塊玉牌有如此妙用，太好了。說不定，咱們還可以用這塊玉牌徵調一隊官軍，替咱們沿途護駕，咱們便可以大模大樣地將那批金子運到江邊。有官軍沿途護駕，誰敢動咱們一根毫毛？」

「方兄弟的主意妙絕！」一馬當先洪先策擊掌道：「項大哥，咱們可以扮成官軍，不就萬無一失！」

項自豪連連點頭道：「方兄弟，洪兄弟，你兩人的主意不錯。可是，到那裏去弄一批官軍穿着的行頭？」

向紫迎快口快語：「項大哥，可以叫蝶妹子施展神通，弄些回來。」

衆人連聲說好。

項自豪看着柳玉蝶：「蝶妹子，又要勞煩妳了。」

柳玉蝶忙道：「項大哥，小妹份在當爲，義不容辭。」

項自豪轉向聶甘生：「聶兄弟，有勞你假扮小王爺了。」

聶甘生道：「義不容辭。」

項自豪又對金賜福道：「金小弟，委屈你扮作聶兄弟的小隨從，樂意嗎？」

金賜福坐在那裏，一直不受人注意，正感無聊，聽項自豪那麼說，頓時歡喜得連聲道：「項大俠，只要有用得到小福子的地方，只管

吩咐，小福子無不從命。」

聶甘生忽然想起一件極欲知道的事情，忍不住問道：「項大哥，若可以說的話，區區想知道，相府守衛森嚴，項大哥你們怎樣從相府中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運走了萬兩黃金，莫非你們有偸天換日之能？」

向紫迎「噗嗤」一聲笑出聲來：「聶兄弟，你忘了小妹曾對你說過，蝶小妹有五鬼搬運之異能神通？」

項自豪等人却含笑看着聶甘生。

聶甘生脫口失聲道：「向姑娘，柳姑娘施展五鬼搬運大法，從相府的錢庫中偸運出一萬兩金子？」

向紫迎頷首笑道：「說出來像是太玄了，實情正是那樣。蝶妹子在相府外面一個地方施展她的神通法力，神妙地從相府的庫房內，搬運出十箱金子！」

聶甘生雖然具有「千里耳」的異能神功，聽到向紫迎說得那樣神奇，仍然禁不住驚奇不已，感到不可思議。「太神奇了，簡直是仙法！要不是區區也具有一種叫人難以相信的『千里耳』神通，區區不會相信，世間上眞有如此神奇的法力！柳姑娘，有機會，區區想見識一下妳的奇能異術！」

在向、聶兩人說及她所具有的異能神通時，柳玉蝶一直安靜地低首垂目坐着，沒有吭聲，就像一個怕羞的少女般。

項自豪道：「聶兄弟，你一定有機會看到柳妹子施展的異能神通，說不定，在路上你便會看到。」

雷鈞道：「項大哥，你忘了在起程之前，柳妹子便要施展神通，將藏在地下的金子變上來嗎？聶兄弟，不需等到在路上才有機會看到，待會你便可以看到。」

金賜福拍掌道：「先是從相府的庫房中『變』出金子，然後又『變』到地下，再從地下『變』上來，那比玩戲法精彩多了！柳姑娘，小福子自小便聽人說，只有天上的神仙，才有那種法力，柳姑娘妳貌賽天仙，是不是下凡的仙女？」

最後那句傻裏傻氣的話，加上一臉認眞的表情，逗得衆人忍不住笑起來。

柳玉蝶雖然難爲情得臉泛紅霞，亦忍不莞爾。

金賜福見衆人直笑，起先不知衆人爲何事那麼好笑，後來恍然覺察到是自己說的話逗得衆人笑起來，不由亦咧嘴笑起來。

* * *

聶甘生跟金賜福在天亮前，見識到柳玉蝶的神通法力。

柳玉蝶坐在一張椅子上，坐姿就像一般的武林人調息運功那樣，先深深地吸了口氣，跟着雙目凝視於一點，緊閉着的嘴唇忽然噏動幾下，衆人都屏息注視着椅子上的柳玉蝶。

聶甘生與金賜福都有點緊張，雙眼睜得大大的，定眼注視着，唯恐一眨眼便會錯失了任何一個奇跡顯現的機會。

反觀項自豪等人，大概由於已見識過柳玉蝶奇異的神通法力，見慣不怪，他們的表情一點也不緊張。

奇跡出現了。

突如其來地出現。

事先一點徵兆也沒有。

亦沒有金賜福想像中的，地面忽然出現一個大洞，洞內放着金子。

那情形，就像是從空氣中變幻出來的那樣。

就在衆人的注視下，柳玉蝶坐着的椅子前面的地上，驀地出現了一個箱子，彷彿那個箱子本來就是放在那裏似的！

金賜福驚詫得雙眼瞪着，差點便驚呼出聲，幸好他及時用手捂住嘴巴。

那簡直匪夷所思，難以置信！

聶甘生眨眨眼，他以爲自己眼花，看到的是幻覺，就在他眨眼後睜大眼再看個清楚時，地面上又多了一個箱子！

換言之，在刹那之間，地上又出現了第二個箱子。

金賜福終於忍不住心中的驚異詫奇，叫出聲來：「神仙，神仙才能夠施展這樣神奇的法術！」

幸好他是捂着嘴巴叫的，幾乎只有他自己聽到，並沒有打擾了柳玉蝶的施法。

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十個箱子就像母鷄生蛋一樣，接連在地上出現，却仍然有其他的袋子，匣子之類的物事繼續出現在地上。

終於，柳玉蝶長長地透了口氣，神態疲累地抬起衣袖，將額上的汗珠抹去。

向紫迎立刻上前，輕輕地將柳玉蝶摟住。

數一下，地上一共是十個式樣一樣的箱子，另外還有七個綁着袋口的袋子，六個首飾匣子。

項自豪上前，對柳玉蝶道：「柳妹子，辛苦妳了。」

柳玉蝶整個人像是花了大氣力般，有氣無力地道：「項大哥，小妹要到房中歇一歇。」

說完，在向紫迎的扶持下站起來，似有意若無意地瞟了聶甘生一眼，向大廳外面走去。

聶甘生忍不住對項自豪道：「項大哥，若不是親眼目睹，實難相信，世間上果然有如此神奇玄妙的異能神通。柳姑娘似乎耗去不少

元氣……」

項自豪道：「柳妹子的功力還未到達那種收放自如不會耗損元氣的境界，越搬運得多，元氣損耗越大。每次施展五鬼搬運神通，她都要歇息一會，施法越久，恢復的時間也越長。」

聶甘生道：「區區每一次突生「千里耳」神通後，兩耳嗡嗡作响，腦袋有點痛，大約一盞茶時間才消失。柳姑娘的異能神通比區區高明多了，損耗的元氣自然更甚。」

這時，打開箱子、袋子瞧着的燕冲等人已逐一瞧看過，完完整整，沒有缺損一錠金子，洪先策向項自豪說道：「項大哥，全都換裝到廳外那些箱子內？」

項自豪扭頭道：「嗯，全裝到那些衣箱內。」

金賜福看着那一箱箱黃澄澄、金閃閃的金子，呆了。他從未見過這麼多金子，還有袋子內的珍玩。首飾匣子內的珍珠瑪瑙寶石，每一件皆價值不菲。「骨嘟」一聲，他吞了口口水，驚嘆道：「這些東西原來這樣耀人眼目，叫人心愛！怪不得做官的，家財萬貫的人，見錢眼開，想盡辦法，絞盡腦汁斂財！怪不得常聽人說：財可通神。這麼可愛的黃白物，怎不叫神仙也動心！」

衆人聽他那麼說，不由都笑起來。

聶甘生看着金賜福，正色道：「兄弟，錢財雖則教人動心，但却要取之有道，切不可不擇手段攫取！一個人若心裏只有一個錢字，便會變成一個俗物！也會變成一個卑鄙無耻的人！」

金賜福見聶甘生一臉嚴肅，忙道：「大哥，我不過說說罷了，我不會變成那種眼中只有錢的人！」

「兄弟，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聶甘生走過去摟住金賜福，摸摸他的頭：「兄弟，快幫手將金子裝到衣箱內。」

金賜福點點頭，馬上動手幫忙。

＊　＊　＊

一切按照原先擬好的計劃進行。

第一撥人手已在天明後起程上路。

那一撥人由飛鷹、燕冲、賽溫侯方勇領頭。

第二撥在午前動身上路。

這一撥人手最多。

因他們的責任最重大，負責護送由相府中「偷竊」來的萬両黃金及從各貪官污吏、富商巨賈處「竊」來的財物。

一行人足有二十之衆，由項自豪、聶甘生、柳玉蝶、向紫迎、蔣蛟、秦起率領。金賜福扮成聶甘生的親隨，其他的人手均扮成王府侍衛親兵，押着三輛馬車，往前進發。

這一撥人之中，由於聶甘生的身份是「小王爺」，因此，便以他爲主，項、蔣、秦三人皆「屈」就護王之職。至於柳、向二女，則充任聶甘生的侍女。

聶甘生這一次可謂排場十足。

至於第三撥人，則由金刀雷鈞、一馬當先洪先策率領，於午後起程。他們這一撥負責押後，馳援。

第一站，他們打算在永興鎮打尖。

路上，雖然不時遇上官軍盤查行人，但却不敢留難項自豪等一行人。

王府的人，誰敢得罪？

一路上，看到那些官軍借着盤查之名，刁難、勒索行旅販商，更甚的是，有一伙官軍竟然調戲兩個婦女，若不是聶甘生出頭喝止，那伙官軍還不會停止。恨得向、柳二女牙癢癢的，幾乎忍不住要出手教訓那伙官軍。

在前頭負責探路的燕、方那一撥人手並沒有消息傳回來，看來，前路風平浪靜。

一路上，他們仍不敢掉以輕心。

日落西山，飛鳥投林。

項自豪那一撥人依照原先所估計的，來到永興鎮。

才進入鎮口，便看到一個叫周志的漢子站在一家店舖的外面，向他們打了個事先約定好的手勢。

那個手勢表示，鎮內平安無事。換句話說，沒有發現不尋常的情形。

而周志則是燕、方那一撥，第一撥中的一個。

他是燕、方兩人派到鎮口，向項自豪等人報訊的。

項自豪那一撥人就在鎮口那條大街上，一家叫安泰的客棧住下來。

他們包下了客棧的整個後院。

在進入安泰客棧之前，他們看到周志走入安泰客棧的斜對一家叫昌泰的客棧。

那表示燕、方那一撥人在昌泰客棧投宿。

安頓好後，項自豪等人便吩咐店家弄兩桌酒菜送入後院。

已是掌燈時分。

吃過晚飯，安排了人手值夜，項自豪跟聶甘生、柳、向二女，還有蔣蛟、秦起，坐在廳中談話。

秦起笑對聶甘生道：「聶兄弟，幸好有你這位『小王爺』隨行，要不，一路上怎能那麼順利，肯定麻煩多多！」

聶甘生笑道：「那都是拜那塊玉牌的威懾之力。說起來，要謝謝

那位送區區玉牌的小王爺。」

向紫迎一臉怒容，氣恨恨地道：「一路上看到那些官軍盤查留難商旅行人的所作所爲，要不是有責任在身，眞想殺他幾個，以警效尤！」

「最可恨的是，他們借着盤查之便，任意調戲婦女，朝廷養了那些混蛋，怪不得無力渡江北伐，將金狗驅趕出中原！」

蔣蛟握拳道：「那些官軍只會欺壓百姓良善，遇上金狗，少有不曳甲棄兵，屁滾尿流，聞風而逃的！指望他們將金狗趕出中原，恐怕是痴人說夢！」

項自豪聽着，感觸地長嘆一聲：「朝廷不思進取，躭於偏安享樂，百官上自賈似道，下至七品小官，沒有多少個切志光復江北中原河山，驅逐金狗的，若教有志賢能之士於朝中當道，怕不早已旗僘江，揮軍北渡，掃蕩金狗，光復河山！」

項自豪最後那兩句話聽得聶、柳、向、秦、蔣等人莫不熱血沸騰，意氣昂揚。

聶甘生慨然唱吟。

「但得長纓在手，縛盡金狗！」

柳玉蝶瞟他一眼，雖然沒有說話，神態却流露出一份愛慕之意。

可惜，聶甘生並沒有看到。

「聶兄弟，此去江北，定會讓你得償所願，仗劍屠金狗！」秦起道。

聶甘生意氣昂揚地道：「此生誓必驅金狗，復中原，死而後已！」

項自豪擊掌道：「若得人人像聶兄弟那樣，壯懷激烈，何愁不滅金狗，復我大宋河山！」

衆人正說得意氣風發之際，驀地外面响起一陣吆喝聲：「甚麼人？亂闖進來！」

「站住！小王爺休憩之地，豈容你撒野！」

「幾位義士高抬貴手，仇某有緊要事面見項大俠！」

「仇三，是你！上次項大哥放過你，你却不識好歹！不知死活，還敢再來……」

「義士，仇某這次來，別無歪心。實是有異常緊急之事面告項大俠。」

項自豪等人在屋內聽着，互相看了一眼，秦起道：「待兄弟出去看看。」

項自豪伸手攔住他。「外面的仇三指名道姓要見項某，待項某親自去瞧瞧是怎麼回事。」說着話，他已起身往外走。

衆人互相覷看一眼，不約而同起身跟着往外走。

走出屋外，項自豪一眼便看到近院門的地方有幾個人正在糾纏。忙喝一聲：「停手！」

那幾個人立時停手，扭頭看着快步走來的項自豪。

其中一人急切地叫道：「項大俠，仇某有事相告！」

其他幾個人阻攔那人走過去。

項自豪揮手說道：「兄弟們，讓仇老兄過來。」

那幾個極力阻止仇三的人才讓開去，讓仇三走向項自豪。

仇三急急走到項自豪身前，顧不了行禮相見，口裏急急說道：「項大俠，仇某有緊急之事相告。」

項自豪道：「仇老兄，有甚麼事到屋內坐下再說。」

仇三猶豫一下，點頭道：「項大俠怎說怎好。」

跟在後面走來的聶、秦等人看到是孤山三虎中的老三仇三，摸黑找來，全都訝異地瞧着仇三，目光中透着疑問。

仇三在聶、秦等人的注視及「護送」下，坦然隨着項自豪走入屋內。

項自豪請仇三坐下，正欲開口詢問仇三有何緊要之事相告時，仇三已急不及待開口道：「項大俠，仇某打聽到一個消息，以陰山二怪爲首的一伙江湖敗類，會於今晚動手劫掠你們運去江北的金銀財物，仇某探聽屬實，馬上趕來相告。」

項自豪向仇三抱拳一禮：「仇老兄仗義相告，項某代表江北義軍，向仇兄你致謝。」

仇三還禮不迭：「項大俠言重了。仇某得項大俠你寬宏大量，不計較仇某所犯之大錯，令仇某愧悔得無地自容。仇某對自己發誓，終此有生之年，改前非，做些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

蔣蛟冷冷道：「仇三，你那裏打聽來的消息？不是玩甚麼花樣吧？」

仇三對蔣蛟最後那句話一點也不生氣，馬上說道：「蔣大俠，仇某若有半點歪心，天地不容！消息麼，乃是有份參與今晚行動的那伙江湖敗類的其中一人，狠心狗肺莫仁親口對仇某說的。」

「莫仁爲何會告訴你？」秦起的語氣充滿懷疑。

仇三仍然不以爲忤，舔舔嘴唇，說道：「因他想仇某加入。當時，仇某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他却一再叮囑我，無論我參與否，務必守秘，要不，主其事者必殺仇某。」

「難道你不怕死？却來告知我們！」向紫迎每想到那一晚的遭遇，便生出無限惱恨，連帶對仇三也恨上。

仇三慨然道：「人生自古誰無死！那日聽了項大俠一番慷慨激昂的話後，令仇某有如當頭棒喝，痛

改前非，立下大決心改過，於有生之年，做些有益國家民族之事，至死無憾！再者，感激項大俠不殺之恩，心存圖報，難得有這個報答的機會，仇某豁了出去，也要來告知你們，能使運去江北作義軍糧餉的錢財得以不失，仇某就算因此而遭到不測，總算在有生之年做了一件好事，死亦瞑目。」

項自豪肅然起敬道：「仇兄浪子回頭金不換，實教項某肅然起敬。」

聶甘生也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仇閣下，區區在此向你表示一份敬意。」說完，肅然向仇三抱拳一禮。

仇三還禮不迭，愧然道：「仇某縱使萬死，也未能贖以前所犯之罪孽的十分之一，仇某怎當受得起少俠之謬敬？」

項自豪抱拳向仇三道：「仇兄，項某代表江北以及抗金義軍，致謝仇兄你向咱們通風報訊。」

仇三忙閃開去，不敢受項自豪拜謝：「項大俠，請別如此，折殺仇某了。仇某不過做了一個大宋子民該做的事，平常得很。」

衆人聽他說得誠意，全都對他摒棄前嫌與成見，秦、蔣兩人誠懇地道：「仇兄，適才言語間有不敬之處，尚祈見諒。」

仇三大是感激，連連搖手道：「難得兩位大量，不記仇某以前所作之惡。仇某感激還來不及，那會見怪兩位！」

一直沒有開口的柳玉蝶突然開口道：「項大哥，小妹忽然心往警兆！咱們要立刻準備應變！」

衆人都知道柳玉蝶不但具有「五鬼搬運」異能神通，亦具有預測危險的異能神通。每有異於尋常的危險逼近，便會突然感應到。因此，他們都相信她的說話，頓時緊張起來。

項自豪不敢怠慢，馬上對衆人道：「各位兄弟各就各位，嚴防來犯之人！」

衆人答應一聲，馬上奔出屋外，各就各位。

聶甘生跟向、柳二女負責保護放於屋內的金錢財物，而項自豪則居中指揮全局。

眼見各人皆各就各位，仇三站在那裏不知怎樣才好！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只好硬着頭皮對項自豪道：「項大俠……」

項自豪被仇三一言提醒，馬上道：「仇兄還不走？」

仇三吶吶道：「仇某想跟你們在一起，出一份力，未知項大俠是否信得過仇某？」

項自豪馬上揮揮手道：「難得仇兄仗義相助，項某歡迎還來不及，又怎會信不過仇兄你！」一頓，又道：「仇兄，留下來，隨時有生命危險啊！」

仇三昂然道：「仇三決定來通風報訊，便已豁了出去，只要能夠爲國家民族出一點棉力，死而無憾！」

項自豪目中光彩閃現，翹起大拇指道：「仇兄，若人人皆像你一樣，何愁金狗不滅，河山不復！」

仇三道：「項大俠請吩咐。」

項自豪道：「仇兄就跟項某在一起，隨時救援出現危機的地方。」

「遵命。」仇三肅然。

話聲未落，外面響起一聲鬼嘯狼嗥般的怪嘯聲。

項自豪神色悚然震動一下，疾聲道：「來得好快啊！」

仇三立刻往屋外衝出去，被項自豪一把拉住。「仇兄，別忘了你的職責！」

仇三霍然醒悟過來。「項大俠，仇某謹記。」

驀地，外面響起一陣喊殺聲。

項自豪雙眼陡睜：「仇兄請隨項某來！」却不是往外走，而是直拔起來，一頭撞破瓦面，穿出瓦面上。

仇三跟着身形拔起，自項自豪撞穿的那個瓦洞中穿了出去。

項自豪之所以穿出瓦面，是要居高臨下，觀察院子內四面的情形，方便他居中指揮。

來犯的人數頗衆，以項自豪的觀察，起碼十倍於他們：「陰山二怪怎會在短時間之內，糾集到如此多的江湖敗類？」語氣中充滿疑訝。

仇三吸口氣，道：「項大俠，據莫仁對仇某說，陰山二怪已籌謀了有一段日子。並不是倉促成事的，還有，先前仇某忘了告訴項大俠你一件事，據莫仁所言，陰山二怪的背後，似乎另有主使之人！」

「嗯！」項自豪若有所悟地重重點一下頭：「那就怪不得了！」

就這說話之間，院子的四面殺聲紛起，來犯的江湖敗類由四面八方自院牆外面掠撲衝殺進來，秦起等人率衆拚命抵抗，但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雖然已拚盡全力，仍然阻擋不了，來犯的敗類有一部份已衝殺入院子內。

仇三看着，再也按捺不住，欲掠撲向情形最危急的西面加以援手，却被項自豪一手拉住。「仇兄，還未到你出手救援的時候，別着急。」

話聲未完，外面傳來一陣喊殺聲，近二十條人影斷殺向那些來犯的江湖敗類，一時間殺聲與兵器撞擊聲響成一片，震動夜空。

一面倒的局勢頓時扭轉過來。

仇三看着，放鬆地噓了口大

氣。

項自豪目中精芒閃射，興奮地道：「咱們的援兵終於趕來了！」

項自豪口中的援兵，正是第一撥的方、燕及其人手，與及第三撥的洪、雷所率的人手。

在內外夾攻的情形下，來犯的江湖敗類雖然人手衆多，但在腹背受敵的情形下，有點支撐不住。

仇三興奮地道：「項大俠，那些敗類在內外夾攻之下，支撐不了多久，一個也不要放過他們！」

同仇敵愾　披荆斬棘

可是，這種暫時佔優的情勢很快便發生變化。

原來，那幫江湖敗類亦部署了援兵。

那幫江湖敗類的援兵才殺到，項自豪那一面便頓時陷於劣勢之中。

南面已經支持不住，被對方突入。

項自豪馬上吩咐仇三往那邊馳援。

仇三早已躍躍欲動，馬上飛身往南面撲躍下去，阻截住三個欲衝入房內的傢伙，跟他們拚殺起來。

項自豪仍然留在瓦面上，俯覽全局。

由於雙方人數相差實在懸殊，秦起等人奮力支撐了約一盞茶時分，終於抵擋不了，紛紛敗退。

項自豪在瓦面上看着，當機立斷，振聲喝令衆人退回屋內據守。

蔣等人率領手下，退入屋內。

項自豪據守在瓦面上，並向瓦洞中向下呼叫，着洪先策及飛鷹燕冲、金刀雷鈞穿上瓦面，跟他一起抵禦來敵。

那幫爲數不下四五十人的江湖敗類呼嘯叫囂着，將整座房屋完全圍困起來。

退入屋內方面等人點算一下，死傷了十數人，就是方勇也掛了彩。

受了傷的，還有洪先策跟蔣蛟，所幸傷勢不算重。

情勢對他們大爲不利，若無法擊退那伙江湖敗類，或是突圍而出，可能會保不住那批金銀財物。

尚幸衆人並沒有因爲處於劣勢而氣餒，反而，鬥志更加激昂，不知是誰帶的頭，衆人振臂高呼，誓死奮戰到底，決不讓那批金銀財物落在那伙江湖敗類的手中。

令人奇怪的是，團團將房屋圍困住的江湖敗類並沒有即時發動攻擊，攻入屋內，反之，一下子沒了動靜。

屋內的人都不知那幫傢伙搞甚麼花樣。

在瓦面上據守的項、燕、洪、雷四人却瞧到那幫敗類在搞甚麼花樣！

原來，那伙敗類正找來兩個石磨盤，幾根木柱，準備以之砸破及撞破屋墻，攻入屋內。

項自豪立時在破洞上向內呼喊「弟兄們，衝殺出去，跟他們拚了！」

屋內的人立刻發出一陣呼喊，從大門、窗口衝殺出去！在這之前的刹那，燕、洪、雷三人已揭起瓦片當作暗器使用，飛快地向下面的江湖敗類飛擲下去！

下面那幫傢伙冷不防之下，驚呼痛叫中，急不迭閃避，頓時「陣脚」驟亂。

屋內的人就在那刹間衝殺出去。

那伙江湖敗類立時穩不住陣脚，被衝殺得往外退。

只不過，由於衆寡實在懸殊，不消一刻，那伙敗類已穩住陣脚，並將方勇等人及其手下逼退回去。

那伙敗類中，已分出數人掠上瓦面，纏住項自豪等人。

終於，方勇等人及一衆人手被逼退回屋內。

那伙敗類不給方勇他們喘息的機會，以木柱撞擊屋墻及擲出磨盤，硬要將屋墻砸出兩個大洞。

緊接着，有幾處屋墻亦被撞穿，那伙敗類立時以「烟攻」欲逼屋內的人無法呆下去，衝出來。

他們似乎早有計謀，於屋墻被砸破撞穿幾個破洞後，立刻將幾大綑燃着後再將火撲熄的乾草扔在各個墻洞下，讓不斷、大量散發出來的烟氣自破墻洞中薰入屋內。

屋內的人立時響起一陣嗆咳聲，跟着，幾個破墻洞分別被屋內的人用床板、被子、木桌塞起來。

俗語有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伙敗類馬上想出對策，以木柱將堵塞起來的破墻洞重新撞破！

屋內的人想盡一切辦法堵塞。

情形對項自豪那一面的人越來越不利。

在瓦面上被纏住的項自豪雖則奮起神威，殺了兩個傢伙，仍被另外三人纏住，脫身不得。

燕、雷、洪三人亦各自被兩個傢伙纏住，亦無法脫身。

項自豪心裏大急，吼叫道：「弟兄們，拚了一條命，不要讓那些奸徒敗類得逞！」

一呼百應，人人奮勇往外衝殺，一下子又將那伙敗類逼退開去。

不過，只是曇花一現，很快，衝殺出去的人又被那伙江湖敗類逼回屋內。

在瓦面上跟三個傢伙纏鬥的項自豪一直留意着下面的情形，終於給他發現，指揮那伙敗類的，除了陰山二怪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似乎才是眞正的指揮者。

俗語有謂，擒賊先擒王！又謂：蛇無頭不行。項自豪立定主意，不惜一切，也要擒下或是擊殺那個眞正的指揮者。

主意既定，他立刻奮起神威，一招「雷電交擊」硬是將那三個傢伙逼退開去，隨即再施展一招一鶴衝天，衝天掠起，接凌空一翻，有如一條怒龍飛掠，撲向站在院墻暗影處的那個指揮者。

那三個傢伙追截不及，仍追掠不捨。

項自豪凌空向那個生了一臉針鬍的傢伙——指揮者一棒擊落下去。

那個指揮者即時驚覺，驚叫聲中，向後暴退。

那剎那，自那指揮者身後的黑暗中，竄撲出四條人影，四把利刀幻閃起四道刀芒，形成一個「刀架」恰好擋架住項自豪那根全力砸下的虎頭棒！

只聽「鏗」的一聲激响聲中，「刀架」被震散開來，四條人影悶哼一聲，歪跌開去。

項自豪一聲咆吼，手中的虎頭棒疾撞向那個針鬍指揮者的當胸！

那指揮者怪叫一聲，再向後閃退，一下子退到院墻前，退無可退！

眼看項自豪那一棒便要撞在那針鬍指揮者的心胸上，身後却陡覺銳風急襲！項自豪暗吃一驚，猛咬牙，拚着受傷，身形往外一擺，手上的虎頭棒去勢不變，撞在那針鬍漢子的身上！

那針鬍漢子大叫一聲，貼着墻滑跌下去。

項自豪亦哼了一聲，只覺左腿側一陣劇痛，手中虎頭棒往後猛掃，同時身形急墮，只聽霍霍聲中，四道刀影自他身上閃過！

項自豪的左腿外則挨了一下——被一把利刀劃出一道血口來，皮破肉翻。

而他那一棒亦沒有撞在那個針鬍指揮者的當胸要害上，於那剎間，那針鬍指揮者拚着手骨斷裂，往上一擋，硬是將項自豪那根虎頭棒「架」起來，虎頭棒去勢頓改——斜向上撞去，撞在針鬍指揮者的左肩上，將他的肩骨撞碎，但却要不了他的命。

項自豪身形落地，即時跳起來，虎頭棒一招烏雲蓋頂，只聽鏗鏗鏘鏘一陣大响，五六件向他身上砸落斬劈的兵器全被擋擊震開。

他仍想擊殺那針鬍指揮者，但却被三個人六件兵器將他阻截住，另有一人急急扶起那受了傷的針鬍指揮者，架着他走避開去。

項自豪眼見殺不了那針鬍指揮者，不想陷於那幾個傢伙的圍攻中，一招過後，忍痛急躍掠起，脫出那幾個傢伙的圍攻，掠射向瓦面上。

下面的情勢在這一會之間，又起了變化。

那伙江湖敗類已從一個缺口——破牆洞中攻入屋內。

屋內的方勇等人拚力抵抗，死守着通向裏間的甬道。

——那些金銀財物就放在裏間，由向、柳二女及聶甘生等人守護着。

可是，聶甘生却不在裏間。

這個時候他居然不在，他到底在那裏？

項自豪掠回瓦面上，顧不了腿上的傷痛，自破瓦洞中往內看去，見到下面屋內自己那一面的人死守在甬道口，抵擋攻入屋內的那些江湖敗類的衝殺，忙咬着牙不斷揭起瓦片，向那些江湖敗類擲去。

剎時間，在「上」下夾攻之下，那些江湖敗類攻勢頓挫，亂了陣脚。

可是，那不過是一轉眼間的事情，在不斷自外衝殺入屋內的敗類「湧」入屋內的情形下，他們不但穩住陣脚——分出兩三個人專門應付項自豪擲下來的瓦片，而且攻勢更兇猛一些，秦等人已是不支之勢。

項自豪眼見情勢危急，吼喝一聲：「燕兄弟雷兄弟！快下去援救！」當先一脚踏破瓦面，穿墮下去。

正自在瓦面上跟幾個敗類纏鬥的燕、洪、雷三人聞聲各自暴喝一聲，奮起神威，逼開對手，各自踏破瓦面，穿墮下去。

項自豪四人從「天」而降，頓時令到攻入屋內的那些敗類陣脚大亂，混戰起來。

屋內地窄人多，任是誰，縱使有再好的武功，也不能盡情施展出來，因而，雖則項自豪等人武功高强，在未能盡展所長的情形下，終因寡不敵衆，漸漸被逼得退守至甬道口。

項自豪退入裏間，察看裏面的情形，當他看到裏面只有柳、向二女等人，不見了聶甘生，不由奇道：「怎麼不見聶兄弟？」

柳玉蝶搶着道：「他去請救兵。」

項自豪更加奇：「請救兵？附近那裏還有咱們的人？那裏來的救兵？」

「聶兄去請官兵來救援！」向紫迎道。

「官軍」項自豪失聲說道：「那些官軍對付良善如狼似虎、兇神惡煞，要他們對付强盜，全部變成縮頭烏龜，請得動他們才怪！」

金賜福快口快舌道：「項大俠，別忘了我大哥身上有一塊代表身份的玉牌。」

柳玉蝶接道：「那些官軍見到那塊玉牌，誰敢不聽召喚？除非他們不想保住項上人頭！」

項自豪一拍腦袋：「我怎麼忘了聶兄身上那塊玉牌具有無上權力。」

頓一下，他嘆了一聲，說道：「只怕遠水救不了近火。聶兄弟帶着軍兵趕回來，咱們已……」

「項大哥，你別擔心。」向紫迎道：「咱們若守住，可以叫柳妹子施展異能神通，將這批金銀財物『變』到地下，外面那些敗類便得不到這批金銀財物！」

金賜福連連點頭，正想說話，項自豪說道：「向妹子，項某在外面觀察所得，那些敗類似乎既想奪得這批金銀財物，亦想殺盡咱們，他們得不到金銀，若殺了咱們，金銀雖然不失，但却無法運返江北，那跟失去沒有兩樣！」

衆人聽得臉有憂色。柳玉蝶憂急地道：「項大哥，那怎辦？」

「殺出去！」項自豪握拳道：「只有殺出去，才是生路。」

金賜福怯道：「那帮傢伙二三倍於咱們……咱們又被逼了進來，如何衝殺得出去？」

向紫迎咬咬嘴唇，大聲道：「衝出一個是一個，咱們不能全數在這裏！江北義軍正等着咱們將這批金銀運回去。」

柳玉蝶道：「事不宜遲，小妹子馬上施法，將金銀財物『變』到地下。」

「嗯！」項自豪點一下頭，跟着握拳揮動一下，「他們以烟燻咱們，咱們就用火攻他們，希望可以殺出一條生路，衝出去。」

跟着，他吩咐守護在裏間的大部份人手將枱櫈等物拆毀，又將床上的被子，帳子等易燃之物洒上燈油，跟着他往前面走去。

可是，還未走出裏間，死守在外面的人手紛紛退進去，原來，那伙敗類已强攻入甬道，方勇等人雖然奮力拚死抵抗，仍然支撐不住，被逼得節節後退。

情勢對他們極之不利，柳玉蝶已開始施法。

自甬道傳來的叫囂聲，呼喝聲，喊殺聲，兵器撞擊聲不斷傳入裏間，甚至可以清楚地聽到那些敗類大呼小叫，不堪入耳的髒話。

項自豪振聲大叫衆人死守，好待柳玉蝶施法將金銀財物「變」到地下，才衝殺出去。

衆人奮起餘勇，拚死抵擋那些敗類一浪接一浪的衝殺。

柳玉蝶已施法將一箱箱的金銀「變」到地下。

方、秦、雷、蔣、洪、燕等人浴血苦戰。

情勢越來越危急。

項自豪加入戰鬥。

無論如何，他們都要死守住，好讓柳玉蝶有時間將全部金銀財物「變」到地下。

他們不能失去那批金銀財物！因爲，江北的義軍急需錢財作糧餉，否則，恐怕會支持不下去。

俗語有謂：無糧不聚兵，沒有糧餉，如何有氣力去跟金狗作戰？

項自豪他們就是負了使命，到江南來籌措錢糧，由於時間緊迫，他們不可能慢慢籌募。最快捷的方法莫如偷盜，因之，他們便向那些權貴豪富打主意。

項自豪他們在柳玉蝶一將金銀財物「變」到地下的時候，亦被逼退到裏間門外。

項自豪大聲呼叫點火往外扔。

數團火團自裏間扔出，凌空飛擲向緊逼不捨的那些江湖敗類。

那些江湖敗類忙閃避或是揮動手上的兵器擋撥飛墮落下的火團，令到攻勢轉弱。

項自豪立刻吆喝一聲：「衝呀！」如出柙猛虎般往前衝殺，其他的人呼應一聲，抖擻精神衝殺。

那些江湖敗類被衝殺得抵擋不住，往外退。

一鼓作氣之下，項自豪他們一下子衝殺到甬道口。

可是，只能到此爲止。

在甬道口前，他們遇到强大的阻力——抵抗，無法再越雷池一步。

原來，在甬道口堵擊的江湖敗類三倍於項自豪他們。

接下去，項自豪等人又被迫節節退回去。

若是被逼回裏間，項自豪等人只有死路一條，這一點，誰都心裏明白，但沒有一個人有臨陣逃生的念頭。

終於，有人大叫：「項大哥，能走的快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啊！」

跟着是一片呼應聲：「項大哥，大事爲重，咱們不能全死在這裏！」

「爲了江北義軍，項大哥，你們能走的快走吧！」

項自豪聽得激動不已，睜眼大呼道：「弟兄們，能夠跟項某走的，快往上掠！」他指的是屋頂上面。

話聲未落，一把陰惻惻的聲音道：「這時候才想走，還走得了？」跟着是一聲短促的怪嘯聲响起。

屋面上即時一陣响動，項自豪等人抬頭望去，只見那些破瓦洞上，現出一匣匣弩箭，向着下面，若是發射，不單是人，就是飛馬，也無法逃過激射的弩箭。

項自豪等人不由吸一口氣。

「嘿！爾等已是甕中之鱉，一個也別想逃得……」仍是那把陰惻惻的聲音，但却聽聲不見人。

「放你的狗屁！」一個壯士破口罵道：「咱們就算活不了，也要拉你們墊底！」

驀地，外面一陣騷動，繼之响起一陣喊殺聲、發射弓箭聲、慘叫聲，响成一片。

有人自外面飛竄入屋。

喊殺聲越來越响亮。

項自豪等人跟那些敗類乍聞之下，不知屋外發生了甚麼事，都怔愣了一下，陡地，柳玉蝶驚喜萬分地叫道：「項大哥，一定是聶兄請到救兵，趕回來了。」

衆人一聽，頓時精神一振，項自豪揮棒呼喝一聲：「弟兄們，殺出去，殺呀！」

一呼百應，衆人跟着項自豪有如猛虎怒豹般往前衝殺，其勢銳不可擋！

恰在這時，屋外有人鬼叫：

「官軍殺到呀，扯呼啊！」

聞聲之下，那些敗類頓時士氣渙散，無心再戰，被項自豪等人奮勇衝殺之下，立時潰退。

項自豪等人得勢不饒人，一個個有如餓虎出柙，向那些無心再戰、只想溜逃的敗類撲殺。

外面殺聲震天，飛矢如蝗，那些敗類狠奔豕突，陣脚大亂，項自豪等人這下可解恨了，不斷向那些鬥意已失的敗類撲殺。

世間事眞是不可意料，剛才，項自豪那邊的人正陷於危急的境地，但瞬息之間，情勢改觀，優劣立判，佔盡上風！

項自豪正欲找尋陰山二怪和那個針鬍指揮者時，一個人帶着七八個官軍衝入屋內，張口大叫：「項大哥，你們無恙吧？」

項自豪於混亂的斷殺中一眼望去，認出呼叫的人是聶甘生，大喜呼道：「聶兄弟，你終於趕回來了，咱們都沒事。」

實則，他們那一邊的人折損了不少人手。

「項大哥，你們沒事，區區就安心了！」聶甘生於應答中，衝殺向兩個欲自破牆洞口竄出屋外的敗類。

項自豪衝出外面，但見外面滿是官軍，已在跟那些敗類斷殺，滿眼盡是斷殺的人影，根本找不到陰山二怪，又或是那個被他擊傷、滿臉針鬍的傢伙。

他只好加入戰圈。

* * *

那一戰終於結束。

檢視之下，項自豪那邊一共死傷了三十一人，除了少數幾個人——柳玉蝶、向紫迎、金賜福等五六人沒有受傷外，像項自豪、燕飛等人均受了傷。

至於以陰山二怪爲首的那帮江湖敗類，死傷比項自豪他們慘重多了，一共死傷了五十多人，其餘全皆逃脫。

他們將受傷逃不了的江湖敗類集中在客廳中點算一下，共有十八人。

至於死了的，就叫官軍將之抬到鎮外，找塊空地將之埋葬了。

之後，由聶甘生以小王爺的身份，將那隊爲數近百人的官軍打發走。

至於他們那一方死了的人，項自豪吩咐郭東海到鎮上買回棺木，將之收殮，在鎮上找了一家寺廟，暫時停放，待日後再厚葬。

待受了傷的都包紮好後，項自豪才發覺，孤山三虎中的老三仇三原來戰死了！

對仇三的死，他同樣感到悲傷。

之後，他們逐個辨認那些受了傷的敗類，到底是些甚麼人物。

辨認查問之下，項自豪他們發覺，受傷的十八人之中，不乏江湖黑道的高手，其中以鐵手無情段一山，鬼刀黃崗，天狠胡越，紅鬍子藍震，獨眼屠龍天魯逵，其他的雖然各人不及段一山等人响亮，也不是省油的燈。

審問之下，項自豪他們得知，陰山二怪名義上是他們那一夥的頭領，實則，陰山二怪還要命聽於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名叫金大將。

項自豪猜測，那個金大將極可能是被他擊傷的那個滿臉針鬍的傢伙，可惜被其溜脫了。

據天狠胡越等人招供，出面聯絡招攬他們的是陰山二怪，並答應在事成後，每人可以分到五百兩金子，另加一千兩銀子，且事先給每人一百兩金子，條件是盡可能要搶到項自豪他們所押運的那批金銀及財物，並殺盡項自豪等人，若不能「兩全其美」，亦要做到其中一樣——搶到那批金銀財物或是殺光項自豪等人。

聶甘生跟秦起等人聽着，莫不恨怒得咬牙切齒，怒罵陰山二怪跟胡越等人這伙江湖敗類狠心狗肺，數典忘祖，不是人。

胡越、藍震等人聽着，慚然垂下頭，不敢吭聲。

飛鷹燕沖等人主張殺了胡越、雷震等人，免留後患，算是替死去的弟兄報仇。

衆人迭聲贊成。

獨有項自豪另有見解。「各位，胡越等人雖然該死，畢竟同是武林一脈，何況，他們亦是受陰山二怪收買及唆擺，情有可原。俗語有謂鳥爲食亡，人爲財死。多少人爲了錢，比他們還要不擇手段，心狠手辣，還有，如今國家民族已值多事之秋，用人之際，該以國仇家恨爲重，這種私人恩仇，應該暫且拋開才是……」

向紫迎不甘心地道：「項大哥，就這樣放了他們，怎對得起死去的弟兄？」

項自豪看一眼向紫迎：「向妹子，死了那麼多好弟兄，項某心裏難過。殺死他們，不過出一口氣，死了的好弟兄不可能復生，何必自相殘殺！要殺，該殺那些佔我河山，欺凌中原百姓的金狗！化悲憤爲力量，驅逐金狗，復我中原！」

衆人聽着，但覺胸中熱血沸騰。聶甘生首先道：「項大哥說得對，該殺的，是那些金狗，不是他們！」

衆人七嘴八舌，贊同項自豪的見解，一副同仇敵愾氣概。

項自豪對胡越等人道：「爾等心黑手辣，殺我弟兄，本該償命，念在國家已處於多難之秋，同室操戈，徒惹金狗竊笑，如今給爾等一個自新的機會，希望爾等能憑着一身本領，做點益於國家民族的事情，以贖前愆。說完，吩咐手下弟兄解開胡越等人被點的穴道，放他們走。

胡越等人滿臉慚愧，向項自豪等人抱拳一禮，灰溜溜地走了。

項自豪等人自離開永興鎮，一路上平安無事，這一日，來到一處叫三岔口的地方。

三岔口距長江約五十里左右，前路直達長江岸邊的揚子集，左邊那條岔路通往長江邊的回雁蕩，右邊那條岔路通向項自豪等人要趕去的目的地——塹口。自塹口渡江到對岸——江北，就是黑石營。

項自豪一行人轉入右邊那條岔路，往塹口進發。

往前走出不到二里路，後面塵頭大起，蹄聲如奔雷般傳來，衆人扭頭回望，但見塵土滾滾中，一隊兵馬如迅電奔雷般往前「掩」來了，塵土中可見一面旗上斗大的一個宋字。

衆人乍聞蹄聲，還以爲是那一撥人衝着他們來的，待看到那面飄揚的軍旗，一顆心才放下來。

後面奔雷逐電般「捲」來的兵馬既是朝廷軍兵，而聶甘生身上帶着一面護身符——那塊玉牌，那隊急奔而來的軍兵怎敢留難他們。

不過，他們仍然留意着後面那隊兵馬的來勢。

蹄聲越來越响，項自豪一行人甚至感受到地面傳來的震動，他們一行人急忙閃避到路邊，好讓那隊兵馬通過。

蹄聲過處當先的十數騎兵馬揚起一片塵烟，自項自豪一行人的身旁馳過，項自豪等人忙扭頭掩鼻，避過那陣揚撲過來的塵土。

驀地，馬蹄聲陡停，項自豪等人忙往前張望，只見那十數騎飛馳到前面的兵馬就在前頭五六丈外停下來，呈半月形，將他他們攔截下來。

項自豪一行人停下來，打量着前面那隊兵馬。後面，又是十數騎馳到，陡然將馬勒停，將項自豪一行人的退路也堵截住。

在項自豪的示意下，聶甘生雖然往前走前幾步擺出小王爺的架勢，大刺刺地對當中一騎上的軍官道：「唏！爾等爲何攔阻住本王爺的去路。」

那軍官一張紫黑的臉膛上毫無表情，頷下長着短短的虬髯，朝天鼻，雙眼翻起，一副兇厲相，兩道目光落在聶甘生的身上，溜溜一轉，冷冷道：「王爺？請恕未將眼拙，認不出王爺您是京裏那一個王府中的貴冑！」

聶甘生被那軍官問得心中一窒，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微惱道：「大膽狗才，睜開你的狗眼看清楚，不認識本王爺，難道也不認識這塊玉牌？」

說完，從懷中拿出那塊玉牌，伸手往前一遞，讓那軍官看清楚。

就這說話之間，隨後趕到的一隊官兵——爲數約六七十人，已然將項自豪等人團團包圍起來。

那隊軍兵加上數約三十騎的兵馬，合共約百人。

對於那隊官軍如臨大敵的陣勢，項自豪他們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因爲，他們相信，聶甘生亮出那面玉牌後，那軍官還不是像以前所遇到的官軍那樣，慌不迭滾鞍下馬，向聶甘生行禮陪罪，馬上讓開放行。

豈料，這一次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那軍官看了聶甘生手上的玉牌一眼，口氣仍是冷冷的，依然端坐在馬上，並沒有滾鞍下馬向聶甘生陪罪，「嗯，本將看清楚了，你手上的玉牌，乃是四王爺府中專用之玉牌，請問小王爺尊諱怎樣稱呼？」

聶甘生那裏知道送他玉牌的小王爺叫甚麼名字，一時間不知所答，幸好他腦筋靈活，馬上想到應對之法：「大膽狗才，本王爺的名諱也是你可以詢問的嗎！那是對本王爺的大大不敬！既知本王爺手持之玉牌不是假的，還不讓開？可是要本王爺將你拿下治罪？」

聶甘生心想將那軍官唬退，所以，說話時疾言厲色，倒也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威勢。

豈料，那軍官不但沒有被唬倒

，反而冷笑連聲：「好大膽的狂徒，膽敢假冒小王爺，都給本將拿下來，押回京裏嚴辦。」

聶甘生勃然怒道：「狗官，你不怕誅九族！竟敢誣蔑本王爺是假冒的，衆府衞，還不上前將那狗才拿下！」

項自豪等人應諾一聲，大步往那軍官走去。

那軍官居然毫無懼色，冷然道：「狂徒，還說不是假冒的？你不說出大名，還說得過去。你露出破綻的地方是，四王爺府中根本就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小王爺！只有兩位郡主！」

聶甘生聽着，頓時呆住。

他想不到，那軍官使了詐，令到他露出破綻。

「還不動手將這伙匪賊拿下！」那軍官喝一聲。

將項自豪一行人團團圍住的軍兵呼喊一聲，揮動刀槍一窩風般向項自豪一行人衝殺過去。

項自豪等人眼見情勢如此，那甘心束手被擒。當下紛紛亮出兵器，護住那批金銀財物，抵擋那些軍兵的衝殺。

項自豪等人雖然身手高强，但在衆寡懸殊之下，加上那些軍兵使用的是長槍大刀，連番衝殺之下，項自豪等人幾乎應付不了。

還幸那些軍兵並沒有施放弓箭，要不，項自豪等人死傷更多。

他們在死命頑抗。

那些軍兵一浪接一浪般向他們衝殺，再加上那近三十騎的馬軍配合，在外圍施襲，令到項自豪等人所受的衝擊更强。

他們本已大多受了傷，自不免會影响到他們的身手，經過軍兵的連番衝殺，雖則擊殺了十多個軍兵，他們那方面亦倒下了三個，若不是項自豪跟燕沖、聶甘生、雷鈞、秦起四人奮起神威，不顧生死拚命反擊，一下子又殺傷了近十個軍兵，硬是將軍兵的攻勢擊退，只怕他們已被軍兵的波浪攻勢所「淹沒」。

乘着軍兵的攻勢暫歇，項自豪當機立斷，決定衝殺出去，免得全軍覆沒。

在項自豪的率領下，他們組成一個椎形向外衝殺。

可是，軍兵並沒有全力阻遏，在那個虬髯軍官的指揮下，迅速地向外退開去。

而在外圍的軍兵一俟前面的軍兵退後，立刻向項自豪等人放箭。

箭矢自四面八方密如飛蝗向項自豪等人激射過去。

項自豪等人被逼得停下來，背向着背，圍成一個圓圈，舞動手上的兵刄，全力擋撥激射過來的箭雨。

仍然有幾個人被箭矢射中。

項自豪於箭雨稍過的刹那，縱掠起來，凌空飛撲向那個勒馬於弓箭手後面的虬髯軍官。

一陣箭矢即時射向項自豪。

項自豪急忙揮動兵刄撥擋，去勢被逼得半空停下來，往下墮落。

聶甘生等人於項自豪凌空撲掠向那虬髯軍官的時候，馬上往前疾衝，以配合項自豪的行動——減輕他所受的攻擊攔截。那料道那些軍兵皆是久經戰陣的，應變奇快，左右後三面的弓箭手在那軍官的喝令之下，紛紛向聶甘生等人發箭，硬是將聶甘生等人逼停下來。

項自豪於往下急墮中，又受到左前方射來的十數支箭矢射擊，急忙將身子縮成一團，手上的虎頭棒幻起圈圈棒影，硬是將射來的箭矢悉數擊落。

驀地，三支箭矢以破空之勢，挾着銳嘯，激射向項自豪。

項自豪耳聽破空銳嘯聲响，便知道發箭之人臂力奇大，不敢小覷，手上的虎頭棒舞得更急，只聽「鏗鏘」兩下交擊聲响起，兩支箭矢硬生生被他擊落。

可是，第三支箭矢不知怎地，竟然突破項自豪虎頭棒佈起的「網牆」，嗤地自他的左臂膀側掠射過，在他的臂膀上留下一道血槽，痛得他微「嘿」了一聲，身形着地，像皮球一樣往前疾滾。

眼前的情形，必須要盡快突圍而出，打開一個缺口，否則，他們遲早會被數倍於他們的軍兵合擊圍殲，因此他忍着傷痛，希望可以突破一個缺口！

本來，於臨安城出發時，他們共有三十九人，每一撥十三人，但在永興鎭那一戰死了十多人，點算之下，只剩二十六人，而軍兵人數逾百，四倍於他們，而他們幾乎都帶傷在身，在這種情形之下，若不突圍，苦戰之下，他們遲早會支撐不住，全部倒下。

又是一連三支勁矢疾射向往前滾動的項自豪。

發箭之人原來是那個虬髯軍官

項自豪連擋三箭，身形被迫停下來。

緊接着，是一陣箭雨向他飛射。

他被逼得無法再往前衝突，停在那裏，應付那些不住射來的箭矢。

他心急如焚。

瞥眼望去，聶甘生等人亦爲軍兵的箭陣所阻，無法往前突破包圍，而且地上已倒下四個人，蔣蛟、洪先策身上皆受了箭傷。

項自豪不由引吭發出一聲厲烈的嘯聲，有如潛龍升天般身形往上直拔起來。

拚了這條命，也要衝開一個缺

口，突圍而出！

那虬髯軍官早已拉了弓箭欲射，驟見項自豪有如旗花火箭般往上騰衝起來，立時「嗨」地發出一聲疾喝，手上的弓箭往上急拉，連環發射了三箭。

三支飛矢以破空裂雲之勢，勁射向人在空中的項自豪！

這一次，項自豪幾乎喪生在第二支箭矢上。

那支箭矢射入他右腰的皮肉內，痛得他全身抖震了一下。

要不是聶甘生與燕沖冒死撲掠到他那邊，替他擋撥落不斷射來的陣陣箭雨，只怕項自豪已死在箭之下。

他咬牙忍痛，一手執住箭杆，硬是將射入腰側的箭矢一下子拔了出來，跟着撲掠到的秦起，馬上替他包紮好傷口，陸續衝過去的其他人則將項、秦兩人團團圍起來，佈起一道擋箭「牌」。

前面的軍兵在那個虬髯軍官的指揮下，馬上後退，跟聶甘生等人保持原先的距離——約四五丈遠，後面抄堵的軍兵即時向前逼進，保持圓形包圍圈，始終將項自豪等人圍在當中。

項自豪看着，恨不得能以自己的一死，解救聶、秦、燕、向等人。

可是，他力不從心。

眼見他們會被軍兵困死在那裏，無法突圍，陡地，來路那邊傳來一陣吶喊聲，項自豪等人及那些軍兵都吃了一驚——兩方面的人都不知道，突然間殺出來的人馬，到底是那一方面的人。

兩方面的人當然盼望殺來的人是自己那方面的人。

此刻，項自豪他們才終於看到殺前來的是甚麼人。

赫然是被項自豪等人放走了的胡越雷震等一伙人。

項自豪等人先是一喜，繼之轉喜爲憂。

——像胡越那一夥人，行事但憑喜惡，根本不辨善與惡，說不定他們心有不甘，越想越恨，追趕上來找他們的晦氣。

若是那樣，項自豪他們更加無法脫身。

他們的一顆心不由抽緊。

那些軍兵驚疑不定地扭頭看着迅快地往這邊衝來的胡越那夥人。

胡越那夥人衝到來，領頭的雷震等人呼喊一聲，向那些軍兵撲殺過去，一下子便殺開一個缺口。

項自豪等人大喜過望，齊聲吶喊，往外衝殺。

在裏外夾擊之下，軍兵頓時陣腳大亂。

精神振奮之下，項自豪等人鼓起餘勇，全力衝殺，那些軍兵勉强支持了一會，終於潰散！

那個虬髯軍官眼見勢色不妙，催騎奔逃。

項自豪恨透了那軍官，咬着牙，飛身掠撲向那個軍官。

聶、燕兩亦分別飛撲過去。

那軍官催馬狂奔。

項自豪眼見無法追上，立時將手上的虎頭棒脫手飛擲出去。

虎頭棒去勢如矢，飛擊在那軍官坐騎的左後腿上，那匹馬陡地發出一聲悲嘶，撲跌在地上。

由於坐騎是在狂奔驟然撲跌，那軍官雖然慣於戰陣，戰時皆是長刀大戟，對於輕功幾乎一竅不通，因此，令到他未能自馬背上騰身掠起，結結實實地自馬鞍上翻跌地上，眼冒金星，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手上的大戟脫手飛出老遠的地上。

待到他哼哼唧唧地從地上掙扎起來，項自豪已掠落在他身旁，飛起一腳，將他踢得斜飛過去。

項自豪跟着斜縱一步，自地上撿起那根虎頭棒，瞥到聶、燕兩人先後掠落在那軍官的身前，沒有向他動手，看着他狼狽地從地上爬起來。

項自豪縱身掠去。

那軍官爬起來，一眼看到聶、燕兩人站在面前，冷厲地看着他，嚇得他臉色大變，疾退一步，瞬間一挺腰，色厲內荏地顫聲喝道：

「大膽賊匪，意欲何爲？可知冒犯朝廷軍官，乃是犯上作亂，罪該誅族！」

燕沖一步踏前，厲聲道：「狗軍官，燕某今日便殺了你，看朝廷奈何得了我！」說話間，挺劍向那軍官刺去！

那軍官嚇得雙脚一軟，「啪」地跪倒下去，連聲哀叫：「饒命，壯士高抬貴手，饒末將一命。」

看到那軍官的狗熊樣，聶甘生幾乎笑出聲來，燕沖呸地吐了口口水，輕蔑地道：「狗軍官，瞧你這狗熊樣，如何抗金殺敵，朝廷養了你這種沒骨頭的傢伙，怎能夠抗金殺敵，光復河山！」

聶甘生接口道：「他們只會欺壓百姓，遇上比他們還兇狠的金狗，還不是夾着尾巴望風而逃！」

項自豪縱到那軍官面前，一脚將他踢翻，喝道：「說，爾等所屬何營？」

那軍官在地上翻滾了兩下，灰頭土臉的，驚恐地道：「末將棣屬神機營。」

項自豪雙眼陡地一睜，神機營職責拱衞京師，爾等爲何遠出京師，攔截咱們。

那軍官道：「末將日前奉命護送嚴大人到江陵履任之後，返回京師復命，於途中遇上一夥人，其中一個名叫金大將的人向末將告密：

指稱你們是盜竊了相府萬兩黃金的賊匪；並說其中一人持王府玉牌，假冒小王爺，沿途得已暢通無阻，末將聞言，馬上……趕下來攔截……」

「金大將！又是那個傢伙在作怪！」燕沖衝口道：「到底是甚麼人想盡辦法跟咱們作對？」

聶甘生想說話，項自豪急急向兩人打個眼色，聶甘生會意地將到口的話咽回去。

「那個金大將給了你甚麼好處？你那麼賣力追上咱們，硬要將咱們置於死地？」項自豪盯着那軍官。

那軍官閉口不語。

「說！」燕沖疾喝。

那軍官驚震了一下，吶吶道：「他……說跟你們有仇……給了……五十兩……金子……」

「哼嘿！怪不得你那樣賣力了！」燕沖惱怒地踢了那軍官一脚：「朝廷裏面多的是你這種眼裏只有錢財的將官，苟且貪生，那裏有所作爲！」

那軍官愧窘無語。

項自豪回頭望一眼，見那些軍兵已四散潰逃，本想一棒殺死那軍官，轉念一想，此人畢竟是朝廷所養的軍官，殺了他雖然可以出口氣，却可能惹上麻煩，當下恨恨地道：「還不滾！可是不想活？」

那軍官聽聞放他走，忙不迭連滾帶爬，抱頭鼠竄，顧不得身份尊嚴了。

看着那軍官鼠竄而去，燕沖氣恨難消地道：「項大哥，依兄弟之見，恨不得將那狗軍官亂劍斬殺，這種人實在該死。」

「燕兄弟，殺了他，便惹上官非，咱們還有正事要辦。你道項某不想殺了他？大事爲重啊！」

聶甘生有點擔心地道：「不知那狗軍官會否含恨在心，收拾潰兵，回頭追上來再找咱們麻煩？」

項自豪道：「那傢伙當然恨不得生吞了咱們。可是，那種人最會見風駛舵，方才他們衆勢盛，尚且奈何不了咱們，落得個四散潰逃，縱使能在最短時間內收拾殘兵，那裏還敢再來送死，還不夾着尾巴滾回京城，忍氣吞聲吃下那個啞巴虧。」

一頓，接道：「咱們快回去，這一次，幸虧胡越等同道及時趕到援手，要不，咱們一個也不能活着返回江北！」

燕沖由衷地道：「項大哥，要不是你力主放了胡越等人，咱們豈能反敗爲勝！項大哥，兄弟服了你。」

項自豪擺擺手道：「燕兄弟，凡事皆要留有餘地，眼光要看得遠一點，才能夠做大事，凡是人大多都有良心的，除非喪心病狂，咱們一念之仁，感動了他們，不但救了自己，也爲抗金力量增加了人手，何樂而不爲。」

聶甘生對項自豪佩服得五體投地：「項大哥，那個金大將兩次三番對付咱們，居心叵測，區區思疑，那人有可能是金人，潛入江南，意圖阻止咱們將錢糧運返江北，截斷江北義軍的糧餉。」

項自豪頷首道：「聶兄弟，項某亦作如是想。」

燕沖握拳道：「金大將！姓名可能是假的，那個金字，極可能代表他的身份！」

三人說着話，已走回原先的地方。

* * *

點算之下，項自豪一行人又死傷了七個人——死了四個，受傷三人，只剩下二十四人。

原先，聶甘生頗擔心金賜福會有不測，因金賜福在一行人中，是最弱的一個——幾乎不會武功，出乎他意料的是，金賜福居然一點損傷也沒有。

詢問之下，原來其他的人知道他不會武功，便一直將他護住，免他受到傷害，對於衆人對他的愛護，金賜福感動不已，暗自發誓，這一輩子都不會離開抗金行列，竭盡所能，貢獻一份力量。

而向、柳二女也沒有受傷。

他們是少數幾個沒有受傷的人當中的三個。

及時殺到，替他們解了圍的胡越等人，亦有幾人死傷。

他們那伙人幾乎全是在永興鎮被項自豪一行人放走的那些江湖人，只有幾個寡廉鮮耻的傢伙不肯參與，溜了。

項自豪向胡越等人抱拳深深一禮，誠敬地道：「各位請受項某一拜，若沒有各位及時趕到解圍，項某等人難以倖免。」

胡越等人慌不迭紛紛還禮：「項大俠，折殺咱們了。想咱們若不是得項大俠及一衆義士高抬貴手，不念舊惡，饒恕咱們所犯之罪惡，咱們怎能活到現在？禽鳥尚且反哺，咱們雖然罪孽深重，畢竟是人，怎能比禽獸還不如？項大俠，咱們縱使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了你們感化之大恩大德。」說話的是胡越。

雷震接口道：「項大俠，各位義士，咱們自離開永興鎮後，對咱們之所作所爲，越想越感到慚愧，誠如項大俠所說，國家正值多難之秋，遭受金狗侵凌，凡我大宋子民，國難當頭，皆應萬衆一心，敵愾同仇，爲抗金復土盡一份力！給胡兄及賴兄等人倡議，咱們一致贊同，將功贖罪，參與抗金復土之義事

，未知項大俠與衆義士是否接納咱們……」

項自豪不等雷震說完，馬上說道：「能得各位共襄義擧，實乃國家之幸，咱們可是歡迎之至！」

聶、秦、燕、洪等人忙不迭齊聲道：「多一人參與，多一分力量，凡有志之士，咱們無任歡迎。」

說完，衆人一擁上前，紛紛與胡越等人握手，以示歡迎。

胡越等人顯得很激動，有幾個激動得流下淚來。

得胡越等人加入他們的行列，項自豪頓時放下心來。

原來，經過兩次廝殺，項自豪一行人幾乎折損了一半人手，加上剩下的二十多人大都受了傷，他們可謂元氣大傷，若前路再遇兇險，以他們如今的人手及情形，他擔心應付不了，因此，他大爲擔心。

如今胡越等人加入——一共有二十九人，正好填補了他們折損的人手，合起來共計五十四人，大概應付得了以後可能遇上的兇險。

重整隊伍後，項自豪再將人手分成三撥，互爲呼應，繼續上路。

* * *

由於在路上兩番遇上圍攻攔截，因之，項自豪一行人遲了一天才趕到塹口。

塹口其實是一個河叉口，通出長江的河口左邊有一小村子，村裏的人皆以打漁爲生。

一行人來到那條小漁村前，接應的人已在村口等着，看到他們到來，立刻迎上去，將他們引入村內。

村內的人對於項自豪一行人的出現，一點也不感到驚奇，親熱地跟他們打招呼，只有那些小孩，乍見村裏來了那麼多陌生人，都好奇地跟着他們走到村中一座唯一的磚石宅子前，圍着不散。

那座宅子是村裏唯一用磚石建成的房屋，亦是村內最大的一座帶院子的房宅，項自豪一行人被安排在那座房宅內落脚。

忙了一會，總算將馬車上的箱子——內裝運去江北的金銀財物卸下來，安頓下來。

項自豪跟一衆好漢在廳中坐下來，喝過茶，負責在此打點安排一切的那位漢子馬艮才對項自豪道：「項五哥，船已安排好了，昨日不見你們趕來，擔心死了，還以爲五哥你們在路上出了岔子，急得兄弟坐立不安，五哥也知道，江北的兄弟等着那軍餉應急，萬不能失，如今看到五哥跟衆位兄弟趕到來，兄弟一顆心才放下來！」

項自豪在江北義軍中，排座第五，因此，人皆稱之爲五哥。

項自豪道：「馬兄弟，途中確是發生事故……因此躭擱了，遲了一日才能趕到來。」接將兩番遇到圍攻的情形簡略地對馬艮說了一遍，歇口氣，接着說道：「馬兄弟，甚麼時候過江？」

馬艮道：「原本擬好在明晚過江，昨晚江北着人來知會，情形有變，咱們要在這裏多待兩天，後天晚上才過江北。」

「江北那面發生了甚麼事情？」項自豪有點擔心。

「來人沒有說。」馬艮道：「兄弟也不知江北此刻的情形。」

項自豪默然一會，想起還未介紹新加入的弟兄給馬艮認識，便逐一將聶、金、胡、雷等一干人介紹給馬艮認識。

馬艮見義軍又加入一股新生的力量，大爲興奮，迭聲說歡迎。

原來，馬艮在義軍中有一定的地位，義軍首領中，他排座第九。

江北義軍爲了那批「糧餉」，派出盡是忠勇能幹之士。

衆人在廳內交談了一會，馬艮眼見項自豪等人大多帶傷在身，而且臉有疲態，於是安排各人去休息及治理傷口。

晚上，衆人歡聚一堂，擧杯暢飲。

喝了幾杯，項自豪有點放心不下，乘馬艮上前來敬酒，低聲問：「馬兄弟，可有派了人手在村外巡哨？」

馬艮點點頭：「放心吧，項五哥，兄弟自你們來後，已加派了人手在村外四面巡哨，有甚麼動靜，咱們馬上會知曉。」

聽馬艮那麼說，項自豪才放下心來，開懷暢飲。

這一晚，雖然人人暢飲，但却沒有人飲醉，所有人都知道，一日未將「糧餉」運過江北，平安返抵義軍的營地，隨時都會遇到危險，因此，每一個人都很有節制，不敢喝得太多。

這一晚平安無事。

* * *

吃過早飯，金賜福拉着聶甘生便往外走，說是到村內各處走走，懋在屋內很悶。

聶甘生見他興緻勃勃，不好掃他的興，便跟他到外面走走，見識一下這小漁村的風情。

小小的漁村大約有四五十戶人家，走到那裏，都嗅到一股淡淡的魚腥味，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屋簷下，掛着還未完全晒乾的魚乾，還有晾晒的漁網，亦有人在織補破網，這是漁村獨有的特色。聶甘生第一次見識，覺得與別不同，別具特色。

在漁村內走了一匝，金賜福嚷着要到江邊去見識一下那條聞名已久的長江，聶甘生只好陪他去。

來到江邊，站在兩丈多高的江

堤上，眼望滔滔奔流的江水，恍惚感受到脚下的江堤也在顫動。

掉首向上游望去，江勢蜿蜒雄渾，滾滾滔滔的江水如巨浪滾騰，氣勢懾人；再回首往下游望去，一瀉千里，無盡無涯，耳聽江水的咆哮聲，教人不期然熱血沸騰，意態激昂。

聶甘生不由衝口朗吟出遭奸相秦檜以「莫須有」罪名殺害的前朝抗金名將岳武穆所作的一首詞：

「……壯懷激烈……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金賜福雖則大字不識一籮，聽着聶甘生那音昂鏗鏘，意態激揚的朗吟，亦不免感受到詞中那股激越雄壯的意境，禁不住擊掌拍和。

朗吟中，聶甘生但覺意氣飛揚，壯懷激烈，眞有一股一飛衝天，殺盡胡虜，笑飲匈奴血的豪情壯志——那股壓抑不住的衝動！吟畢，禁不住長嘯一聲，抒發心胸中那股澎湃的激情。

金賜福亦忍不住振臂高呼：

「驅胡虜，滅金狗，復中原！」

聶甘生雖則在城北望江樓上遙望過長江，但却沒有這一次那樣眞切，滾滾不息的長江就在他眼底下，感受到脚下的長江在流動不息，望江對江，大好中原，竟遭胡虜鐵蹄蹂躪，百姓處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中，怎不叫他切齒痛恨！

他眞想一下子飛到對岸，殺盡胡虜，一舒胸中意氣。

「大哥，要是我有一雙翅膀就好了，可以一下子飛到對岸，狠狠地手刄那些可惡的金狗，那多痛快解恨！」

聶甘生舒口氣，拍拍金賜福的肩頭：「兄弟，別心急，總有那一日，管教你殺個痛快淋漓！」

金賜福聽着，笑起來：「大哥，那時我要像你剛才所朗吟的那句詞那樣，飢……吃他們的肉……渴飲他們的血！替中原百姓出一口氣！」

聶甘生看金賜福一臉認眞的樣子，不由笑起來：「兄弟，胡人的皮肉又粗又腥！只怕你吃不下！」

金賜福磨着牙齒道：「就算金狗的皮肉比茅坑的石頭還臭硬，爲了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中原百姓，我也要去啃他們！」

聶甘生笑笑，看着洶湧的江水，陡峭險峻的江岸，感慨地道：

「朝廷不思進取，只圖偏安一隅，若非長江天塹這道天然屛障，阻遏了金狗之南侵，只怕繁花似錦的江南早已淪入金狗的魔爪鐵蹄之中！」

接仰首朗吟：望長天，碧空如洗……挽天河，摘長纓……衆志成城，……縛黃龍……天地重光，萬民歡慶！」

驀地，一把脆語歡聲傳來：

「好一句『縛黃龍，萬民歡慶』！聶兄弟善文能武，江北義軍得此俊彥，還愁金狗不滅，中原不復！」

聶甘生跟金賜福聞聲扭頭望去，說話的是向紫迎，走在她後面的，是柳玉蝶，二女正向他們所站的地方緩緩走來。

「向姑娘過奬了。」聶甘生向二女抱拳一拱，不知怎的，當他看到柳玉蝶時，禁不住一顆心「噗噗」直跳。

以前，他曾見過不少女子，從來沒有一個令他有心跳的感覺。

向紫迎抿嘴笑道：「聶弟在此慷慨悲歌，心情澎湃，可是恨不得立時飛過江去，殲金狗，滅胡虜一洩心中積恨？」

聶甘生頷首道：「不殺金狗，驅逐胡虜，怎消得了區區心中之恨意！」

柳玉蝶瞥了聶甘生一眼：

「聶……兄弟，待到了江北，小妹擔保你可以一償素愿，手刄金狗！」

「兩位姐姐，怎麼忘了我小福子！」金賜福挺胸昂首，顯出一副雄赳赳之態。

二女看着，不由失笑起來：

「金小弟，咱們怎會忘了你。」

金賜福做了個斬劈的手勢：

「一刀一個，斬瓜切菜，多痛快！」

這一次，連聶甘生也被他的神態及動作逗得忍不住笑起來。

二女更是笑彎了腰。

金賜福看到聶甘生與二女笑不可仰，難爲情地抓抓頭，傻氣地道：「笑甚麼啊！」話出口，咧嘴傻笑起來。

好一會，四人才止住笑，向紫迎看一眼聶甘生，抿抿嘴道：「聶兄弟，遙望江北，想到金狗鐵蹄踐踏我大好河山，可是恨不得脅生兩翼，飛過長江去，一雪國家仇，民族恨？」

聶甘生握拳道：「不滅金狗誓不休！每念及大好河山淪陷於金狗鐵蹄之下，中原百姓遭其欺凌，區區便滿腔怒憤，不能自己，恨不得餐其肉，飲其血！」

向紫迎肅然道：「若人人皆如聶兄弟，時刻以國仇家恨爲念，擧國奮發，驅虜復土，指日可望！」

柳玉蝶接口道：「聶兄弟，到了江北，不愁沒有手刄金狗的機會！只是，金狗兇殘，兵强馬壯，並不那樣容易對付。」

金賜福大聲道：「縱使金狗再兇惡殘毒，我也不怕！」

一句帶有孩子氣的話，又引得聶、向、柳三人莞爾。

金賜福看到三人微笑，抓抓頭，瞧着三人道：「你們笑甚麼？我

說錯嗎？」

聶甘生摸摸他的腦袋：「兄弟，你沒有說錯……不過，光是不怕死並不能夠將金狗驅除，要是抗金的義軍全死光了，還有誰繼續抗金之義擧？咱們不光不怕死，還要盡量保存自己，那樣，才能跟金狗週旋下去，堅持到底，直到將他們驅逐出中原！」

金賜福抓抓頭：「大哥，我明白了。」

柳玉蝶道：「金小弟，將來你到了江北，看到那裏的情形，你便知道，驅虜復土，並不是說說那麼容易，一直以來，不知有多少義士死在金狗的屠刀之下，在那裏，隨時有被金狗剿殺的危險……」

「柳姐姐，我不怕！」金賜福挺胸道：「只要跟着大哥和你們，再危險我也不怕！」

「兄弟，你不怕，我就放心了。」聶甘生道：「只要有我在，我不會讓金狗傷害你！」

柳玉蝶忽然說道：「聶兄……弟，身上的傷沒有甚麼大礙吧？」

平平常常的一句話，却震動了聶甘生的心湖，再接觸到她那透着無限關切的目光，聶甘生一陣激動，要不是有金、向兩人在場，他眞會不顧一切地對柳玉蝶說：「我喜歡妳！」

吸口氣，壓下心中的激情，鼓起勇氣看着柳玉蝶：「柳姑娘，謝謝妳的關心，區區身上的傷不礙事。」

向紫迎將兩人的神態看在眼內，一個女兒家，又怎會看不出兩人隱藏不住的情意，抿嘴笑着瞧瞧柳玉蝶，又看看聶甘生，直看得兩人臉紅心跳，不敢抬起眼。

「聶兄弟，小妹聽項大哥說，你身上有一處傷得頗重，深可見骨，還說沒有大礙？莫非柳妹子一句話，像是靈丹妙藥，傷勢霍然而愈？」

兩人聽着，更加羞窘難禁，眞想地上有個洞，好鑽下去。

金賜福再蠢，看到兩人害羞的情形，亦明白到兩人是怎麼回事，高興得拍掌直笑：「太好了，太好了！」

柳玉蝶臉嫩，再也站不下去，擰身往堤下跑去：「向姐姐，你欺負人，我不理睬你！」

向紫迎忙追下去：「柳妹子，我是幫你啊，妳不說，人家怎明白你的情意？你該多謝我才是。」她故意大聲說話，好讓聶甘生聽到。

聶甘生聽着，狂喜得差點放聲歡呼——她原來也喜歡我！

金賜福高興地道：「大哥，恭喜你啊！我好羨慕你！」

聶甘生只是笑。

＊　＊　＊

渡江北返的那一晚終於到了。

衆人既興奮，又緊張。

項自豪於落船前，早已分派了人手在河口附近戒備，以防有事發生。

船隻停泊在河口那個碼頭上，全是大帆船，一共三艘。

項自豪仍像押運糧餉那樣，將全部人手分成三撥，亦將載運的金銀分裝在三艘帆船上，一切都弄妥後，項自豪一聲令下，第一艘船上的艄公馬上將船撐離岸邊，撐出通向江中的河口。

第二、三艘船跟着駛出。

三艘船順利地撐出河口，進入江中。

船上的艄公——一共十二人，揚帆的揚帆，搖櫓的搖櫓，向對岸進發。

項自豪在第一艘船上。

聶甘生、金賜福，還有柳玉蝶在第二艘船上。

雷鈞、秦起等人在第三艘船上。

三艘船一艘接着一艘，往江北岸滑行。

第一艘船已快到江心。

江心的水流特別湍急，船上的艄公早有準備，立刻出動全部的艄公，奮力搖櫓掌舵，渡過江心湍流。

不等項自豪吩咐，不少人自動幫忙艄公搖櫓，帆船頓時「如虎添翼」，像一把刀船割斷湍急的江流，快速地向對岸滑去。

眼看着第一艘船便將渡過江心激流，驀地，上游那邊飛快地衝下幾艘着了火的小船，從飄送下來的油焦味，項自豪立時大爲緊張，馬上喝令船上的弟兄設法阻止那些火船向大帆船衝撞。

船上的雷震首先拿了一支竹篙，縱到靠着上游那邊的船舷邊，持篙戒備。

其他的人紛紛拿竹篙的拿竹篙，沒有竹篙，就用長兵器——槍戟甚至棍棒，一列排開在船舷邊，等着那些火船順着水流衝下來。

三艘帆船皆在那邊十隻火船的衝擊範圍之內。

第二艘船上的聶甘生，第一個手執竹篙站在船邊，等着那些勢如奔馬疾衝下來的火船。

金賜福當然少不了他的一份，亦站在船邊，緊張地看着。

船邊一共站了十多人在戒備着。

柳玉蝶亦很緊張。

那近十隻火船轉眼間便快將衝到帆船前。

陡地，一支支火箭曳着火光，流星飛渡般，飛射向三艘帆船。

這一着，大出項、聶、秦等人意外，忙不迭分出人手，應付射來

的火箭。

衆人看清楚了，在那些「火船」的後面，跟着三隻烏篷小船，火箭就是在三隻小船上發射出來的。由於火船上火光熊熊，駭人眼目，映照得前面左右的江水一片光亮，因而遮蔽了後面跟着的三隻小船。

火船各自快衝到三艘帆船上的側舷上，拿篙的則瞬也不瞬地看着衝下來的火船，希望有奇跡出現——那些火船在撞上帆船前的剎那，倏然沉沒！

火箭比火船快一步射到三艘船上。

三艘船上的好漢立時舞動兵器，縱跳騰掠，截擊那些射來的火箭，雖則不致於顧此失彼，可是，情形卻有點亂！

聶甘生手上的竹篙往船外江中飛點，一下子點撐在一隻衝到近前的火船頭上，硬是阻止了那火船的衝撞。

其他的人紛紛有樣學樣，以竹篙、長槍、棍棒點撐在其他的火船頭上，令其無法撞在船上。

可是，仍有漏網之魚——小火船衝撞在帆船側上，砰砰撞擊聲中，帆船劇烈地震晃了一下。

還有，三艘船上的好漢亦未能截下射來的火箭，有幾支射落船上，立時燃燒起來。船上的人急忙撲火。

火箭連續不斷從三隻烏篷船上射過去，令到三艘船上的人窮於應付。

情形越來越兇險。

可是，這樣下去終歸不是辦法，撐拒着小火船的好漢始終有撐不住的一刻，那時，小火船便會撞在船身上，不但將船撞壞，還會着火燃燒起來。

船上有幾處被火箭射中的地方，確在着火燒起來。

柳玉蝶跟金賜福等人，忙着撲火。

三艘烏篷船上的人不停發射火箭。

項自豪那艘船上，那面布帆被火箭射中，燃燒起來，火勢越燒越猛烈。

三艘船上的人都忙於應付。

聶甘生看着，心裏急得不得了，恨不得多生幾隻手，幫忙撲滅火頭。

而他握竹篙的手若是放鬆一點，便撐拒不了火船往下衝撞在船身上，眼下的情形，對他們極之不利。

驀地，當中那艘烏篷船上，現出一個人來，放聲喝道：「項自豪，爾等想將金銀運到江北，給那些烏合之衆作糧餉！別做夢了！某家管教爾等葬身魚腹，一輩子也到不了江北。」

火光映照下，但見那人一臉又硬又短的鬍髭，相貌兇惡，仿似催命判官。

在項自豪那艘船上的胡越大叫：「金大將，他就是金大將！」

項自豪也認出那人就是在他棒下逃得一命的那個鬍髭漢子。

原來此人就是金大將。

「金狗，你千方百計阻止咱們去江北，白費心機了！」項自豪振聲大叫：「咱們一定會將爾等驅逐出中原，復我大宋河山！」

金大將哇哇大叫：「漢家小兒，某家就叫你知道咱的厲害！」

話聲才落，自三艘烏篷船上，接連發射出數顆圓溜溜，黑忽忽的物體，分別飛射向三艘船上。

三艘帆船上的好漢雖不知那是何物，都猜測到可能是火藥彈之類的火器，要是射在船上，必會造成嚴重的損毀，當下衆人紛紛作勢截擊。

可是，那些物事並不是射落在船上，而是射向船身，令到船上的衆好漢無法截擊。

轟一聲响，一顆物事射在船帮上，炸出一個大缺口來，木屑四射。

緊接着，又是轟的一聲大响，船身劇震，原來船身近水的部位被炸穿一個大洞，有水湧入。

在船上負責指揮的方勇忙着人走到船艙搶救堵塞。

三隻烏篷船上不住發射火藥彈。

三艘帆船皆中了火藥彈，各自忙於搶救，而在船身中彈震動下，抵擋着火船衝撞的各人因為船身劇烈震晃的關係，大多撐拒不住，被火船撞在船身上。

火船的火舐噬着船身，若船身着火，那後果不堪設想。

聶甘生情急智生，大叫：「將火船擊沉，一塊想辦法將火船擊沉！」

有個艄公拿了刀斧跳落水中，欲將船底弄穿，火船便會沉入水中。

聶甘生拿起船頭上一塊壓船石，往一隻撞貼在船身的火船砸下去，將火船砸穿，很快便沉入水中。

其他的人亦有樣學樣，找尋船上的重物，砸落火船上。

可是，情形一樣危急，在顧此失彼的情形，船身不但連續被火藥彈射中，船上亦被火箭射落甲板上，着火燒起來。

衆人忙於撲火與堵塞破洞，阻止江水湧入。

情形越來越危急。

第三艘帆船已開始傾側。

原來，秦起等人那艘船被炸開三個大洞，皆是靠水的部位，大量的江水洶湧而入，他們雖然拚命堵

塞搶救，卻於事無補，未能完全將破洞堵塞起來。

這情形「挨打」，若繼續下去，三艘帆船遲早會被不停發射的火藥彈炸沉。

每一個人都心急如焚，怒不可遏。可是，卻無法奈何得了那三隻烏篷船上的金大將等人。

烏篷船距三艘帆船約五丈距離，就算輕功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掠五丈，對付烏篷船上的金大將等人。

聶甘生忽然腦中靈光一閃，忙縱到柳玉蝶身邊，急急道：「柳姑娘快運用妳的異能神通，將三隻烏篷船弄沉！快！快！」情急之下，他伸手執住柳玉蝶的手。

柳玉蝶道：「將船隻弄入水中，我從未試過，不知成不成功。」

聶甘生拉着她的手：「一定成！快試試，只有這個辦法才能救咱們！」

柳玉蝶忙坐下去，手被聶甘生執住，坐不下，忙道：「你執住我的手……」

聶甘生這才省覺，忙放開手，說一聲：「對不起。」

柳玉蝶抿抿嘴，坐下來，立刻運功催發神功。

聶甘生一直站在他身旁守護着，免她被火箭射中。

柳玉蝶全神發功。

聶甘生緊張地注視着那三隻烏篷船。

大約一刻鐘左右，三隻烏篷船仍無動靜。

聶甘生急得眞想幫她一把，但卻無從幫忙，急得他雙手用力互相緊握着。

陡地，船身猛烈地震晃了一下，聶甘生幾乎跌倒，忙一把扶住身子劇晃着的柳玉蝶，免她跌倒。

原來，一顆火藥彈射中船頭，將船頭炸毀了。

三艘烏篷船仍無異動。

聶甘生急得甚麼也似的。

驀地，只聽金賜福歡聲大叫：「沉了，那隻船沉了！」

聶甘生睜眼望去，當中的一艘烏篷船倏然沉沒於水中！

——是一下子沉沒的。

沉沒得異常突兀！

他幾乎忍不住歡聲狂叫：「柳姑娘，成功了，船沉了！」但怕打擾了柳玉蝶發功，硬是將滿心的狂喜壓抑下去。

左邊那艘烏篷船亦倏然沉沒了。

接下來，是右邊那一隻——亦是最後那一隻烏篷船，亦一下子沉沒於水中。

衆人瞧得呆了。

他們並不知道是柳玉蝶利用異能神通，將那三隻烏篷船弄沉的！

因此，他們驚詫得呆住。

直到聶甘生狂喜地大叫：「柳姑娘，三隻船全給你弄沉了，妳的神通眞了不起啊！」衆人才明白，是柳玉蝶利用特異功能的神通，將三隻船弄沉！

三艘船上的人禁不住發生歡呼聲。

可是，秦起等人所在的那艘帆船——第三艘傾斜得很厲害，看樣子隨時會沉沒。

聶甘生馬上拿起一根繩索，奮力拋擲過去，喝一聲：「接住！」

秦起一手將拋來的繩索接住了。

兩人奮起神威，互扯之下，加上艄公的幫忙——互相搖攏，兩船很快便靠攏在一起。

秦起那艘船上的人不等吩咐，馬上將金銀搬過聶甘生那艘船，所有的人亦跳過船去。

聶甘生那艘船雖然損毀多處，還好所有的破洞已被堵塞起來，不致下沉，趕上前頭那艘船，併排着向對岸駛去。

經過一翻折騰，船已渡過江心激流。

棄掉的那艘船已快沉沒於水中。

衆人懷着興奮的心情，齊望着對岸。

＊　＊　＊

兩艘船終抵達對岸——黑石營！

黑石營地勢險陡，黑石巉崖！但卻有一處岸灘可登岸上，因此，他們才會選擇這裏登岸。

岸上黑沉沉，死寂寂，只有江水拍打岸石聲，還有那像怪獸伺立的巉崖怪石，使人有如置身於地獄的感覺。

兩船直抵灘岸，項自豪首先跳下船，從身上摸出一支旗花火箭，甩手向空中擲去。

旗花火箭曳着一溜焰光，衝天飛射起來，在空中爆散出一片焰火，五色璀璨，煞是好看。

——那是跟來接應的江北義軍聯絡的訊號！

衆人都期待地仰首向天看着——江北義軍回應的信號。

驀地，岸上那沉寂的巉崖怪石後，倏地亮起一片火光，火光中，密麻麻地現出無數腦袋！

「金狗！」有人失聲驚叫。

衆人大驚失色，看清楚，確是金兵！

火光中，他們還赫然看到兩尊火炮！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莫非來接應的義軍遭金兵截擊……

「哈哈……」火光中，一個大鼻子金將站起來，得意地俯看着灘上

的項自豪等人直笑：「咱家在此等候多時了，還不是自投羅網？」

「快退！」方勇急喝！

那金將嘿嘿連聲道：「退？那裏逃得了！怎快得過咱這兩門火炮！」

衆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事實上，在那兩尊火炮的炮口下，他們兩艘船肯定逃不掉。既然逃不掉，唯有一拚！

項自豪當機立斷，振臂呼喝一聲：「衝啊！往上衝！殺金狗！」

一呼百應，船上的人紛紛跳上灘岸，奮勇往上衝！

金兵居高臨下，箭如雨下。

衆人冒着箭雨，捨生忘死往上衝！

有人中箭倒下，其他的人仍然毫不退縮。

他們知道，只有衝上去，才能殺出一條生路！

憑仗着輕功，加上巉崖的地勢，項自豪等人仗着輕功，往上縱掠！

上面的金兵似乎早有準備，往岸壁上傾潑火油，接紛紛向潑了火油的地方發射火箭，刹時間，那一片岸壁石上，變成一片火海，項自豪等人被逼掠落回岸灘上。

金兵繼續向下傾潑火油，發射火箭。

很快，那片方圓不到二十丈的灘岸上，大半變成火海，逼得項自豪他們退到灘邊。

金兵繼續發射火箭——射向兩艘船上。

兩尊火炮亦已對準了兩艘船。

項自豪他們已處於絕地。

金兵已點着火炮的藥引。

項自豪知道無法保住船上的金銀，當機立斷，喝叫衆人跳到水中逃生。

——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

可是，喝聲還未出口，奇變突生！

一陣如暴雷般的馬蹄聲，乍然响起，只見數飛騎如狂飆疾捲，飛馳而至，馬上騎者紛紛飛離馬鞍，凌空撲擊那些金兵，其中三人如怒鷹撲擊，抖手洒出一片烏雲，守在兩尊火炮後的幾個金兵慘叫聲中，紛紛倒下。其中兩人一下子自空中掠落火炮前，一腳將兩尊火炮踢歪！

本來，兩人是想切斷藥引的，已來不及了——藥引已燒到引孔內。

只聽轟轟兩聲巨响，兩團火光擊落在灘岸左邊的江中，擊起兩條水柱！

岸上喊聲大作，火光中頭扎紅巾的義軍蜂湧殺到，與那些金兵展開猛烈的斷殺！

那個金將亦被踢歪火炮的兩個義士纏着搏鬥。

一個中年人站在石上俯身下望，張口大叫：「項五哥……」

項自豪一眼便認出，那中年人在義軍中排座第六，名叫徐超，忙張口向上大叫：「徐六哥，項某無恙。」

岸上的徐超大喜叫道：「項五哥，我們來遲了！」

項自豪叫道：「不遲，不遲，剛剛好！」

下面——灘岸上的人齊聲歡呼。

聶甘生於歡呼中，情不自禁握住柳玉蝶的手。

* * *

項自豪他們終於登上岸上。據守在岸上的金兵悉數被殲。

聶甘生第一次踏足江北的土地上，心情激蕩，意氣風發，想到從今後，便眞正加入抗金行列，與抗金義軍一起併肩作戰，禁不住熱血沸騰，恨不得馬上手刃金兵。

金賜福亦興奮得奔來跑去，幫這做那，要爲抗金盡一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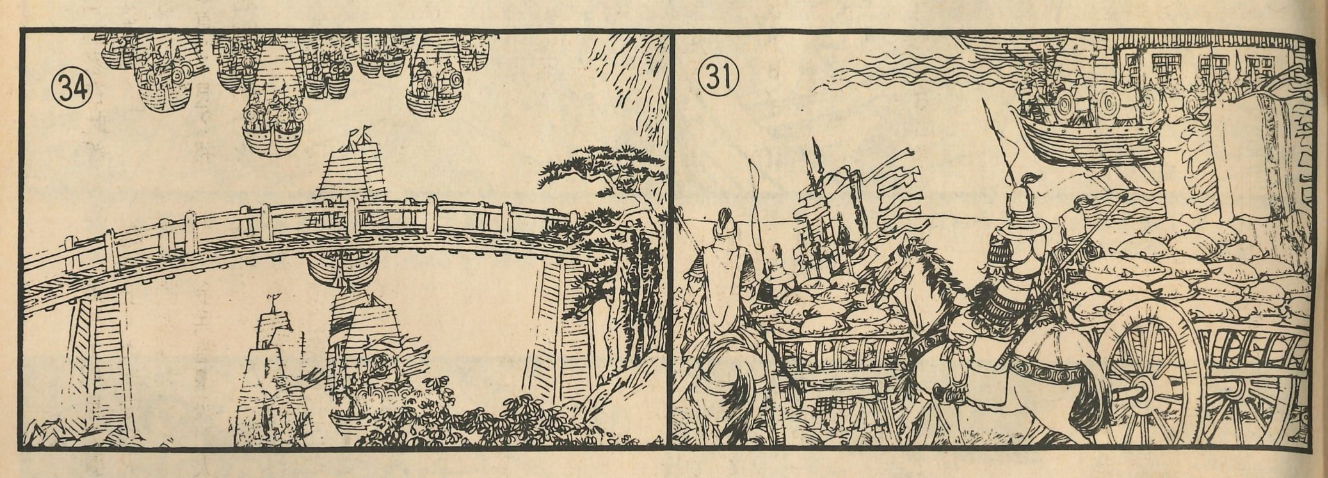
待到一切辦妥，項自豪一聲令下，大隊人馬押着那批幾經險危才運到江北的「糧餉」，向義軍的駐地進發。

天邊露出一抹晨曦！（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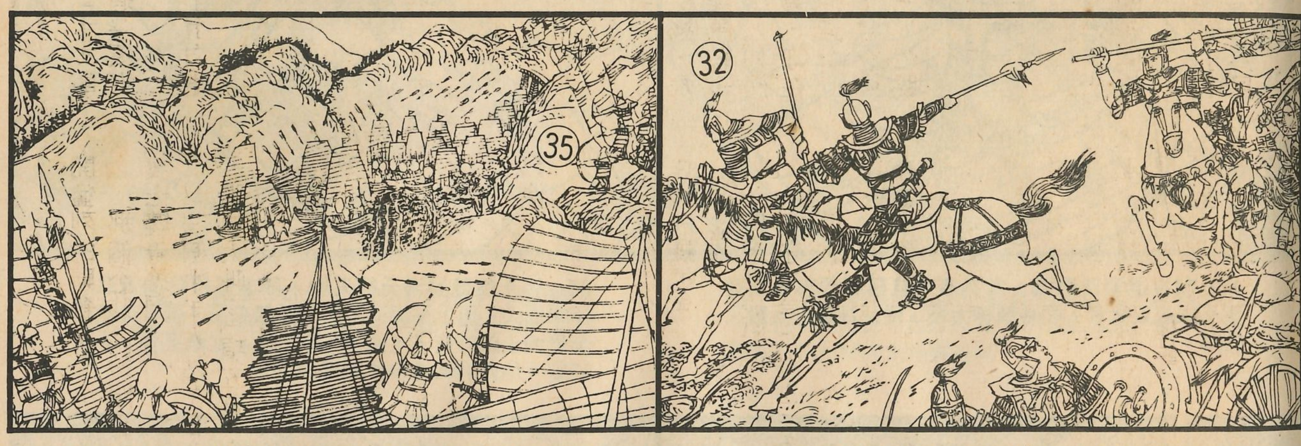
破姑蘇（二）

張龍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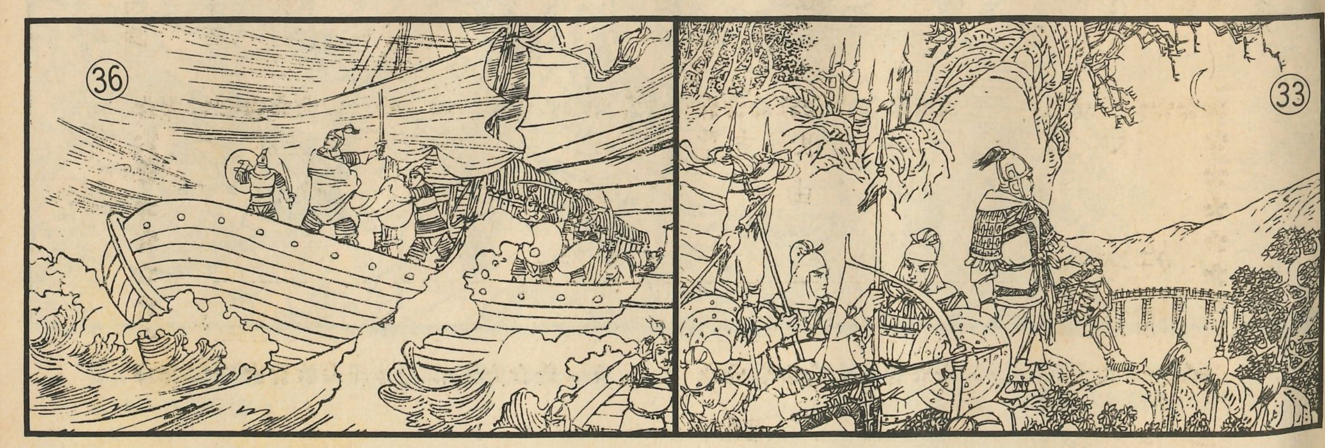
31　張士誠得報以後，特派女婿潘元紹給呂珍運送糧草，又派徐志堅率領水兵配合呂珍襲擊姑嫂橋。

34　次日黎明，徐志堅見姑嫂橋頭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動靜，便率領船隊飛速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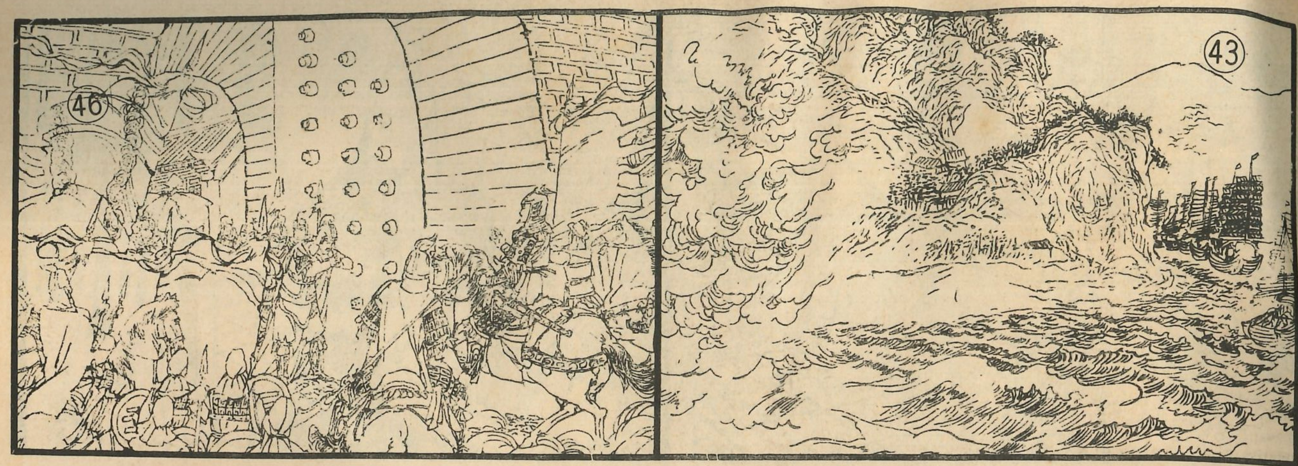
32　潘元紹押運糧草還未到地方，便被常遇春截擊，打得一敗塗地。

35　這時，埋伏在姑嫂橋邊的士兵，聽到常遇春的一聲命令，突然向敵人發起了猛烈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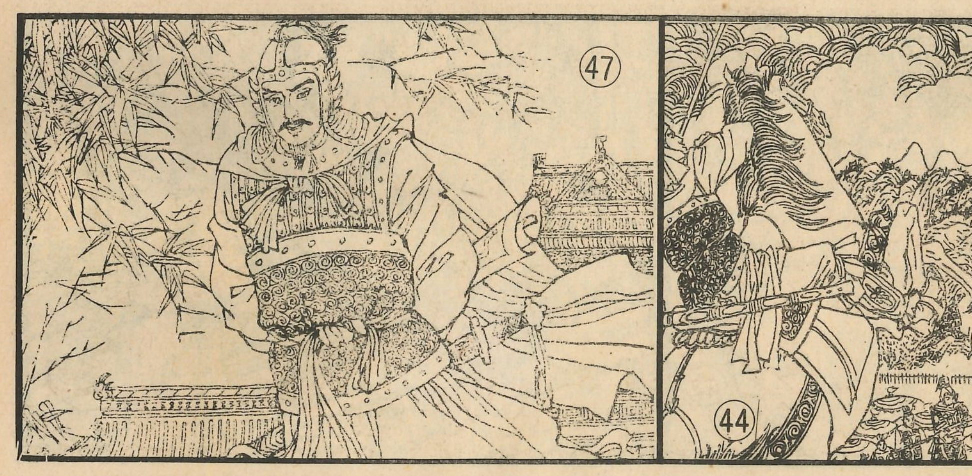
33　隨後常遇春又在姑嫂橋設下埋伏，以逸待勞，迎戰徐志堅。

36　徐志堅拼命抵擋，雙方未戰幾時，忽然天氣驟變，狂風暴雨席捲而來。



43　五太子見敗局已定，難以挽回，只好駕舟逃跑，去找呂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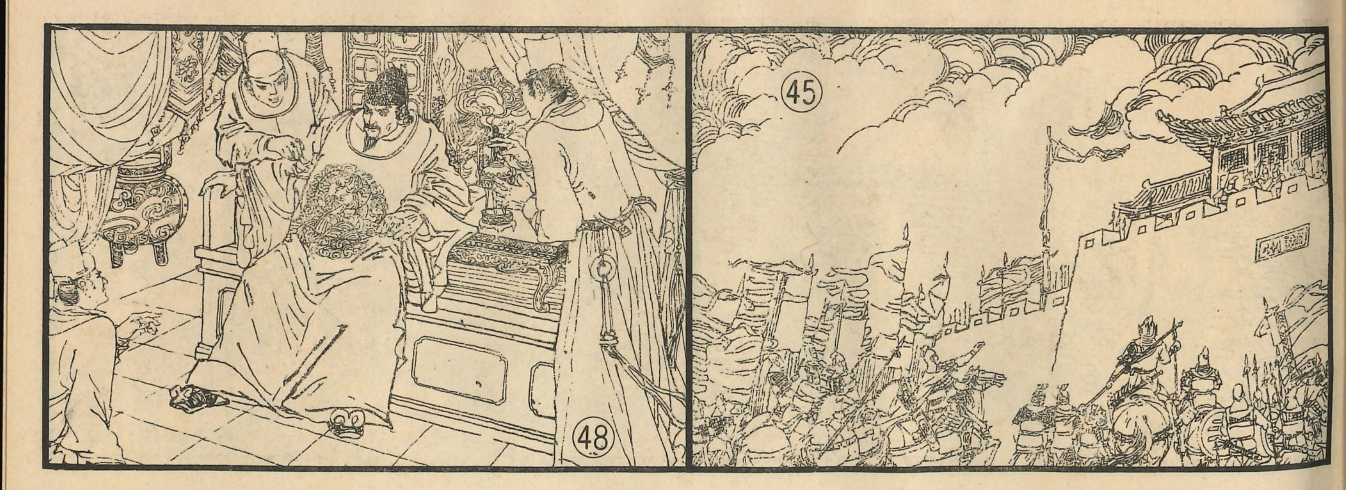
46　張天其、李伯昇一見呂珍被俘，知道大勢已去，解圍的希望完全破滅了，只好打開城門，迎接徐達、常遇春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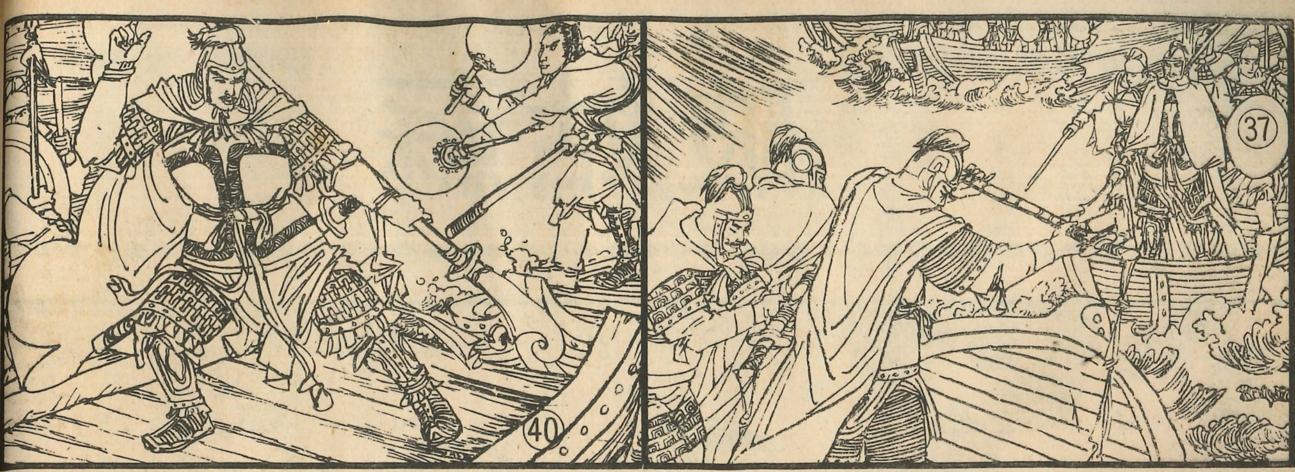
44　常遇春乘勝把呂珍的駐地緊緊圍住，使得他們一步也不能動彈。呂珍和五太子糧草日缺，加之兵無鬥志，也只好向常遇春投降。

47　不幾日，嘉興、杭州等地的守將也都不戰而降，朱元璋見第一步戰略計劃已順利完成，張士誠末日已到，心中十分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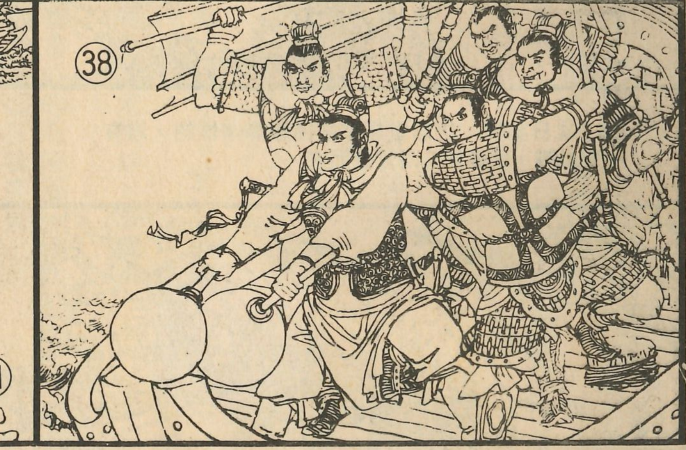
45　這日，常遇春押着呂珍和五太子去向徐達報捷。徐達非常高興，當下讓士兵把呂珍等押到城下，向李伯昇、張天其喊話，叫他們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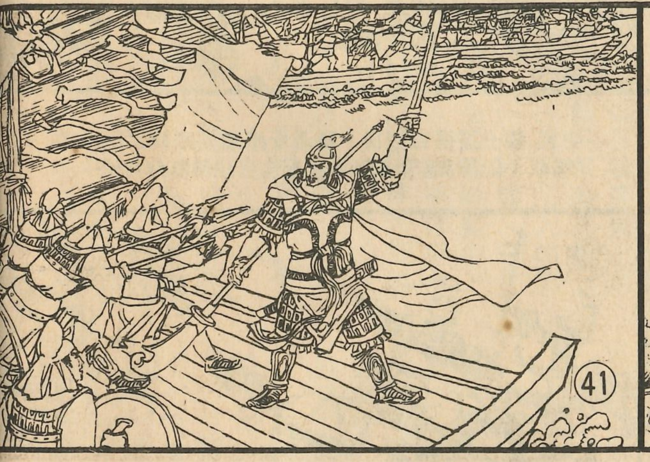
48　却說姑蘇城裡的張士誠聽說湖州失守，頓時驚慌失措，差點兒摔倒在地。



37　雨越下越大，徐志堅進退無路，沒有辦法，只好繳械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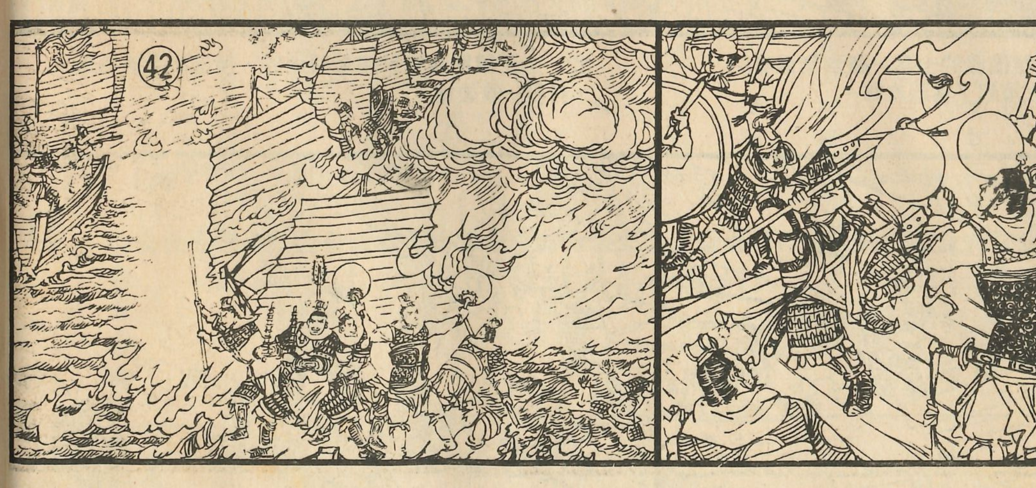
40　戰了幾個回合，常遇春自覺有些吃力，漸漸抵擋不住，便想退兵改日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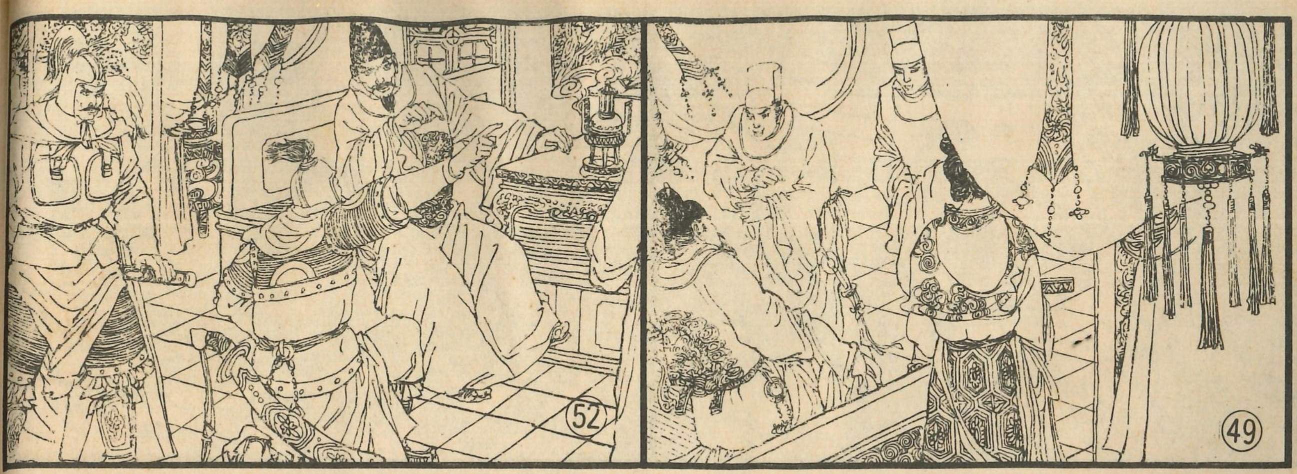
38　張士誠聽到潘元紹失敗，徐志堅投降的消息，非常惱火，馬上又派五位太子乘船來援。這五位太子全是張士誠的養子，個個年輕力壯，武藝高强，十分狂妄。他們吶喊着向姑嫂橋殺來。

41　就在這緊要關頭，常遇春忽見薛顯領着水軍從側面來攻五太子，頓時精神大振，便又領着士兵殺入敵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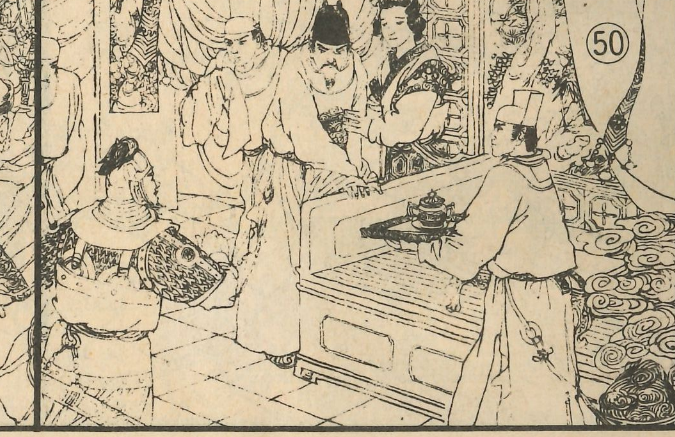


39　雙方交戰，五位太子果然人人奮勇，個個當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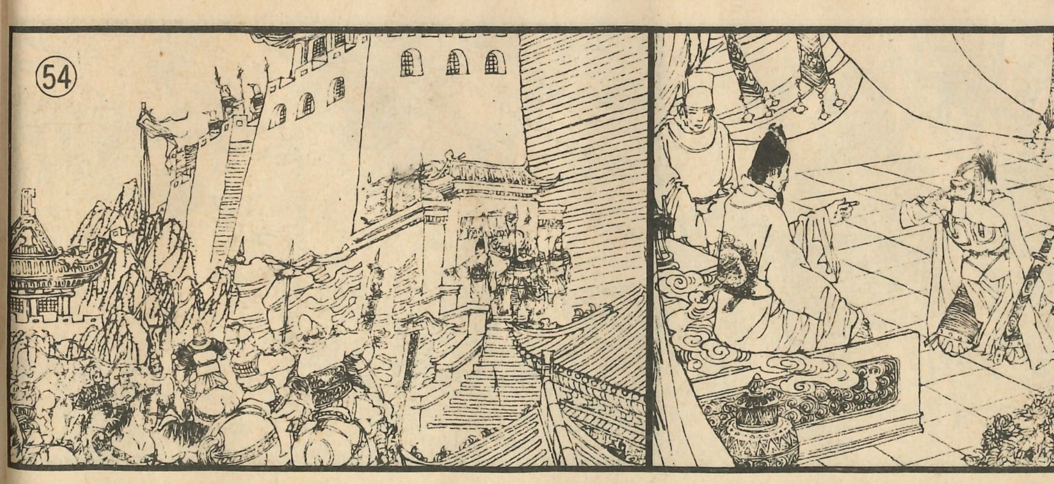
42　薛顯乘五太子首尾難顧之際，順風放火，把五太子的兵船燒得火烟衝天，士兵死傷過半。



49　張士誠身邊的侍從趕快把他扶住，勸道：「大王地域廣大，不必計較一城一池之得失。只要大王保重，以大王之威德，天下必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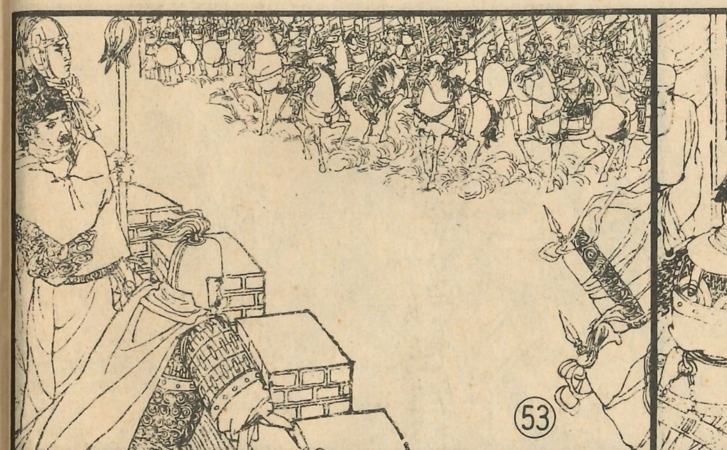


50　侍從話音剛落，一個軍官慌慌張張地進來報告：「杭州、嘉興等全被朱元璋佔了。」張士誠不由得魂飛天外，全身發起抖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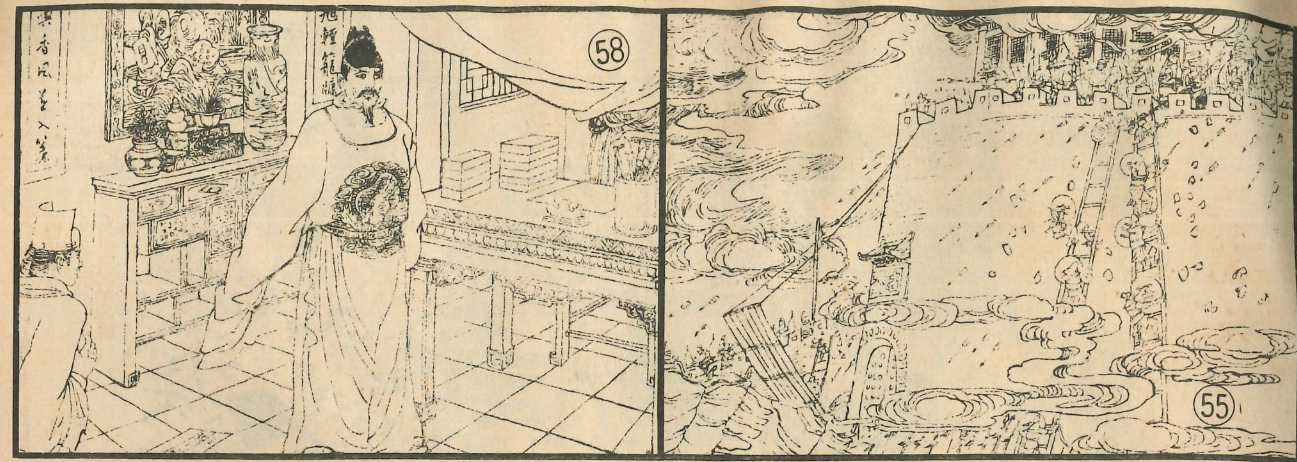
51　過了片刻，張士誠才定下心來，忙派身邊的將領竇義出城扼守要地，以防徐達乘勝來攻姑蘇。

52　正在這時，又見探馬來報：「大王，大事不好了，朱元璋各路兵馬已經來到城下，把四面城門緊緊包圍了！」



53　張士誠驚慌地登上城樓察看，果見徐達率領各路人馬，已把姑蘇城圍得水泄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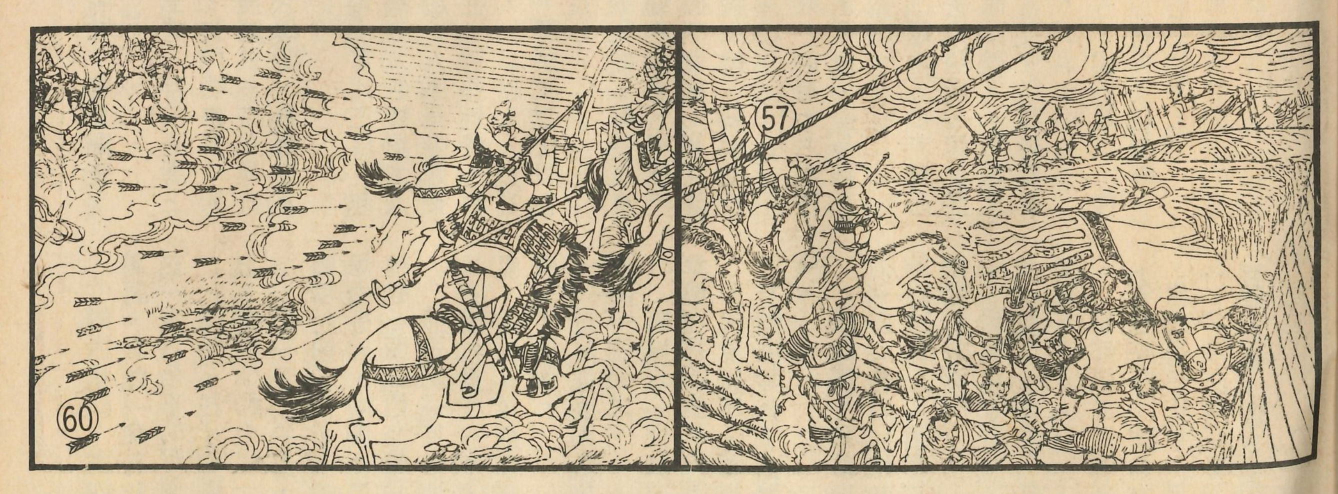
54　張士誠心煩意亂地走下城樓，命令「十條龍」帶領勇勝兵(既禁衛軍)加强守備。原來，「十條龍」全是張士誠的親信，都是海盜出身的亡命之徒，生性慓悍、凶狠。



55　由於「十條龍」全力抵抗，徐達、常遇春日夜輪番進攻，始終未能攻破姑蘇城。



56　為了避免更大的犧牲，徐達命令暫時停止攻城，緊縮包圍圈，進一步監視張士誠的活動。



57　轉眼姑蘇已被圍困數月，城內糧草無援，張士誠心急如焚，便命令手下將領突圍，誰知衝了幾次，一次也沒成功，只好又退回城裡死守。

58　這一天，張士誠正在宮中悶坐，忽然有人呈上一封信來。他拆開一看，原來是徐達的勸降書。他往地下一扔說：「我就是死了，也不投降！」於是，他決定再次突圍。

59　張士誠立刻召集人馬，對衆將領喝道：「這一回誰突不出去，提着腦袋來見我！」當下命令「十條龍」領着勇勝軍作開路先鋒，破城而出。

60　「十條龍」等剛一衝出盤門，常遇春馬上帶着部下與把守盤門的王弼密切配合，把他們頂了回去。

（待續）

二期完俠情哀艷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無相神甲

傳聞神甲現江湖　引起衆豪相爭逐

襄陽爲歷史名城，也是湖廣十府之一。

府台大人趙玉堂，自從走馬上任，便大興土木，將內衙修葺一新，後花園中，更搜羅很多奇花異卉，增建了幾處亭台樓閣，飛簷碧瓦，極盡豪奢。

一個三品府台，富比王侯，起初難免引起甚多猜測，但據趙大人一批跟班透露，趙大人原是隴西豪富，家有金山銀柱，這些耗費，都是自己掏腰包的，加以趙大人爲官清廉，一介不取，那些流言蜚語也就不攻自破了。

趙大人雖官譽極好，畢竟是富家子弟，離不開聲色犬馬，不但府中一切陳設佈置極盡奢華，並且置有一妻四妾，廣蓄歌妓，朝朝絃管，夜夜笙歌。

府邸關防森嚴，共有十六名護院武師，個個身手矯捷，全是趙大人的親信。

只有一宗事，趙大人很不開心，便是那位正室夫人陳氏，雖然艷如桃李，却是個冰山美人，對趙大人從不假以詞色，至今仍獨居西樓，尋常難得一見。

這年陽春三月，鶯飛草長，後花園裡架花如錦，西角荷花池畔，一排八株垂柳，迎風搖曳。

宿雨初晴，那綠油油倒垂的柳條上，綴着串串露珠。

柳樹梢頭，有四隻吱喳噪叫的喜鵲，突然一驚而起，飛過池塘停在一座六角亭的飛簷上。

這時，花、柳掩映在卵石小徑上，輕悄悄的走出一個青衣小童。

那小童大約是十四五歲，一副書僮打扮，眉目清秀，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兩顆漆黑的眼珠不停在轉動，顯出他有幾分精靈古怪。

他走到一片草坪中央停了下來，四面打量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又跳躍了一陣，似是在舒展一下筋骨。

忽然他面向垂柳，雙拳緊握，擺開一個架式。

緊接着一挫腰，疾衝幾步，一拳擊在那排垂柳的第一株樹上。

起步出拳，看來毫無武術基礎，有點像叫化子抓鷄，姿態十分可笑。

但他那一掌擊出，倒有幾分蠻力，碗口粗細的樹幹震盪了一下，絲絲柳條上，洒下了一陣水珠，弄得他滿頭滿臉。

他舉起衣袖抹了抹臉，退後幾步，緩了一口氣，又向第二株垂柳擊去。

擊到第五株時，已經面紅耳赤，氣喘吁吁，額角有水珠也有汗水，混成了一片。

草坪左角花影一動，忽然轉出一個人來，道：「小桂哥，你在幹

嗎？」

原來這個青衣小童，正是趙大人的書僮，由於聰明伶俐，極得趙大人喜愛，教他讀書認字，在書房裡替趙大人洗筆磨墨，整理圖書，趙大人叫他小桂子，底下的人都叫他小桂哥。

趙大人原是捐班得官，雖非才高八斗，一旦做起官，就得修飾門面，書房裡自是汗牛充棟，諸如五經四書、諸子百家、左氏公羊，應有盡有，擺出一種飽學之士的氣派。

此刻小桂子聽得有人叫喊，回頭一望，原來是花匠老尤。

那老尤形容猥瑣，臉如黃蠟，乾巴巴的活像一隻瘦猴子，肩上扛着一把鋤頭。

小桂子斜瞄了他一眼，挺神氣的道：「練武嘛！」

老尤咧開一口黃板牙，笑了笑道：「這樣練武，練不出甚麼名堂啊！」

小桂子有點生氣，道：「你懂個屁！」

老尤笑道：「練武總得有個招式，小桂子，這一拳叫甚麼名堂？」

小桂子道：「管它甚麼名堂，打贏了架就算有本領，不信你讓我打一拳試試看，包管打得你屎滾尿流。」

老尤搖搖頭道：「不行不行，我不敢讓你試，屎滾尿流不打緊，萬一把我這幾根老骨頭拆了，就不能幹活，拿甚麼去混口飯吃呢！」

小桂子洋洋得意，道：「你知道厲害就好了！」

老尤眨眨眼皮道：「小桂哥，我還是要勸勸你，若要練武，就得學點招式，那樣可以借力使力，四兩撥千斤，空憑幾分蠻力，那並不管用的！」

小桂子道：「不要說啦，我懂得。」

老尤道：「你懂？」

小桂子一挺胸脯，道：「老尤，你別小看我，我這一招……」握起拳頭，擺出那種叫化抓雞的架式，道：「這叫……叫做……哦，有了，這叫做『拳打南山猛虎』！」

老尤笑咧開了嘴，道：「那下一招準是『脚踢北海蛟龍』？」

小桂子楞了一楞，道：「你怎麼知道？」

老尤道：「這是副老對聯，知道的人可多啦！」

小桂子眼珠直轉，心道：「這傢伙看來不起眼，練武也懂，對聯也懂，聽說江湖上就有這種人，叫甚麼……對了，就叫做『眞人不露相』。」不禁把剛才那種高傲氣焰立刻減了幾分，道：「你也會武？」

老尤道：「會一點點吧。」

小桂子道：「口說不算，你練幾下給我看看吧！」

老尤道：「你想看點甚麼？」

小桂子指指那第六株垂柳，道：「就照我的樣兒，打它一拳。」

老尤笑道：「要照你的樣兒，我這輩子也學不會啦，我用別的樣兒吧。」他扔下了鋤頭，面對着那第六株垂柳，暗暗提了口氣，道：「小桂哥，你看清楚了。」

他距離那株垂柳至少有十步開外，人在原地不動，身形微微一矮，右拳直擊而出。

一股拳風如激箭脫弦，隱隱挾着悶雷之聲，砰的一聲，那垂柳樹幹之上登時震落了一大片樹皮，樹身一陣搖晃，水珠紛紛落了下來。

這分明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過山神拳，只是未用全力，沒將那樹幹齊腰擊折，顯然是怕留下了痕跡。

但這就夠了，雖是牛刀小試，已經把那站立一旁的小桂子嚇得張口結舌，睜着一雙圓圓的大眼睛。

老尤扮了個鬼臉，道：「小桂哥，還看得上眼嗎？」

小桂子口服心服，巴巴結結的道：「老尤……老尤……」

老尤道：「甚麼事？」

小桂子露出乞求的眼光道：「你……你……你教我……」

老尤搖搖頭道：「府中那麼多護院武師，你想學武，怎不去求他們？」

小桂子道：「我求過他們啦，他們都不肯教。」

老尤道：「那就算啦，練武有甚麼屁用，像我老尤，練了幾招花拳綉腿，還不是當個花匠，整天風吹日晒，耙泥去草，澆水施肥，一輩子沒出息！」

小桂子皺着眉頭道：「我只想打贏刀疤李七和四眼狗魏老九！」

老尤問道：「那是兩個甚麼人？」

小桂子道：「是我兩個兄弟。」

老尤道：「你兩個兄弟？兩個小不點？」

小桂子道：「不是不是，他兩個是大人啦，三十出頭了，刀疤李七是老二，魏老九是老三，都叫我大哥。」

老尤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小小年紀做了大阿哥？」

小桂子道：「他們說江湖規矩，不論年歲，甚麼強者稱尊，就要我做了大阿哥。」

老尤一臉陰陽怪氣道：「小桂哥幾時走起江湖來了？你是不是打不過他們？」

小桂子眼睛亮了一下，道：「打硬仗當然不成，但是……只……只不……」

老尤道：「兵不厭詐？」

小桂子笑了，道：「對啦，你眞有點學問，就是兵不厭詐，所以紅臉的關公，黑臉的張飛，都死心塌地服了諸葛孔明啦。」

老尤道：「我不信，準是你給了他們甚麼好處？」

小桂子道：「沒有沒有，我甚麼都沒有給他們。」

老尤嘴角掛着一絲陰笑，道：「譬如說，老爺的批示案件，你偸偸看了，去告訴刀痕李七和四眼狗魏老九，他們就去向事主通風報訊，獲得一筆意外之財。」

小桂子臉孔一紅，道：「這……這可沒有啊，你……你瞎說。」

老尤道：「這些事，倒不打緊，去年臘月，你乘老爺不在，偸用了他的官印，假做文書，由刀疤李七和魏老九共謀，扮作官差，敲詐了南門外張財主紋銀三千兩，這可是殺頭之罪啊！」

小桂子嚇了一跳，道：「甚麼？有這麼多銀子？」

老尤道：「不錯，三千兩銀子，你沒有看到，你只分得紋銀五兩，但殺頭的時候，你是第一個。」

他嘆了一口氣，裝成慈悲心腸，繼續說道：「年紀輕輕，還沒娶個老婆，就要拉去斬頭，流得滿地是血，好慘啊！」

老尤繪影繪聲，好像小桂子已經被綁赴法場，鋼刀加頸，人頭立刻就要落地似的。

小桂子色發白，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道：「老……老尤……你……你……」

老尤滾動着兩顆黃眼珠，道：「這件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只要我不說，嘿嘿！」

小桂子露出一副可憐相，道：「你會說出來嗎？」

老尤陰陰一笑道：「我不說，我還要教你練武呢！」

小桂子道：「要拜師嗎？」

老尤道：「不必了，交個朋友。」

小桂子看了看老尤，暗暗轉着念頭，他雖年紀不大，但生性機靈，跟隨趙大人幾年，一些官場中的虛僞巧詐，見識不少，他估計這個老尤的武功不在那些護院之下，却甘心做個花匠，那猥瑣的形貌也有幾分裝作，如今抓着自己的把柄，不但答應不說，還要教自己練武，他打的甚麼主意？

只聽老尤道：「小桂哥，你在想甚麼呢？」

小桂子道：「我在想……在想……老尤，你眞是好人。」

老尤道：「既然交上了朋友，自然要講義氣。」

小桂子眼睛一亮，道：「對對對，要講義氣，刀疤李七說過，江湖好漢爲了朋友，那怕兩脅插刀，決不皺一下眉頭。」

老尤道：「小桂哥也是嗎？」

小桂子道：「當然啦，你以爲我小桂子不懂得江湖矩規嗎？」

老尤暗暗好笑道：「看來我老尤沒有走眼，交上小桂哥這個朋友，算是交對了。」

小桂子一拍胸脯道：「只要你老尤用得着我小桂子，我小桂子一定……一定……」

老尤接着道：「你一定辦得到？」

小桂子一派江湖口脗，道：「那還用說，那怕是上刀山，落油鍋，我小桂子決不會說出半個不字來。」

老尤道：「那好，我正有點小事懇求小桂哥呢！」

小桂子道：「甚麼事？你快說。」

老尤道：「我老尤別無嗜好，只喜歡古玩器皿，聽說老爺書房裡，有隻紫檀木匣子，式樣十分古拙，出自三百年前一位良匠之手，我老尤想見識見識一下，然後原物交回。」

小桂子心中一動：「原來你要我偸老爺的東西。」剛才說話溜了嘴，此刻怎好回絕，便道：「好啊，不過……」

老尤道：「甚麼，不過甚麼？」

小桂子道：「那隻小匣子是甚麼樣兒？」

老尤道：「我也不會見過，只知道上面有四個字。」

小桂子問道：「四個甚麼字？」

老尤道：「是四個篆字『無相神甲』。」

小桂子道：「好吧，我去找找看，要是找着了，我就拿來，反正你只想看一看，老爺是不會知道的。」

老尤道：「明夜子時，我在這裡等你，教你幾手絕招，包管把那個刀痕李七和四眼狗魏老九打得哇哇大叫。」

一聽能打贏刀痕李七及四眼狗魏老九，小桂子精神一振，喜道：「老尤，要是硬拚硬，眞的打贏了李七和魏老九，我請你喝一頓。」

老尤笑道：「叨擾，叨擾，你快去吧，別忘了那隻紫檀木匣子。」

小桂子點點頭，逕自穿過卵石小徑，分花拂柳，左轉右折，走上一條長廊。

人影一閃，一個小丫頭打從長廊右邊轉了過來。

小桂子一看，原來是二姨太的使女蘋兒。

那蘋兒只有十四五歲，長髮拂頸，臉容姣好，生成兩個甜甜的小酒渦，此刻手上端着一隻金漆盤子

，盤子上放着一對白瓷花蓋碗。

小桂子迎了上去，嗅了嗅道：「嗯，好香，是甚麼東西？」

蘋兒道：「桂花蓮子湯，快讓路呀，老爺和二姨太等着呢！」

小桂子涎着臉道：「急甚麼？我正饞得緊呢，讓我嚐一口吧！」

蘋兒白了他一眼，道：「老爺和二姨太吃的，你敢先嚐？」

小桂子道：「這有甚麼，老爺吃的東西，我也吃過很多呢！」

蘋兒道：「那是老爺吃剩下來的啊！」

小桂子扮個鬼臉，道：「好，不嚐就不嚐，來，香一個吻。」伸長脖子，向蘋兒的臉上親去。

蘋兒退了一步，道：「小桂子，你敢胡鬧，我就告訴老爺去。」

小桂子道：「這又不是第一次，幹嗎？打我的小報告？」

蘋兒道：「小桂子，別鬧了，你要吃蓮子湯，明日我叫厨子多燉一碗。」

小桂子道：「好，一言爲定。」

原來小桂子侍着趙大人鍾愛，人又生得聰明乖巧，府中上上下下對他都不錯，他就成了一羣小丫環的王子，但也只限於說說鬧鬧，沒有過份的越禮舉動，到底年紀還小，那種男歡女愛的事情，還是一知半解。

此時，他訂下了一碗蓮子湯，急急回轉書房去了。

書房甚是寬敞，兩壁陳書滿架，另外還有很多箱櫃，封固甚嚴，都是由趙大人親自加封加鎖的。

小桂子沉思：「如果眞有那隻紫檀木匣子，準是藏在這些箱櫃之內，自己沒有鎖匙，如何打開？」

忽然心中一動，想起一宗舊事。

他彷彿記得，有一天晚上，趙大人脅下夾着一個黃綾包袱來到書房，坐在書桌旁一張太師椅上，然後把自己支開。

後來，他偸偸溜回到虛掩的門縫看了一眼，看見書桌上攤開的黃綾包袱上，就是一隻黑中透紅的木匣子。

他想，老尤說的紫檀木匣子，準就是那隻了。

他還記得，趙大人當時好像全神貫注、皺眉苦思的樣子。

最後，趙大人站了起來，重新把那隻木匣子包好，他就溜開了。

至於趙大人是將那個黃色包袱藏在箱櫃裡，還是又隨身的帶走，他却沒有看見。

但是已經明白，那隻紫檀木匣子顯然十分珍貴，縱然他能取到手，也不敢拿去給老尤，老尤武功高強，說不定把它搶走了。

那木匣子裝的又是甚麼？他哦了一聲，心道：「對了，『無相神甲』！」

無相神甲又是甚麼？他再也想不通了。

平時爲了趙大人使喚方便，小桂子就住在書房隔壁的一個小房間裡，這夜，他輾轉反側，總是不能成眠。

三更時分，忽聽書房裡傳來一陣「悉索」聲音。

小桂子吃了一驚，心道：「糟了，耗子又溜進書房裏去了！」

前陣子，耗子咬破了幾本書，他被趙大人大罵了一頓，事後，他用小刀片削了幾根木塞子，把牆壁上所有的耗子洞都堵塞了，想不到耗子又打了新洞。

他起身下床，從牆上取了一件短褂。

觸手之間，碰到一根木塞子。

木塞子是堵住耗子洞的，因那木塞子太長，半截留在牆外，他就用來掛衣服。

抬頭觸到木塞子，忽然心中一動，忖道：「先看看，說不定不是耗子！」

隨手拔開木塞子，右眼湊近牆壁，向書房裡瞧去。

天上浮雲掩月，書房中器皿雜物依稀可認，耗子太小，他沒看見，赫然發現一個人。

那人青衣蒙面，身形瘦長，兩肩却顯得特別寬大，好像帶備鎖匙，此刻已經打開了一隻木櫃。

起先，他懷疑是老尤，但老尤乾巴瘦小，沒有這人高大。

小桂子機靈得緊，他沒有失聲驚叫，輕悄悄的掩了出來，一直轉到屋外的通路口，這才揚聲大叫：「快來人呀，書房裡有賊！」

叫聲未落，西跨院兩條人影飛縱而至。

砰的一聲，書房裡的那個青衣蒙面人也破窗而出。

小桂子早已躲進一叢茂密的花叢中，伸出頭來，存心看熱鬧。

「蓬蓬」兩響，激盪成氣，捲得附近花搖草顫，原來那破窗而出的青衣蒙面人，已和兩個護院武師各接了一掌。

兩個護院武師，一個是金翅魯達，一個是惡先鋒李霸，此時兩人都亮出了兵刃。

金翅魯達大喝一聲，雙鈎一擺，風捲而到，攻向青衣蒙面人的右側，惡先鋒李霸金鞭一抖，也從左方攻來。

青衣蒙面人雙掌一錯，斜步旋身，閃過了金翅魯達的上下雙鈎，突然化掌爲指，指風颯颯，點向惡先鋒李霸的右肘關節穴。

那李霸只覺右肘一麻，金鞭去勢無力，化解了他一招惡毒無比的「靈蛇繞頸」。

青衣蒙面人一擊得逞，並無戀

戰之意，才待騰身而起，一陣衣帶飄風之聲飛落了四人。

為首的使劍，正是趙大人府中十六名護院武師中的首席武師，潑風劍申不害。

其餘三人，一個莽屠夫史敬，使一柄九環金刀，一個是花豹子宋和，使一對判官筆，另一個是活瘟神唐小七，他沒有兵刃，只有一隻一尺多長、粗如拳頭、烏黑沉沉的噴筒。

加上金翅魯達、惡先鋒李霸，在場的共是六名護院武師，將那青衣蒙面人團團的圍住。

潑風劍申不害掄劍一指，喝道：「閣下夜闖官衙，到底所為何來？」

青衣蒙面人並不理會，隱約可見那蒙面黑紗中目光炯炯，只注視着活瘟神唐小七手中的那隻噴筒。

他顯然沒把其他五個護院武師放在眼內，倒是對唐小七那隻噴筒有幾分忌憚。

原來這唐小七，乃是四川唐門之後，因不守門規，被逐出門，流落江湖，做了很多壞事，積案如山，不知怎的結識了趙大人，收為親信。

四川唐門，以各種奇巧暗器馳名武林，唐小七藝出唐門，以後又結識了許多下三濫的人物，因此他所使用的毒物暗器，更見歹毒。

忽聽申不害叫道：「閣下怎麼不答話？」

青衣蒙面人仍不理會，目光向眾人一掃，立刻又轉向唐小七手中的那隻噴筒。

潑風劍申不害喝道：「難道你是個啞巴？」腳踏中宮，手中潑風劍迎面飛刺而出。

一動全動，接着金翅魯達、惡先鋒李霸、莽屠夫史敬、花豹子宋和，一齊圍攻而上。

只有活瘟神唐小七原地不動，手按機簧，準備伺機出手。

青衣蒙面人悶聲不響，雙掌翻飛，不斷移方換位，獨鬥五件兵刃。

他每游走一步，分寸把握恰到好處，總是把對方一人隔在自己和唐小七之間，好教唐小七投鼠忌器，不敢貿然出手。

突然錯步迴身，一掌擊向花豹子宋和。

這一掌蓄勢而發，施出了九成功力，掌風四射，砂飛石走，宋和眉頭一皺，哇的吐出了一口鮮血。

五人合圍而攻，竟被青衣蒙面人奮力一掌，打出了一個缺口。

他借力騰身，衝出重圍，雙足一點，飛上了高牆。

潑風劍申不害急叫道：「該死！六個人也擒不住一個，我們還有顏面見人嗎？快追！」

颼颼連聲，六個人像一陣風追了過去。

* * *

第二天，襄陽府中一片平靜，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只有趙大人在神色之間微微顯得有些不安。

那青衣蒙面人顯然是沒有被追上。

小桂子昨夜躲在花叢裡，算是飽了眼福，只見那青衣蒙面人單憑一雙肉掌，獨力搏鬥五件兵刃，未落下風，不禁打從心眼裡佩服起來。

因此，他對練武之事更增加了幾分興趣了。

中午時分，他收拾好了書房，想到花園裡去找老尤，原本約定和老尤今夜子時見面，這時却有點等不及了。

剛剛穿過廳堂，迎面碰到了主管伙食房的牛管事。

牛管事在伙食房有些權威，却管不到他，他是趙大人的書僮，平時也沒有甚麼交往。

但今天，牛管事却顯得和顏悅色，道：「小桂哥，那裡去啊？」

小桂子道：「沒有事幹，去花園溜溜吧了。」

牛管事道：「聽說昨夜發生了事情哩！」

小桂子道：「是啊，老爺書房來了一個賊子。」

牛管事道：「是小桂哥首先發現的嗎？」

小桂子點點頭道：「是啊，我是從耗子洞裡看到的。」

他繪影繪聲，說出那青衣蒙面人先是站在窗前，以後怎麼樣打開木櫃，他如何溜出去大聲呼叫。

牛管事聽得入神，道：「你沒瞧見那人的面孔？」

小桂子道：「沒有，他用黑紗蒙面的。」

牛管事道：「譬如他轉身的時候，你一點也沒有看見？」

小桂子道：「眞的沒有看見。」

牛管事突然壓低聲音道：「小桂哥，這種事最好是沒瞧見了，最好也裝作沒看見的好。」

小桂子問道：「為甚麼？」

牛管事冷冷的說道：「你想想，那人的武功很高，六個護院武師都不是他的對手，你若是看見了，說了出去，你還會有命嗎？他趁黑夜摸進你這間小屋子，殺了你就像殺隻小雞一樣的。」

小桂子嚇得一跳，道：「啊呀，這話不錯，那怎麼辦？」

牛管事語音一轉，又變得和善了，道：「小桂哥，別怕，只要你甚麼都不說，他又怎會加害一條小命呢？」

小桂子道：「是是是，其實我眞的是沒有看見過甚麼的。」

牛管事笑了笑，道：「那就好啦，我是關心小桂哥，才說了這些不相干的話，千萬可別對人提起。」

小桂子連連點頭，說道：「我不說，我當然不會說。」

牛管事道：「有工夫到厨房來，我請你喝幾杯，交個朋友。」轉身就向管事房走去。

又交了個朋友，小桂子怔了一怔，猛然抬頭，不禁大吃一驚。

那牛管事的瘦長背影，和那特別顯得寬大的肩膀，不就是昨夜那個青衣蒙面人嗎？

小桂子暗暗伸了伸舌頭，心道：「好厲害，原來就是你！」

他本來是沒有看見那青衣蒙面人的面孔的，這下全都明白了。

但他不敢說，眞的不敢說，甚至不敢再到那小屋子睡覺。

他已經知道牛管事和老尤的企圖，都是為了那隻紫檀木匣子裡面的「無相神甲」。

經過這牛管事一再警告，他也不敢立刻去找老尤，折回書房，悶了半天，一直挨到子夜時分，才偷偷溜進花園。

老尤顯然已經知道那青衣蒙面人夜闖書房之事，小桂子却不敢告訴他，那人就是牛管事。

最後，老尤要他想辦法偷趙大人的鎖匙，小桂子只好點頭答應，但老尤並沒有教他武藝。

因此和老尤分手之後，小桂子顯得無精打采，心不在焉的走到了西樓之下。

這時子時已過，落月將沉，園中花草，一片淒迷。

忽聽得西樓上一聲嬌叱，飛下一條人影，接着又飛下一條人影。

前面那條人影剛剛落地，後面的後發先至，在落月微光下精華乍現，一柄銀虹短劍已指住前面那人的咽喉。

小桂子十分機警，早在那一聲嬌叱時，身子一縮，隱入一叢杜鵑花下。

放眼望去，那個被短劍指住的赫然就是蘋兒。

手握短劍之人竟是獨居西樓的趙夫人陳寒烟。

只聽到陳寒烟道：「小丫頭，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擅闖西樓？也不打聽打聽我陳寒烟是甚麼人嗎？」

蘋兒不响，眼光中有乞求之色。

陳寒烟道：「趙玉堂的事，就是鬧得雞飛狗走，我都不管，若敢鬧上西樓，就休怪我手下無情！」短劍微微一送，劍尖頂住了皮肉。

蘋兒臉色泛白，身軀微微發抖。

陳寒烟冷冷的道：「小丫頭，要想活命，快說出你的門派，若是再不開口，立刻教你屍橫當場，我陳寒烟說得出做得到，休要後悔！」

蘋兒緊皺着雙眉，終於低聲道：「桃花幫裡的。」

陳寒烟鼻孔一哼，道：「我早該想到了，原來你眞的是桃花妖女沈咪咪一黨的。」

她似對桃花幫深痛惡絕，話畢並不收劍，劍尖仍然指向蘋兒。

蘋兒戰聲道：「求夫人寬恕！」

陳寒烟沉聲道：「我說過的話，不能不算，我就饒你這賤婢一命，去告訴你們同黨，無相神甲不在西樓，以後休得打擾！」收起短劍，驚虹一閃，上了西樓。

蘋兒呆了片刻，忽然斜肩竄起，活像一隻燕子飛越一片竹林，霎眼不見了。

小桂子吐了一口氣，從那杜鵑花下站了起來，心忖道：「這府中好像是個個都有本領，就數我沒有。」心灰意懶的摸回書房隔壁的那間小屋子。

第二天，他練武之心更切。

但是，誰肯教他？

老尤雖然會答應教他幾招絕技，看來並不是眞正熱心，熱心的只是那紫檀木匣子。

小桂子左思右想，忽然一拍手。「對了，去找蘋兒。」

他雖然昨夜聽得趙夫人說甚麼「桃花幫」，甚麼「桃花妖女」，但他沒走過江湖，正邪難辨，趙夫人的話，在他猶如東風過耳。

他只覺得蘋兒跟他十分好，他可死皮活賴，非要蘋兒教他不可，而且，他親眼目睹，蘋兒那種飛騰的姿勢，武功一定非同凡响，至少可以打贏刀疤李七和魏老九，應該不在話下。

小桂子想到這裡，不禁又興冲冲。

俟到初更剛過，便急急找蘋兒去。

他知道蘋兒的卧室，一排精舍的後院，那裡有扇側門，不到三更，不會關閉。

一路小心翼翼，進入了精舍後院。

他靜悄悄走到蘋兒的卧室門前，祇是紙窗上閃着微弱的燈光，當下輕聲叫道：「蘋兒，蘋兒！」

室內沒有回應，他暗道：「原來睡了。」

用手推門，門是虛掩的，並沒有上鎖。

他將房門推開一半，突然一股血腥氣味直衝了過來。

一瞥之下，放眼望去，昏黃燈光下，只見蘋兒赤裸橫陳，死在床上，胸口插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

他倒抽一口涼氣，回頭就跑。

忽聽一個聲音叱道：「好小子，你幹的好事，殺了人啦！」

小桂子一聽這話，更是嚇昏了頭，眞的以爲那蘋兒就是自己殺的，沒命的飛奔，逃出了精舍後院。

他不敢回轉書房，逕自借着牆邊的一株矮樹踏脚，越牆而出，逃離了襄陽府衙。

逃到大街之上，經涼風一吹，他忽然省悟，心道：「我逃甚麼？我又沒有殺人。」

但他知道，此刻府衙之內，定然是亂哄哄的，都說小桂子殺了人，縱使回去，也是百口難辯。

腦中電轉，心道：「不如走爲上着，任它東飄西蕩，說不定會遇上一位名師，學點武藝，只是身無分文，如何是好？」

他一路苦苦尋思，終於想到了刀痕李七和四眼狗魏老九。

於是精神一振，直奔西門而去。

那刀痕李七和四眼狗魏老九原是兩個無賴之徒，並無妻室，平時掄槍使劍，僅懂一點武術皮毛，嚇嚇那些一竅不通的門外漢，兩人合住在一間小破屋中，專靠包賭詐財過日，自從結識了小桂子，更是神氣活現，對小桂子盡量哄騙巴結，原不過是想藉小桂子的關係，搾點油水吧了。

小桂子到底年紀幼小，入世未深，經不起幾頂高帽子，幾句奉承話，就喜孜孜的落入圈套。

那夜經老尤一言點破，他才知上當了，三千兩銀子，他只分得五兩，這算是甚麼拜把兄弟，講甚麼仁義道德。

這時，他一路直奔西門，一路在想：「你們平日哄騙老子，老子今回也騙騙你們。」

片刻，找到了那間破屋，舉起小拳頭，像擂鼓般擂打着木門，口中叫道：「老二、老三，大哥來了。」

刀疤李七和四眼狗魏老九此刻正和一些狐羣狗黨圍着一張木桌賭牌九，一聽叫聲，立刻出來開門。

魏老九一見小桂子，好像立刻矮了半截，裝出一副恭謹的神色，道：「大哥，原來是你，深夜光臨，是……」

刀疤李七立刻叱道：「老三，別問長問啦，還不去準備酒宴，替大哥接風！」

小桂子大模大樣，擺了擺手，道：「老二、老三，你們別張羅了，我奉了大人密令，要去南漳查案子，立刻就要動身啦。」

刀疤李七和魏老九同時哦了一聲，道：「是件甚麼案子，竟要大哥親自出馬？」

小桂子裝成臉色凝重的樣子，低聲道：「對方是南漳首富沈百萬，我想好好敲他一筆，不便帶府中衙役，就請老二、老三護駕。」

刀疤李七和魏老九不由從心中笑了出來，連聲道：「好好好，大哥的事，我們做兄弟的敢說半個不字嗎？」

小桂子道：「大人限我明日趕到南漳，你們收拾一下，立刻就走。」

刀疤李七和魏老九道：「大哥寬坐片刻，我們這就去收拾一下。」

小桂子又道：「還有，我因走得匆忙，忘了帶備盤川，你們得多帶點銀子，回頭一併結算了。」

刀疤李七和魏老九道：「一點盤川路費，就算是兄弟們的一點心意，還結算甚麼？」

小桂子笑了笑，道：「難得兄弟們這般義氣，我這做大哥的，此後要好好照顧你們。」

李七和魏老九都同聲道：「多謝大哥。」

片刻間二人收拾停妥，刀疤李七拿了根齊眉棍，魏老九帶上了一柄厚背鋼刀，便和小桂子一起登程，直奔南漳，趕了六十里路，天色漸明。

這一帶都是山路，崎嶇難行，小桂子心頭打鼓，生怕有人追來，表面上裝着有講有笑，若無其事。

中午時份，到了一處野店，三人歇下打尖，進點茶水。

小桂子明知道南漳並非其目的地，暫時只想離開襄陽城越遠越好。

正在低頭沉思着下一步的計劃，猛地抬頭，赫然發現野店門首，貼着一張告示，墨跡猶新，上面寫的是：「本府書僮小桂子，因强姦害命，畏罪脫逃，有能緝捕歸案者，賞銀一千兩。」下面署名正是襄陽府尹趙玉堂。

小桂子驚出一身冷汗，回頭望了望刀疤李七及魏老九，只見兩人坐在一張大桌上喝酒吃肉，好像沒異樣。

他定了定神，走過來道：「老二、老三，用好了吧！」

刀疤李七道：「用好了，大哥有甚麼吩咐嗎？」

小桂子道：「大人嚴令，路上不能躭誤，我們這就趕路吧！」

刀疤李七和魏老九同時站了起來，道：「是，大哥請。」由刀疤李七會了賬，繼續登程。

黃昏時分，到了一處山嶺。

刀疤李七忽然道：「大哥，我看你也趕得累了，不如歇歇吧！」

小桂子的確累了，吁了一口氣，道：「也好。」找了塊山石坐了下來。

刀疤李七手掄木棍，突然臉色一變，道：「小桂子，你太不夠意

思了，自己犯法，還要拖我們下水！」

平時滿口大哥，此刻一聲小桂子，好不順耳，好像平地一聲焦雷，震得小桂子心頭一跳，道：「老二，你……」

四眼狗魏老九右手抱着鋼刀，道：「臭小子，你也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憑你就想做咱們的大哥？快滾過來，讓老子細個結實。」

小桂子心頭一寒，道：「你……你們不講義氣……」

魏老九冷笑道：「義氣？義氣值多少錢一斤？老子只愛銀子，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

刀疤李七道：「小桂子，別指望甚麼了，難道還要咱們動手？」

小桂子瞧着兩張猙獰的嘴臉，不由怒急攻心，俯身拾起兩塊石頭，兩手各握一塊，道：「好，我跟你們拚了！」

刀疤李七嘴角掛着一絲陰笑，道：「小桂子，你眞倔强，看來咱們要傷和氣了。」向魏老九丢了個眼色，道：「動手！」

魏老九舉刀跨步，道：「告示上說，緝獲歸案者賞銀一千兩，那是活的，死的大概折半，臭小子，你想擋咱們的財路？」狠命一刀，劈了過來。

小桂子涼透了心底，連退三步。

刀疤李七道：「小桂子，你過來，我們綁鬆點。」

魏老九明白李七的心意，那是想要活的，隨即附和道：「在脖子上套根繩子就夠了。」

小桂子心念已決，怒叫道：「老子不幹！」緊握石塊，兩隻眼睛就像要噴出火來。

刀疤李七冷笑道：「小桂子，這是何苦？說不定……」身子一斜，突然一記「掃堂腿」貼地掃到。

小桂子沒有提防，啊了一聲，閃身疾退。

他身後原是一堵懸崖，壁立千仭，只覺得脚下一滑，帶動了幾塊碎石，身子懸空下墜。

魏老九大叫一聲道：「糟了，白丢了一千兩銀子！」

刀疤李七道：「也許只跌斷了一條腿！」

魏老九道：「這麼高的懸崖，跌下去那裡有命？咱們快下去看看，如果運氣好的話，也許眞的沒死，只要有口氣在，抬到襄陽府領賞，一千兩銀子少一錢也不成。」

刀疤李七道：「說得也是。」突然奮起一棍，蓋頂下擊。

他猝然發難，魏老九那裡防得，頭一偏，正好擊中肩頭，身子一斜，仰面跌倒。

魏老九忍不住疼痛，道：「李七哥，你這是……你這是……」

刀疤李七一陣陰森的冷笑，道：「你李七哥最近手頭緊啊，那怕是五百兩銀子也想全要，你就讓讓吧！」

魏老九掙不起來，道：「好，我讓……我讓……」

刀疤李七嘿嘿冷笑道：「你魏老九是甚麼人，我全明白，只要你嘴巴還能說話，那裡就肯白讓？」猛的又是一棍，當胸擊下。

魏老九哇的吐出一口鮮血，氣若游絲。

他緩了一緩，斷斷續續的道：「李……七……哥，你……好狠心！」

刀疤李七猙獰的笑道：「我只不過是搶先了一着，再遲片刻，還不是被你劈頭一刀。」

魏老九眼珠翻白，沒有說話。忽然右臂一伸，手中鋼刀脫手飛出。

這垂死的一擊，顯然是盡了全力。

刀疤李七啊喲一聲，刀至血濺，翻身栽倒，一柄鋼刀，顫巍巍的正好插在李七的胸膛上，鮮血如噴泉的湧了出來。

片刻過後，一切靜止了。

寂寂空山，躺着兩具僵硬的屍體。

* * *

再說小桂子從千尺懸崖之上落了下來，懸空旋轉，頭昏眼花，忽覺身子一彈，已被一隻手臂勾住。

接着兩耳生風，好像被人挾在脅下，一路飛馳。

睜眼一看，原來是個全身黑衣的蒙面人，此人身材略矮，不像牛管事。

在微月星光之下，小桂子只見他扣住自己的那隻手，腕骨上有銅錢大小的紫記。

小桂子被他救了一命，心裡有說不出的感激。

但此刻被挾得太緊，有點透不過氣來，連忙說道：「謝謝你，快放我下來。」

那人不響，揚手一掌，打了小桂子一個嘴巴子。

這一掌不輕，小桂子眼冒金星，怒叫道：「你幹嘛打我？」

那人還是不響，揚手又是一巴掌。

這一掌打得更重，小桂子覺得左頰上一陣火熱，立刻腫起一塊。

好漢不吃眼前虧，小桂子不敢再呼叫了。

那人身法極快，小桂子只覺得耳邊風聲呼呼，目光接處，兩側樹影倒流。

小桂子累了一天，此刻又沒法下地活動，又不敢呼喊，過了片刻，便在那人脅下沉沉的睡了。

目光一掃，竟是在襄陽府大衙

之內。

那些衙差大都認得小桂子，其中一個領班道：「小桂子，是誰抓你來的？」

事已至此，小桂子也不怕了，道：「是誰抓的，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那領班道：「知道了誰還用問你？」

小桂子道：「難道那人沒有領賞？」

那領班道：「你說那人是誰？我們沒有見過，我們是在衙門外發現你的，身邊還有張紙條，寫着：『帶到人犯小桂子一名』。」

小桂子怔了一怔，道：「這傢伙眞是莫名其妙，既不領賞，抓我幹嗎？」

那領班見小桂子言詞閃爍，也不再問。

此時，另外一個差役匆匆而來，道：「大人吩咐下來，夜深了，不必審問，先押入大牢，明早發落。」

小桂子在襄陽府呆了幾年，花園倒是十分熟悉，牢房却沒有來過，這時才知道坐牢眞不是滋味。

連被子都沒有一條，只有一堆發霉的亂草。

小桂子關的牢房大約方丈左右，裡面先有一人，那人却有條被子，此刻正瑟縮在牆角，蒙頭大睡。

小桂子睡不着，看看天色已明，牢役送上飯來。

小桂子看了看，只是一碗糙米飯，還有一碗清湯，浮着幾片菜葉子，連半點油泡兒也看不見。

小桂子心想：「這樣的飯怎能吃？」

但他經過了半天一夜，肚子裡實在餓得發慌，只好拿來扒幾口。

睡在牆角的那人，連身子都沒動一下。

一直到日上三竿，才見那人打了個呵欠，伸腰坐起。

小桂子抬頭一看，只見那人大約三十左右年紀，兩眼深陷，臉色黃黃的像是病了很久。

但鼻樑挺直，眼中有神，劍眉方口，如果不是生病，這模樣兒準是十分瀟洒。

忽聽那人道：「叫牢頭把飯拿來。」

小桂子左右一看，並無別人，道：「你在叫誰？」

那人怒道：「這裡還有誰？」

小桂子道：「這就奇了，你坐牢，我也坐牢，我憑甚麼聽你使喚？」

那人手臂一伸，「啪」的一個巴掌，打得小桂子身子一斜，左頰上泛了五根指印。

小桂子道：「你打人？」

那人叱道：「你再不聽話，我折斷你的骨頭！」

小桂子摸摸臉頰，心想：「老子眞倒楣，坐牢都碰上了對頭。」

他看看那人，深陷的眼睛裡神光炯炯，威嚴逼人，終於不敢再強硬，挨近粗如兒臂的鐵栅牢門，心裡仍是不服，故意拉開陰陽怪氣的嗓門，叫道：「牢頭啊，快來人，拿飯來唷，這裡坐牢的大爺肚子餓啦！」

來的果然是牢頭，雙手托着一個盤子，端着熱騰騰的飯菜送了進來，哈着腰，道：「大爺請用飯！」

小桂子一看，盤裡是碗紅燒肉、兩個又大又白的饅頭，還有一碗三鮮湯。

同是坐牢，却有這麼大的分別。

小桂子心想：「準是他家有錢，一個大少爺，他媽的，有錢使得鬼推磨。」

那人拿起饅頭，挾了一塊紅燒肉，慢慢的吃，紅燒肉的香味散發出來，充滿了牢房。

小桂子不願去看，低着頭，直淌口水。

那人吃罷，剩下一個饅頭、半碗肉，道：「拿去吃吧！」

小桂子不响，心道：「你打我，我不吃你的東西！」

那人道：「你現在不吃，明天向我要，我也不給你了。」

小桂子還是不响。

那人不再說甚麼，移動身子，坐在牢房門口，抬頭向外面望望，一動不動，一直望了兩個多時辰。

第二天，又是小桂子叫飯。

牢頭送上飯來，紅燒肉變成了獅子頭。

這次，他一邊吃，小桂子斜眼看着他，赫然發現他腕骨上，有塊銅錢大的紫記。

這可叫人難解，一個牢犯半夜三更怎會跑出牢房，跑到老遠去抓回一個不相干的人？

小桂子暗暗納罕，但他打定了主意，假裝不知，看他還有甚麼新花樣。

那人吃完了，又剩下一個饅頭、一個紅燒獅頭，道：「拿去吃了吧！別餓壞了肚子！」

小桂子看了他一眼，心想：「就順着他點。」拿過饅頭和獅子頭吃了起來。

小桂子吃完了，那人早就坐在牢房門口，抬頭望着外面。

一連幾天，天天如此，小桂子不覺動了疑心，暗道：「他瞧些甚麼？」循着他的目光望去，那是一座高樓，牢房的門，正對着樓房的一扇窗戶，窗台上放着一盆鮮紅的玫瑰。

小桂子心想：「那不是西樓嗎？是趙夫人陳寒烟的住所啊！」

半月過去，那人用飯完畢，就這樣傻兮兮的望過去。

終於，小桂子發現了一個秘密，那扇窗戶從來都不開啓，但窗台口的那一盆鮮紅的玫瑰却天天鮮艷。

這團疑雲，小桂子只好裝在肚子裡。

一天，那人忽然問道：「小桂子，你可有爹娘？」

小桂子睜大了眼睛，心想：「你怎知道我叫小桂子？」順口答道：「有是有的，但自幼便失散了。」

那人道：「怎麼失散的？」

小桂子道：「在逃難的時候。」

那人道：「你姓甚麼？」

小桂子道：「好像是姓高的。」

那人嘆了口氣，不再說話了。

這夜，小桂子睡不着，翻來覆去，在亂草堆上打滾，一不小心，右脚一伸，伸進那人的被窩裡。

被窩裡一片冰冷，好像空無一物。

小桂子一驚爬了起來，輕輕揭開被子一角，果然不見人影，只有幾束亂草。

小桂子驚愕了一陣，瞧着牢門上粗大的鐵栅，心想：「他是怎麼樣出去的？又怎麼樣的回來？」

心中一動，剔亮了油燈，假裝睡着。

四鼓時分，鐵栅外人影一閃，只見那人無聲無息的竟從那密排的鐵栅空隙中挨了進來。

每根鐵栅的距離，最多三寸的光景，可以伸進拳頭，或者一隻小碗，整個人挨了進來，眞是駭人聽聞了。

小桂子心頭亂跳，連大氣也不敢出。

只見那人坐了下來，背脊貼着牆壁，歎了口氣，深陷的眼睛更深陷了，枯黃的臉上流露出凄苦無告的神色。

過了片刻，那人忽然道：「小桂子，別裝睡了，起來。」

小桂子被他說破，不能再裝了，翻身坐起來了。

那人又是幽幽一歎，道：「小桂子，我要死了。」

小桂子瞧着他那枯黃的臉，深陷的眼眶，心裡隱含着同情之神色，失聲道：「你別死，你別死，你爲甚麼要死？」

這是一份眞情流露，兩顆晶瑩的淚珠奪眶而出，一滴還掛在臉頰之上。

那人歎道：「我已病入膏肓，必須服用一種藥物，還要四十九種靈草作引，我搜尋了三年，只得四十二種，唉……」

小桂子道：「只差七種，快找啊！」

那人搖搖頭，道：「找不到了，其中三種世間稀有，另外兩種已經絕了跡。」

小桂子道：「原來你每夜出去，是去找尋靈草？」

那人點點頭，道：「找靈草，也找玫瑰……」說到玫瑰，他自知失言，忽然住口了。

小桂子心中一動，心想：「對了，原來那西樓窗口上的那盆玫瑰是她天天更換的？」

顯然，這位自知將死的中年人和趙玉堂的正室夫人陳寒烟，似有着極微妙的關係。

小桂子突然問道：「你爲甚麼要坐牢？」

那人慘然一笑，道：「我愛上了這裡的環境。」

這裡有甚麼好環境，一座牢房，一些發霉的亂草，唯一的好處就是面對西樓。

小桂子道：「你沒有犯法，他們爲甚麼要抓你？」

那人苦笑道：「犯點小法，那是很容易的啊！」

這夜，兩人不停對話，談到東方發白，小桂子只知道他是自願坐牢的，就是如此而已。

第二夜，那人沒有出去，半夜裡把小桂子叫醒。

他似是自知生命的旅程快到終點，歎息一聲道：「我的時日不多了，趁這有限的日子，我要傳你武功。」

小桂子一陣驚喜，說道：「好好，我拜你爲師。」

那人搖搖頭，說道：「不，我不用你拜師。」

小桂子有點失望，心道：「莫非又是交個朋友？」

只聽那人道：「我代師傳藝，收你爲四師弟，小桂子，你可願意？」

小桂子連連點頭，說道：「我願意，我願意。」

那人道：「從現在起，叫我二師兄。」

小桂子想了一想，道：「二……二師兄，還有大師兄、三師兄吧？」

那人道：「只有三師妹，至於大師兄……」突然牙齦一咬，一雙深陷眼睛裡，神光逼人道：「以後不准提起他！」

小桂子嚇了一跳，道：「好，我不提，我不提就是。」

過了片刻，那人神色轉霽，道：「小桂子，憑你的稟賦，的確是練武材料的上上之選，只是師門武學淵博，縱然你朝夕苦練，至少也得花上三年工夫，才能略窺堂奧，可惜你二師兄時日無多……」

小桂子道：「二……二師兄……你……」

那人凄然道：「我頂多只能再

活三個月。」

小桂子眼圈一紅，不覺哭了起來。

那人苦笑一下，道：「小桂子，生死有命，別爲你二師兄難過，我要在這三個月之內教你三年武功，這種速成之法，你恐怕要吃很多苦頭，小桂子，你怕不怕呢？」

小桂子道：「二師兄，我不怕，我眞的不怕。」

那人點點頭，道：「好，從現在起，你要心無旁騖，甚麼都不想，只想一種東西，就是二師兄教你的武功訣竅，專心一致，這樣才能啓發你的領悟力，聞一知十。」

小桂子道：「我會的，我會的。」

那人繼續說道：「我說過，時間不多，現在就開始，教你先打坐，坐得像塊石頭，像根木頭，忘掉這個世界、忘掉所有的人、忘掉二師兄、忘掉了你自己……」

就這樣，小桂子就開始練武了。

先是坐功，接着是練習吐納之法，呼氣吸氣。

到了第三天，那人要小桂子平卧地上，他用拳頭敲打，愈敲愈快，每根骨節都敲到，而且反覆敲打，小桂子酸痛難當，只好咬牙忍受下去。

第七天，那人帶來了兩袋砂，一袋粗砂、一個細砂，他要小桂子赤身平卧，先用細砂在小桂子肉身磨擦，然後改用粗砂，小桂子只覺全身火熱，五內俱焚，肌膚欲裂，却不敢叫出聲來。

最後，他竟帶回一袋鐵砂，形狀不一，粒粒都帶有稜角，有如芒刺，小桂子一看，便覺心往下沉。

但這種苦頭，終是要吃的。

半月之後，改練基本武術和縱橫閃避之術，漸漸練到拳掌兵刃，最後以劍爲宗，七種劍法一氣呵成。

這天，那人忽然道：「小桂子，你還沒有問二師兄叫甚麼名字。」

小桂子呆了一呆，道：「小弟該死！」

那人道：「你二師兄李圖南，你三師姊……三師姊……」他似是觸動了傷心事，突然臉色黯然，雙目失神，顯得十分痛苦。

小桂子察言觀色，低聲道：「二師兄，別說了吧！」

李圖南咬咬嘴唇，道：「不，終究要告訴你的，她就是陳寒烟。」

小桂子心頭一震，幾乎叫出聲來。

李圖南道：「你知道她是誰吧？」

小桂子道：「知道。」

李圖南輕輕歎息，道：「好吧，還有很多事，以後我會告訴你的，你二師兄的時日實在不多了，師門武學，你已學會了八成，最後一宗師門絕學，你二師兄因體質所限，命危旦夕，看來學成無望了，如今也交付給你，能否練成，關係師門榮枯，也看你的造化了。」

小桂子靜靜的聽着，沒有說話。

李圖南繼續說道：「這宗絕學已引起極大的波瀾，如今武林滔滔，羣雄矚目，但他們所圖的、所想的，都離譜甚遠……」他探手入懷，貼身取出一包油紙小包。

展開油紙包，是一本紙色烟黃的小册子。

小桂子武功已具火候，眼明目亮，早已瞥見那小册子的首頁上的四個篆字，正是「無相神甲」。

無相神甲在此，趙玉堂所保存的顯然是隻空匣子了。

李圖南神色肅然，突然改變了稱呼，道：「小師弟，你聽清楚了，這項神功，師門弟子一個都不曾學成，所以你二師兄也只能指點原則，你要憑自己的智慧，用心研習。」

小桂子道：「二師兄，學成之後，有甚麼用處？」

李圖南一字一頓道：「入水不濕，遇火不焚，最高境界便是『金剛不壞』了！」

從此小桂子便在牢房裡研習「無相神甲」的入門功夫，他天資聰敏，心領神會，幾天下來，竟能渾然忘我。半月又過，李圖南的病情好像一天天加重，臉色愈黃，眼眶愈深，只剩下皮包骨了。

這夜，李圖南帶來兩樣東西，那是一柄長劍和一個小包裹，他叫過小桂子，神色中顯得無比悲涼，道：「小師弟，明天我們就要分手了！」

小桂子心頭一震，道：「二師兄，你……你是說……」

李圖南感然歎道：「你二師兄油盡將枯，最多祇能再活十天，在這十天中還有很多事要辦，然後找個長眠之地，從此青山埋骨……」

小桂子哭道：「二……二師兄……」鼻頭一酸，淚如雨下。

李圖南枯乾的眼眶裡也擠出了兩滴淚水，道：「這柄長劍，號稱『卿雲』，形式古拙，却是一柄名劍，伴隨你二師兄十五載了，現在就轉送給你，這小包裹內有些衣物銀兩，還有兩封信，你看過自知……」

小桂子淚如泉湧，跪在地上，轉眼晨雞三唱，李圖南忽然精神一振，道：「小師弟，我們走啦。」一座牢房，關不住李圖南，也關不住小桂子了。（未完——上）

夏日危情

現代社會奇情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避騷擾入住酒店 遇美女獲獻殷勤

上文提要： 青年高丹尼在郊外的居處，搬來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爲鄰居，高丹尼禮貌地向她招呼，却遭白眼，高丹尼想討好她，姑娘對高丹尼更加不理睬，然而心中暗覺高丹尼並不討厭。某晚，高丹尼在市區，偶遇幾個人在打鬥，好像在搶一件物事，他好奇走前去，想探個究竟，那物事在搶奪中飛落高丹尼車中竟不知，但高丹尼與那姑娘亦因此物事被涉入一場麻煩中……

高丹尼爲那來歷不明的煙盒惹起麻煩，趙寶儀今次事件會不會也跟那煙盒事件有關？

在他想得入神之際，屋內的趙寶儀忽然叫道：「快把我放了。」

他如夢初醒般，返入屋內，只見趙寶儀仍四肢被綁着躺在地上，連忙把她身上的繩索解開了。

高丹尼道：「他們是甚麼人？」

趙寶儀語氣仍很冷淡，道：「不知道。」

高丹尼也不理她喜不喜歡聽，便把當晚與韋斯與賀爾在街上打鬥的事說了，也懷疑那個煙盒是在打鬥時無意間跌進自己車內，所以惹下了麻煩。

趙寶儀聽了，知道剛才綁架自己五人的其中兩人與煙盒有關，就是說，剛才那五個人既與韋斯、賀爾有關，她明白他們爲甚麼要爭奪那煙盒了。

高丹尼感到事件有點古怪，又問道：「那五個人，你認識他們？」

趙寶儀不答，好似默認了。

高丹尼又問道：「他們爲甚麼要綁架你？」

趙寶儀仍是不答，道：「這地方我已不能再住下去，否則還有很多麻煩事出現。」

高丹尼想起韋斯與賀爾絕不會罷休，也道：「我也不能在這裡住下去，快走爲妙。」

趙寶儀道：「好，我們各走各路吧！」

「不，」高丹尼道：「很明顯，這件事我們已被捲入了同一個漩渦內，怎能各走各路？」

「那你想怎樣？」

「我們非要保持聯絡不可，因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合力把事情解決。」

「但我不喜歡跟你一起。」

「我不在乎，反正自己解決不了，若果性命受到威脅，警方可以替我解決。」

趙寶儀忽然緊張地道：「不能報警。」

高丹尼道：「爲甚麼？」

「不能就不能，別問我爲甚麼。」

「若果不報警，你和我的處境都很危險。」

「你有沒有辦法解決這件事？」

「其實我也不想報警，只想暗中追查一下這連串不可思議的怪事，所以我也想自己解決這件事。」

趙寶儀好不願意地道：「好吧，那我們一起解決這件事吧，但首先要離開這裡。」

高丹尼道：「那就各自收拾一下，然後一起離開吧！」

「那我們住在哪裡？」

「酒店。」

高丹尼說完，便返回住處，收

拾了一些簡便行李，帶了手提電話，便走出門外。

不久，趙寶儀也收拾好了行李下來。

高丹尼道：「坐你的車。」

趙寶儀道：「你坐你的車，我坐我的車。」

高丹尼道：「我的車馬力不夠，若果遇上逃命的時候會九死一生，想清楚吧！」

趙寶儀想了想，只好道：「上車吧！」

高丹尼發出微笑，便開門坐在司機位旁的座位上。

趙寶儀坐了司機位，接着把車開了。

高丹尼在行李袋拿出一本書，這是他自己的作品，書名叫「城市奇案」，把書交到趙寶儀面前，道：「你偶像的作品，送給你。」

趙寶儀望了望那書，道：「這本書下個星期才發行的，你怎會這麼快有這本書？」

高丹尼微笑道：「我有辦法，要不要？」

趙寶儀可有可無地把書接了，然後放在一旁，說道：「謝謝。」

高丹尼笑道：「高丹尼就是我最喜歡的作家，想不到我們同樣喜歡一個人。」

趙寶儀不作聲。

高丹尼又道：「我名叫小高，你叫甚麼名字？」

趙寶儀冷淡地道：「我姓趙。」

高丹尼又道：「趙小姐，我懷疑你的麻煩和我的麻煩互有關連，但我覺得你好似把實情隱瞞了。」

趙寶儀仍不作聲。

高丹尼正想說話之際，這時他的手提電話响起來了，他連忙接聽。

電話傳來丁禮的聲音：「是小高嗎？」

高丹尼道：「我是小高，有甚麼發現？」

丁禮道：「我跟踪那兩個洋人看見他們在中區進入一幢大廈。」

高丹尼道：「有沒有跟進去？」

丁禮道：「有，我見他們進入了一間貿易公司。」

高丹尼道：「做得好，你現在到皇室酒店大堂等我。」

丁禮說聲「好」，雙方便收了綫。

* * *

高丹尼與趙寶儀抵達皇室酒店，丁禮早已在大堂等候。

丁禮見他與趙寶儀在一起，感到有點奇怪，忙問道：「小高，到底發生甚麼事？」

高丹尼道：「現在不方便講，」轉而對趙寶儀道：「我們先租房吧！」

趙寶儀冷眼望他一下，道：「休想我跟你同住一間房。」

高丹尼啼笑皆非，苦笑道：「我從來沒有想過和你同住一房。」

丁禮只感到事情透着古怪。

當下高丹尼到柜枱處租了相連的套房，然後把其中一條門匙交給趙寶儀。

趙寶儀接過門匙後，一聲不响，便向電梯大堂走去。

高丹尼已開始對她看不順眼，追前兩步，不滿地道：「這個時候你還擺甚麼架子？到底我有甚麼地方開罪你？」

趙寶儀聽而不聞，並快步走向電梯。

丁禮一臉迷惘之色，道：「小高，到底發生甚麼事？有家不回卻來住酒店，兩個人來開房，卻又租兩間房？」

高丹尼望着他，笑道：「高深莫測，是嗎？」

丁禮猛抓頭皮，兩顆眼珠不停地望着他，臉上更加深了迷惘之色。

* * *

進入酒店房間，高丹尼便把一切情形對丁禮說了。

丁禮聽後，恍然大悟，然後好奇地問道：「到底那煙盒是甚麼東西令這兩班人如此緊張？」

高丹尼道：「煙盒只是普通的一個煙盒，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現在我只對姓趙那妞兒有點興趣。」

丁禮笑道：「她長得這麼漂亮，是男人都會對她有興趣，只是她爲人有點冷傲。」

高丹尼沒好氣地道：「我不是對她的人感到興趣。」

丁禮奇道：「那你對她那方面感到興趣？」

「她的身份，我有興趣揭開她的眞面目，她太神秘了。」

「是嗎？」

「她被五個人强行綁架，但很明顯，那些綁架她的人似乎對她沒有多大惡意，而且也沒有傷害她的意圖。」

丁禮道：「看她的樣子似是富家千金，那些綁架她的人，會不會只是想向她家人勒索？」

高丹尼語氣很肯定：「絕對沒有可能。」

「你如此肯定？」

「綁架她的人其中一個她是認識的，試想想，那些人想綁架勒索，卻出動一個她認識的人行事，不是蠢得不得了嗎？」

「這也是道理。」

「當時我還聽她對那個認識的人說：『你出賣了我。』這又怎會是一般綁架勒索事件？」

「確是有點高深莫測。」

「還有，其中有兩個人我見過的，他們就是跟那兩個洋人打架的人，而且很明顯，當晚他們在街上跟兩個洋人打架是爲了爭奪那個煙盒。」

「你也眞大意，你明知姓趙的妞兒對你沒有好感，你爲甚麼把那煙盒送給她？讓她把那煙盒當垃圾丟了？」

「我怎曉得那煙盒如此重要，弄到現在要避難？」

「相信日後麻煩更多，不如報警吧！」

「不！」

「爲甚麼？」

「我是寫稿爲生的，我要把這件事查下去，查個水落石出之後，就把整個過程寫篇眞人眞事的小說，相信也很吸引，若果報警，我就不能身歷其境了。」

「我知勸你也無用，一切請小心吧！」

* * *

趙寶儀換了睡衣，躺在床上閱讀高丹尼的作品，看得非常投入，就在她看得入神之際，房門忽然被拍响了。

她起床走到門前，問道：「誰？」

門外的人道：「我是小高。」

「甚麼事？」

「我可以進來嗎？」

趙寶儀想了想，還是把門打開了。

高丹尼手上捧着十多本書，笑着走了進來。

趙寶儀把門關上，說道：「甚麼事？」

高丹尼把手上的十多本書放在床上，微笑道：「這些書全是我的……偶像的作品，我特意送給你。」

趙寶儀往床上一望，只見全是高丹尼的著作，然後道：「這些書我全都看過了。」

高丹尼驚異地道：「全都看過了，這麼捧場？」

趙寶儀道：「有甚麼稀奇？高丹尼共寫了五十八本小說，我全都看過了。」

高丹尼很開心，道：「多謝你。」

趙寶儀奇道：「多謝我甚麼？」

「多謝你捧我的……偶像的場。」

趙寶儀不屑地道：「男人大丈夫，也學女人提偶像。」

高丹尼笑道：「崇拜偶像哪有分男女的。我可以坐下嗎？」

「隨便吧！」

高丹尼便在沙發椅上坐了下來。

趙寶儀坐在床上，道：「我知你過來不是送書給我這麼簡單，有事就說吧！」

高丹尼笑道：「我特意來向你道歉的。」

「道甚麼歉？」

「那天我不小心用水弄濕了你的衣服，其實不是故意的，我還要對你說，我小高是個正人君子。」

趙寶儀面上一紅，不悅地道：「不要提啦！」

高丹尼歉道：「我知道你很介意。」

「別提這些好不好？」

「好，講正事吧，你到底是甚麼人？那五個人綁架你有何目的？你爲甚麼阻止我報警？」

趙寶儀正色道：「這是我的事，你別多問。」

高丹尼鄭重地道：「現在事情很明顯，你的事亦即是我的事，我怎能不問？」

趙寶儀遲而不答，反問道：「我們到底要在這裡住多久？」

高丹尼也知她在迴避自己的問題，只好道：「住到把事情解决了才走。」

「這裡每天的租金也不便宜的。」

「放心，你無需付分文，這可以了吧？」

趙寶儀瞪大雙眼望着他，一副不相信的表情，道：「你每天無所事事，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沒有收入，但卻有本事付這並不便宜的租金，佩服！」

高丹尼道：「我每天無所事事，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沒有入息，但却有本事付這並不便宜的租金，佩服嗎？」

趙寶儀一臉疑惑的望着他。

高丹尼又微笑道：「你也該餓了，若果賞臉的話，一小時後在酒店的餐廳見面吧！」

趙寶儀以卑夷的眼光向他上下打量一番，冷笑道：「餐廳是不招待衣冠不整的客人的。」

高丹尼看看自己一身隨便而不修邊幅的衣着，笑道：「這點我比你清楚。」說完站起身走到門前，開了門，說道：「一小時後再見。」便走了出去。

趙寶儀好似不忍拒絕他，也不禁暗問，自己是不是眞的討厭他？

* * *

餐廳內的燈光柔和，音樂也悠揚悅耳，每張枱上正擺放了一盞洋燭燈，極盡浪漫。

高丹尼打扮得煥然一新的坐在一張臨窗的枱上，只見他把臉上的鬍子刮得一乾二淨，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身上還穿了一套畢挺西裝，結了領帶，看上去有點玉樹臨風之感，跟平日的打扮簡直是兩個人。

他開了一瓶陳年老酒，一邊在細細品當，一邊有耐性地等着趙寶儀。

他心情有點緊張，看來對這個

約會極之重視，正因如此，所以才把自己打扮得判若兩人。

約會時間已過了半個小時，趙寶儀卻還未出現，但他不着急，因爲他知道女孩子是喜歡遲到的，尤其是被男孩子邀約的時候，而這種遲到往往是刻意的。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等了半小時又半小時，盼望出現的人卻始終沒有出現，如是者等到餐廳也打烊了，趙寶儀終歸沒有應約，最後只好空着肚子，帶着失望的心情結帳離開餐廳。

＊　＊　＊

次日早上，高丹尼又刻意打扮了一番，穿着昨晚那套新購買的西裝，精神奕奕的往酒店的咖啡廳吃早餐。

當他進咖啡廳之後，向內一望，只見趙寶儀捧着書本獨個兒坐在一張枱上。

他想上前跟她打個招呼，但想起她昨晚刻意爽約，明顯對自己還存反感，爲了避免碰到一鼻子灰，所以打消了這個念頭。

咖啡廳的女侍應見他進來，不禁被他的英俊容貌，翩翩的風度深深吸引住了，其中一女侍應迎上前，雙眼盯着他，道：「先生，早，幾位？」

高丹尼微笑豎起一隻手指。

女侍應便把他帶到離趙寶儀一枱之隔的一張枱坐了下來。

他坐下來後，便開口點了要吃的早餐。

趙寶儀在埋首閱讀高丹尼作品的時候，忽聞鄰桌傳來一把熟悉的聲音，不其然扭頭向旁一看，這一看，看見了高丹尼的側面。

她見了一個穿着整齊的英俊青年就坐在鄰座，不由眼前一亮，忍不住多看了兩眼。

趙寶儀雖在看書，但已開始顯得心不在焉，不時斜眼望向鄰座英俊而又翩翩風度的青年。

高丹尼在邊吃早餐邊閱讀報紙，根本不知道趙寶儀一直在偷看自己。

事實上，趙寶儀根本不知道那英俊青年就是高丹尼。

高丹尼放下報紙，然後就好似在想着甚麼似的，想得入了神，他沉思時的樣子，就更加吸引趙寶儀的眼光了。

原來高丹尼所以打扮得如此整齊，是爲了要去「莊信貿易公司」查韋斯與賀爾的身份，他恐怕會碰上這兩人，所以刻意打扮一下，好讓韋斯與賀爾就是碰上自己，希望一時也認不出來，同時到人家的貿易公司去，衣着也總不能隨便。

他從丁禮的口中知道，當晚丁禮跟着韋斯與賀爾到「莊信貿易公司」，那時已是晚上七點鐘，大廈內所有的人都下班了，唯獨只有「莊信貿易公司」仍是燈火通明，但其他職員早已下了班，那麼韋斯與賀爾這時到那公司所爲何事？那家貿易公司會不會是他們的大本營？他們又會不會在暗中幹着不可告人的勾當？

他想了一會，便收拾好報紙，打算結帳離開，當他回轉頭欲找侍應的時候，看見了趙寶儀正向自己望了過來。

趙寶儀感到自己有點失儀，連忙把視線挪開。

高丹尼喚過侍應結了帳之後，站起身來，最後還是走到趙寶儀身邊。

趙寶儀見那英俊青年走了過來，只感心中微跳。

高丹尼在她身邊微笑道：「早上好。」

趙寶儀微微抬起頭，也微笑道：「早上好。」

高丹尼第一次見她面上出現笑容，只覺又有另一種美態，笑道：「原來你笑起來是這麼漂亮的。」

趙寶儀微帶羞怯，不敢正面望向他，笑得更甜地道：「多謝你讚賞。」

高丹尼在她面前坐了下來，道：「昨晚就算你不應約，也應該打個電話到餐廳去對我說一聲，免得我等了你一整晚。」

趙寶儀本就覺得他聲音有點熟悉，聽他說了這話，一個詫異，向他看個清楚，面前那個令自己心儀的英俊青年，竟是那個放蕩不羈的小高，她瞪大了雙眼，驚異地道：「是你？」

高丹尼笑道：「就是我。」

趙寶儀目不轉睛的望着他，一副不相信的樣子。

高丹尼看看自己穿着的衣服，又笑道：「這套西裝是特意買來的，穿不慣，怪不舒服的。」

趙寶儀眞不相信他打扮整齊的時候，竟有如此大分別，不禁看得呆了。

高丹尼見她不作聲，以爲她不歡迎自己坐下，只好站起身來，說聲「再見」，便離開了。

趙寶儀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消失。

＊　＊　＊

高丹尼離開酒店之後，用電話聯絡了丁禮，叫丁禮查一下「莊信貿易公司」的底細，丁禮答應盡力而爲。

九點鐘左右，他來到「莊信貿易公司」大廈的大堂，等了一會，果然看見韋斯與賀爾進入了電梯，樣子與一般上班的人沒有分別。

他想跟進去，但又恐怕碰上二人，所以打消了念頭。

他知道要查「莊信公司」的底細不能親自出面，因爲韋斯與賀爾認得自己，爲了謹慎起見，最後還是離開，打算返回酒店。

＊　＊　＊

他在「皇室酒店」附近下了車，徒步走回酒店，走了一會，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再看過清楚，那人竟是被趙寶儀指爲出賣自己的鄧樂天。

他不動聲色，暗中從後跟着，只見鄧樂天竟向「皇室酒店」走進去。

高丹尼在想：鄧樂天到「皇室酒店」所爲何事？找趙寶儀痲煩？然則他又怎會知道趙寶儀住此酒店？

鄧樂天進入了酒店，已不容他再作他想，便加快腳步跟了進去。

進入酒店之後，只見鄧樂天在等電梯。

高丹尼不動聲色，站在等電梯的人堆中，鄧樂天果然並沒有發覺他。

不久電梯到了，七八個人一起進入，鄧樂天是其中一人，高丹尼也藉他人掩護下進入電梯，而鄧樂天一直沒有發覺他。

高丹尼看見鄧樂天按亮了十樓的鍵鈕，十樓正是他與趙寶儀入住的一層，他心下更感事不尋常了。

電梯在十樓停下，鄧樂天走了出去，高丹尼也垂頭跟了出去，然後躲在走廊轉角處，在留心鄧樂天的行動。

他探頭望向走廊，果然看見鄧樂天在趙寶儀的房門按門鈴，不久，趙寶儀把門開了，然後把鄧樂天迎了進去，並馬上把房門關上。

這個情形，只把高丹尼看得個滿腦子的問號，難以明瞭箇中眞相。

這意味甚麼？之前鄧樂天還親自帶人綁架趙寶儀，但看情形，這次鄧樂天來找趙寶儀，明顯不像上次那樣強闖，而雙方顯然是事先相約好在房中見面的。

鄧樂天與趙寶儀之間是甚麼關係？他們在房中會面是男女私情還是另有別情？

高丹尼幾乎可以肯定，鄧樂天上次帶人綁架趙寶儀，是與煙盒有關，事後趙寶儀又在他面前瞞了事實，甚至隻字不提。

高丹尼感到事情越來越高深莫測了。

＊　＊　＊

兩天後，丁禮親自到酒店房間造訪高丹尼。

高丹尼正在房中寫稿，見了丁禮，連忙道：「有沒有替我查莊信公司的事？」

丁禮坐了下來，說道：「查過了！」

高丹尼急問道：「怎樣了？」

丁禮道：「莊信貿易公司是一家由美國人開設的公司，並沒有甚麼不妥，是一家眞眞正正做生意的公司，每年營業額以億元計，而且每年繳了不少稅給香港政府。」

高丹尼在沉思得出了神。

丁禮道：「你到底懷疑這家公司甚麼？」

高丹尼道：「那個韋斯與賀爾的確與莊信公司有關，而那個煙盒又與他們扯上關係，若果他們幹的是正當生意，他們爲甚麼身上懷有手槍？別忘記，這裡不是美國，並非隨便可以帶槍在身的。」

「可能他們領着槍械牌照吧，所以就可以懷槍在身了。」

「他們當晚想用槍殺我，若果他們的槍領有牌照，就不敢胡亂開槍了。」

「爲甚麼？」

「你要知道，槍膛是有來復線的，來復線就和人身的指紋一樣，每支槍的來復線不同，若果他們當晚把我殺了，而他們的槍又已在有關部門登記了，彈頭就會有他們手槍的來復線，警方一查就很容易知道兇手是誰，所以我肯定他們的手槍是非法的。」

丁禮一想不錯，又道：「那個煙盒會不會是商業秘密，所以他們才如此緊張？」

高丹尼道：「能夠出動手槍搶奪的，相信不是商業秘密這麼簡單。」

「所以你要查下去？」

「只要那姓趙的妞兒合作，要查出眞相並不難。」

「她爲甚麼不跟你合作？」

「第一，她對我沒有好感，第二，她好似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這件事她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她又不許你報警，又不合作，到底搞甚麼把戲？」

「這就是她不可告人之秘密了，所以我對她越來越有興趣。」

＊　＊　＊

晚上，高丹尼爲了要接觸趙寶儀，又到她房間約她出外吃晚餐。

趙寶儀心裡現在其實並非眞的討厭高丹尼，只是保持她一貫的冷傲作風，更因爲她認爲高丹尼是個無業游民，所以有點看不起他，同時也爲了女性的矜持，因此又拒絕了高丹尼的約會。

高丹尼爲了尊重趙寶儀，所以穿得整整齊齊的約她到餐廳吃晚餐，豈料被拒絕了，失望之餘，唯有返回自己的房中，然後脫下他認爲束縛的一身西裝，再穿回隨便的牛仔衫、牛仔褲、運動鞋，這才外出。

他本來打算與趙寶儀一起到酒店那間高尚的餐廳過一個浪漫的晚上的，既然佳人不肯應邀，只好到

咖啡廳去，形單影隻的胡亂充飢算了。

當他進入咖啡廳之後，不其然一望，趙寶儀竟然比自己先到並坐在一張枱上，而且又捧着高丹尼的著作在埋頭閱讀。

高丹尼見了，心裡有點難受，心想：「她寧願孤獨一個人也不願意和我在一起？」

他雖然明知她並不歡迎自己，還是鍥而不捨的走到她桌邊，微笑道：「趙小姐，一個人嗎？」

趙寶儀冷淡地道：「不錯。」

高丹尼道：「我可以坐下來嗎？」

趙寶儀望也不望他，仍是那麼冷淡地道：「不可以！」

高丹尼說時，本來已一手把座椅拉開了，並準備坐下，但聽她一說，登時坐不下去，並把座椅放回原位，然後聳聳肩，洒脫一笑道：「沒問題。」

然後他故意在她鄰桌坐了下來。

他坐下後，侍應招呼了他，他先要了個餐牌，正在埋首閱讀餐牌的時候，耳畔忽然响起一個嚦嚦鶯聲道：「先生，一個人嗎？」

他抬頭一看，登時眼前一亮，原來面前出現一個身材健美，樣子相當漂亮而又甜蜜的少女。

他呆了半晌，才道：「不錯，一個人。」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可以坐下來嗎？」

高丹尼忙道：「當然可以。」連忙站起身來替她拉座椅，並且請她坐下。

趙寶儀在旁看見了，看得瞪大了雙眼。

那漂亮的少女坐下來後，微笑道：「謝謝。」

高丹尼回以微笑道：「不用客氣。」

少女道：「先生貴姓？」

高丹尼道：「我姓高，你叫我小高吧，小姐怎樣稱呼？」

少女笑容可掬，道：「我名叫周美兒。」

高丹尼道：「的確是一個美人兒，沒有叫錯名。」

趙寶儀在旁聽了，冷哼一聲，輕聲道：「油腔滑調。」

少女笑得很可愛，道：「多謝你的讚賞。」

高丹尼道：「你一個人竟敢坐在我身邊，你不怕我？」

「交朋結友嘛，有甚麼可怕？我在加拿大的時候也是時常這樣的，所以結識了很多朋友，你們香港人認為這樣是不對嗎？」

高丹尼奇道：「你們香港人？難道你不是香港人？」

周美兒仍是一副甜美的笑容，道：「我當然是香港人，只是我離開了香港十多年了，今天是第一次回來。」

高丹尼恍然道：「原來你剛從外地回來，一個人回來？」

周美兒道：「是啊，我就住在這酒店的十一樓，一一〇八號房。」

高丹尼道：「眞巧，我也住在這酒店的十樓一〇〇九號房。」

「你也從外地回來？」

「不，只是興之所至，到酒店住他十幾天罷了！」

周美兒道：「自小離開香港，十多年了，今次回來，變化眞大。」

「香港被稱為永遠在建設中的城市，莫說十多年，一年變化也很大了。」

「一個人無親無朋，悶死了，我想找一個人陪我到處遊覽一下。」

「你找到了。」

「哦？」

「那個人就是我。」

周美兒天眞一笑，道：「眞的？」

高丹尼道：「我樂意奉陪。」

周美兒很開心，道：「我眞幸運，今天一到步，就找到一個好朋友兼嚮導。」

鄰桌的趙寶儀看在眼裡，聽在耳裡，滿不是味兒，而且顯得有點坐立不安，心中不其然湧起了一股醋意，有點酸溜溜的感覺。

她開始在後悔，既然不討厭他，為甚麼又裝成討厭他的樣子？又一次復一次的拒絕？

她更後悔自己在擺架子，以至那個叫周美兒的乘虛而入。

高丹尼與周美兒在談笑風生，並開始一起吃晚餐，趙寶儀看在眼裡，心裡更是難受，最後忍受不住，帶着一顆酸溜溜的心結帳而去。

*　*　*

一連數天，趙寶儀都目睹高丹尼與周美兒把臂外出，因此也令趙寶儀一連失眠了數晚。

她越來越後悔了，心中只希望高丹尼不會與周美兒產生感情，同時也希望周美兒能早日返回加拿大。

*　*　*

高丹尼為了要盡地主之誼，每天與周美兒暢遊香港每一角落，令周美兒芳心大慰。

當晚深夜，兩人才雙雙返回酒店。

當兩人返回酒店大堂時，高丹尼發現趙寶儀竟坐在大堂，她見了兩人手拖手的走了進來，臉色十分難看。

趙寶儀見兩人態度親熱，這時不得不承認高丹尼在自己心中是多

麼重要了，也因此，心中就更加難受。

高丹尼見了她，微笑的一點頭，接着被周美兒拉到電梯大堂。

趙寶儀滿心不悅的，也起身跟着兩人走向電梯大堂。

高丹尼見了趙寶儀一臉委屈的樣子，不禁暗自覺得好笑。

電梯停在大堂，門打開了，三人同時走了進去。

趙寶儀按十字。

周美兒按十一字，然後充滿熱情的拉着高丹尼，嫵媚的道：「反正時候尚早，到我房間去聊聊天吧，好嗎？」

趙寶儀衝口道：「不好。」她不由自主地說了這話，連忙說道：「對不起。」

周美兒一臉疑惑之色望着她，令她渾身不自然。

高丹尼沒有答話，只微笑的向周美兒點了點頭。

趙寶儀心中氣極，忽然很憎恨周美兒，對高丹尼更是又愛又恨。

電梯很快停在十樓，趙寶儀為免難堪，急忙步出電梯，回頭見高丹尼並無步出的意思，心中又急又怒，轉迅間，電梯門又關上了，她氣得在地上跺脚，一副想哭的樣子。

*　*　*

高丹尼與周美兒進入了房中之後，周美兒隨手把手袋丟在地上，令手袋內的東西散在地毡上，然後她熱情洋溢的雙手環抱着高丹尼，並露出一副飢渴的神情。

血氣方剛的高丹尼不禁怦然心跳，血脈也開始高漲了。

周美兒那兩片嘴唇情深的向他唇上一吻，然後雙手把他放開，嫵媚一笑，道：「你先洗個澡吧！」

高丹尼被弄得心猿意馬，有點意亂情迷地一點頭，便走進浴室之內，但周美兒卻一手把他拉了出來，笑道：「你喜歡穿着衣服洗澡的嗎？」

高丹尼便笑道：「我進浴室才脫衣服。」

周美兒媚眼一拋，上前替他脫下上衣，然後高丹尼脫下鞋子，脫下長褲，又脫下手錶，身上只餘一條內褲，這才進入浴室。

高丹尼一邊洗澡，一顆心不停在跳，想起周美兒豐滿的身材，和那洋溢的熱情，就更覺心癢難耐，恨不得馬上就擁抱着她赤裸的身軀。

他草草洗完了澡，抹乾身體，穿回內褲，正想走出去，但一想，進入浴室洗澡先後才三分鐘左右，這麼快出去，豈非告訴她自己是個急色兒？

為了能體面一點，他只好坐在馬桶等時間過去。

這樣約莫坐了五分鐘，只覺這段時間過的是一生中最慢的五分鐘，這時他想着大概是該出去的時候了，本來心癢難耐，但裝作很洒脫的走了出去。

甫一行出，只見周美兒已脫去外衣，身上只留下胸圍與一條小巧的內褲。

他見了她那雙彷似要突圍而出的乳房，一顆心就跳得更急了，而且整個人也頓時看得呆住了。

周美兒又向他嫵媚一笑，然後扭着腰肢走進浴室內。

高丹尼滿臉燙熱，坐在床邊，盼望她盡快出來。

他呆坐着等待，不停地在吞口水，他覺得這種等待簡直有點殘酷。

他坐在床邊，不其然向地上一看，只見地上滿是周美兒從手袋中跌出來的東西，是她進房時把手袋隨便一拋打開來的。

他俯身替她把這些東西撿回手袋內，無意中發現周美兒的身份証，好奇心起，想看看她有多大年紀，便看了看身份証上的出生日期，一看，原來她二十一歲，將於三個月後生日。

然後他又仔細看了看身份証上其他資料，這時，忽聞浴室開門聲，便馬上把一疊物件放進手袋內。

周美兒洗澡完畢出來，見他替自己撿拾手袋，便拉着他的手，柔聲道：「現在不是做這些事的時候。」

高丹尼站起身來，只見她僅以一條浴巾包着。

周美兒一副飢渴的樣子，雙眼瞇成一線，道：「抱我上床吧！」

高丹尼毫不客氣，說聲「好」，便把她打横抱起，然後放在床上。

周美兒用手把身上浴巾一拉，整條浴巾離開身體，一副赤裸的嬌軀就登時呈現在高丹尼眼前。

高丹尼見了那副接近完美的赤裸身軀，雙眼睜得大大的，口水不斷往肚子裡吞。

周美兒雙手把他一抱，發出飢渴的聲音道：「你還等甚麼？」

高丹尼實在不能再等了，一經接觸，重要部位登時起了强烈的反應，然後他的雙手、舌頭也閒不下來了……

*　*　*

周美兒外表熱情開朗，還帶幾分天眞活潑，也似一個純潔的小女孩，但在床上却變成另一個人，變成一個蕩婦。

高丹尼血氣方剛，年輕力壯，他可以應付周美兒。

兩人數度魚水之歡，雲收雨散之後，便擁抱在一起，雙雙進入了甜蜜的夢鄉。

在他們只有一層三合土之隔的

樓下，剛好是趙寶儀的房間。

為了高丹尼進入周美兒房間「聊天」，趙寶儀更是輾轉反側，難以成眠。

＊　＊　＊

第二天，高丹尼一覺醒來，腦海中又湧現昨晚與周美兒纏綿的情景，不禁發出會心微笑，然後一隻手向旁一伸，想把周美兒抱入懷中，但此時他才發覺伊人却不在枕邊，便起床走進浴室，美兒也不在浴室，再度出房，正在嘀咕之際，看見床頭几上放有一張紙條，只見字條上以英文寫着「今天我獨自遊玩，晚上見，艾美。」的字樣，艾美就是周美兒的洋名。

他看過字條後，便穿回衣服，也不梳洗，便乘電梯回十樓自己的房間。

他向自己房間走去之際，經過趙寶儀的房門，只見房門是開着的，向內一望，趙寶儀正站在房內。

他見了趙寶儀，又想起昨晚與周美兒纏綿時的情形，不知為何，心內竟泛起一絲犯罪感，下意識感到好似有對不起趙寶儀的感覺。

趙寶儀走到門口，他停在她面前，但却顯得好似小孩子做錯事一樣，甚至不敢抬頭望她。

趙寶儀見他頭髮凌亂，一副剛起床未梳洗的樣子，想起他昨晚與周美兒同宿一房，心中醋味極之濃烈，不悅的道：「昨晚可風流快活了！」

高丹尼仍是不敢望她，微笑道：「馬馬虎虎。」

趙寶儀心中有氣，道：「你不是說過要暗中偵查那煙盒事嗎？難道你忘了？」

高丹尼語氣帶點指責道：「我想查個水落石出，但你一直不合作。」

趙寶儀登時無話可說，向他白了一眼，道：「你心目中除了周美兒之外，還有其他事情嗎？」

高丹尼望着她，笑道：「你吃醋？」

趙寶儀臉上一熱，沉着臉道：「你胡說。」說完，「彭」的一聲，大力把門關上了。

高丹尼搖頭苦笑，喃喃道：「這女人眞難捉摸。」

＊　＊　＊

高丹尼返回房中，梳洗過後，無所事事，便躺在床上，儘管他與周美兒一起，感到有對不起趙寶儀的感覺，但仍然禁不住回憶昨晚與她的一夜纏綿，想到深處，甜在心頭。

＊　＊　＊

周美兒獨自一人到了中環的商業區，這時進入一座大廈，然後進入了電梯。

電梯在八樓停了下來，她步出電梯，在大厦內的走廊停了一會，她竟然走進「莊信貿易公司」內。

進入公司之後，她在總經理室敲門，室內隨即傳來英語的應門聲：「進來。」

她推門進去。

室內的總經理就是查頓，她向查頓道了早安，然後查頓叫她在面前坐下。

周美兒坐下之後，查頓道：「事情進行怎樣？」

周美兒道：「很順利。」

「他有沒有懷疑你的身份？」

「沒有，他很相信我是從加拿大回來渡假的。」

「你有沒有和他造愛？」

「有，昨晚。」

「好極了，這樣他就對你更加信任，但千萬不要和他發生感情。」

「是的，先生。」

周美兒變得很嚴肅，也很成熟，與她在高丹尼面前的天眞純潔判若兩人。

查頓又道：「那個叫趙寶儀的女孩有甚麼行動？」

「我們的人一直監視着她，她每天都留在酒店，沒有甚麼特別行動。」

「偷聽器安裝了沒有？」

「我們的人打算今天趁她離開房間的時候就潛進她房間安裝偷聽器。」

查頓很滿意，說聲「好」，便在椅下拿出一個鞋盒，道：「你說高丹尼喜歡穿運動鞋，這對運動鞋你就送給他吧！」說着把鞋盒交到周美兒手上。

周美兒把鞋盒接在手中，打開一看，內裡是一雙紅白雙色的運動鞋，再把那雙鞋拿出來，仔細看了一會，說道：「果然沒有破綻，而且兩隻鞋重量一樣。」

查頓道：「這小子衣着隨便，把跟踪器裝置在鞋內最適合不過，記住，右脚是跟踪器，左脚是偷聽器。」

「是的，先生。」

查頓鄭重的道：「由現在開始，你可設法打探煙盒的下落，然後設法取回煙盒，倘若被蘇聯人捷足先登奪去煙盒那就不妙。」

「蘇聯人應該尚未知道高丹尼住在皇室酒店的。」

「別忘記，趙宗虎是跟蘇聯人合作的。」

「但趙宗虎也不知高丹尼下落。」

「可是趙寶儀是趙宗虎的女兒，你難保趙寶儀不跟父親聯絡嗎？再講，KGB有多少人來了香港，我們根本一無所知。」

「先生放心，我們會很謹愼行事的。」

「高丹尼在香港是個成名的作家，若果他被KGB殺了，必定引起大衆的關注，警方就會徹查到底，我不想我們今次的行動被全世界人知道，一定要秘密進行。」

「知道了，先生。」

「送了這對運動鞋給高丹尼之後，儘量不要纏着他。」

「為甚麼？」

「第一，高丹尼明顯已愛上你，你和他越少見面，他就越想念你，愛你就越深，辦起事來也比較得心應手得多；第二，要製造機會讓她和趙寶儀一起，讓我們知道他們的談話內容，和接觸過甚麼人。」

「先生眞是高見。」

「好，你現在就回去吧。」

周美兒站起身來，道：「是的，先生。」拿起鞋盒，便離開了「莊信貿易公司」。

＊　＊　＊

中午。

高丹尼在酒店房間裡埋首寫稿，正在他寫得投入之際，這時候門鈴響起來了。

他上前把門打開，一看原來是一臉熱情笑容的周美兒。

高丹尼把她迎了進房，說道：「你不是說晚上見的嗎？怎麼這麼快回來？」

周美兒在床邊坐下，道：「一個人，人生路不熟，身邊又沒有伴兒，心裡又想着你，所以提早回來見你。」

高丹尼見她手拿鞋盒，道：「買了甚麼？」

周美兒把鞋盒打開，道：「運動鞋，送給你的，喜歡嗎？」

高丹尼笑道：「你送的東西我怎會不喜歡？」

周美兒也笑道：「既然喜歡，就每天穿着它，知道嗎？」

高丹尼從她手中接過鞋盒，笑道：「好，那多謝你了。」

這時候，門鈴又響起來了，周美兒望着房門，道：「會不會是鄰房的女孩子找你？」

「不知道。」高丹尼邊說邊去開門。

門打開，原來是丁禮。

丁禮見了漂亮可人的周美兒，向高丹尼神秘一笑，道：「有客人在？」

高丹尼便向他們互相介紹了，然後周美兒道：「你們肚子餓了沒有？」

丁、高兩人同時點頭。

周美兒道：「那我們一起去吃午餐吧！」

高丹尼道：「你先去餐廳等我們吧，我和丁禮談一會就來。」

周美兒善解人意地道：「好吧，別讓我等太久，還有，記住穿新鞋。」

高丹尼含笑地點頭，在她臉上一吻，然後開門讓她出去了。

＊　＊　＊

周美兒進入酒店的餐廳，選了近窗的一張枱坐了下來。

她先向侍應要了飲品，然後她拿出竊聽器的接收器，開了掣之後，只聽見接收器傳來高丹尼的聲音，而且非常清晰，只聽高丹尼道：「她當然對我好，看來她已愛上我了。」

周美兒聽了，只在暗中偷笑。

接着傳來了丁禮的說話，道：「但她從加拿大回來只逗留一個月，一個月後她就會離開香港，到時如何是好？」

高丹尼道：「你難道不知道愛情的魔力？說不定她會為了我而留在香港。」

周美兒更覺好笑。

丁禮又道：「我有時很羨慕你。」

高丹尼的聲音道：「別多說了，我們快到餐廳去吧，免她久等。」

丁禮的聲音道：「我不去了，免得阻礙氣氛，我自己一個人吃好了。」

高丹尼的聲音夾着笑聲：「倒算你知情識趣。」

然後她聽見微弱的開門聲，顯然他們已開門走出房間。

接收器傳來關門聲之後，便寂然無聲，很明顯，高丹尼並沒有穿上那雙運動鞋。

再等不久，高丹尼獨個兒進入餐廳，周美兒向他脚下望去，他果然沒有穿上那雙新鞋，脚下仍然蹬着他那雙舊鞋。

高丹尼在侍應帶領下坐在周美兒面前，然後要了一杯飲品。

侍應離開後，周美兒才道：「為甚麼不穿我送給你的新鞋？」

高丹尼笑道：「舊鞋總比新鞋舒服嘛。」

周美兒不悅，微發嬌嗔，道：「我對你一片眞心才送你禮物，你竟然不重視我？」

高丹尼賠笑道：「吃完午餐帶你去一處地方玩，到時才告訴你，我為甚麼不穿那雙新鞋出來。」

周美兒轉嗔為笑。

當下二人點了餐，便又陶醉在情話綿綿中。

＊　＊　＊

寧靜的海邊，到處人影不見。

高丹尼與周美兒把臂同遊，向前望去，海上只有疏落的船隻，甚是悠閒。

置身此環境中，微風輕吹之下，確令人有心曠神怡之感。

高丹尼在海邊的岩石上坐了下來，周美兒也坐在他身邊。

周美兒望了望四週，一臉讚嘆

之色，道：「這裡的風景眞不錯。」

高丹尼望着大海，忽然道：「艾美，我是不是一個傻瓜？」

周美兒扭頭望着她，奇道：「你爲甚麼這樣問？」

高丹尼道：「別問，先答我，我的樣子像不像傻瓜？」

周美兒笑道：「你的樣子精明，又怎會是傻瓜？」

高丹尼正色道：「既然這樣，你爲甚麼當我是傻瓜？」

周美兒一個錯愕，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高丹尼語氣開始加重，道：「你到底是甚麼人？跟着我有甚麼目的？」

周美兒道：「我不是說過嗎？我在加拿大念書的，趁着暑假回來香港渡假。」

「你在香港出生？」

「不錯。」

「幾歲離開香港到加拿大去？」

「八歲跟家人去了加拿大。」

「去了多少年？」

周美兒想了想，道：「十五六年了。」

高丹尼道：「十五年還是十六年？」

「就快十六年了。」

「你今年多少歲？」

周美兒毫不猶疑道：「廿一歲。」

高丹尼道：「十六年來第一次回來香港？」

「不錯。」

高丹尼冷哼一聲，道：「你說謊。」

周美兒呆望着他，道：「我說謊？」

高丹尼冷笑，道：「若果你八歲離開香港，十六年後該是廿四歲，但你却說廿一歲，你確是廿一歲，我見過你的香港身份証，但你身份証上的簽發日期却是三年前，那是你十八歲那一年，你說你已入籍加拿大，但我却在你手袋內看見你的美國護照。」

周美兒驚訝的望着他，道：「你還發現了甚麼？」

高丹尼道：「我還發現你的手袋內有暗格，暗格內藏着甚麼我則不太清楚，相信不會是光明正大的東西，是嗎？」

周美兒道：「你果然細心。」

高丹尼道：「你現在應該明白我爲甚麼不穿那雙新運動鞋了，也應該明白我在房中跟丁禮說的話是故意說給你聽的了！」

「難道你知道那對鞋有古怪？」

「不錯，因爲我昨晚已開始懷疑你。」

「難道送你一雙鞋作禮物也會惹起你的懷疑？」

「但你送禮送得不夠高明。」

「哦？」

「你知不知道，我的脚是特大的？那雙鞋根本不合我穿，若果你有心送我一雙鞋，該留意我舊鞋的尺碼，並留意一下我喜歡甚麼顏色和款式，但你却送我一雙不合穿的鞋，紅白雙色我根本不喜歡，那款式也令我討厭。你該知道一般年輕人是不喜歡這種款式的。」

「所以就惹起你的懷疑？」

「相信以你的眼光也不會以運動鞋當禮物送給人的，是嗎？」

「你懷疑鞋內有甚麼？」

「我打開看過了，每隻鞋的旁邊內部藏有一件小巧的東西，若我沒有猜錯，這兩件東西一定是偷聽器和跟踪器。」

周美兒一下子又變得成熟起來，苦笑一下道：「我低估了你。」

「你到底是甚麼人？」

「既然被你識破了，我也沒有隱瞞的必要，我是替美國CIA做事的。」

「CIA？那你是特務了？」

「可以這樣說。」

「那你一定認識韋斯與賀爾。」

「他們也是CIA特務。」

「CIA爲甚麼纏上了我？」

「難道你忘了那個煙盒？」

「你就是爲了那煙盒纏上我？甚至不惜犧牲色相跟我上床？」

「這是我上司查頓安排的美人計。」

高丹尼冷笑道：「幸好我還沒有着迷，否則就上了你們的當。」

周美兒道：「你不能用上當這字眼，我們根本不會對你不利，目的只是取回那煙盒，我們知道你是個不易屈服的人，所以只好出動美人計。」

高丹尼冷聲道：「不會對我不利？你知不知道當晚韋斯和賀爾想用槍殺我？」

「他們以爲你是KGB那邊的人，爲了奪回那煙盒，所以才向你開槍。」

「KGB？」

「不錯。」

「到底那煙盒是甚麼？竟然KGB和CIA都想得到它？」

「在沒有得到我上司允許之前，我不能對你說那煙盒是甚麼。」

「相信我最終會明白個中眞相的。」

「我們只是不想那煙盒落在KGB手上，你要怎樣才把煙盒交給我們？」

「若果我說那個煙盒我失去了，你會不會相信？」

「若果你眞的這樣說，相信你沒有說謊的必要，我相信你。」

「那煙盒我眞的丟失了。」

（未完・二）

巫山雲雨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 金駝子、沱江人屠、岷江神龍三位大漢，因陳淵是四霸天之首的老漁隱之子，故對陳淵愛護有加，又因陳淵已得其父之神功，亦公認他屬自己三人之首。在酒席上，美酒下肚，頓然開懷，岷江神龍對陳淵說，楚姬宮主，因見陳淵是小公主天嬌之夫婿因而放他一命不死。並告知天嬌小公主已入楚宮要接公主之位，將來難以再見，不必再去尋訪她……

醒來却是一場夢　藍田種玉巫山中

朱梅愛護老蒼猿，已不異於親人了，如何會不悲傷，何況爲她而死。

陳淵嘆了口氣，道：「好了，朱姑娘，你下去歇會兒吧！」

仍然不理睬，也不言，仍然淚流滿面的朱梅，在那墳墓邊坐了下來，面對着墳墓，連望也不望他一眼。

不過是黃昏日落之前，自從他把朱梅頭上的尼帽抓落，她在他懷中，何等纏綿，而今，已如陌路了，甚至看也不曾看過他一眼，他明白，她不僅是由於蒼猿之死，而是天嬌的一席話所致。

他想向朱梅說，他眞沒騙她，天嬌姑娘不旦一夜之間，把他送出數百里外來，而且不許他踏入巫山半步，甚至阻止他往東去，眞以爲她已一入宮門深似海，從此再無相見之日，並不曾欺騙她，那知……天嬌竟然尾隨而來，那一席言語，分明也是說給他聽的，也才知道，之所以把他送出數百里外來，不許他往東，不過是怕他受到傷害，三年爲期，必替她師傅完成當年未完的心願，那自說，也完成她爹，無塵大師的心願了。

當年無塵大師與神尼爲何進入神農架，不是爲了無數少壯男兒離奇失踪，那知自身亦受其害，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天嬌姑娘顯然立意改變自古傳下來的楚宮戒律規條，她能夠的，也祇有她才能夠，因爲她是楚姬公主的傳人，只要她承繼了楚姬公主之位。

他沒有欺騙朱梅，不過不明白天嬌的用心而已，現在不由他不慚愧，不但愧對朱梅，亦愧對天嬌。

原來天嬌豈僅對他情深且痴，拒不與他相見，不許他踏入巫山，原來是爲了他的安危，而且，心願抱負，立意完成她爹和神尼未了的心願。

他明白，顯然朱梅也明白了，本來朱梅姑娘對他已死了心，決意常伴青燈古佛了，他却跑來挑起她的情熖。

他明白了，朱梅的淚，並非全是爲蒼猿而流，教他如何不慚愧，何況，更覺愧對天嬌。

他嘆了口氣，除了嘆氣，他能說甚麼？做甚麼呢？靠着崖壁，他坐了下來，讓斗轉星移；讓松濤澎湃；也讓心潮起伏如濤。

星移、斗轉，朦朧的月色中，朱梅瘦削的，朦朧的身影，更模糊了。

他睡着了，數日來的奔馳、勞累、心亂，亂如麻，反而成了一片空白，不知不覺，竟睡去了。

一覺醒來，身上暖洋洋，原來太陽已爬上了虬松的樹梢頭，四月的艷陽，暖洋洋。

啊呀！他跳了起來，虬松下，獨留孤塚迎朝陽，朱梅已踪跡不見。

他慌忙落到崖下，風也靜止了，他尋遍了崖洞，把竹屋的每一個角落都尋遍了，朱梅已踪跡不見。

「朱梅姑娘，你在那裡啊？」

他呼喚，尋遍了崖頭，風靜止了，連樹木也不見搖曳，甚至落到谷底，把那深邃的幽谷也尋遍了，都不見人。

她走了，也像他娘一樣，去得無影無踪。

沒有一句言語，甚至從聽得天嬌一番話之後，就再不曾說過一句話，即使他助她埋葬蒼猿時，連看也不曾看過他一眼，其實一直淚眼不曾晴，連頭也不曾抬過。

她以爲他回來了，已死了的心又復活了，那知，仍然皆空皆幻，她不但又失去他，連最後一頭蒼猿也失去了。

她走了，沒有一句言語，去得無影無踪。

現在，他才知道，他有多愛朱梅，在巫山的雲雨中，他尋找的是天嬌，但風吹草動，幻象出來的，却是朱梅，他何曾忘記過朱梅，天嬌的烈火情熖，常令他不寒而慄，而這朱梅却柔情似水。

現在，他才明白了，他娘替他選擇的，是朱梅，不是天嬌，朱梅才是他娘劍閣道上帶回峨嵋的，天嬌，却是她爹無塵大師送上門來，而他首先遇到的，不也是朱梅，不但救了她，而且非她不娶，她又非他不能另嫁了麼？不但是他娘替他選擇，這不是天意早作了安排，却偏跑出個天嬌來，對他一往情深，像……烈熖。

他坐在崖口，往事如潮，也像那滾滾汹湧的、變幻的雲霧，湧上了心頭。

他苦笑，苦海無邊，爲何情海也如此雲詭波譎，只道天嬌已一入宮門深似海，從此無相見之日了，那知，朱梅止水的心田再翻波濤，天嬌又突然出現了，才知避不和他相見，煞費苦心，是爲了他的安危，爲了完成她爹、完成他娘的心願，豈僅對他情深愛更重，那孝恩俠義，能不令他倍加敬重，何況已拜了天地，已有了夫妻名份。

他苦笑，坐在崖口，日落又黃昏，隨着那低垂下來的夜幕，那汹湧的雲霧，也又把他淹沒了，竟不知東昇的玉兔移中天，又西下。

「師傅……」

這一定是幻想中的聲音，朱梅已一言不發，走了，像他娘一樣，已去得無影無踪。

他倚靠在崖壁上，等待明知一去不復返的朱梅，任那汹湧變幻的雲海把他淹沒，他却如呆似痴，在苦海中沉淪，任那斗轉星移，那不是夜風在呼嘯，而是在悲鳴、在嘆息，他一定陷入昏迷中，似醒還是夢，他又聽到一聲……嘆息，眞是一聲嘆息，但令他渾身一震。

小時候，在武當，他曾從這幽幽地嘆息聲中醒來，無數無數次，醒了，睜開眼來，必發現神尼在他身邊，他必然一聲歡呼，跳了起來，摟着她的胳膊，那嘆息聲，就這樣，深埋在他意識中了，睜開眼來，那自是只有歡笑。

現在，那熟悉的嘆息聲又入耳了，莫非，他呆呆痴痴，昏昏迷迷，半睡半夢，心有所思，夢有所聞？

不過是在夢中，不過是他想念他娘神尼，想念朱梅，想得那麼苦，不過是夢中的聲音？

但不自覺的渾身一震，清醒些了，不自覺苦笑，也一聲嘆息。

但他才吸了一口氣，尚未嘆出聲，又聽一聲：「師傅……」

他差點跳了起來，因爲，現在，他已更清醒了，眞是朱梅的聲音在呼喚，說道：「我等待師傅回來，等待幾個月，從此皈依我佛，常伴古佛青燈，也常伴師傅。」

那麼，他娘……也回來了，必是遇到朱梅，把她帶回來了。

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但他並無跳起身來，因爲聽得朱梅的話聲，他的心兒却在往下沉。

且慢，朱梅一言不發走了，分明是在躲避他，甚至在逃避他，他若出聲，會不會又把她嚇走？

皈依我佛，不就是爲了逃避他？

他娘，神尼，眞是回來了，不是夢中，他用力在頭上拍了一下，好痛。

只聽神尼又嘆了口氣，說道：「來，過來……」

他凝神靜氣，運目一看，怎能透視那濃雲稠霧，甚麼也看不見，他明白，他何嘗神凝、氣靜，即使能夠，又豈能透視，只好以耳代目了。

以耳代目，他辨得出來，話聲不遠，分明在竹屋之前，他娘，神尼一定把朱梅摟在懷裡了，因爲他娘繼續說道：「來，我替你把頭髮挽起來，休要再胡說了，你不是佛門中人，甚至……」

又一聲嘆息，只聽朱梅幽幽地說道：「師傅，我爹死了，連老猿伯也被她……」

一定咬了一下牙兒，聲調也隨之咽哽起來，說道：「可憐的老猿伯，也被……天嬌師姊殺死了。」

雖然她的性情那麼溫婉敦厚，天嬌姊姊也成了天嬌師姊，可知她傷心極了。

他娘更長更長地嘆了口氣，顯

然也爲老蒼猿之死而悲傷，說道：「不，她沒有殺牠，甚至連她，你師姊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楚宮神功會有那麼大的威力……」

「她殺了牠，」朱梅咬牙的聲音帶哭，幾乎叫喊一樣，說道：「天嬌師姊從來就恨猿伯！」

「聽我說，來，把眼淚擦乾了……」

他瞪視着那聲音傳來之處，眞像親眼見到一樣，她娘替懷中的朱梅擦眼淚，在她懷中，顯然朱梅安靜了些，也不再言語了。

「聽我說！」他娘一定把她摟緊了，一面替她擦淚，一面繼續柔聲說道：「我都看見了……」

陳淵不是大吃一驚，而是怔得呆住了，他娘，原來看見了，那麼，早已在……這裡，不過是在暗處。

那麼，他和朱梅的一陣纏綿，必也見到了，令他如何不臉上發起熱來。

想來朱梅亦如是，可不是呀了一聲，道：「師傅，原來……你並未離開這裡？你都……見到了！」

「不是，」神尼的聲音輕柔，說道：「那晚，無塵大師圓寂那晚，我就……一直跟隨着他們，我是說，你師姊，因爲，稍後，他們下了山，就分手了，梅兒……」

怎麼突然改口，喚她梅兒，但顯然這麼一聲親切的呼喚，溫婉柔順的朱梅，必在她懷中，倚偎得更緊了。

陳淵這番可眞大吃一驚了，原來他娘，神尼一直跟隨在他們身後，即使後來他和天嬌分了手，跟隨着天嬌，但他進入神農架尋遍巫山，他娘豈有見不到他的，何況天嬌暗中一直跟隨着他。

他的心在狂跳起來，那麼，江畔的夜林中，他與嘉陵漁隱的相識，以及他爹之死，必然也都見到了，因爲天嬌也已在暗中見到了一切。

只聽他娘幽幽地，長長地嘆了一聲，話聲却冷了，說道：「你應該知道，我爲何跟踪你師姊？」

「因爲，」朱梅說：「師傅要尋出那楚姬公主來。」

「我就知你必然知道，因爲，這近二十年來，我把苦練的功夫，不但傳給了你，而且不讓你師姊知道。」

「原來，師傅，我明白了，」朱梅說：「你早知天嬌師姊是楚姬公主的女兒。」

他娘在點頭嗎？一定是的，因爲他娘的聲音，好冷、冷冷的，說道：「你師姊是她爹送來給我的，爲何送來給我？因爲……因爲……」

他聽得咬牙的聲音，一定是他娘咬起牙來了，說：「無塵大師與我，想爲世人除害，不料……我們却先受其害，大師把他的女兒劫出巫山，本來把天嬌交付與我後，便已無顏再活在世上了，却是我提醒了他，我亦有子，不但我們都有了子女，而且害未除，不知尚有多少人受其害……」

「是以，」朱梅說：「師傅便和大師苦研尅制楚姬公主的武功？」

陳淵鬆了一口氣，顯然朱梅也像他一樣，好奇起來，已不再那麼悲傷了，也不再提剃度之事。同時心中也不禁一動，心想：必就是朱梅那怪異得令人驚訝的功夫了，令對方的眞氣不能凝聚。

他娘，神尼一定在點頭了，因爲聽朱梅繼續說道：「我明白了，原來師傅與天嬌姊姊的爹，那大和尚，其實是有交往的。」

神尼幽幽地，又長嘆了一聲，道：「又豈僅無塵大師，還有枯竹道人，爲何我把孩兒送到武當？這才能……若是被人發現了，我是說：楚宮中人，我這出家人竟有兒子，就是被他們害的，還怕被他們知道麼？我把那孩兒送上武當，這才能掩人耳目，武當山與神農架最近了，枯竹道人好像厭倦了塵凡，全心修經，其實，就近監視着楚宮的一舉一動。而我，每年至少兩次上武當，必然要經過神農架，這才能掩人耳目，我是說楚宮中人耳目，令人不疑，何況那楚宮，我已是輕車熟路……」

「啊！」

朱梅啊了一聲，陳淵心中又何嘗不是啊了一聲，只不過沒有出聲，朱梅亦沒言語，顯然雖驚訝，却不願打岔。

只聽神尼繼續說道：「那麼，你明白了，這一切，都不過是掩楚宮中人耳目，令楚宮中人不疑……」

朱梅突然插嘴了，道：「包括無塵大師把天嬌師姊送來給師傅，師傅又把孩兒送去給枯竹道人，原來都是暗作安排……」

「還有，」神尼打斷了朱梅的話，道：「還有收天嬌爲徒，還有，你和天嬌數次下峨嵋，上青城，故意露面，就爲的是……」

「把那楚姬公主引來，把天嬌師姊送回楚宮？」

溫婉嫻靜的朱梅，竟敢一再打岔，一再插嘴，可知她驚訝之極，也興奮之極。

陳淵又何嘗不是，却相反，大氣也不敢出，明知那風聲、松濤之聲，能掩蓋一切。

「還有，」神尼道：「大和尚之死……」

陳淵驚得幾乎跳起來，難道無塵大師之死，也是事先的安排？

「無塵大師破了色戒，那是佛門第一清規戒律，要死，早該死了，之所以當時不死，反而在楚宮整整一年，我不用說，你很聰明，不用我說，你也會明白了。」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無塵大師不論內外功夫，都已造極登峯，亦爲之駭然，駭然發現楚宮之所以神功無敵，是攻者愈强，反擊之力也更强，而且攻敵，成了自攻其身，如何能爲世人除害，佛家之法，便是無相，亦是不能尅制的，唯有以柔尅剛，不，要想尅制楚宮的神功，應該是以柔化柔，就非得借助道家的內功心法不可了。」

「這就是……」朱梅又插嘴了，陳淵從沒聽到朱梅的話聲如此急促道：「師傅把孩兒送去武當，作了武當弟子之故。那麼，師傅未上武當，已與無塵大師見了面，事先商量安排的。」

「你很聰明，」神尼說：「而且知道，那枯竹道人所居的武當，既然最近神農架，你說，他會不會袖手，不過除害有心，却無力與楚宮抗衡。好了，現在，你都已明白了，梅兒，你還要出家去，我會對我那孩兒許下諾言，要爲他擇配佳偶，我把你從劍閣道上帶回來，因爲，我已找到了，那就是你。」

沒有了話聲，一定是神尼，他娘，把朱梅摟緊了。

半晌，才聽朱梅說道：「但是，師傅，他和天嬌師姊……拜了天地。」

「但並未花燭洞房，」神尼道：「我知道，天嬌也愛極了我那孩兒，但你不但是我替他擇配的，而且，姻緣已有了前定，你能說，邛崍山中你和他的相遇，不是冥冥之中註定了麼？」

「師傅……」

他看不見，但能想像得到，他娘一定摟緊了她一下，這是甚麼聲響啊，一定是他娘拍了她一下，因爲他娘說道：「不用多久，你就會改口了。」

但神尼忽然嘆了口氣，說道：「那楚宮若存在一天，古老傳下來的規條戒律，就不會更改，天嬌想一旦接管楚宮，便更改前非，豈能得夠，我躭心的是，一朝楚宮土崩瓦解，怕的是玉石俱焚。」

又沒有聲音了，陳淵心頭一寒，土崩瓦解，豈不是說：他娘，神尼已練成了尅制楚宮的功夫，連朱梅功力尚淺，昨日不過略一施爲，已令他眞氣不能凝聚了，他如何不信。

原來他師傅枯竹道人，和她，一直都監視着楚宮的一舉一動，再加上無塵大師在楚宮留住了一年，可說對楚宮瞭如指掌，自然知己知彼。

玉石俱焚！那自是說天嬌已是楚宮中人了，楚宮若玉石俱焚，天嬌豈能倖免。

他也許更愛朱梅，但對天嬌，他又豈能忘情，何況，眞是已拜了天地，已定了名份。

陳淵楞住了，當今世上，兩個最親最愛的人，就在眼前，只不過濃霧阻隔而已，他不是都曾傷心悲苦地尋覓麼？他孺慕情深，竟不撲入他娘的懷裡，他不是已明白，他最愛不忘的是朱梅，不是失魂落魄，尋找了一日夜麼？現在，就在霧裡，相隔咫尺，只要他上前兩步，就可重入他懷抱，何況……原來，他娘爲他擇配的佳偶，眞就是朱梅，而且，眞是姻緣前定，冥冥之中，已註定了，上天已安排下，永生也難忘的遇合。

而他，竟楞住了，他已跳起身來，但脚却像生了根。

他已伸出的雙臂，竟軟軟地，又垂落下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何他娘，神尼的一句玉石俱焚，竟令他如此。

他走了，不是上前，不是走出濃霧，而是，悄悄地，騰身，鑽出濃霧，把那白茫茫，洶湧如濤的濃霧，留在脚下了。

當他明白過來，走出了霧中，才發現身已在虬松之下，站在那蒼猿的新墳之旁。

原來黑夜也溜走了，天色已黎明。

當今世上，最親、最愛的人，就在上面，他竟留下在下面，走了。

迎着那初生的旭日，走下了峨嵋。

尚未日上三竿，他已來到那大佛頭上，大佛脚下，岷江水，滔滔流，江水在翻金波。

「記住了，而今，你已是我們的頭兒。」

岷江神龍伴隨他而來，分手時說：「神龍無首，但要尋我也不難，只要在這大佛頭上一坐。」

樂山那大佛，高有十數丈，高與崖齊，乃是臨江的整座山崖鑿成，巍巍大佛，寶相莊嚴，慈目俯視着樂山的萬千衆生。

他這裡才坐了下來，驀聽一聲呵呵，倒把他嚇了一跳，眞跳了起來！

可不是岷江神龍，已站在身後。

「岷江三叔，你眞是神龍！」

岷江神龍又呵呵大笑，道：「若眞是神龍，就該上天啦，豈會留下在這滔滔濁世，我不過算計你，這早晚必會尋來，在此等候你已一日夜了。」

「你！算計我會尋來？」

「因爲你一走，我就發現了小公主，若是楚姬公主，我可沒那個能耐，小公主，却逃不過我的一雙眼睛，否則也不配稱神龍了。」

「但你，三叔，」陳淵仍然愕然，道：「你怎知我會來尋你？」

岷江神龍捋鬚一笑，道：「小公主對你情深，若不是得小公主護庇保護你，你豈能活着離開巫山，而且護送你出巫山……」

正是，這正是他來尋找岷江神龍要弄清楚的，沒有人能活着離開巫山，那巫山豈不成了魔域，但蜀中四霸天，湖廣的英雄豪傑，皆俠義道中人，却無不對楚姬禮敬，甚至甘爲服賤役，提起楚姬公主，簡直敬若神明。

而他娘，却口口聲聲，爲世人除害，僅他所知，無塵大師、他的爹，便因此而喪命，更令他驚訝的是，他師傅，枯竹道人，原來一直監視着楚宮的一舉一動。

「是以，」岷江神龍道：「我一點也不躭心，那知……」

「啊！」陳淵說：「三叔，你一定發現神尼竟又跟踪小公主身後。」

岷江神龍點頭道：「神尼與小公主份屬師徒，師傅爲何會暗中跟着徒兒，可令我不解了，這岷江流域，可是我的地頭，我不躭心你，小公主若有個好歹，我可擔當不起，好在小公主又下山來了……」

「原來你，三叔，你一直守候在山下。」

岷江神龍呵呵一笑，說：「若不守候在山下，又怎會見到你失魂落魄下峨嵋，你向樂山而來，我就知你要來尋我了，你必有甚麼疑難之事，說吧，坐在這大佛頭上，不但遠遠就可望見，亦可望出老遠，有話盡管說，不怕被人聽了去。」

那大佛頭上，休道兩人了，便是十數人，亦可席頭而坐。

陳淵苦笑，先嘆了口氣，道：「三叔，我爹死了，三叔你，和大叔及駝叔，便是我最親的人了，是不是？」

岷江神龍道：「你應該說，除了你親生的娘，神尼之外……」

陳淵吃了一驚，瞪大眼睛：「三叔，你……知道……」

岷江神龍肅容道：「老漁兒可沒對我說過，甚至不知他有你這個孩兒，那日在邛崍山下的破廟中，聽得小公主的言語，才知神尼竟然有子，甚至沱江人屠，亦僅知老漁兒有子，可還不知神尼是你的娘親，你明白了麼？」

原來如此，陳淵毅然道：「三叔，既然你已知道了，那就不再瞞你，三叔，我娘乃是佛門弟子，爲何會生下我來？還有，那無塵大師乃出家人，竟也有了小公主這個女兒，你當然已知何故？」

岷江神龍點頭道：「我明白你爲何失魂落魄了，當年無塵大師和神尼，不約而同進入神農架，因爲蜀東與湖廣一帶，無數少年失了踪，一夜之間，無影無踪，人心惶惶、恐懼不可終日。」

陳淵搖手道：「三叔，不用說了，我只問你，那楚宮是否魔域，凡是進入神農架的人，就沒有一個活着出來的……」

岷江神龍見陳淵臉兒繃緊了，話聲也急促起來，不由也面容一肅。

陳淵却不容他開口，繼續說，而且霍地站了起來，凝視着這三叔，那目光好冷，冷極了，說：「還有，我爹，還有，你和大叔、駝叔，竟甘爲這魔域服賤役，聽命於楚姬公主，是否被……」

岷江神龍喝道：「住口！」

分明坐在大佛頭上的岷江神龍，本是和他對面而坐的，那四月的艷陽，已移近中天了，把璀燦的陽光洒遍大地，眞個是化日光天，那知岷江神龍並不起身，只是那麼一晃頭，就在他面前的人竟失了踪跡。

端的是神龍見首，陳淵也不禁駭然，不怪數月前，跟隨在他們身後，見到一切，也聽去了他們的話語，而他和天嬌、朱梅，竟皆發現不出他來了。顯然若論輕身功夫，必不在他娘，神尼之下，否則，他發現，而且見到了神尼跟隨天嬌，神尼竟也發現不出他來。

似一股輕煙一般，由散而聚，陳淵眨眼間，眞是只眨了一下眼兒，岷江神龍又已站在他面前了。

滿面肅容，說道：「娃兒，不是我誇口，我不與人爲敵，當今天下，任他是誰，即使是楚姬公主，可能奈何不了我？正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陳淵肅然生敬，道：「原來三叔不是全眞，却了道之上乘，好一個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岷江神龍點了點頭，道：「我就知你明白這道理，你既明白，便知我並未受制於楚姬公主，何況我與你爹不同，從未踏入神農架半步，更不要說楚宮了，甚至，娃兒，我告訴你，那楚宮中人，自古以來，歷代相傳，之所以天下莫能與之爭，亦本有『不爭』兩字的古訓。」

原來岷江神龍適才是故意賣弄，顯弄身手，陳淵如何不信，何況他懂，而且深明這「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的精義。

因是，可就迷惑了，何爲無塵大師、神尼，甚至他的師傅枯竹道人竟要令楚宮土崩瓦解，玉石俱焚而後甘心。

岷江神龍長嘆了一聲，道：

「你應該是母子團聚了，不在峨嵋，却獨個兒下山來，我一見你失神落魄，滿面爲難悲苦，就知必有緣故。」

陳淵苦着臉道：「三叔，我可不明白了，既然爹和你們皆未受制於楚姬公主，那湖廣的豪傑英雄之士，爲何竟皆臣服於楚宮，遵其號令，甚至甘服賤役？」

「胡說！」岷江神龍大喝一聲，道：「何謂聽號令，服賤役？楚姬公主若有差遣，乃是無上之榮，能爲公主稍盡薄力，誰不以爲傲，豈可說是賤役！」

陳淵更是怔住了，湖廣的英雄豪傑，他沒見過，但既稱英雄豪傑，也必多如沱江人屠、金駝子一般，桀傲不馴，尤其是這岷江三叔，更是道貌岸然，分明是聽號令，服賤役，不同的，只是心甘情願而已，即使有恩於這般人，豈會如此？

岷江神龍肅容道：「這就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娃兒，你來自武當，應該懂得這道理，你武當祖師張三丰，僅從一句『柔能制剛』，有所領語發揚，而成爲一派宗師，我問你，天下至柔者何物？」

陳淵心中一凜，道：「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

岷江神龍點了點頭，道：「好，這就是：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哼！」

岷江神龍突然哼一聲，眉頭揚了起來，說道：「娃兒，你來自武當，你師傅是全眞，我可不是輕視你那師傅，那些老道全眞，所謂修眞了道，其實，不過是旁門左道，我且問你，上善若水，爲何幾於道？」

陳淵也不禁肅容，道：「居！善地；心，善淵；無，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岷江神龍倒對陳淵另眼相看了，點頭道：「水之爲物，得天一之炁，天定而靡不通，故潤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

陳淵接口道：「那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

「好！」岷江神龍讚道：「眾人莫不好高而惡下，而水獨處於卑汚之地，上善若水者，上善之人，必謙下，必利萬事而不爭，那河上公說道：『上善之人，如水之性。』即是這個道理。水者，自然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

陳淵聽得岷江神龍這一句「無所不在」，不由心中一凜，他與沱江人屠、金駝子，以及這岷江神龍相處之時，已不祇一次了，再而三，顯然都不自覺的，只要一提楚姬公主，必要查看一下四外，眞像楚姬公主無時無刻，不在左近，眞像無所不在。

不自覺，他也前後左右都探望了一下。

但岷江神龍在脚下滔滔流，日麗風和，那高照的艷陽正當空，眞是光天化日，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

岷江神龍繼續說道：「娃兒，你已見過楚姬公主了，是不是？」

陳淵點頭道：「那日在峨嵋山下，見到小公主滿面淚痕，而且知道，在萬年寺外夜哭，哭聲哀哀的，正是這楚姬公主了。」

岷江神龍也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那巫山楚宮，若是魔域，楚姬公主豈不是魔頭，魔頭會哀哀哭泣麼？魔頭必凶殘邪惡，你既已見過楚姬公主，果然如是？」

陳淵搖搖頭，當眞，除了年歲稍異外，乍然一見，公主與天嬌姑娘，簡直渾如一人，若然有異，天嬌姑娘潑辣，不論愛與恨，莫不是火辣辣，兇霸霸，而這楚姬公主，只令人直覺美得不可逼視，嬌柔之極，倒是眞的。

岷江神龍肅容道：「這就是江海之所以爲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你明白麼？之所以我們，還有那湖廣的英雄豪傑，皆以爲公主服役爲榮，而不以爲賤。」

陳淵心中一凜，也肅容道：「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廢，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好，」岷江神龍道：「我倒小看武當了，原來不修黃庭，誦的是道德眞經，那楚姬公主正是如此，你雖初下武當，尚未在江湖上行走，但也必有耳聞，那巫山方圓數千里之內，自從楚姬公主出巫山，在江湖上行走，這二十多年來，已不聞血腥仇殺，江湖亦不復險惡了，公主神功無敵，却從不與人爲敵……」

岷江神龍忽然雙目垂簾，兩隻耳朵却煽動了一下，陳淵知他在以耳代目，隨低聲道：「你爹已把神功偷傳給你，你當然知道，神功雖然無敵，却仁德而非攻，王道而非霸道。」

陳淵點頭，道：「仁者得仁，惡者自食其果，攻者成了自攻其身，三叔，我有些……明白了，楚姬公主行走江湖之上，必也如其神功。」

「不僅此，」岷江神龍道：「你說臣服，錯了，應該是誠服，當年楚姬公主救你爹於九死一生之中，

佑萬民於水火，你已是知道的了，她如何令湖廣英雄豪傑誠服，我雖不知其詳，但知那楚姬公主所到之處，血腥仇殺莫不立即消弭，殘民以逞之事，再無聽聞。還有，你那大叔人稱沱江人屠，何來這惡號，可以想見，他曾殺人無數，還是等你見到他，聽他說罷，他爲何會放下屠刀，你那駝叔亦是桀驁不馴，兩手血腥，而今亦再不傷害無辜了。」

「但是……三叔……」陳淵道：「蜀東與湖廣一帶，無數少壯男兒，突然失了踪跡，離奇失了踪跡，再無音訊下落，而凡是進入神農架的人，就沒可能活着出來的。」

岷江神龍道：「胡說，甚麼無數？失踪則有之，不過互相傳說渲染，一時令人心惶惶有之，但這傳言不久就止了，因爲無人驚動過官府，便是那有人失踪的人家，也噤若寒蟬，那本是貧窮的人家，却漸漸富裕起來，若有人問起，反而以爲榮，以爲傲。日久漸漸外洩，並不知是天上，還是人間，總之，是被選入宮就是了。」

「但是，三叔，再沒有人能活着離開楚宮。」

岷江神龍道：「我雖不知其詳，但楚姬公主所到之處，江湖上的血腥仇殺立即消弭，你信不信，楚宮竟是魔域，那公主會滿手血腥？再沒有人知那失踪的人下落！這等於已被殺害，即使你爹生前在楚宮行走，亦從沒見過一個男兒，也許，有一天，你會知道，因爲你是小公主的夫婿。」

岷江神龍忽然皺了一下眉頭，而且搖了搖頭，才又說道：「你雖未進入楚宮，不也進入了巫山，不已活着出來，我不信小公主把你護送出巫山，能瞞得過楚姬公主和雙成姑娘，我眞躭心……」

「不是，」岷江神龍道：「若我猜得不錯，躭心的是，楚宮有變……」

陳淵心頭一寒，道：「像無塵大師，像我爹一樣，也不容我活着離開巫山？」

岷江神龍霍地站起身來，道：「不用說了，都不過是猜想而已，既然無能爲力，還不如聽其自然，娃兒，我只是要讓你知道，楚宮並非魔域。」

遙望東方天際，遙山隱隱，岷江神龍又皺了眉頭。

他躭心楚宮有變，竟皺了眉頭，而他娘神尼、師傅枯竹道人，還有死去的無塵大師，却苦心策劃，必要令楚宮土崩瓦解，玉石俱焚。

他迷惑了，不自覺，從東方隱隱的遙山，他的目光，轉向西天的峨嵋。

怎麼不再聞聲？回頭一看，岷江神龍已無影無踪，竟已不知去向，眞的是神龍見首。

神龍，不怪人稱神龍了，又豈僅輕功絕頂，見識更高人一等，甚至，學問亦淵博，以往倒小看他了。而這樣一個武功高絕，見識學問同樣淵博的神龍，竟然誠服於楚姬公主！竟然躭心楚宮有變以爲憂，那巫山楚宮，豈會是魔域？

是了，岷江神龍留下他一人，不告而去！必是要他留下來，好好想一想。

他眞的想一想，坐了下來，當空的艷陽又西下，烟波江上，滔滔江水又漾金波，原來絢麗的晚霞染紅了西邊天際，只是已近黃昏，樂山城的萬家燈火，又泯滅在迷茫的夜色裡。

當眞是神龍見首，不論來去，他都不覺察，啊……他忽然明白了，岷江神龍分明知道得更多更多，那日在邛崍山下，他和天嬌的話聲全被這岷江神龍聽去了，豈僅他們不覺察，神尼與無塵大師，不也在後，不也沒發現他來，忽然心中一動，那麼，他是否跟隨着天嬌與神尼的身後，上了峨嵋？不知道！

楚宮有變！這是否知道神尼已練成了尅制楚宮神功的武功？

那麼，這一席言語，是否是守候在此，要他阻止他娘，阻止神尼與楚姬公主爲敵？

是了，一定是如此，不是臣服，岷江神龍要他明白，是心悅誠服，因爲楚姬公主不但於四霸天有恩，對他爹，嘉陵漁隱更有活命之恩，而且庇佑了萬千黎民，消弭了江湖仇殺，化戾氣爲祥和，不是麼？連湖廣的英雄豪傑之士，也盡皆心悅誠服，可也都像沱江人屠、金駝子一樣，全是桀驁不馴人物，這樣的楚宮，只有造福武林、造福江湖、造福黎民，豈會是爲害世人，是應除害的魔域！

好香，好久了，應該說，已好一陣子，酒冽餚香，直往他鼻孔裡鑽，江邊曠野，黑夜崖高，那來餚香酒冽，可不？枵腹雷鳴，飢火如焚，必是腹中饑餓幻想出來的。

那知他嚥了口口水，忽然頭上有人說道：「岷江老三，想了大半日，想到天都黑了，你猜，這娃兒想通了沒有？」

沱江人屠！陳淵幾乎跳了起來，即使江邊夜風勁了，話聲隱約又斷續，他也聽出來了，何況，只有沱江人屠，才叫岷江神龍爲岷江老三！

陳淵抬頭一看，那大佛的頭頂，雖然崖頂平齊，但崖上仍然高低起伏，平齊的不過是崖邊而已，時屆春夏，那綠樹如何不蔭濃，崖內右側，有小峯巒，高有數丈，却被那蔭濃的綠樹圍繞了，是以，若不

注意，見樹不見峯。

那酒冽餚香，以及那話聲，原來是自那小峯上傳來的。

原來，岷江神龍非但不曾遠去，而且連沱江人屠亦同在，不用問，金駝子也必然同在了。

可不是金駝子開口了，低吼了一聲，說道：「嘿嘿！誰敢與楚姬公主爲敵？先得過我這駝峯，眞個吃了老虎心、豹子膽，不知死活了。」

原來這三人並未各自回去自己的地頭，必是發現小公主跟隨在他身後，因而也發現了神尼跟踪小公主身後，既然行踪詭秘，如何不會引起三人猜疑，是以並不散去，也跟踪了下來。

那麼，果不如他所料，岷江神龍，眞是神龍見首，必然見到，也聽到了一切，金駝子說的誰敢與楚姬公主爲敵，自是指神尼了！

一聽到沱江人屠與金駝子的聲音，眞是如見親人，那孺慕之情竟會油然而生，何況嗅到那餚香酒冽，眞想奔過去。但忽然心中一動，且聽他們說些甚麼，會不會……這三人聯手起來，對付他娘！

話聲在夜風中，斷斷續續，但聽得清清楚楚，只聽岷江神龍道：

「你們知她是誰？」

「哼！」沱江人屠也哼了一聲，說道：「她即是峨嵋優曇，人稱神尼！」

「還有，」金駝子接口道：「還是小公主的師傅，但他若敢與楚姬公主爲敵，哈哈，好大口氣，玉石俱焚……」

岷江神龍必是在擺手，阻止兩人說下去，因爲連聲說道：「還有，說來慚愧，我也還是昨日才知道，她還是我們的嫂子，老漁兒有子，我雖知道，可不知誰是這娃兒的娘，原來……」

沱江人屠與金駝子必是大吃一驚，因爲齊聲說道：「神尼是這娃兒的娘？」

岷江神龍道：「別說你們了，連我也不知道也罷了，甚至那娃兒也不知道，若不是老漁兒死前親口對那娃兒說出……」

金駝子怒吼一聲，說道：「這就是老漁兒的不是了，我們和他可都是過命的交情……竟把我們瞞得緊。」

沱江人屠果然粗中有細道：

「却也不能怪老漁兒，那晚在岷江郊野中分手時，忽然把神功秘訣告訴我，要我將來代傳給他的兒子，說眞的，當時我眞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便是他那時也不過才知道兒子是誰，連面也沒見到，或者應該說還不會相認，那神尼乃是出家人，出家人竟然生子，如何能爲外人道……」

只聽岷江神龍嘆了口氣，道：

「這就是神尼爲何視楚宮爲魔域了，當年她與小公主的爹無塵大師相同，聽得傳聞，進入巫山，立意要爲世人除害，那知害未除，自身先受其害，一個和尚、一個女尼，竟然皆有了子女，自此以後，又皆隱匿起來，對巫山楚宮，更是毫無所知，並不知他們以爲的魔域，不僅造福江湖，而且造福黎民。」

沱江人屠道：「我明白了，你不信神尼已練成了尅制楚宮的功夫，若然妄想進入巫山除害，必也像當年一樣，不除害，自己倒會玉石俱焚。」

岷江神龍點頭，又搖頭，陳淵不是聽到，現在，他看到了，他那還能忍耐，已溜到峯上來了，藏身在樹後，崖高，月更明，他已看得清清楚楚。

只聽岷江神龍道：「那無塵大師與神尼，當年享譽武林，你們都曉得的，武功眞是莫測高深，十多年了，忽然銷聲匿跡，而從此不再在江湖上行走的，還有一個枯竹道人，即是這娃兒的師傅，你們想想，原來這三人窮十數年之功，必要爲世人除害，對楚宮掃穴犁庭……」

金駝子哼了半聲，沱江人屠喝道：「駝子，閉着你的嘴，聽他說。」

岷江神龍掃了他一眼，說道：

「一山更比一山高，天下之間，絕無永遠無敵的功夫，合佛道兩家之長，三個武林翹楚人物，窮數十年苦研之功，更何況那無塵大師在楚宮年餘，知己知彼。」

沱江人屠站起身，踱起步來，陳淵再也不能忍耐了，從樹後轉了出來，道：「三叔眞有見地。」

滿以爲他突然現身出來，三人便會嚇一跳，也必大出意外，那知只有沱江人屠轉過身來，對陳淵唱了個大喏。

明月如水，陳淵驀見沱江人屠的眼珠子直轉，心中一動，數月前岷江之畔的野林中的一幕，頓上心頭，連他自己也不信，滑步、旋身，可不是沱江人屠霍地一翻掌，竟是一個耳刮子刮來，說：「見了大叔不叩頭，竟躲着不出來。」

正因對他唱個大喏，自然上步一躬身，陳淵若不是那麼心中一動，見機得早，如何躲得過。

可眞是連他自己也愕然了，只不過旋身而已，竟已轉到沱江人屠身後，那脚竟像不是他自己的，竟飛起一脚，踢在沱江人屠股上，還是眞不輕，痛得沱江人屠跳前一步，搓着屁股轉過身來，那大眼自是瞪得更大了，喝道：「好娃兒……」

陳淵可就不僅是愕然了，簡直嚇了一跳，他不過想到那晚林中的

一幕，那小翠姑娘屈腿一彈，連踢了沱江人屠兩脚而已，竟不由自主，那脚竟像不是生在自己的腿上，竟有樣學樣，總算只踢出一脚。

只聽岷江神龍呵呵笑道：「好好！不料你的進境如此神速，現在你明白了麼，楚宮的神功，不僅是遇襲才能自生反應，而且能制敵機先，遇敵，對方尚未出手，心念必先動，心念動，必從眼神中顯出來，除非你不是面對對方，對方尚未出手，你已先生反應了。」

金駝子拍起手來，大笑道：

「娃兒，屠戶這招，有個名堂，叫喏裡藏招，當年不知有多少人上過他的當，死在他這一招下。」

「胡說，」沱江人屠道：「我這叫做先禮後兵，他既是我們的頭兒，見了頭兒，如何不唱喏，然後……才算他見了大叔不叩頭的帳。」

岷江神龍捋髯道：「你這屠戶瞞不過我，你不過想考驗他的神功到了甚麼境界。」

沱江人屠咧着嘴一笑，認眞打量起陳淵來，說：「好娃兒，老漁兒有了你這兒子，死也可以瞑目了。」

岷江神龍面容一肅，道：「別忘了他有個枯竹道人做師傅，還有一個神尼的娘，根基之厚，遠勝你我，練起神功來，自然事半功倍而一日千里，來來，都坐下來。」

陳淵早已饑火如焚，沱江人屠已遞來一個籃兒來，說：「娃兒，你瞧，大叔多疼你，特地去城裡……」

金駝子說：「若不是偷，必是搶來的，人屠戶的肉包子，餡兒自是人肉做的，不信，娃兒，不信你嘗嘗，可是又肥又酸酸的。」

金駝子分明相隔丈許，那知只是那麼一矮身，駝子本已比人矮半截，再一矮身，不就成了個肉球，陳淵連眼兒也沒眨一下，沱江人屠怒吼一聲，往旁橫跨了一步，但若不是右手拋出，像變戲法兒一樣，左臂一圈，同時一旋身接住了屠戶的籃兒，差點就被駝子的駝峯撞出了手。

眼前光影一暗！金駝子長身已在他面前，道：「駝叔的可不同了，是眞疼你，用眞金子買的，若不是滿江金沙，也不叫金沙江了，駝叔若不多金，也不姓金了，我這籃裡的食物，不是偷，也不是搶，肉包子也不是人肉餡兒。」

可見都關心他，疼他，那是一點兒也不假的，陳淵好生感動，心下同時也大感駭然，蜀中四霸天，可見都有超絕獨特的功夫，遠比他所知、所想像的更高，這駝子的駝峯，豈僅無堅不摧，而且靈活之極，那瞬間，連沱江人屠也手忙脚亂。

「多謝大叔駝叔。」

陳淵伸手接過，一手接住一隻籃兒，沱江人屠的胳膊像是陡然伸長了，斜刺裡把籃兒塞入他手中，岷江神龍呵呵笑道：「好啦，兩日來，他悲傷、惶恐、又迷惑，何曾滴水下過肚，你來的正好，快吃飽了，我還有話問你。」

說着，遞給他水壺，陳淵已不再驚駭了，兩日來，那麼岷江神龍兩日來，眞是見到聽到了一切一切，不僅他了，連他娘，神尼亦不會發覺。

沱江人屠的肉包子可一點兒也不酸，因爲壓根兒不是人肉餡兒，塞了兩個下肚，道：「三叔，是眞的。」

「慢慢說，」岷江神龍顯然明白他欲說甚麼道：「天下之間，豈有無敵的功夫。」

陳淵却轉頭對沱江人屠道：「大叔，請恕我適才冒犯，我……連我也不知怎會……這脚兒，像不是生在自己的腿上。」

沱江人屠呵呵大笑，道：「大叔若不是皮粗肉厚，也會教小翠姑娘替我搔癢了，我知那晚你在岷江野林中，躲在樹後，見到了一切，你既已懂了楚宮神功，大叔這是考驗你，已達到了甚麼境界，了不得，只不過短短數月，你已能自生反應了，大叔豈會怪你。」

陳淵却皺了眉頭，道：「這麼說，我的功夫與那小翠姑娘已不相上下了？那麼，三叔，我……我是說，神尼眞練成了尅制這神功的功夫。大叔與駝叔不知，三叔可知神尼另有一個女弟子朱梅……」

岷江神龍點頭道：「說下去，可是神尼已傳給這位對你情深的朱梅了。」

陳淵也點了點頭，當下不敢隱瞞，道：「當我對她說楚宮神功，神奇之極，遇襲則自生反應，那朱梅姑娘便冷笑一聲，出我不意，實施襲擊，那知我的眞氣非但不是凝聚，反已被化解了，竟不能自生反應，那麼我娘……我是說，神尼非但已練成了尅制神功的功夫，而且傳給了朱梅姑娘。」

沱江人屠與金駝子瞪大了眼睛，岷江神龍踱起步來，道：「可不是三叔逼你說出來，那麼，你眞想通了，我知你多讀詩書，我且讀一首古詩給你聽聽，其實也不太古，不過是唐人所作。」

背對着陳淵，舉頭望明月，唸道：「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陳淵却不待他往下唸，接吟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岷江神龍轉過身來了，連聲道：「好好，可憐那……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陳淵嘆了口氣，道：「最……最可憐的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岷江神龍連連點頭，道：「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那後兩句是甚麼？」

「呔！」

金駝子再也忍耐不住了，吼了一聲，說：「文皺皺，悶死人，你們說些甚麼？」

沱江人屠喝道：「不懂，閉着你的臭嘴。」

陳淵有如不聞，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

岷江神龍道：「金河，古時匈奴之地，在今之呼和浩特；玉關，即那羌笛怨楊柳，春風不渡的玉門關，古時那征戰的男兒，朝朝馬策與刀環，歲歲不是金河，就是玉門關，眞是古來征戰幾人回，又豈僅五千貂錦喪胡塵，那年年埋荒外的戰骨，何止盈千累萬，盡管那邊疆流血成海水，而帝王開從却意未已，仍然年復一年，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塵埃不見那咸陽橋，君不見，青海天，古來白骨無人收，眞個是……生男埋沒隨百草了。我知你爹死前，已把楚姬公主和楚宮的來歷和你說了。」

陳淵啊了一聲，明白岷江神龍之意了，道：「信是生男惡，反是生女好，之所以，那巫山楚宮……」

岷江神龍一擺手，阻止他說下去，道：「你既已知楚宮的來歷，當然更早於漢唐，春秋列國，爲何稱爲戰國？」

陳淵肅容道：「列國紛紛起，互相征戰吞併，最後剩下了秦、楚、齊、燕、韓、魏、趙，稱爲戰國七雄，眞個是：人欲橫流，天道絕滅，又豈僅血成河，屍骨堆山。」

「那麼，」岷江神龍道：「楚姬公主的先代，乃是楚亡後，從楚宮逃遁入神農架的，又眼見帝王開邊意未已，生男埋沒隨百草，荒外白骨無人收……」

陳淵不待他說罷，已站了起來，說道：「我明白了，那主政的若是女子，就會互相征戰，不會開邊意不已，之所以，楚宮不重生男重生女。」

岷江神龍搖了搖頭，道：「若要主政，就不隱遁了，不過信是生男惡，生女好，但孤陰不生，之所以，每隔若干年，便有壯男失踪的傳聞，凡是進入神農架的，就沒有人能活着出來，但有一樁，不等於那進入的人，不是活着，尤其是，那失踪的，不過十數人而已。古往

的，我們不得而知，但自楚姬公主出現在江湖上，便消弭了血腥仇殺，不僅造福了武林，更造福了萬千的黎民蒼生，不僅我們眼見，且身受大恩。」

隨向沱江人屠一指，道：「便是這殺人如麻的人屠戶，不也放下了屠刀，只不過他罪孽深重，放下屠刀，也不能成佛而已。」

沱江人屠不以爲忤，反而嘆了口氣，竟然也嘆了口氣，說道：「可惜，楚宮從此有變了，娃兒，那楚宮若是魔域，楚姬公主若是魔頭，你已見過了，豈會哀哀哭泣，若我猜得不錯，小公主一旦接掌楚宮，那巫山雲雨，必一掃而空，再不會是雲雨巫山了。」

岷江神龍點頭道：「不用三年，小公主必可爲她師傅了却心願，那些曾失踪的人，必也能活着出來了。」

陳淵耳目並用，因爲他見到，岷江神龍不時點頭，每一點頭，必掃沱江人屠一眼，而沱江人屠那瞪大了的眼睛，必也連霎兩下。

那月色雖然皎潔，但參天的古樹間，却薄霧已生，不由他心中一動，岷江神龍這一席話，分明不僅是說給他一人聽的，山峯上必有他人。

會是誰呢？

那麼，天嬌臨去時，那再拜的言語，眞被岷江神龍聽去了。

沱江人屠說話不但正經了，而且也嚴肅起來，說道：「一旦小公主接掌楚宮，不用說，那楚宮的古老戒律規條，必然也要廢除了。」

岷江神龍忽然一揚頭，雙目烱烱生光，呵呵笑道：「只不過，一入宮門深似海，娃兒，一度春風，藍田已種玉，你休想入宮作駙馬了。」

陳淵見他聲態陡變，就知暗中這人已去，且去遠了，急回頭。但薄霧氤氳，只見古樹的枝葉在搖曳。

沱江人屠也一聲呵呵，說道：「娃兒，你還等待甚麼？還不快追……」

陳淵已知是誰了，但追了兩步，却又回過身來，道：「三叔，適才你……怎說？」

岷江神龍笑逐顏開，說道：「好，也該讓你明白了，那晚在揚子江畔，你以爲來入夢的是誰？」

陳淵滿面通紅，就知瞞不過岷江三叔，雖然臊得臉上發熱，更急於知道，驚道：「難道……不是那小翠姑娘？」

岷江神龍笑呵呵道：「有甚麼能瞞得過楚姬公主的，娃兒，你且想想，連無塵大師那樣的得道高僧，也乖乖地破了色戒，與公主成其眷屬，作了小公主的爹；你娘，應該說，我們那嫂子，不也是出家人，怎麼會生出你來，那楚宮的戒律，只准種玉藍田，不許有情愛的，不料公主却不能絕情，已知你與小公主拜了天地，小公主也對你情深，這是成全你，也對你網開一面，若你知道那春風一度的是小公主，娃兒，你豈離得開巫山，豈容你活着走出巫山……」

「但天嬌……她……小公主……」

岷江神龍道：「小公主一旦發現已藍田玉種，就知那不是在夢裡了。」

陳淵顧不得羞赧了，急道：「三叔，那你……先前的一席話？」

「句句是眞，」岷江神龍正色道：「只不過楚宮戒律，古老相傳迄今，豈會破除，還有，將來你就會知道，即使合佛道兩家之長，也休想尅制的，楚宮的神功，那不過教你娘打消那掃穴犂庭的念頭，讓那神尼下得了這台階，死了這條心，你去吧，你娘此去不遠，忘了小公主，當作做了一場夢吧，我言盡於此，那朱梅姑娘原就是神尼，你娘，也就是我們的嫂子，爲你擇配的佳偶，端的是佳偶天成，也在前途相待……」

陳淵不再往下聽了，急忙追趕。

岷江神龍的話聲，仍在身後繼續傳來，說道：「還有，小子，今生今世，不許你往東，除非你遠離大江。」

陳淵早又落到江邊，只見一葉小舟，已然離岸，心中大急，叫道：「娘！等一等！」

那船尾的姑娘飛擲出槳來，陳淵飛身一掠，略一借力，不料那滑入江心的小舟恰好掉過頭來，他本是覷定小舟頭上的，這麼一來，身在空中，那還收勢得住。

那船尾的姑娘也有些手忙脚亂，說時遲，兩人登時撞個正着，正因那姑娘心慌，急忙伸臂相扶，他的身子就撞入她的懷裡。

那姑娘一聲嬌呼，登時雙雙摟住着，滾入舟中。

舟中，江風吹得白髮飄飛，正是他娘，那白了髮的神尼，已垂下臂來，若不是神尼遙空一抓，兩人還不跌落江中。

臊得那姑娘滿面通紅叫道：「還不……放開我……」

正是那千嬌百媚的朱梅！

（完）

上文提要： 袁紫烟和李淳風袁天罡針鋒相對，到底誰是誰非，李靖藥師頗有見地，有與敵偕亡之把握。紫烟善變，不同寶兒、出塵的性格，她志在竊取權柄，尤其是玩弄術法，使兩位術法高手不敢攖其鋒，只有暗中計議，用鎖龍陣擊殺紫烟等，而李世民阻止暗施算計，被紫烟潛入聽到，嘉許世民，再聽他如何牽制虬髯客的一席話，更對他無放過之心……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面對爭持局面　只好另謀主張

「姑娘，就算承平之世吧，但人謀不藏，官貪兵驕，也一樣使民生困苦，不同的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

李世民接又說道：「治國之道，首重用人，有英明之主，才能用賢能之臣，牧民之官，如能愛民如子，天下治矣！」

「聽起來很簡單嘛！」袁紫烟道：「爲甚麼歷歷來治國的皇帝，大都不肯這樣作呢？」

「不是不肯，而是不能，」李世民道：「皇帝也是一個人，目不及十丈之遠，耳不聞百尺外言。要遠奸佞、親賢臣，才能身在深宮，心及千里，這就要下番大工夫，要熟知天下事物，胸羅千古文章，君能明查細微，臣就知無不言，天下才士，才肯投效，開創一代民富國强的太平盛世，盡在其中矣！」

袁紫烟歎息一聲，道：「學習道法的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宵與君一席話，勝讀寒窗十年書，一代天驕，非君莫屬！只可惜，你我勢同水火，君雖有強國富民之才，我却無惜才放縱之心，二公子，只怕要多多得罪了。」

「世民傳達心聲，只希望能在姑娘的心中，留下一點薪火，我知道，說得愈多，死期愈近。隋煬帝荒淫無道，屠戮功臣，橫征暴斂，殘萬民以逞奢華，選美女以薦枕蓆，但他還不是一個眞正的強者，紙醉金迷，玩玩美女，也不過使天下人怨聲載道。紫烟姑娘，但如讓虬髯客執掌了君王權柄，那是萬民蒼生的大不幸了，血如江河流，屍似萬山積，錦綉江山改顏色，繁榮散去不復來！」

「眞有那麼一個慘法麼？」袁紫烟道：「李靖說，虬髯是一代大豪傑啊！」

「姑娘，是眞的，他是一代梟雄，一劍縱橫三千里，匹馬能却萬人敵，但他絕不是治國的君王，他霸氣萬千，不容許任何忤逆，也容不下一個有守有爲的賢能之臣，這樣一個人，如何能夠治國，他結交了李靖、張出塵，更是如虎添翼，一旦舉兵起事，天下就無人可敵，李靖是精通文、武、術法的全才，兵法韜略，亦是當世難得的將才！」

「李靖既有如此之能，難道就瞧不出虬髯客的可怕麼？」袁紫烟打斷了李世民的話，接道：「再說以李淳風、袁天罡的識人之能，也應該有所警覺才對！」

「世民不通術法，無法知道術法中是否有未卜先知之能？但我自信認人的本領，絕不在他們之下，但此事無憑無據，說出來，也無法使人相信，只有讓他們自己去體認了。此番虬髯客派出了龍、虎二將

途中截殺於我，已使李靖心有所疑，有些警覺了！」

「看來，虬髯客也是位高瞻遠矚的人物。」袁紫烟道：「他知道和你世民逐鹿霸業，是一件勝算不大的事，所以，先殺了你，以去日後爭奪天下的勁敵。」

「是如此，那就無可厚非了，」李世民道：「虬髯客殺我的原因，只是爲了李靖，不願李靖和我相交，殺我以絕李靖的交往，紫烟姑娘，虬髯客張仲堅目無餘子，那裏會把我放在眼中？」

「既是如此，」袁紫烟道：「爲甚麼他不起兵行動，一舉奪取天下呢？」

「虬髯客自認天下已在他掌握之下，只要他一聲令下，一夕間，就可以奪取長安！」李世民道：「再說得明白一些，虬髯客力拔山兮氣蓋世，豪勇不輸楚霸王，可惜，現下沒有漢劉邦，他要天下各路反王盡浮於枱面之上，再一舉間完全殲滅，所以，暗藏甲兵十萬，靜伏各處不動，讓天下在混亂中互相殘殺併吞，由小而大，各成一方霸主，再由他出面收拾全局，姑娘，你算一下，這一來，要多死多少人？」

袁紫烟道：「你說了這麼多，可是要我答允你一件事，不能留下虬髯客？」

「不是答允，是承諾，你必需盡妳的全力辦到，世民就死而無憾！我再說一遍，虬髯客人在江湖，可成大俠，霸主一方，亦不難治理出一個安定的局面，但要治理中原大國，就將成爲嗜殺的君王了。」

「我明白了，他只能肩負百斤量，」袁紫烟道：「加多一百斤，不是被壓死？就是棄之不顧，變得一無所有了？」

李世民沉吟了一陣，道：「不全如是，但形約相似了。來，殺了我早些回長安去吧！」

閉上了雙目，靜坐以待。

他臉上沒有畏懼、痛苦，反而有一種回歸的輕鬆，不知想到甚麼高興的事，嘴角間竟浮現出微微的笑意。

這個人的一切，都和常人不同，袁紫烟刀已在手，但却有着難以下手的感覺，心中充滿着强烈的好奇，道：「你一點也不害怕，刀過人頭落，鮮血濺衣袍，是件很痛苦的事啊！李淳風可以用靈丹、妙藥，療好你嚴重的傷勢，但他沒有能力把斬下的腦袋，重新接續上去。」

「紫烟姑娘，死亡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李世民雙目未睜，臉上的笑意依然，接道：「何況，妳已經允諾阻止虬髯客，世民死後，妳才能集中全力去對付他，未必一定要取他之命，逼他離開中土就好！」

袁紫烟心中忖道：「他念念不忘虬髯客，看來，在他心中，這確實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忍不住問道：「逼他離開中土，不怕他去而復返麼？」

「不會的，虬髯客生性剛烈，一旦遇上挫敗，就豪氣全失，只要離開了，絕不會再回中土，這個性格，註定他剛愎自用，永不回頭。」李世民道：「所以，他不能作皇帝，只要他開始屠殺，也就永無休止！」

袁紫烟突然生出一份敬慕之心，他武功平常，具領袖的魅力，却築建在全無私念的胸襟之上，他坦然面對死亡，有如解去身心重負，似是活着的責任壓力，尤在死亡之上，這樣一個偉大的救世英雄，如何能夠讓他死去？

她想到了隋煬帝的生活，日日盼望的是，她和袁寶兒，共侍君王於一榻之上，兩個絕世無倫的美麗胴體，讓他左擁右抱，同赴巫山共雲雨，把玩終宵不稍停。

隋煬帝和李世民，竟是兩個如此全不相同的人，一個身爲帝王，却日日追逐淫樂，置政務國事於不顧，一個是生長於侯府的年少公子，却以天下萬民爲念，日思夜慮，籌劃出一套治國大道，要開創一代盛世，使萬民共享繁榮。

袁紫烟緩緩收起利刃，殺不下手了，暗暗吁一口氣，使心情平靜下來，她不能讓對方感受到心中生出的敬慕之情。

「二公子，我想帶你入長安，來時，曾受寶兒妹妹一番囑咐照顧你，帶你首級回宮廷，豈不斷了我們妹妹的情意？」袁紫烟道：「君既不畏死，何妨生離此地入長安，先見寶兒一面，再死不遲！」

「紫烟姑娘，只怕是難如人意啊！」李世民睜開了眼睛，道：「我如不死，李靖、淳風、袁天罡，絕不會任你帶我離開此地，四位一番鬥法拚殺，勝負難料，但傷亡可期，最不幸的是，你們打了個兩敗俱傷，那就留給了虬髯客可乘之機，也非我的心願了！」

袁紫烟道：「兩百鐵騎，已然佈守在『盤龍居』外，袁天罡和李靖都已知曉，我只要一聲令下，他們立刻可以衝了進來，就算他們三位想和我拚死一戰，機會也不大，戰與不戰之權，操之在我了！」

李世民搖搖頭，道：「姑娘的術法修養，也許確有勝過三人之處，但絕不能心存輕敵，李淳風、袁天罡數十年的修爲，豈是等閑？此刻你不殺我，日後，再想殺我的機會，只怕就很難再有了！」

但聞一陣波波輕響，密如連珠

，寒芒閃動，大廳中燈光復明，似是廳外面有人在展開一場對陣搏殺，只不過很快就消失不聞。

袁紫烟冷笑一聲，道：「那一位試圖要闖入大廳？」

隨手一拂，原來隱失不見的廳門，突然出現，李淳風披髮仗劍，當門而立，道：「老夫李淳風，姑娘竟在茅舍廳外，佈下了禁法，阻絕聽聞，未免有些喧賓奪主，老夫只好試圖破除禁法，得罪之處，還請姑娘海涵。」

袁紫烟道：「老前輩要見二公子，還是要見晚進？」

「姑娘幾乎殺了二公子，是麼？」李淳風道：「姑娘雖以禁法阻絕了目視、耳聞，但却無法斷除天罡的慧眼透察！」

「沒有啊！」李世民道：「我不是好好的活着麼？」

「二公子，紫烟姑娘的手中利刃，一度架在了二公子的頸項之上，」袁天罡緩步而入道：「如非老朽以慧眼透過禁法察看，還眞想不到，紫烟姑娘謀取二公子，是如此一個急迫法，老朽和淳風、李靖，一番商議，由李靖帶老夫守山四童，佈守入口，拒擋來敵，老朽和淳風，準備和紫烟姑娘放手一拚了！」

李世民歎息一聲，道：「袁先生，聽到我和紫烟姑娘的談話了？」

「紫烟姑娘的禁法厲害，聲不出大廳之外，」袁天罡道：「逼得老朽以慧眼洞察，正見到紫烟姑娘以利刃加頸，這就是老朽和淳風、李靖，不得不作最壞的打算了，紫烟姑娘的禁法，使得我們聽不到她如何逼問二公子，但她也聽不到我們商議的拒敵之策。」

李淳風大袖一揮人影一閃，突然擋在了李世民的身前，道：「由此刻起，姑娘再想接近二公子，就得先取去老朽的性命才行。」

袁紫烟心中忖道：「我如要殺他，早就殺了，還會等到現在？但我也不能答應放了他呀，統師北上，剿滅王氣，是我請命而來，如若不能押解世民入長安，要我如何向皇上交代？」

心中一急，臉色變了，冷冷說道：「兩位是逼我一戰了？」

「是的！姑娘！」袁天罡道：「既無兩全之策，只好放手一拚，姑娘如想帶走世民，那是萬萬的不能了！」

「兩位先生！」李世民急急的說道：「可有勝過袁紫烟姑娘的把握？」

「不敢瞞哄二公子，袁紫烟姑娘是專修術法的高手，術法深不可測，我們沒有取勝的把握。」李淳風道：「不過我和天罡，已經取得共識，必要時，不惜同歸於盡，拚上這條老命了！」

袁紫烟道：「不惜一死，也未必能拚個同歸於盡！」

「姑娘，這就太過小覷老朽了，我和天罡，都有一甲子以上的修爲，」李淳風道：「雖非專練術法，可也通達血併之術，老朽對此下過一番特別的功夫，絕非李靖能及。」

「紫烟姑娘，道法的禁忌，是以術法傷及無辜，李世民不是我輩中人，」袁天罡道：「姑娘以術法對付他，是否有些過份了呢？如若大家都不遵守這一傳統上的禁忌，寶兒欲取隋煬帝的性命，有如探囊取物一般，還會用得着留居宮廷，忍受着身心上的煎熬麼？」

「果然是你們逼她入長安的，」袁紫烟道：「寶兒是絕世美女，却過着天下最痛苦的生活，我想不通，你們爲甚麼要用出這樣的手段，讓她面對君王爭寵愛，心繫情郎暗哭泣，把一個小姑娘，折磨得柔腸百結，誰之過也，說！是你那個人的主意？」

「是寶兒自己的決定，」李世民道：「她不忍看我終日憂萬民之憂，自願入宮！」

「那就罷了，自己的決定。」袁紫烟道：「怨不得別人，只好自作自受了，但你能捨了她，却是大有修道人的冷酷性格，斬情斷義！」

「二公子情兼天下萬民，義澤四海蒼生，姑娘冷眼看世態，李世民是不是會令人肅然生敬呢？」袁天罡道：「我干預天機的運行，是希望人間，少幾年兵禍殺戮，却不料引出妳姑娘這麼一位厲害的人物出來，逼得大軍未動之前，先要由一場術法對決，這是大大出了我意料之外！」

袁紫烟忽然笑了，笑得如春花盛放，道：「兩位老前輩，對我威脅恐嚇了半天，既要施展血併大法和我同歸於盡，又要佈下『鎖龍陣』，讓術法暫失效用，以武功搏殺於我，我想，這是兩位老前輩對我的師承來歷，不夠瞭解的緣故。」

「姑娘不是千臂觀音的高足麼？」李淳風道：「她是天下第一術法高手，而且技藝古怪，莫可預測！」

袁紫烟道：「不錯，紫烟師門，向爲人視作旁門左道，本門也確實以技藝爲重，不過，我們練的不是障眼邪術，而是眞正的移轉大法，諸位如果以旁門邪術來定位本門技藝，錯估的失誤，將使兩位老前輩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已練成了身外化身，解體血併大法，未必能傷得了我，但施術者却是非死不可，這一點晚輩要先作說明！」

袁紫烟目光轉動，掃掠了李淳風和袁天罡一眼，接道：「你們對

李世民的忠誠，我很感動，不過，他是王氣所鍾的人，也是我北征來此的目標，所以，我一定要把他帶回長安，我只能保証讓他見見袁寶兒，然後，把他交給皇上處置，結果如何，就非我所能作主了！」

「這是強人所難吶，」李淳風道：「我們這一切佈局，失去了二公子，就全無意義了！」

「所以，我要和兩位老前輩來個約定，紫烟願在兩位老前輩佈設的鎖龍陣中，和兩位作一場公平的鬥法，如是術法眞的已無法施展，那就各憑武功一戰，紫烟敗了，只怪我學藝不精，小小弱女子，妄圖干預天下大事，實是自不量力，我回頭就走，不回長安回終南，上表請辭國師位，從此不再入紅塵，如果紫烟勝了兩位……」

「妳可以帶我們回長安覆旨，把所有的罪狀，都推在我們兩人的身上，」袁天罡道：「你可以說我們妖言惑衆，乘勢作亂，隋煬帝要殺要剮，由他處置就是。」

「不！我要帶走李世民，兩位是世外高人，紫烟不敢冒犯。」

「這就有些矯情了，」李淳風道：「妳可以申述出一百個理由，說服隋煬帝，他也會相信姑娘，但帶走李世民，絕不可以！」

「兩位前輩，世民一個凡夫耳，怎會硬被指定爲王氣所鍾的人？如若王氣鍾我，自會有百靈護佑，袁紫烟豈能奈何得我？如是袁紫烟把我殺了，那說明我只是一個俗凡人物，死之何惜？兩個老前輩見識過人，何不賭一賭世民的運氣呢？讓袁紫烟姑娘，帶我入長安！至少，我可以見上寶兒一面。」

「這個，太冒險了！」袁天罡道：「千金之軀，坐不垂堂，二公子縱然有百靈護佑，也不能冒這個險！」

李淳風歎口氣，道：「二公子想過沒有，你跟紫烟同赴長安，秦瓊、敬德、柴紹、程知節等一般英雄好漢，豈肯坐視不理，他們一定要趕往長安救你，以紫烟姑娘精湛的術法而言，一網打盡，無庸置疑，二公子，你忍心讓他們全部受害麼？」

李世民呆了一呆，道：「淳風，你要想法子阻擋他們啊！」

李淳風道：「他們擁戴二公子，是出於一片至誠，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這一點，二公子比老朽還清楚了。」

「是！所以，要兩位老前輩阻擋他們，就說世民有事他往……」

「二公子，要我說謊？」李淳風道：「此事萬萬不可！」

「淳風，有時候，幾句善意的謊言，可以救很多條人命！」李世民道：「說幾句，又有何妨？」

「淳風兄！」袁天罡突然開了口，道：「二公子既然作了決定，咱們再多干預，就有點獨行其是了？」

李淳風道：「你是說，不管了？」

「管得了麼？」袁天罡道：「以術法而論，我們兩人聯手，也未必是袁紫烟的敵手，就算我們和袁紫烟拚了個同歸於盡，二公子也未必會感激我們。」

李淳風瞭解袁天罡絕不會背叛世民，整個的計劃也都由袁天罡一手促成，聽他如此言語，心知必有原因，搖搖頭，歎息一聲，道：「公子如若堅持要去長安，咱們只好從命了。」

「對對對！兩位前輩如若還相信世民，請代我完成一件心願。」

袁天罡道：「二公子請吩咐吧！」

李世民道：「阻止虬髯客張仲堅，絕不能讓他坐上皇帝之位。」

袁天罡點點頭，道：「他會殺得天地變色，血流成河。」

「是！世民只有這一個心願，就重託兩位了，也請兩位阻止敬德、柴紹、程知節。」

袁天罡點點頭道：「淳風，你去勸李靖讓路，我阻止敬德等人。」

李淳風點頭，急步而去。

事情急轉直下，成了如此一個變化，却是大大地出了袁紫烟的意外。

她也想到，事情絕不會如此的單純，個中必有原因，但思前想後，瞧不出破綻何在？只好默然不語。

李淳風回來得很快，臉色凝重的說道：「紫烟姑娘，宇文成都已和敬德、柴紹等對峙在大廳之外，雙方面劍拔弩張，大有立刻動手之意，老朽只能勸阻敬德等人暫時忍耐，但宇文成都咄咄　人，老朽就無能爲力了。」

「要快些阻止他們！」李世民道：「紫烟姑娘，他們都是精勇之士，一旦拚上命，九牛拖不開，不能讓慘劇發生啊！」

袁紫烟道：「放心，我的人一聲令下，他們就會捲旗收兵，絕不敢不聽命令，現在，跟我一起走吧！」

李世民笑道：「姑娘要不要替在下加上刑具？」

「看在寶兒妹妹的份上，免了。」

「二公子！」袁天罡道：「你送紫烟姑娘離開這裏，最好是並肩而行，談笑風生，有一種送客登程的離別情緒。」

袁紫烟一顰秀眉兒，道：「還要如此做作麼？」

「避免麻煩吶！」袁天罡道：「如若沒有人能瞧得出你是押解二公子回到長安處死，順順當當的離開這裏，又有甚麼不好呢？」

袁紫烟笑一笑，道：「說的也是，二公子，咱們走吧！既然要談笑風生，那就讓它傳神一些吧！」

牽起李世民一隻手，向外行去。

乖乖，不得了啦！仙姿玉容的袁紫烟，牽着風姿鳳目的李世民，簡直令看的人耀眼生花呀！

但李世民却嚇傻了，這像話嗎！但又不能躲。

因爲，這樣一個畫面，出現在宇文成都和尉遲敬德的面前，不用勸說，自然就打不起來了。

果如所料，雙方已拔出兵刃在手，眼看就要展開一場大斷殺，但眼見袁紫烟牽着李世民的手，像情人散步一般走了出來，立刻敵意全消。

雙方面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兩人的身上，不自覺的收了兵刃。

「成都！我們走！」袁紫烟低聲說道：「出去和劉飛鵬等會合。」

「是！」宇文成都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

蕭雨、田當、蓮兒、巧兒，都已會聚一處，護着袁紫烟向外行去。

尉遲恭望着李世民的背影消失，才回過頭來，道：「李先生，這是怎麼回事啊！」

李淳風道：「你說呢？」

「看上去，不像是敵我相對！有些像談情說愛呀！」

李淳風道：「你的看法，可和老朽無關。」

尉遲恭一掌拍在腦袋上，道：「攜手同行，笑語盈盈，這一點難道咱敬德還會看錯麼？錯不了的。」

李淳風苦笑一下，沒有答話。

李靖也沒有阻攔，他倒不是因爲袁紫烟、李世民攜手並行，誤會兩人在談情說愛，而是接到了李淳風的通知，要他放過兩人。

李靖右手仗劍，佇立道旁，一欠身，道：「二公子多保重啊！」

「李靖兄，和淳風、天罡仔細的研究一下，不能讓虬髯客登上帝位！」

李靖默然無語，沒有反對，也沒有答應。

劉飛鵬和凌雲，也早得到了宇文成都的通知，整隊待命，但等宇文成都的信號傳來，立刻就向裏衝殺。

但見宇文成都提劍而出，立刻迎了上去，道：「總統領，可要殺進去？」

宇文成都道：「國師來了，一切聽國師吩咐！」

袁紫烟牽着李世民出谷口，低聲道：「劉副統領。」

「飛鵬在！」

「把二公子的雙手縛起來，替他選匹好馬！就由你負責，保護二公子的安全。」袁紫烟道：「太原留守侯府的李二公子，可是欽拿要犯，不準他受到傷害，更不能被他逃走！」

劉飛鵬接過李世民，綑了雙手，道：「二公子，你都聽到了，希望合作，別讓劉某人爲難！」

話雖說得客氣，但無疑是提出了警告，要是不合作，那就不客氣了，不但要綑起雙手，連雙腿也要綑起來了。

李世民淡淡一笑，道：「放心，在下是甘願受縛，絕不會逃走！」

宇文成都目覩袁紫烟牽着李世民的手，狀甚親熱，心中又妬又火，忖道：「你是宮妃的身份，擧止間，怎能如此放肆。」

但出了盤龍居，袁紫烟竟把李世民交給劉飛鵬，還交代綑上雙手，不禁暗叫慚愧，她公事公辦，牽着李世民一隻手，是怕他逃走，也瞞過敵我耳目，實在是寃誣她了。

其實，袁紫烟沒有他想的那麼好，去牽李世民一隻手時，袁紫烟的心中並無甚麼雜念，但握緊了却突然怦然心動。

原來，袁姑娘是第一次牽住男人的手。

隋煬帝握着她的玉手很多次，但每次都是隋煬帝牽她，不是她去牽人。

握住了就覺得有點不對，再想想李世民的英俊挺秀，袁姑娘連看也不敢再看李世民一眼了。

她愈想壓下心中微動的情感，却越感到心中波動不已。

李世民的手似是會放電，電得紫烟姑娘心跳不已。

袁紫烟心中暗自罵道：「怎麼了，從未爲男人動過心啊，今夜怎會有些神不守舍？

隋煬帝抱着她又親又抓，袁紫烟也沒有動過情潮，她精修術法，早已心如止水了。

這一次，只不過牽住男人的手罷了，怎麼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她要掩飾，不能讓李世民發覺甚麼，也不能讓別人瞧出她心神不寧。

是了，這個男人就是與衆不同，否則，以袁寶兒的人間殊色，怎會爲他動心，而且，愛得那麼深，甘願犧牲一切去幫助他。

這麼一想，心波就激動得更厲害了。

把李世民交給了劉飛鵬，好像甩掉了一個燙手的山芋，如釋重負一般，轉頭就走，連看也未再看李

世民一眼。

不敢看呀！怕一看情難自禁，會露出馬腳來。

李世民呢？又不相同了，想着此去長安，雖然非死不可，但能見寶兒一面，倒也死得瞑目了。

袁紫烟一馬當先，向前飛馳。

她要迎着拂面曉風，也好吹散去心中一股情愁。

宇文成都一提馬韁，追上了袁紫烟，低聲道：「國師，現在去那裏？」

「回長安！」袁紫烟道：「北征的目的，已然達成。」

「就捉一個李世民？」

「是！」袁紫烟道：「王氣所鍾的，只有一人，咱們把他捉住了，」袁紫烟道：「自然可以回長安覆旨了。」

宇文成都心中有些不服氣，但却又不敢辯駁，轉過話題，道：「李淳風、袁天罡會讓我們帶走李世民麼？」

「他們是不願意，」袁紫烟道：「不過，李世民說服了他們。」

「那是說，李世民自願跟我們走了？」宇文成都有些茫然的說：「尉遲恭、程知節，他們也同意麼？」

「他們都是李世民的死黨！」袁紫烟道：「而且都是寧折不彎的人，說服他們，當然是不可能了，所以，我才略施小計，剛才，你們都看到了，敬德那般人，自然也被鬧迷糊了。」

宇文成都忖道：原來如此。口中却讚道：「好，好，國師高明，兵不血刃，草木不驚的帶走了李世民，不過，屬下還是有一點想不通？」

「想不通，你就問吧！」袁紫烟道：「我相信都能給你個滿意的解答！」

「李世民的實力不弱，」宇文成都道：「他又爲甚麼願隨我們回長安？又勸阻他的手下，不要阻攔？」

「第一，他想活着再見袁寶兒一面。」

「寶妃娘娘！」宇文成都吃了一驚，道：「她和李世民有甚麼牽連呢？」

「牽連大了，我可以告訴你，但我要你對我聲明，」袁紫烟道：「不得洩漏出去。」

「是！成都絕對保密！」

他心中快樂極了，袁紫烟眞的對他另眼看待了。

「袁寶兒和李世民是一對情侶，」袁紫烟道：「但李世民爲了創立君主的霸業，憂萬民之憂，竟然放棄了這樣一位絕色美女，你能夠辦得到麼？」

宇文成都思索了一下，道：「說實話，我不能，寶貴妃之美，是無人能取代的世上絕色。」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成都！我呢！和袁寶兒比起來，孰優孰劣？」

「不能比，妳是天上的仙子！」宇文成都道：「寶貴妃是人間絕色！」

「那是說，紫烟沒有寶兒可愛了？」

「這又不對了，妳讓人敬慕，不敢愛，也就是愛在心中口難開。」宇文成都膽大的表露出潛隱在心中的秘密。

袁紫烟微微一呆，道：「寶貴妃呢？」

「他會讓人忘去了生死，效飛蛾撲火而亡！」宇文成都道：「世上兩位奇絕的美女，都被皇上佔有了，古今以來，皇上也算是得享艷福的第一個人了。」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你妬忌皇上？」

「成都不敢，國師，這可是抄家滅門的大罪，開不得玩笑啊！」

「唉！皇上全力追逐酒色，爲甚麼不肯分出點精神來，理理國事呢？」袁紫烟忍不住長長嘆息一聲。

「以皇上的才情，」宇文成都道：「只要把一半精神放在國事上，只要一兩年時間，天下大治矣！」

「成都，我也有此看法，」袁紫烟道：「只是想不通啊！他又爲甚麼不肯分出這一半精神呢？國强民富，天下大治，再來享樂，時猶未晚吶！」

「只怕不是如此吧！」宇文成都神情肅然的道：「皇上非常瞭解自己的處境，而我却能瞭解他的心情。」

「你瞭解？怎麼會呢？這一點，我就想它不透。」袁紫烟道：「明知故犯啊！」

宇文成都歎息一聲，道：「皇上點撥過我，而且，他說得非常有理，我也不便多言了。」

「我知道，你們君臣之間，心意相許，無話不談，」袁紫烟道：「但此事關係重大，我就想不通，他如何能說服你，成都，一旦江山變顏色，後宮那有阿嬌聲？這一點，他就想不通麼？他選了天下美女，競艷長安宮廷，恣縱物慾，享受奢華，這都是他身爲君主的緣故，一旦喪失了君王之位，這些事都將如雲烟過眼，化作一場春夢。」

「這一點，皇上也想到了。」宇文成都道：「而且，想得更透徹……」

「有這等事，你說給我聽聽吧。」袁紫烟道：「既知江山如畫，又愛後宮多嬌，爲甚麼不用心去保護它呢？」

宇文成都笑而不答。

袁紫烟一皺眉頭，道：「說啊！」

宇文成都道：「可以說，但我也要求國師保密，不能洩漏！」

「好！我答應，」袁紫烟道：「你們君臣之間秘密，比我們的枕邊細語，還要多了？」

「事情涉及到寶妃娘娘和國師，成都自是不敢輕易出口，請國師先恕我唐突之罪！」

「好吧！放心說了。」袁紫烟道：「我不怪罪。」

「寶妃娘娘以人間絕色入長安，別有所圖，」宇文成都道：「國師以天上仙子下凡來，只是因一股好勝之心，造成這樣的情勢，都因他縱慾昏庸，一旦他清醒了，把國事治理得井然有序了，第一個留不住的就是國師，寶妃娘娘也不會留在長安宮廷，失去了兩位的顏色，長安的皇宮，就再無留戀之處。」

「怎麼會呢？」袁紫烟道：「後宮佳麗三千，失去兩個，打甚麼緊？」

「成都也這樣勸過皇上，暫忍一時之痛。」

「皇上怎麼說？」袁紫烟問出口，已覺得問得太多了，可是已無法收回言語，吞下去了。

「成都不敢說，不敢說，不敢說……」

一連幾個不敢說，又引起了袁紫烟好奇之念，忖道：「我不信皇上會把床上的事，告訴大臣，除此之外，我是全無顧忌，讓他說說何妨？」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既然說了，就一古腦的說出來吧！」

「是國師相逼，可不是成都不敬啊！」

「難道風流皇帝，眞的把床第間的事情，也告訴了人麼？」袁紫烟心中打轉，宇文成都已經開了口。

回頭看去，隨行的鐵騎，都在數十丈外，不知是有心逃避呢？還是無意間把距離拉開，但肯定的一點是，絕對聽不到兩人低聲交談。

但宇文成都仍然是不敢看着袁紫烟，轉過頭去，道：「皇上說，自和寶妃娘娘、國師，有過男女歡愛之後，其他的嬪妃、夫人，就味同嚼蠟了，就算風華撩人的蕭皇后，也是難及萬一！」

袁紫烟啐了一聲，道：「好啊，連皇后的事，也敢告訴你呀？眞是濫得不像話了。」

心中却在暗自忖道：「寶兒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每次被他擁抱佔有時，從未用過術法，想不通和別的女人，會有甚麼不同？」

但想到隋煬帝，抱緊她那美麗的胴體時，臉上如醉如痴的神色，欲死欲仙的表情，確是人間至樂的形色，不禁臉上一熱，提馬向前奔去。

膽大的宇文成都，竟敢縱馬追了上去。

他想多看一眼袁紫烟那紅暈未退，嬌羞不勝的神情。

可眞是色膽包天啊！

「國師，」宇文成都道：「皇上說過……」

「好了，我不要再聽下去。」袁紫烟道：「他口沒遮攔，眞不知還會說些甚麼，羞死人了。」

「皇上說，天下大治，先走的是國師！」宇文成都道：「以國師之能，他盡出舉國之兵，也無法尋覓到國師的踪跡！」

「皇上眞的這樣說麼？」袁紫烟道：「我不要改動任何一個字。」

「不錯，成都轉述皇上的話，一字不減，一字未改。」

「說下去！」袁紫烟道：「一天到晚，胡思亂想，可眞是煩人得很啊！」

「第二個離開長安宮廷的是寶妃娘娘，」宇文成都道：「皇上說，兩位都走了，他還活得有甚麼味道？以其那時相思病死，還不如拚着國破家亡，多留住兩位一些時間。」

「眞是個風流的皇帝啊！」袁紫烟歎息一聲，道：「寶兒善良，雖是別有所圖，但却一直不肯下手，唉！古往今來，多少位朝代移轉，不論是奸佞篡位，紅顏誤國，當事人大都是在痴迷中渡過，像皇上這樣，心知肚明，付諸一擲的當事人，倒是少見得很啊！」

「不能怪皇上，就是成都身處其境，也不知道該作何決擇了。」

這就有些過份了，直接的表達了心中的思慕之情。

但袁紫烟沒有生氣，她身入紅塵，逐漸瞭解人性中有很多的缺點，好妍惡媸！是其中之一，但隋煬帝在這方面特別的強烈罷了，既是男人們都愛美女，宇文成都之思慕之心，也是人之常情罷了，只要不是直接的侵犯到我，由他去吧。

轉念至此，突然想到了李世民，只從那伸手一牽，就像在她心中播種了一顆種子，很難再把它起出來，置身事外了。

忍不住向後看去。

但見一騎快馬，直向兩人奔來。

「蕭雨，甚麼事啊！」宇文成都勒住馬韁，低聲問道。

「我們被人追踪了！」蕭雨道：「來人的武功非常的高，他們沒有騎馬，却能一直追在身後，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未完・九）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江青嵐在北斗七星陣中衝來闖去，未能破陣，突見闖陣的是崔文蔚和紅綃，正想阻止他們進陣，而陣外也飛舞劍芒，接着北斗七星怪人慘叫，四死兩傷，原來是崔文蔚夫婦殺傷了人，她們學會了乾坤一劍，宏法大師手著的易筋眞經，紫羅十二式，聽說紅綃和紅線認了姐妹，在江南再約見，於是三人啟程往江南，路過少林寺，上山瞻仰，被衆僧誤會是敵人，將他們誘入石室中……

無意放走怪客　難測後果吉兇

崔文蔚夫婦，這時自然惟江青嵐馬首是瞻。大家不作一聲，走了約有百丈遠近，甬道逐漸往左彎去，但依然十分寬闊。又走了一陣，石道突然岔而爲三。這兩條甬道，竟然同樣寬闊，這可使得江青嵐猶豫起來。他目光一轉，忽然發現右面一條岔道的石壁上，依稀有字，運目一瞧，只見上面寫道：「禁錮之室，不准擅入」八個大字，江青嵐不瞧猶可，這一瞧，心頭怒火陡熾。暗想佛門善地，應該普渡衆生，原來號稱名門正派，領袖武林的少林寺，還有這種毫無人道的禁錮之室。他因自己三人無緣無故的被騙入石室，有了先入之見，不由冷哼一聲，大踏步往右邊走去。

這條甬道並不太長，只轉了一個彎，便到盡頭，果然見到一座石門，緊緊的關閉。石門兩端，橫拴着一根比手臂還粗的方形鐵門，門上鐵銹斑剝，和鋼環相扣之處，業已磨圓，地上也積着許多剝蝕的鐵銹，相信年代已久。

江青嵐瞧得微微一怔，暗想原來禁錮之室，已是荒置了許久，中間也不會有人，心念一轉，正想招呼崔文蔚夫婦回轉身去！驀聽兩扇石門，一陣軋軋作響，鐵門被擠，和扣着的鋼環發生磨擦，同時發出「郎郎」之聲！

江青嵐心中一驚，急忙回過頭去，只見鐵門兩端，銹鐵紛紛而下，那是有人在裡面推着石門，兩扇石門，竟然被推得不住動搖。果然有人被關在裡面。

江青嵐劍眉陡豎，俠義之心油然而生，毫不考慮的一個箭步，竄近石門，右手七星劍，手起劍落，往鐵門上砍去。「噹！」鐵門一截爲三，墮落地上，發出一聲震耳巨響，餘音震蕩，石門豁然而啓。

「哈哈哈哈！」

緊接着一陣洪鐘般裂帛狂笑。

「鐵門自落，石門自開！哈哈哈哈！」

石室中突然走出一個長髮過膝，長髯過胸，衣衫破碎的怪人。雙眼之中，暴射着逼人光芒，瞧了瞧地下被江青嵐削斷的兩截鐵門，突然低下頭去，伸出一雙蒲扇似的鐵掌，喃喃自語：「四十年，哈哈！四十年，掌不如劍？掌還不如劍？哈哈哈哈！」

江青嵐見他瞧着自己雙手，只說掌不如劍，好像他手掌應該比自己七星劍還要鋒利似的。此人幽囚四十年，可能受了重大刺激，精神失常，但聽他笑聲，內力之足，簡直洞貫金石，萬一失去理性，突然發難，自己倒不可不防。想到這裡，不由心頭一震，往後退出兩步，手握長劍，運氣戒備。

那怪人敢情被他這一退，驚覺

過來，冷電般目光，由他手掌之間，緩緩的移到江青嵐臉上。

不！那不是移，是暴射！江青嵐和他目光一對，心下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只聽洪鐘般聲音問道：「你是誰？」

江青嵐道：「小生江青嵐。」

怪人又道：「江青嵐？你是少林寺的人？」

江青嵐答道：「小生崆峒門下。」

怪人微微點頭，兩道冷電又掠向崔文蔚紅綃身上，瞧得紅綃不禁往後連退。

怪人却毫不理會，點頭說了兩個「好」字。突然雙臂一張，伸了一個懶腰，只聽他渾身骨節一陣連珠暴響，大笑道：「哈哈！鐵門自落，石門自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聲響起，江青嵐只覺輕風乍閃，那笑聲已經遠去，眼前的長髮怪人，倏忽之間失去所在。憑自己的眼力，都沒瞧清他是如何走的！

紅綃輕輕吁了口氣，仰着臉道：「崔郎，你瞧這人可有點怪？他幹嗎口中老是說着什麼鐵門自落，石門自開？」

崔文蔚笑道：「這人可能被幽囚了四十年，他心中就一直想着有一天會鐵門自落，石門自開，所以這兩句話，就變成了他四十年來的唯一希望。」

紅綃道：「今天是江公子把他放出來的呀，又不是他想像的鐵門自落，幹麼連謝也不謝一聲？」

江青嵐一時氣憤，用劍削斷鐵門，此時怪人一走，他心中却忽然有點後悔起來。暗想這被少林寺禁錮了四十年的怪人，不知他是好人還是惡人？光瞧他方才一閃而逝的身法，武功之高，簡直和武林六絕中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是好人，倒還罷了，萬一是個窮兇極惡之人，這一縱虎出柙，後果可不堪設想！他越想越覺得自己這一舉動，太嫌孟浪，是以連崔文蔚夫婦兩人說些什麼，都沒有理會，口中說了聲：「崔兄，我們快走！」

脚步已往甬道中奔去，片刻工夫，已回到岔道分歧之處。這回江青嵐毫不遲疑，就往左邊一條甬道上走去。三人逐漸加快脚步，又走了一陣，前面盡頭，是一道筆直而上的石梯，頭頂上還隱隱透進亮光。

江青嵐心中一動，暗想石梯盡頭，就是出口，也定然有石門關閉，決不會透進天光來，莫非禁錮怪人，業已打這裡衝了出去？

心中想着，就招呼崔文蔚兩人，拾級而登，不多一會，到了石梯盡頭，果然頭頂上蓋着的一塊石板，早已被人掀開。江青嵐一躍而出，紅綃、崔文蔚兩人，也緊隨他身後，躍上石窟。縱目一瞧，原來自己三人，立身在一座建築得十分寬大的閣樓之中，四面牆壁上木架重疊，一層層的堆滿了經書。

不！其中不少木架，業已倒坍，不但經書委地，而且上面還積壓着斷椽碎瓦！江青嵐目光一瞥，忽然發現閣頂正中，原來還掀開了一個一丈見方的大窟窿，昏暗的天光，就是從窟窿中透進來的，敢情此時已是傍晚時分。

江青嵐江湖經驗雖然不深，但瞧到這副光景，不由心中一動，這分明是寺中的藏經閣。少林寺門規森嚴，忌諱甚多，尤其藏經閣乃是他們存放拳經劍譜的重要之地，怎會有如此情形？

難道大慧和尚說的寺中有强敵壓境，當眞發生了什麼重大變故不成？閣頂這個巨大窟窿，敢情是被來人用極其霸道的掌風震坍的？果然如此，那麼此人掌力之强，簡直可以震駭天下，擧世無匹！他心念疾轉，立即低聲囑咐兩人，趕緊跟着自己離開此地。

崔文蔚、紅綃瞧到江青嵐臉上神色十分凝重，也不多問話，雙雙點頭，三人這就急步向藏經閣外面衝去，剛到門口，只見石階上面，倒臥着兩具身穿青色僧袍的屍體。

紅綃乍覩之下，不由驚得「啊」了一聲，連忙却步。

江青嵐躍近身去，低頭一瞧，那兩具屍體，一具頭觸石階，腦漿迸出，另一具却張着大口，石階上還凝結着一大片紫血，分明是被人用掌力震傷內腑所致！「崔兄，大慧和尚說得不錯，少林寺當眞來了强敵，我們快……」

江青嵐話還沒說完，忽覺一股勁風，已向自己背後襲到。不由心中一驚，身軀微斜，右手一招「龍尾揮風」，往身後拍出。那知這一掌來勢雄猛，江青嵐倉猝應敵，只使出三成力道一擋之後，竟然被震得往斜裡退出兩步。那人一擊得手，第二掌第三掌，又連續攻到。

江青嵐心頭大怒，驀地一個轉身，右掌對準來勢直劈出去。這一掌他含憤出手，威力何等强大，「離合神功」急拂而去，但聽砰然輕響，一條人影被震得跟蹌後退了七八步，才行站停！定睛瞧去，原來竟是一個五十來歲，身穿灰色僧袍的老和尚。

這下把江青嵐適才被大慧和尚誘上少林寺，闖入石室的怒火，重又勾起，劍眉陡剔，厲聲喝道：「賊禿，你們少林寺近百年來，以名門正派自居，不想所作所為，竟然是江湖下五門的門徑，你們不怕辱沒了少林寺這三個字嗎？」

這灰袍老僧乃是少林監寺大智禪師，當今方丈大覺大師的師弟，在寺中身份極高，他因藏經閣屋頂被人震毀，聞警趕來，正好遇上江青嵐等三人由藏經閣出來，一時憤怒出手，不料立被人家震退，心頭大愕。此時再經江青嵐厲聲叱喝，說什麼少林寺所作所為，全是江湖下五門行徑，更覺無明之火直衝上來，目光炯炯，逼視着江青嵐，低喧佛號，沉聲喝道：「三位檀樾擅闖少林寺藏經閣，我佛慈悲，也難容忍，還敢出言汚蔑本寺嗎？」

江青嵐敞聲大笑道：「你們所作所為，事實俱在，小生三人，因和少林寺頗有淵源，道經此地，順便參拜，不料你們大慧和尚，誘騙小生三人上山，妄想關入石室，永遠禁閉，焉知區區石室，怎能奈何得了小生？才出隧道，你就暗施襲擊，要是換了旁人，豈非就得身受重傷，如此行徑，實令小生齒冷！」

大智禪師怒極而哼，冷冷的道：「三日之前，留書示警，三日之後，毀閣盜經，除了三位，難道還另有其人？」

江青嵐星目射光，正待發作，崔文蔚連忙說道：「大師傅此話，不知從何說起，小生三人，今日才上寶剎，毀閣盜經，恐怕另有其人。」

大智禪師長眉皺動，怒道：「貧衲佛門中人，豈會隨便指摘？」

說着用手向紅綃一指，冷哼道：「貧衲老眼不花，三日之前，倒和這位女檀樾有過一面之緣。」

江青嵐陡然一聲長笑，正待發話，忽然發覺在自己長笑之中，似乎依稀聽到一聲極其輕微的笑聲，傳入耳際。那笑聲敢情是有人忍俊不住，才笑出聲來，但一笑之後，又立即停止，這笑聲正當自己長笑之時，同時發出，在場三人，雖然無法發覺，但江青嵐玄關已通，耳目何等靈異，十丈以內，飛花落葉，尚且瞞不過他，何況只在臨近三五丈之間，他笑聲倏落，兩道如電目光，隨着笑聲方向一轉，不晃肩，不點足，一條人影，驟然飛起，比箭還快，往藏經閣前一棵枝葉濃密的大樹上，電射而去，口中敞笑一聲：「哈哈！原來樹上還隱有高人！」

一聲嬌哼，緊接着一聲蓬然巨震，江青嵐一條人影，隨聲落地。

同時大樹上倏地凌空飛起一條紅影，帶着銀鈴嬌笑，疾如離弦流矢，掠過林梢，逐漸遠去！

江青嵐分明是被人家震下來的，這人是一條紅影，還是女子聲音，但對方掌力之强，就是武林六絕中人，也不過如此。自己幸好有「離合神功」護體，還不致負傷。身形落地，不由心頭一怔，大喝一聲，忽的凌空躍起，施展出極世輕功，往紅影身後追去！

「這就是毀閣盜經之人！」

江青嵐的聲音，却從他飛身追出之後，逆風傳來！

這一突變，當眞快得難以形容，從江青嵐長笑、飛撲、被震落地、紅影飛起、他疾追而出，一共也只是眨眼工夫。

大智禪師雖然在少林寺中，除了掌門師兄大覺大師之外，也算得上一流高手，但這時瞧到一前一後兩人飛出的極頂輕功，也自覺瞠乎其後，口中說道：「兩位檀樾，我們快追！」

崔文蔚搖頭道：「大師傅請便，愚夫婦初學乍練，不擅輕功！」

大智大師眉頭一皺，突然擧手擊了三掌，短垣四週，同時躍出十幾個手持戒刀的和尚，躬身肅立。

只聽大智禪師說道：「你們派出兩人，陪兩位檀樾前往客室寬坐，其餘仍按原來位置，守護經樓。」

接着又急匆匆的向崔文蔚道：「兩位檀樾，請恕貧衲失陪！」

他話聲一落，雙脚頓處，人也跟着方才兩人所去方向，急掠而去。

＊ ＊ ＊

却說江青嵐跟着前面紅影，急掠直追，越過幾重殿脊，兩人首尾相銜，追了一陣，江青嵐心中暗自嘀咕，前面那條紅影，不但掌力勁猛，就是輕功，也不在自己之下，而且對方方才那聲嬌笑，分明還是紅衣女子！

他心中一動，不由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加快，浮空掠影，疾追而上。

但奇怪的是前面那條紅影，不但不是向寺外逃跑，相反的，她却朝着全寺中心的一座高大殿宇上奔去。

雙方距離，越來越近，前面果然是一個女的。羅衣緊窄，腰肢苗條，衣帶飄風，脂香微聞！紅衣女子似乎也發覺身後的破空輕響，有人追來，她嬌小身軀，忽然向左一側，嬌聲喝道：「你當姑娘怕你不成？」

她「成」字出口，纖手忽地揚起，往身後拍出。

江青嵐眼看業已追近，正待從她頭上越過，攔到前面，那知嬌叱入耳，對方身法詭異，一閃之間，連面目還沒看清，陡覺旋風冷厲，遙遙襲來！心中一驚，立即暗運「離合神功」，揮手一掌，迎着拍出。兩股潛力一接，發出一聲暴響，江青嵐只覺對方掌力之强，激旋成風，威勢極盛，自己一掌竟然無法把對方力道擋住。心頭這份震驚

，簡直無法形容，不禁往後退出兩步，藉以消卸逼來暗勁。

就在這一瞬之間，紅衣女子又是一聲輕哼，柳腰扭處，人已颼的往前掠出，疾若流矢，直向那座高大殿宇上激射過去！

這時天色業已昏黑，少林寺一片殿脊，重重屋宇，全籠罩在迷離月色之下，靜寂得瞧不到半點人影，聽不到半點人聲。

其實今晚可算得上是少林寺近百年來，最嚴重的遭遇，每層殿宇，都有門下弟子嚴密戒備。江青嵐目能夜視，在這一怔之際，縱目瞧去，只見四五十丈之外，那座高大殿宇的屋脊之上，似是站着一個又瘦又高的人影。

以江青嵐的目力，竟無法看清那人身形面貌，形如鬼魅，甚至難以準確判斷，那究竟是人？抑或是一團幻影？但紅衣女子却正是往那座殿宇上疾掠而去！

江青嵐心中一動，那肯干休，七星劍雖未出鞘，但右手緊握劍柄，左掌當胸，同時一提眞氣，身如流星，直往高大殿宇上撲去。正當紅衣女子堪堪掠上簷篷，突然，從大殿下面竄起一條灰影，身法快捷，斜撲而上。

那是一個手持禪杖的灰袍老僧，他差不多和江青嵐同時躍到。這時兩人距離屋脊只有七八丈光景，那巍然而立，形如鬼魅的人影忽的一聲厲笑，寬大袍袖突然揚起！

刷！江青嵐眼前一花，只覺另一條人影，快若閃電，自天而降，落在自己和灰袍老僧之前，連看也沒看清楚，只聽「蓬」的一聲巨響，流飆狂捲，向外推出，一股巨大無比的壓力，逼得江青嵐和灰袍老僧那裡還想站得住脚，一齊往簷下落去！

「嘿嘿！」

「哈哈！」

空中響起兩聲不同的笑聲，前者似乎含有憤怒，後者則代表了得意。笑聲才落，一個沉聲吐出：「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另一個也大聲高喝：「鐵門自落，石門自開，哈哈哈哈！」

江青嵐脚才落地，心中不由一動，方才飄落自己身前的，分明是被少林寺禁錮四十年的長髮怪人，他替自己擋了那個站在屋脊上的瘦長人影一掌，才發出那聲蓬然巨響。光是兩人的掌風餘勁，居然還把自己硬從屋簷上逼了下來，這份聲勢，當眞駭人聽聞。

屋脊上鬼魅似的瘦長人影，石室中被禁錮的長髮怪人，到底是誰呢？有恁地深厚的功力？還有自己一路追來的紅衣女子，她掌勢渾厚，身法詭異，武功之高，也決不在自己之下，他藝高膽大，心念疾轉，好奇之心油然而生，雙足一頓，正待往上躍去。

「小施主，使不得！」

一個蒼老急促的聲音，低喝了一聲，自己右臂，業已被人緊緊抓住，江青嵐心中一驚，回頭瞧去，原來正是和自己同時被掌風逼落下來的灰袍老僧，這時臉色灰敗，嗒然若喪的道：「會是他們兩個？唉！浩劫！少林寺的浩劫……」

江青嵐心中一怔，聽口氣，這灰袍老僧分明知道兩人來歷，不由問道：「老師傅，這兩個人是誰？」

灰袍老僧似乎並沒有聽見，他依然仰天默禱，喃喃自語道：「弟子大覺，罪孽深重，致干魔擾，願佛祖慈悲，保祐少林香火，一切罪戾，俱由弟子承擔。」

他說到這裡，語氣突轉堅決，臉上也立時露出堅毅之色，回頭笑道：「小施主夜闖少林，不知所爲何來？貧衲因小施主一臉正氣，決非奸宄一黨，今日之事，乃是少林寺的劫運，兩個魔頭，只要出現一個，就足使少林覆滅有餘。貧衲以身許佛，赴湯蹈火，職責所在，小施主局外之人，何必與魔頭照面，徒貽後患。」

江青嵐和灰袍老僧這一對面，只覺他慈眉善目之中，神光湛然，一片光明，浩蕩胸懷，磊落風度，迥非方才驚悸滿臉的神色，一時倒被老和尚氣度所懾，心頭敬意油然而生，連忙答道：「老師傅不必過慮，小生江青嵐，和少林寺頗有淵源……」

大覺大師低喧佛號，搖手道：「此時不是談話之時，貧衲急於追回師祖遺寶，小施主千萬不可上去。」

他說到「去」字，突然禪杖一頓，身如灰鶴，凌空撲起，往殿上縱去。

江青嵐聽他說得如此鄭重，自然是一番好意，而且從他語氣之中，聽出方才屋面上兩個對話之人，全是著名魔頭，說什麼只要出現一個，就足使少林寺覆滅有餘。這麼說來，這兩個魔頭，其中一個，就是自己親手放出來的，他果是惡人！

江青嵐心中不由升起一陣愧疚，再看大覺大師撲起時的身法，武功也並不高過自己。若和紅衣女子動手，還不致落敗，但如果要和兩個魔頭中的任何一個過招，決非人家敵手。

他念頭疾掠，也立即一點雙足，跟踪躍起，夜色迷茫，屋脊上只有大覺大師拄杖而立，那瘦長黑影、長髮怪人和紅衣女子，全已不知去向，這不過是自己被逼落簷前的一瞬工夫，他們竟然去得恁地快法？

江青嵐凝目四顧，重重屋宇，隱隱峯巒，數里方圓，那裡瞧得到什麼影子？只有一條灰影，却穿房越脊，往自己立身之處，疾掠而來，那是藏經閣遇到過的大智禪師，他奔到大覺大師身前，躬身說道：「大師兄，小弟無能……」

大覺大師右手拄着禪杖，左手一揮，喟然歎道：「師弟，今晚之事，大出我意料之外，目前重寶已失，魔蹤遠颺，而且少林寺已蹈入危機一髮，師弟快隨我下去再說。」

說着又向江青嵐打了一訊，道：「小施主也請枉駕一談如何？」

江青嵐聽得十分奇怪，暗想少林寺重寶被盜，最多是追尋失物，而且敵人既已遠去，他怎麼反說蹈入危機一髮呢？心中想着，就跟了兩人，躍落大殿，大覺大師一語不發，往裡面走去，大智禪師也不敢多說，緊跟身後，一會工夫，到了方丈室，大覺大師讓座之後，大智禪師合掌道：「啓稟大師兄，這位小施主還有兩位同伴，現在客室待茶，是否一併請來？」

大覺大師微微點頭，一面說道：「你要大慧師弟，速即率領本寺執事弟子分別搜查寺內各地，清點傷亡人數，速來報告。」

說完長眉一闔，閉目不語。大智禪師合掌領命，疾退出去。

江青嵐心知這位少林寺方丈，敢情因方才發生巨變，正以最大定力，冥思搜索，以策善後，是以也不敢驚動。過了一陣，大智已引着崔文蔚、紅綃兩人進來，落座之後，大覺大師雙目一睜，低喧佛號，向江青嵐合十道：「請恕老衲無狀，尚未請教三位施主，高姓大名，師承宗派？」

江青嵐連忙起身道：「小生江青嵐，崆峒門下，這是小生至友崔文蔚賢伉儷，算來還是貴寺一派的俗家弟子。」

大覺大師雙目陡睜，向崔文蔚夫婦合十道：「阿彌陀佛，老衲不知兩位施主尊師名號，如何稱呼？」

崔文蔚趕緊還禮道：「愚夫婦承五台山宏法老師傅慈悲，列爲記名弟子。」

大覺大師突然臉露驚喜，連連合什道：「兩位施主原來還是五台山師叔他老人家門下，老衲失敬。」

崔文蔚聽說，連忙和紅綃兩人，重新以師兄之禮參見，大覺、大智也連連還禮。正說之間，忽然又有一個灰衣和尚，匆匆進來。只見他滿頭大汗，氣急敗壞的樣子，顯然是十分緊急之事。他，正是大慧和尚！

當他一眼瞧到江青嵐等三人，臉色更是一變，江青嵐也陡的臉現怒容，烱烱雙目，射出冷電般寒光。

大覺大師緩緩回頭，徐聲說道：「大慧師弟，三位施主不是外人，你有話但說無妨。」

大慧和尚躬身合十，答道：「小弟奉命搜查寺內各地，連樹梢牆角，各殿柱樑之上，俱已搜遍，並未發現一點蛛絲馬跡。輪值大雄殿弟子死亡八人，藏經閣兩人，均係內腑重創致死，最嚴重的是……是本寺石室隧道，出口石門，被人震毀！那……那四十年幽囚的樓一怪，他……」

大智禪師沒等他說完，突然臉色劇變，急急問道：「師弟，你說禁錮之室，也發生了變故？」

大慧和尚目光向江青嵐等三人，狠狠的瞪了一眼，點頭道：「師兄說得不錯，禁室鐵門被人砍斷，樓一怪想已脫困而出。」

大智禪師聽得全身一震，神情緊張，霍地站起身來，說道：「大師兄，這……這……」

大覺大師依然十分鎮定，輕輕歎息一聲，道：「此事我已知道，少林寺的禍福，今後只有我佛慈悲！」

江青嵐因一時意氣，削斷禁錮之室的鐵門，放出長髮怪人，心中已感內疚，此時聽他們把樓一怪出困，說得如此嚴重，更覺不安，這就起身說道：「樓一怪究係何人？大師能否明示，小生因一時誤會，斬斷鐵門，致鑄此錯，不想對寶刹關係如此重大，小生實感愧疚。」

大智禪師雙目圓睜，駭然的道：「江施主，樓一怪是你把他放出來的？」

大覺大師搖手道：「凡事均有天意，江施主毋用爲難，這也許是先師假手於江施主而已。」

他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道：「說起樓一怪的事跡，兩位師弟恐怕也不十分詳盡，五十年前，樓一怪和遲老殘齊名，江湖上曾有『南怪北殘』之稱，不但兩人武功，確是當代武林中極其罕見的高手，尤其樓一怪的『劈天掌』，威力之强，可說無人能抗，大家因此又叫他『一掌開天』，一掌可以開天，這是何等功力？那時老衲還只有二十幾歲。」

這時江青嵐等三人，全聽得十分出神，就是大智、大慧，也都靜心聆聽，不作一聲。

大覺大師繼續說道：「有一天，樓一怪突然尋上寺來，說要試試否擋得住他一掌，那時先師正在閉關參禪，師叔他老人家住持七寶寺，遠在五台，寺中無人能敵，樓一怪却也並沒爲難，只是大笑而

去。」

大智禪師插口道：「大師兄，這事小弟還記得，那天他臨走之時，遙遙推出一掌，就把殿前一座木造鐘樓震坍下來，後來才改建爲石造的。」

大覺大師點頭道：「不錯，咱們寺中的鐘樓，就是那時候改爲石造的。此後樓一怪就沒有來過，但他却因此更加兇暴起來，認爲少林寺尚且不是他的對手，那是三年之後，先師啓關大典，正好師叔他老人家也從五台趕來。樓一怪不知從那裡得到的消息，聽說先師啓關，又再次找上寺來。」

大智禪師插口道：「那是小弟皈依佛門的那一天！」

大覺大師頷首道：「這就是四十年前的事，樓一怪的主要對象，當然是先師，他耿耿不忘祖師留傳下來的『易筋經』神功，能否和他的『劈天掌』相匹敵？當時和他動手的，却是師叔他老人家。」

紅綃眨着大眼睛，問道：「啊！原來師傅和他先動手。」

大覺大師微微一笑，道：「當時樓一怪還不肯和師叔較量，他說先師也許擋得住他一掌，如果是師叔，恐怕連半掌也擋不住，他不願多耗時間。師叔問他，別說一掌，如果擋住他三掌，他如何說法？樓一怪聽得哈哈大笑，說只要師叔擋得住住他一掌，他從此隱姓埋名，退出江湖，擋得住他三掌，生死悉聽尊便。哈哈！這場賭賽，就註定了他四十年幽囚。」

紅綃張大眼睛喜道：「啊！原來師傅他老人家贏了樓一怪！」

大覺大師並沒回答，只是繼續說道：「其實樓一怪却估計錯誤，當年先師因師祖(曇宗大師)涅槃之後，年事尚輕，就住持本寺，事務繁重，對武功一道，難免時有荒廢。雖然後來勤修苦練，三年閉關，但當時對『易筋經』功夫，遠不如師叔他老人家來得精純。樓一怪和師叔連對三掌，竟然銖両悉稱，難分軒輊。這在樓一怪來說，已是輸定，他却自始至終，認爲先師功力，還要勝過師叔，這樣他就自動走入石室。先師在外面加上精鋼鐵門，曾說只要『鐵門自落，石門自開』，便是他出困之日，此後爲友爲敵，就憑他自決。」

紅綃啊了一聲，回頭笑道：「崔郎，難怪他口中念念有詞，說着這兩句話，原來還是師伯告訴他的。」

大覺大師又道：「其實當時樓一怪故示大方，自動走入石室，在他想來，區區石室，又焉能困得住他？這無非是輸給了師叔，應個景罷了，何時要走，還不是來去自如。他那知少室峯下的石室，半出天然，全是花崗石層，就是普通江湖上的寶刀寶刃，也休想砍得動他，何況鐵門又是精鋼特製，任他劈天掌最是凌厲，也難以推動分毫，這就被禁閉了四十年。但據老衲推斷，就是沒有江施主斬斷鐵門，五年之內，他也足可破關而出，先師當年雖說他出困之後，爲友爲敵，就憑他自決，不過老衲認爲他四十年幽居，也許火性消磨，善根復生，對少林寺並無仇恨可言，雖然禍福難料，但以他四十年前的個性，也還不致於非把少林寺毀滅不可！老衲躭心的，却是另外一人。」

大慧和尚瞧了紅綃一眼，問道：「大師兄說的，可是紅衣女子？」

大覺大師長歎一聲，微微搖頭。

大慧急道：「大師兄，難道還有比樓一怪更厲害的人物？」

大覺大師神色沮喪的道：「兩月之前，蒙崑崙老神仙差人送還本寺祖師手著『易筋經』，就是此人取去，咳！料想不到，眞會是他！」

說到這裡，忽又喟然歎道：「果眞是他，普天之下，除了崑崙老神仙，誰也無法取回失寶，就是連師叔老人家也不能。」

大慧和尚聽得滿腹狐疑的道：「大師兄，他究竟是誰？連師叔老人家都不是他對手？」

大覺大師低聲說道：「千里孤行客！」

「千里孤行客？」大慧、大智聽得渾身一震，同聲驚道：「是他？大師兄和他對了面？」

大覺大師道：「說來也眞險，那時兩位師弟走後，我尚逗留祖師殿，忽見一條紅影，奇快無比的向殿上掠來，等我飛身上殿之際，正好江施主也同時趕到，那知屋脊上出現一位瘦長人影，舉掌遙揮，這時另有一條人影，却搶在江施主前面，硬接了對方一掌，那一陣掌風餘勁，罡力之强，實爲生平僅見，居然還把江施主和我兩人，逼下殿來，那發掌之人，口中所吟，正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那兩句，除了千里孤行客，還有誰來？那硬接他一掌的，就是幽囚四十年的一掌開天樓一怪，當時我就覺得事出離奇，但此時想來，樓一怪分明爲了報答江施主斷門脫困之德，才突然現身，硬接對方一掌。」江青嵐聽得恍然大悟，連忙問道：「小生孤陋寡聞，不知大師說的千里孤行客，又是何等人物？」

大覺大師道：「這也是數十年以前之事，老衲還是聽先師提起過，此人出身來歷，江湖上誰也弄不清楚，就是身形面貌，也無一人見過，不知何年何月，隱居九華山一

處幽谷之中，那處幽谷，他自名爲長恨谷，極爲險峭難行，據說他因爲遭受一件傷心之事，才遯世隱居，不與人見。後來忽然有人傳說，那谷中住的，竟是一位武林中絕世奇人，武功高不可測，於是就有人冒險犯難，想從他學藝，也有許多身懷武功之士，慕名求見，但無論你是武功多高，也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入長恨谷，就糊裡糊塗的失去抵抗力，被人扔出谷外，不僅還手無力，根本連人影都沒看到，只有耳中依稀可以聽淸『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那兩句話。久而久之，自然把他越說越神秘，更因爲不知他姓名，而他自己又『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兩句常不離口，這兩句話的意義，是任何東西，都難有圓滿之時，人合還離，月圓還缺，這當然是傷心人的話，於是江湖上就替他取了一個外號，叫做千里孤行客。」

江青嵐聽完大覺大師這一番話，覺得千里孤行客定有一段纏綿悱惻的傷心之事，不由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方想開口。

却聽大智禪師問道：「大師兄，江湖傳言，說他誓不出谷，而且入谷尋他之人，除了被扔出谷外，受點輕傷之外，也從不傷人，怎會突然尋上本寺，盜經傷人呢？」

大覺大師沉吟道：「此人性情怪癖，平日如何，也人言言殊，善惡難分。就是憑他方才輕描淡寫遙遙一掌，威力之强，武林中委實已不多見，何況那兩句口頭禪，除了他，江湖上也並無第二個人。」

他說到這裡，忽然瞧了江青嵐和崔文蔚夫婦一眼，續道：「三位施主不是外人，老衲忝主少林，說來慚愧，三天之前，本寺忽然來了一位女施主，身穿紅衣，背負長劍，聲言要見老衲。寺中知客，因她帶着武器上山，顯然來意不善，當時婉言老衲不見外客。那知那位女施主一聲冷笑，左掌輕揚，左邊一尊四大天王，立被震成粉碎。一面冷冷的道：『你們方丈見不見外客，都無關重要，姑娘三天之後，來取『易筋眞經』，要他自己估量着就是。』說完往外就走。等大智、大慧兩位師弟聞聲趕出，她已揚長而去。要知本寺山門前四尊四大天王塑像，全高一丈五，即使江湖上一流高手，要想一掌把它震坍，實非易事，就是以老衲來說，自問也無此功力。那紅衣女子居然能在玉掌輕拂之下，一舉把它震坍下來，這份功夫，已非常驚人，她說三天之後，來取祖師遺留的『易筋眞經』，自非虛語。老衲這就通令各處子弟，三日之內，趕返少林寺護法，那知三位施主，正好也在三天之後的今日突然蒞臨，以致引起這場誤會。」

江青嵐、崔文蔚同時回頭瞧了紅綃一眼，心中不由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把她當作紅衣女子。只聽大覺大師又道：「目前承崑崙老神仙送還本寺祖師遺留的鎭山至寶『易筋眞經』，一朝失去，老衲萬死難贖其咎，經我仔細考慮，本寺暫由兩位師弟協力住持，我須即日親自下山一行。」

大智禪師神色一凜，諫道：「大師兄一派掌門，豈可輕出，還是由小弟下山探訪爲是。」

大覺大師搖頭道：「少林寺受祖師餘蔭，百十年來，名重武林，如今遭此大變，聲譽盡失，如不能追回失寶，少林寺三字恐怕從此湮滅無聞，香火衣鉢，眼見難保。何況千里孤行客，武功神奇莫測，我想先上一趟五台，謁見師叔，請示機宜，但願佛祖保佑，追回重寶，此事關係重大，兩位師弟，還是聽我安排爲是。」

江青嵐因「易筋眞經」，乃是黑衣摩勒和自己兩人，從十二紫羅大師石窟中取出，再由黑衣摩勒送還少林寺之物。自己曾在石窟中，學會「紫羅十二式」，算來和少林寺不無淵源。此時人家遭遇了重大困難，自己豈能置身事外？不由慨然說道：「此次貴寺遭人盜去的『易筋眞經』，實係兩月之前，由崑崙大俠和小生兩人，從石窟中取出，由黑大俠專程送上貴寺。何況失盜之日，小生又適逢其會，大師如有差遣，小生不才，願效棉薄。」

大覺大師微微一楞，忽然若有所悟的道：「當日黑大俠送經前來，曾說和一位小師弟同行，原來就是江施主？」

江青嵐點了點頭，便把當日情形大概說了一遍。大覺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江施主原來還是崑崙老神仙門下，老衲失敬之至，祖師遺留之寶，蒙老神仙送還敝寺，少林弟子已是深感大德，怎敢再有煩勞，江施主俠義爲懷，老衲只有心領。」

江青嵐一楞之後，心知大覺大師身爲少林方丈，「易筋眞經」由他手中被盜，追尋失寶之責，自然不願假手外人。但自己無意之中，放走禁錮四十年之久的樓一怪，對少林寺是禍是福，尚未可知。「易筋眞經」既被紅衣女子盜走，她是否是千里孤行客一黨，也眞相未明。反正自己江南之行，九華原是順道，好歹也得探出一點眉目，才不負學會十二紫羅大師的「紫羅十二式」。心中想着，也就不再言語。當晚由大慧和尚把三人安置在賓舍之中。

第二天早晨，江青嵐等三人向大覺大師告辭下山。（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紅娃、翁駝子被魔音弄得暈頭轉向，波及吳小雲，她雖用百花暗器專攻其嘴，仍被魔音所擾，恰好豆腐大俠趕至，也用豆腐協助攻其嘴，四人合力把神秘人追逐，紅、翁、吳左右包抄，正面由宋豆腐追着，查問老魔神珠下落，推說得一乾二淨，兩人又打起來，魔音一起，小飛暈倒，老魔來不及下殺手，平燕公主和十二金釵趕至救起，宋小飛連忙運東張三屍趕去蓬萊堡，赫然見張人龍出現……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大俠略施小計　眞龍變作假龍

這話正合豆腐大俠的心意，立與張夢月退出花廳，到一個僻靜角落。張夢月急不及待的道：「宋大俠好像有急事？」

宋小飛見四顧無人，這才放心大膽的道：「本俠受人之託，是有大事轉告。」

「受何人所託？」

「令尊大人。」

「我爹？這……」

「咱家指的是另外一位張堡主。」

話越說越玄，張夢月越聽越糊塗，疑雲滿面的道：「親爹只有一位，宋大俠可別亂開玩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豆腐大俠想了想，一本正經的道：「恕本俠冒昧直言，花廳裡的那個老頭是否張姑娘親生的爹？」

「沒錯，是本姑娘親生的爹。」

「言行舉止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生活習慣可有異狀？」

「毫無異狀。」

「能肯定確是張姑娘親生的爹？」

張夢月不假思索，立即斷然決然的道：「家母早逝，我們父女相依爲命已長達十幾二十年，絕對不會弄錯的。」

宋小飛取出血書，交給張夢月，正容道：「那麼，請張姑娘鑑定一下，這份血書係出自何人手筆？」

張夢月定目一看，臉色登時大變，立道：「這血書乃家父親筆所書。」

「事關重大，張姑娘最好看清楚以後再下定語。」

「家父偏愛瘦金體，與衆不同，一看便知。」

「沒有錯？」

「絕對錯不了，但不知血書從何而來？」

「是張堡主親手交給本俠的。」

「在那裡？」

「曹山。」

「奇怪，家父好端端的人在蓬萊堡……」

「寫血書之人自然是另外一位張堡主。」

「宋大俠認爲是有人在冒充家父？」

「這個冒牌貨就是咱們剛才見到的那個傢伙。」

「那我爹現在何處？事情的經過又是怎樣？」

宋小飛沒再遲疑，立將事情的原委始末詳詳細細的說出來。

直聽得張夢月心膽俱裂，痛不欲生，泣不成聲的道：「家父臨終前曾與宋大俠在曹山不期而遇？」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那時候他老人家已是奄奄一息？」

「情況的確嚴重萬分。」

「血書就是在這種情形下交給宋兄的？」

「對。」

「家父叫我們結婚之後再來收屍取珠？」

「張堡主是這樣交代的。」

張夢月含情脈脈地，楚楚可人地睨了宋小飛一眼，淚流滿面地道：「事後不久，他老人家便……」

「是的，過沒多久，張大俠便告氣絕身亡。」

「家父既已亡故，宋兄便該當機立斷，將神珠取走。」

「本俠承認，這件事處理失當，予歹人可乘之機。」

「最重要的是，破腹盜走魔戒神珠的是甚麼人？」

「撲朔迷離，至今情況不明。」

「會不會是殺人的兇手神秘人？」

「可能性極大。」

「眼前的這個冒牌貨究係何許人？」

「本俠以爲，最好先確認一下死者是否張堡主本人，然後再作從長計議。」

一語提醒夢中人，張夢月神色一緊，聲急語快的道：「不錯，萬事莫如認屍急，宋大俠剛才說先父及兩位族叔的遺體已運回蓬萊？」

豆腐大俠頷首道：「是啊，此事是本俠此來的主要目的。」

張夢月不再多言，當下雙臂一抖，以一式「一鶴冲天」的絕妙輕功登上牆頭，瀉落牆外。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東張女俠果然名不虛傳，宋小飛暗道了一聲：「好身手！」接踵越牆而過。

＊　＊　＊

靈柩就停在堡牆外面。分別停放在三輛馬車上。

張夢月强忍着椎心之痛，顧不得撲鼻的屍臭，逐一檢視。

第一具棺木內裝得是張人鳳，夢月確認無誤。

裝在第二具棺木內的是張人豪，也沒有差錯。

但當她打開第三具棺木時，心裡却充滿了矛盾。

從身材、衣着乃至遺物上看，確是蓬萊堡主張人龍無疑。

怎奈胸腹已破，腸肚外流，頭部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却無法確定是否她親生的爹。

宋小飛一字一句的道：「是張堡主本人，不會錯吧？」

張夢月的答覆很奇怪。「我倒寧願他不是。」

「不是張堡主？這怎麼可能，本俠曾親眼目睹他氣絕身亡。」

「許是蒼天保佑，又死而復生。」

「張姑娘該不會認爲這個冒牌貨是妳親爹吧？」

「假使家父確實大難未死，這一點應可肯定。」

宋小飛聞言臉色接連數變道：「事到如今，張姑娘打算如何處理這三具屍體，以及查証張堡主的生死眞僞？」

張夢月思索一下，肅容滿面的道：「茲事體大，小妹也不敢自作主張，須請示三位長老後再行定奪。」

東張已有三百年的歷史，張人龍是第二十代的掌門人，族系龐雜，人口衆多，設有長老會，位高權大，另外還有一位掌門繼位人。

目前的長老是十九代的張守正、張守禮與張守智。

繼位人乃二十一代的張大風，年僅二十出頭。

這四個人是東張的核心，與張人龍共同領導數以千計的一流高手。

事不宜遲，張夢月立以最快的速度，將三位長老及張大風召集到停棺現場來。

當大家聽完報告，問明原委，檢視過屍體，三位年逾古稀的長老略作商議後，決定將死者移往蓬萊堡，設置靈堂，供族人憑弔，從而細心觀察現在的這位張人龍是眞是假。

＊　＊　＊

事情一經決定，馬上付諸實施，很快便將棺木運入堡內，佈置好一個莊嚴肅穆的靈堂。

消息早已傳揚開去，張家的族人紛紛前來弔唁。

張人鳳、張人豪的妻子兒女傷痛逾恒，更是哭得死去活來。

身爲堡主的張人龍自然無法置身事外，不久也聞訊來至靈堂。

而且表現得相當激動，眞情洋溢，面對兩位族弟的棺木不禁爲之老淚滂沱。半晌始哽咽道：「這棺木是幾時運回的？」

夢月姑娘趨前答道：「剛到。」

「是甚麼人發現的？由何人運回？」

「都是這位宋大俠一手包辦的。」

「事先爲何不向爲父的報告一聲？」

「爹爹有貴客光臨，當時根本沒有說話的機會。」

張人龍目光如電，冷冷的掃了豆腐大俠一眼，凝視着第三具棺木道：「這是誰？」

長老張守正老謀深算，面不改色的道：「正想請掌門人親自鑑識。」

張人龍錯愕一下，未置可否。繼位人張大風却搶先一步，已

自作主張，將棺蓋揭開，伸手做勢道：「掌門人請！」

在這種情形之下，張堡主想不看也不行，只好上前檢視，臉色登時大變，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驚呼。

長老張守禮白眉一軒，道：「掌門人識得此人否？」

張人龍大搖其頭道：「不認識。」

「本座倒覺得似曾相識。」

「五叔以爲是那個？」

「從外形觀察，與掌門人極爲相似。」

「五叔的意思莫非認爲小侄的身份可疑？」

長老張守智接口道：「我們三位長老並無此意，但有些事希望掌門人能進一步說明一下。」

張人龍的眼珠子打了一個轉兒，道：「八叔想知道那些事？」

「首先，想知道掌門人上次離堡的確切時間？」

「一月之前。」

「由何人相伴？」

「人鳳、人豪兩位族弟。」

「目的何在？」

「尋覓魔戒神珠。」

「到那裡去找？」

「合肥。」

「找到沒有？」

「找到了。」

長老張守正沉聲道：「神珠乃曠世奇珍，掌門人能順利得手，實我東張之福，爲了人珠安全，理當從速返堡才是。」

張堡主躬身道：「小侄也是這樣想，奈何事與願違，未離鷄鳴山便被南巴、北趙的人堵住，展開一連串驚心動魄的爭奪戰。」

「人鳳、人豪死在何處？」

「想必定在蚌埠附近。」

「死在何人之手？」

「南巴、北趙或神秘人。」

「掌門人無法確定？」

「是的，那時候我們兄弟三人業已分手。」

「爲何要分手？」

「爲了分散羣豪的注意力，以確保神珠安全。」

「掌門人處置得當，但不知是否確已擺脫糾纏？」

「百密一疏，最後還是被人在曹山截住。」

豆腐大俠宋小飛這時插言道：「是何許人物？」

張人龍想了想道：「那個莫測高深的神秘人。」

「毫無疑問，神秘人是爲神珠而來？」

「事實確是如此。」

「免不了會引發一場神光與魔音之戰？」

「這是無可避免的。」

「後來的發展怎樣？」

「本堡主身負重創，滾下了山坡。」

「神秘人可曾隨後追來？」

「沒有。」

「亦未遇見其他任何人？」

張人龍思索了好一陣工夫後始道：「好像曾與宋大俠在半山腰不期而遇。」

宋小飛追根究底道：「到底是否本俠？請勿支吾其詞！」

「讓我想想看，應是宋朋友無疑。」

「本來就是宋某，爲何吞吞吐吐？」

「當時的情況宋大俠知之甚詳，老夫身負重創，神智不清，有些事已不復記憶。」

這話言之成理，張人龍那時的情況確是奄奄一息，豆腐大俠皺一下眉頭追問道：「再想想看，跟本俠說了些甚麼話？」

張堡主苦思良久後道：「好像甚麼也沒有說。」

「可曾交給咱家任何東西？」

「不記得了。」

「宋某走後又發生了那些事？」

「又突然冒出來一個人。」

「那一個？」

指着棺中血肉模糊的屍體，張人龍怒目而視道：「就是這個傢伙！」

宋小飛打破砂鍋問到底。「此人的身份來歷如何？」

所得到的答案令在場之人大失所望，張堡主搖頭道：「是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張大風年歲不大，却頗有大將之風，開門見山的道：「這傢伙來幹甚麼？」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掌門人此話怎講？」

「志在神珠。」

「沒被他得手吧？」

「哼，憑他還不配。」

「掌門人的意思是說神珠仍在手中？」

這是大家最關切的焦點所在，俱皆翹首以待，張人龍却給大夥澆了一盆冷水，簡短的吐出來兩個字：「不在！」

宋小飛聽得一呆，冷聲道：「張堡主說神珠不在你手中？」

「一點不假。」

「那在何人之手？」

「這就不清楚了。」

「堡主此言差矣，神珠應在閣下腹中才是，這是你自己說的。」

張人龍怔愕一下，道：「那只是權宜之計，宋大俠何必當眞。」

長老張守正道：「關鍵是神珠既未吞入腹中，究竟落在何方？」

張人龍以肯定的語氣道：「小侄負創滾下山坡時便已失落在羣山

亂壑之中。」

「事後可曾搜尋？」

「遍尋無着。」

「會不會已被人捷足先得？」

「的確有此可能。」

豆腐大俠報以一聲冷哼，道：「張堡主的話漏洞百出，本俠難以採信。」

張人龍怒溢雙眉道：「宋朋友認爲本堡主之言何處欠妥？」

「張掌門當時已氣絕身亡，還魂復活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事先，老夫曾服下靈丹數粒，想係靈藥突生神效，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就算此言是實，仍有可疑之處。」

「那裡可疑？」

「一個垂死之人如何能將突然冒出來的那個不速之客置之死地。」

「說來幸運，及時出現一位救星。」

「救星？誰呀？」

張人龍欲語未語，門外有一個爽朗的聲音接口道：「是本公子我！」

應聲大踏步的走進一個二十餘歲，一身錦繡，臉如滿月，風度絕佳，但却帶有幾分邪氣的年輕人。

張夢月上前道：「這位朋友怎麼稱呼？」

來人好傲的性子，吐字如刀。「水無情！」

宋小飛驚哦一聲道：「哦，原來是張堡主的那位貴客，一個無情之人。」

水無情答得妙。「看似無情却有情。」

「是朋友的本名？」

「不錯，另外還有一個很響亮的外號。」

「可以說出來聽聽嗎？」

「大衆情人風流客。」

能夠打敗强敵，救下張人龍的老命，顯非泛泛之輩。

然而，東張三老、張大風、張夢月乃至宋小飛等人，却面面相覷，一臉茫然，從未聞武林中有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這一號人物。

長老張守禮客客氣氣的道：「水大俠一向在那裡得意？」

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淡淡一笑道：「北大荒。」

「在中原可有水朋友的俠踪？」

「月餘之前，本公子方初入中原。」

「哦，這就難怪中原未聞水大俠的俠名。」

不知爲何，打從水無情一現身，宋小飛就對他印象惡劣，冷嘲熱諷道：「自稱風流客，又是大衆情人，水朋友對漂亮的妞兒一定很有興趣？」

水無情雙眼一瞪，一瞬不瞬的盯着張夢月，神采飛揚的道：「豆腐，別自作聰明，你完全弄錯了。」

「錯了？那裡不對？」

「應該說是漂亮的妞兒都對本公子有興趣。」

「是這樣嗎？」

「屢試不爽。」

「張堡主剛才說水兄是他的救星？」

「救星不敢當，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於是，就將那人開膛破肚，弄得面目全非？」

「那個老混蛋乘人之危，罪有應得。」

「可知死者的身份來歷？」

「一無所知。」

「功力如何？」

「莊稼把式，不入流，兩三下便踏上黃泉路。」

「水兄去曹山作甚麼？」

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橫掃全場一眼，朗聲道：「實不相瞞，也是爲神珠而來。」

豆腐大俠道：「那時，水朋友是否知曉張堡主便是神珠的新主人？」

「東張得珠之事，這時早已轟動武林。」

「當時水兄到底想要救人？還是奪珠？」

「救人第一。」

「不要神珠了？」

「張堡主得珠在先，本公子只好自歎福薄。」

「赫，眞看不透水朋友原來還是一位君子。」

水無情哈哈一笑，洋洋得意的道：「君子有所爭，有所不爭。」

長老張守智跟兩位兄長互換一道眼神，道：「難得水公子如此光明磊落，剛正不阿，老夫由衷欽服，眞不知該如何感謝才好。」

張人龍道：「不勞八叔操心，小侄自有安排，已下令厨下準備，今夜要爲水大俠接風。」

長老張守正望了宋小飛一眼，道：「宋大俠千里護棺，有功東張，亦當以禮相待，不可厚此薄彼。」

張人龍滿臉堆笑地道：「那當然，宋朋友同樣是本堡主的貴客，要爲他洗塵，還請三位長老及大風賢侄作陪，以略盡地主之誼。」

* * *

夜幕已降。

華燈初上。

蓬萊堡的花廳內明如白晝，酒宴業已開始。

座位的安排很特別，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獨居首席，張人龍、張夢月父女分居左右，同爲嘉賓的

豆腐大俠宋小飛只能與東張三老、繼位人張大風在下首相陪。

菜很奇特，不論山珍，或是海味，都添加了同一種佐料——辣椒。

這是宋小飛等人的奇策妙計，想藉此辨明眞僞，令張人龍露出狐狸尾巴來。

因爲，除豆腐大俠認定這個張人龍是個冒牌貨外，其餘諸人至今仍難斷定是眞是假。

唯一的法子就是叫他自露形藏。

而吃辣椒正是一條妙計。

如果他戴有面具，在無法通風排汗的情形下，必然苦不堪言。

最重要的一點是，張家的人都知道，張人龍一向不喜辣味。

果然，說了幾句場面話，敬了大家一杯酒，拿起筷子吃了一塊宮保鷄丁後，張堡主馬上便有了反應。「哇，怎麼這樣辣？」

張夢月隨機應變道：「爹一向喜歡吃辣味，是我交代王師傅特別加料的。」

宋小飛旁敲側擊道：「是不是堡主的口味已經改變了？」

張人龍矢口否認道：「不，沒有，對辣味老夫一直十分偏愛。」

「喜歡就多吃一點嘛。」

「好，好！」

「來，本俠敬你。」

不是敬酒，而是敬菜，單挑辣味極重的菜猛往張人龍的碗裡送。

張夢月、張大風起而效尤，一霎時張堡主的碗裡便堆滿了各式辣味，在東張三老的力勸下想不吃也不行，只好不停的往嘴裡塞。

可是，說也奇怪，別人吃沒三口便辣出汗來，張堡主的額頭却至今未見半滴汗珠。

反倒是頸項之間汗下如雨，已濕透了半邊衣。

顯而易見，張人龍的臉上戴有人皮面具。

大家眉來眼去，心裡雪亮，靜待他當衆出醜。

身爲半個主人的張大風目注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道：「水兄是否嗜食辣味？」

水無情直截了當的道：「本公子不愛辣味。」

「那你愛甚麼？」

「色！」

「酒呢？」

「酒色本一家。」

宋小飛的反應好快，舉起酒杯衝着水無情一晃，道：「難得在蓬萊堡得遇俠駕，宋某借花獻佛，敬水兄一杯。」

水無情笑容可掬的道：「那裡，不敢當，水某敬宋大俠。」

「請！」

「乾！」

彼此舉杯遙碰一下，當眞一飲而盡。

看似平淡無奇，實則雙方已鬥了一合。

就在舉杯遙碰的那一瞬間，彼此皆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股强勁暗力，襲向酒杯。

是示威。

也是存心在掂對方的斤兩。

都是第一流的高手，力道剛猛無匹，兩隻酒杯當場便已粉碎，全憑高人一等的功力在强行控制。

但當飲罷杯中酒，放回桌面時，便即四分五裂的散開來。

這一手不簡單，在座之人全部看傻了眼，讚歎之聲四起。

張堡主猛拍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的馬屁。「水公子好功夫。」

夢月姑娘却對豆腐大俠宋小飛情有獨鍾，道：「宋大俠也不含糊。」

其實，好戲還在後頭，更奇妙的事即將登場。

只見水無情彷若一位技藝高超的魔術師，單掌在碎酒杯的上方一抓一提，一隻四分五裂的杯子忽又奇蹟般復合如初。

還倒了一杯酒。

居然滴水不漏。

水無情高舉酒杯笑語道：「來，宋豆腐，咱們再乾一杯。」

這一招絕技非同小可，大家都爲豆腐大俠捏了一把汗，如果無法使酒杯復元，可是大爲難堪之事。

實則純屬多慮，宋小飛處變不驚，也像變魔術似的，不費吹灰之力便輕輕鬆鬆的使酒杯復合，斟了一個滿杯，笑語道：「好啊，敬水公子。」

「敬宋大俠。」

「乾！」

「乾！」

舉杯遙碰，水無情首先一飲而盡。

宋小飛杯甫及唇，突覺水無情射來一股暗力，酒杯合而復碎。

幸好處置得當，及時猛一吸，頓使杯中之酒變成一股酒箭，吞入口中。

與此同時，在桌面上放好一塊豆腐，破碎的酒杯竟又神乎其技的在豆腐中復合。

有樣學樣，水無情也如法炮製，却不料碎杯再也無法復元，全部沒入整塊豆腐之中。

不是水無情功力不夠，而是着了宋小飛的道兒，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被豆腐大俠的暗力擊散。

彼此半斤八兩，依舊是一個平分秋色的局面。

水無情心有不甘。

宋小飛意猶未盡。

鬥性已發，二人存心想要分一個勝負高下出來，本有繼續一較短

長之意，張守正及時揚聲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兩位身懷絕技，堪稱一時俊彥，老夫十分佩服，不必再比了，快請用菜，用菜。」

薑是老的辣，張長老的言外之意，無非是怕轉移注意力，希望張人龍多吃辣椒，盡早露出馬脚，揭開這個惱人的謎。

張人龍似乎也不想把事情弄僵，隨聲附和道：「三叔之言甚是，大家就到此爲止，免得傷了彼此的和氣。同時，本堡主尚有要事宣佈。」

夢月姑娘愕然一楞，道：「爹爹有何重要的事情宣佈？」

張人龍望望張夢月，瞧瞧水無情，道：「水公子對爲父有救命之恩，咱們是否該重重的謝謝人家？」

夢月笑盈盈的道：「水公子與宋大俠皆有恩東張，是該有所表示。」

「該怎樣酬謝呢？」

「全憑爹爹做主。」

「我兒不反對？」

「爹乃一堡之主，女兒無權反對。」

「好，有你這一句話就夠了。」

吹一吹辣得發麻的嘴唇，張堡主接着又道：「本堡主決定將夢月嫁給水無情。」

大衆情人水無情一看就曉得是一個邪派人物，這簡直是硬把好花往牛糞上插，張夢月驚得花容大變道：「爹說甚麼？要把女兒嫁給一個風流成性的人？」

「自古英雄多風流。」

「可是，女兒已經有了婆家，怎可一女二嫁？」

「我兒尚待字閨中，那來的婆家？」

「爹爹眞是老糊塗了，是你老人家自己許配的。」

「許配給誰？」

「就是這位豆腐大俠宋小飛。」

「不會吧？爲父的確記不得曾與他人談論過我兒的終身大事。」

「豈僅是談論，還有憑據哩。」

「有何爲憑？」

不待張夢月開口，宋小飛便將血書攤開在大家的面前。

神珠贈豆腐
夢月嫁小飛
復仇找魔音
此恨誓不休

大家有目共睹，血書上交代得一清二楚。

張夢月一字一句的道：「這是爹爹的親筆字，沒有錯吧？」

煞有介事的，一看再看後張人龍始道：「是很像爲父的手筆，但似乎不曾親筆寫過這樣的語句。」

這話模稜兩可，語意含混，明擺着是想打馬虎眼。

長老張守禮不悅道：「是就是，非就非，掌門人請勿吞吞吐吐。」

張人龍沉吟一下，極力爲自己辯解：「那時候小侄頭腦渾沌，神智已失，許多事俱已不復記憶，請五叔明鑑。」

長老張守智道：「鐵證如山，血書就在眼前，掌門人的話究竟算不算數？」

張堡主的話很肯定。「心智喪失下的所作所爲，理當無效。」

「掌門人的意思是決定要將夢月嫁給水無情？」

「不錯，此事已成定局，今晚這一頓飯就算是訂婚宴，三日之內再擇吉成親。」

乖乖，三日之內就要拜堂成親，嚇呆了張夢月，却喜煞了水無情，色瞇瞇的瞄了伊人一眼，起身道：「承岳父大人厚愛，小婿銘感在心，三日之期轉眼即至，嫁娶之事必須早作準備，請就此辭。」

環施一禮，當即離桌而去。

張人龍對水無情禮敬有加，親自送了出去，一場勾心鬥角的筵席亦隨之草草收場。

繼位人張大風目注門外，凝視着黑沉沉的夜空，道：「掌門人好像不準備回來了。」

長老張守正緊鎖着眉頭道：「如果本座的判斷不錯，大概不會返轉。」

張守禮亦有此同感。「兄長所言甚是，八成是熱得受不了啦。」

繼位人張大風望着張夢月道：「夢月，掌門人剛才的話賢妹有何意見？」

張夢月道：「大風哥指的是那件事？」

「下嫁水無情。」

「小妹決定反對到底。」

「父命如山，這樣恐怕不妥吧。」

「我很懷疑他根本是個冒牌貨。」

張大風神色一緊，轉對東張三老道：「不知三位長老的看法如何？」

長老張守智道：「是眞是假，不能光憑猜測，須有眞憑實據，口說無益，最好是親眼去看。」

「到那兒去看？」

「去他居處一查應可看出一些端倪來。」

英雄所見略同，大家的想法一致，當下毫不遲疑，立即結伴而去。

* * *

夢月之母早逝，張人龍獨自居住在蓬萊堡的西北角上，三間依山面海的精舍內。屋內有燈，燈下有人。

（未完・十三）

一女成名萬骨枯

搶回親生女　傳授西域功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落霞赤紅紅似火，火紅般的光焰照得大地宛如披上一層紅紗，更照得那個貼身在關帝廟後院墻外，紅衫光頭大喇嘛滿面赤紅如醉。

關帝廟的後廟院中傳來喝叱聲，尖銳的吼叱中還夾雜着兵刃撞擊聲。

有人在廟院中廝殺得慘烈。

那位貼身在廟墻外的光頭大喇嘛看上去十分焦急，他抬頭望天，便也看清楚他的眞面目。

他是個消瘦的紅面漢，有一副剛烈的五官，雙目烱烱，直鼻寬口，帶着幾分殘酷的意味。

此刻，大喇嘛帶着幾許的憤怒，却幾次未躍身廟院內，急得他直搓雙手。

便在一輪紅日落一半，一羣大雁飛山林的時候，猛古丁半空中傳來一長聲尖厲的嘶叫，只見一團灰影往廟外飛了出來。

廟墻外的大喇嘛不怠慢，就在那團灰影剛要往地上落下的刹那間，騰身迎了上去。

大喇嘛單臂猛一圈，行雲流水在半空中，只見他連閃虛幻步，落下地已在十幾丈外了。

大喇嘛挾牢了左臂彎下的灰包，那灰包中傳來尖嫩的娃兒哀叫聲，漸漸的越聽越遠了。

＊　＊　＊

大喇嘛奔行如飛，紅衣抖袖，芒鞋幾乎未沾地，一口氣便是十數里，他停下來了。

大喇嘛站在一大片高粱地頭上，急忙自懷中取了兩粒丹丸塞在懷中抱的娃兒口中。

是的，灰布包中是個十分可愛的白胖娃兒，當大喇嘛的丹丸在娃兒口中化開嚥下，那娃兒刹時間不再哭叫了。

娃兒好像睡着了，睡得好像也很安逸，因爲看上去娃兒臉上還帶着幾分笑意。

其實那並不是笑，因爲這娃兒的模樣長得太甜了。

好可愛的娃兒。

大喇嘛在這灰蒼蒼的高粱地頭上，他不只一次的親吻着娃兒的嫩面頰，他似乎滿足極了。

＊　＊　＊

偶爾抬頭往關帝廟方向遙望，大喇嘛似乎又開始不耐的從鼻孔中發出冷哼。

就在一陣守候中，遠方一條黑影奔來。

這人奔跑得氣呼呼，滿身是汗水，汗水中還滲雜着血水，當他額上的鮮血沿着面頰流到脖根的時候，他也只不過抬起他的左臂蹭了一下。

這人長得不高，他屬於矮壯型，生了一雙特別細長的兩道眉毛，但眼睛細小有神，精明的人就是他

這模樣。

現在，這壯漢在奔波中臉上有了笑意，因爲他發現高粱地頭上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是大喇嘛。

大喇嘛還正朝這奔來的漢子招手點頭吶。

「我等你很久了。」

「我知道，月登山，高粱地頭碰面。」

「你沒記錯。」

「這種事恁誰也不會記錯。」

矮壯的漢子伸手，他撥開大喇嘛懷中的灰包，低頭看大喇嘛抱的娃兒。

「唔……像，眞像你呀，大師……」

「他是我的骨血，當然像我。」

「方便嗎？」

「甚麼意思？」

「大師，你別誤會，我是說，你們出家人怎好帶着個娃兒在身邊，如果別人知道……」

「又怎樣？」

「惡言一句似刀割，喇嘛是不沾女人的呀。」

「哈……」

只不過大喇嘛只笑了一半，他面前出現一隻大手掌……

大喇嘛不笑了。

「你這是……」

「我不想多逗留，大師的回贈也應該……」

大喇嘛呵呵一笑，道：「你把金娘子打發了？」

壯漢點點頭，道：「還眞費了不少手脚。」

大喇嘛道：「白樹人，你殺了金娘子？」

姓白的道：「我只能說，我把金娘子擺平在關帝廟，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要……」

大喇嘛道：「就爲了追上來索酬？」

姓白的點點頭，道：「敖杰大師，這件事原本單純，憑我白樹人的手段，偸個娃兒太簡單了。」

「可是你仍然同金娘子打起來了。」

姓白的道：「我怎麼會知道，金娘子懷中的娃兒口啣她的奶子不肯鬆口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金娘子睡在禪房內，單刀枕在她的枕頭下，我下手撥弄半天，娃兒被我拉開來，却也把金娘子弄醒。」

他似乎忍不住的還伸出指頭摸摸大喇嘛懷中的娃兒，又道：「我同金娘子在廟院裡交手，你怎麼不趁機下手，還是我以閃電手逼退金娘子的快刀斬，衝進禪房把這娃兒搶出來拋出廟院外，還好你仍站在外面。」

大喇嘛敖杰道：「白樹人，你知道我不能與金娘子碰面，我不要她再找我。」

白樹人道：「敖杰大師，拿來吧，我差一點被金娘子一刀砍在脖子上。」

敖杰自懷中摸出一張大銀票，銀票面額一千兩。

他抖着銀票，一笑道：「你收下。」

笑了，白樹人笑得十分開懷，他用雙手接銀票。

接過銀票還迎着初升的月光看。

「唔，太可愛了。」

說着，他把銀票送到嘴唇上用力的吻了幾次，還吻得滋滋響。

大喇嘛敖杰嘿嘿笑了。

「你每一次收到銀票，都是這樣的愉快，我已經看過你吻銀票不只三次了。」

白樹人呵呵笑，道：「女人與銀票總是令人快樂的兩件東西，你說是……是……你……」

白樹人只說到這裡，他已面色大變，咬緊了牙關跌坐在地上了。

「哈……」

笑聲中，便聽得「蹭」的一聲響，那張千兩銀票又被大喇嘛敖杰奪回手中。

「你已是快死的人了，鬼是不用銀票的，哈哈……」

笑聲直入雲霄，只見敖杰抱着懷中娃兒如飛般的奔向黑暗的夜色中了。

＊　＊　＊

敖杰不應該得意的狂笑，就如同白樹人一樣，白樹人高興之餘總是會對得到的東西加以熱吻，但他這個動作早被敖杰發覺，於是毒葯便塗在銀票上了。

如同白樹人的忘情，敖杰的大笑聲也引來一個人，這是敖杰再也想不到的事。

人們有許多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

果然，從月地裡飛過來一條人影，這是個女子，從身材上看，這是個十分苗條的女人。

這個女人的手上握着刀，似乎披頭散髮。

只聽得噗魯魯衣袂飄動，這女子已落在白樹人的身側，她手中的單刀已架在白樹人的脖子上了。

「嘿……你逃不掉的，還我女兒來。」

白樹人已面色灰蒼，無力的半抬頭。

「妳……」

「我沒死，廟裡和尚救了我。」

白樹人喘息的道：「我……只擊昏……妳……」

「所以我立刻追來，你……」

「我上了敖杰的……當……」

「果然是他……可惡的敖杰，

他……

「他走了……」

來的女子正是金娘子，只聽她一聲冷哂，道：「大名鼎鼎的神偷白樹人也會上別人當，哼……」

白樹人已雙目渙散直翻白眼不開口。

他快斷氣了。

人在將死的利那間就是他此刻的模樣。

金娘子單刀托起白樹人的下巴仔細看：「快告訴我，敖杰往那個方向跑了？」

白樹人張口難出聲，便眼珠子也在僵。

金娘子立刻匆忙的自懷中摸出個藍色瓷瓶，傾倒出幾粒紅丸送到白樹人的口中。

「快，吞下去。」

白樹人的嘴巴也僵硬了，金娘子突然一掌拍出，白樹人喉管發出「咯」聲，那紅丸已吞嚥入腹中了。

白樹人再也想不到他還會死裡翻生，遊了一趟鬼門關，不由心中五味雜陳，便也閉上雙目把腹中那股子清涼味紅丸運化開來。

於是，金娘子冷冷的道：「偷兒，莫忘了我金娘子對你可是以德報怨呀！」

白樹人大大的喘了一口氣，他抬頭看向金娘子。

金娘子冷然一哂，道：「你應該知道我姐金蟬吧！」

「毒娘子金蟬？」

「不錯。」

「這就難怪了。」

白樹人緩緩站起身來，他沖着金娘子一禮，道：「金娘子，我欠妳一次人情。」

金娘子道：「你不必欠我甚麼，只要帶我去找敖杰，你甚麼也不欠。」

白樹人聽得「敖杰」的名，不由冷冷的哼了一聲：「娘的，我饒不了敖杰，金娘子，妳只告訴我妳落脚地方，我白樹人不但要把妳的娃兒送還妳，我還要把敖杰的人頭偷到手。」

金娘子道：「你不是敖杰對手！」

白樹人道：「正面搏殺，我怕他三分，如果我暗中下手，他的人頭就保不住了。」

金娘子道：「你得容我琢磨……」

「妳捨不得？」

金娘子道：「他是娃兒的生父呀！」

白樹人道：「他也是個偷腥的喇嘛。」

金娘子想了一下，道：「我以爲……」

白樹人立刻又道：「他已無情，妳何必守義？金娘子，天下男人多得是，妳……」

只聽得金娘子「咯咯」咬牙聲，然後又是重重的點頭。

「去，如何動手，由你……」

白樹人道：「金娘子果然金娘子，提得起放得下，令人佩服。」

金娘子道：「算了，我回關帝廟，等你抱回我的娃兒，只不過……」

「怎麼說？」

「你不會失信吧？」

白樹人道：「妳莫忘了，敖杰差一點要了我的命。」

金娘子道：「是的，他想不到你還活着。」

她緩緩的轉過身，但立刻又回頭：「記着，我在關帝廟中等你！」

白樹人道：「放心，我會把妳的娃兒毫髮不損的抱回關帝廟。」

金娘子走了。

白樹人也走了。

白樹人知道敖杰去甚麼地方，他毫不遲疑的便往敖杰去的方向追去了。

* * *

敖杰很少回桑乾河最北端的喇嘛廟，三五年也不會回去一趟。

大喇嘛遊方不定，但有幾處落脚之地，白樹人是知道的，白樹人也知道敖杰性好漁色。

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敖杰喜好漁色。

白樹人知道，因爲有一回白樹人夜裡摸進鳳凰城齊王府盜件寶物，他就發現敖杰也去了。

敖杰不是盜東西的。

敖杰與齊王的四妃子睡在一張大床上。

只不過要找敖杰當然不會去這些地方找，敖杰最常去的地方是馬鬃山。

就在馬鬃山流石谷中，敖杰在流石谷中已經營有年了，他招來鳳凰城最好的工匠，把個山中紅磚房子造得十分豪華逸人，雖然只是三間房圍着三面院墻，可也把山泉導入小院而流向谷底，小屋四週松竹梅連上山坡，果然充滿了詩意，令人陶醉。

現在，白樹人就是奔向馬鬃山的流石谷中而來，他毫不加思索的奔來。

他幾乎可以斷言大喇嘛敖杰必然回到馬鬃山來了。

敖杰抱着個不到兩歲的娃兒，他除了奔向流石谷，還能去甚麼地方？

* * *

白樹人是不會直接找上大喇嘛敖杰的。

白樹人最明白的一件事是他打不過敖杰。

既然打敖杰不過，當然要另想別途。

神偷白樹人的最大本領，他可以閉氣一盞熱茶之久，而站在任何一位高手身側不會被發現。

如果他要摸人頭，他就必然會得手。

白樹人就打算盜敖杰的人頭，否則他會痛苦一輩子，難嚥心中怨氣。

* * *

來了，神偷白樹人奔進流石谷中了。

白樹人抬頭看月光，弦月灰濛濛，流石谷中帶着幾許肅煞之氣。

白樹人白天是不會來的，他不想被大喇嘛發現。

沿着山道往深谷中奔，白樹人走得很小心，他甚至把脚步也提起來，只以足尖騰躍。

足足走了快三里多了，白樹人忽然聞到一股子燒焦了的味道。

這味道只有燒了屋子才會冒出的五味雜陳味道。

白樹人聳動鼻子，不由低聲「咦」了一下。

「這是甚麼味道？難道……」

心念只一動，白樹人拔身急奔，他奔上一片斜坡，便也怔住了。

眼前他發現一片焦土斷垣，那怪怪的煙味道便是由這片燒毀了的廢墟中發出來的。

是的，大喇嘛敖杰在馬鬃山流石谷中的這座小小三間精緻的住所已化爲灰燼了。

令白樹人吃驚的乃是究竟誰放的火。

白樹人低身撥弄燃燒過的灰燼：「沒多久，頂多不過一半天。」

他繞着矮牆再細瞧瞧。

「哼，敖杰這傢伙眞狡猾，他走了。」

白樹人咬牙嘆息，那是既恨又悔的表示。

既然屋子也燒了，白樹人只有再往別處去找，他非要切下敖杰的人頭不可。

江湖例律，你要我命我就不叫你活。

白樹人沒有死，白樹人就不會放過敖杰。

* * *

白樹人已經往流石谷外走去，他緩緩的走着，也回過頭再看看敖杰的這地方。

白樹人心中百感交雜，他還未忘記關帝廟中等他的金娘子。

金娘子等着他把她的女兒送回去的，如今這地方不見敖杰，也只好叫金娘子等下去了。

只不過就在白樹人剛剛快到流石谷口的時候，猛古丁幾聲「哇哇」叫聲傳來。

白樹人連多想一下也未曾，他拔身便往流石谷中又狂奔回去。

「這是娃兒哭叫，娘的，敖杰仍在流石谷。」

比來時快多了，白樹人又奔到燒毀了的地方，四下裡他仔細瞧，只是……

突然間，附近半山上的野林中幾十隻烏鴉飛上天，鴉聲就如同娃兒叫。

白樹人抬頭看，他楞然叱道：「原來是扁毛畜牲，眞可惡。」

又折回去了，白樹人帶着幾分喪氣的樣子，走了！

* * *

就在白樹人走後不久，附近斷崖上出現一條人影，從那人卓立的模樣，立刻便認出來正是那抱走娃兒的大喇嘛敖杰。

是的，敖杰正站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上冷冷的發笑。

「眞是命大，這偷兒竟然沒死。」

大喇嘛敖杰緩緩躍下來，他走到燒毀的地方看了幾眼，忽然呵呵笑起來。

「値得，値得，往後可以安靜的調教我的女兒了，哈……哈……再也不會有人前來打擾了，哈……」

他得意的連番拍巴掌，愉快之情溢於言表，對於他自己一把火燒了他的精緻小屋，他似乎一些也不痛惜。

* * *

轉入一片斷崖，敖杰似乎習慣的四下張望一番，然後很快的便躍進一條大石縫中不見了。

他原來還有另一藏身之處，如果說他是狡兔三窟也不爲過了。

* * *

那石縫面向斷崖，低頭看向谷底，雲深不知處，白霧漫荒林，松柏有幾株，却又被一片竹海所掩沒，那，眞是一處養生之所安靜之地。

崖洞中可並不安靜，因爲崖洞中有亂跑的女娃兒，那女娃兒生得十分逗人喜愛，她不但五官生得巧，皮膚白淨細滑，連動作也十分惹人愛。

敖杰便托住娃兒呵呵笑！

「孩子，妳知道我是誰？」

「我……不知道！」

「我是你親爹呀！」

「爹？」

「是呀！」

「爹是甚麼東西？」

「唉，妳不知道嗎？」

「我從來就沒聽過。」

「唔……兩歲一個月了吧！」

「大娘說今年我三歲。」

「嗯，妳今年三歲了，但妳只知道有娘。」

「我娘最疼我。」

她那大眼瞄住敖杰翻動不已，又問：「爹……爹是幹甚麼的呀！」

敖杰心中一緊，這娃兒連爹是幹甚麼的也不懂，得好生的教導她一番了。

他先呵呵一聲笑，把氣氛弄得輕鬆。

「孩子，我告訴妳，妳以後好生記牢。」

女娃兒點着頭，半張俏嘴的道：「我會的，娘說我最乖也聰明。」

敖杰道：「妳是怎麼生出來的？」

女娃兒道：「我娘生養我的呀！」

敖杰道：「單是妳娘怎麼也生不出妳來的。」

「爲甚麼？」

敖杰一怔，但他却立刻吃的一笑，道：「爲甚麼？因爲如果沒有爹，妳娘天大的本事也生不出個蛋來的。」

「蛋……」

敖杰哈哈笑道：「我同妳娘在一起，才會生妳呀！妳這傻娃兒。」

「我才不傻呢，我娘說我最聰明。」

她忽然改口，又道：「我要見我娘，我要見我娘！」

敖杰道：「別叫，同爹住在一起也一樣呀！」

「我不，我要我娘！」

敖杰道：「不許叫，不許再提妳娘！」

娃兒哭了，她在敖杰的身上扭動不休……

敖杰被女娃扭得冒火了。

「叭！」

「哇」的一聲，女娃大哭：「你打我……我娘從不打我，你……」

「我是妳爹。」

「我不要爹……爹打我。」

敖杰面皮一緊，一聲怪叱，道：「不打不成材，怕打就學乖。」

說着，他咬牙便是一掄猛揍，打得娃兒翻白眼，「咚」的一聲被他拋在地上了。

「看你還要不要找妳娘。」

「哇！」

女娃哭的聲音更大，惹得敖杰「嗆」的一聲拔出一把尖刀，他還眞狠心，一刀戳在女娃的屁股上，鮮血流出來了！

女娃痛得地上滾：「我不哭了，我不要我娘了！」

敖杰嘿嘿冷笑，道：「我同妳娘不一樣，如玉必須細琢磨，金剛鑽生來不是那麼好看的，妳以後如果不聽我的話，小心我把妳肚腸挖出來。」

「我聽話！」

「那是妳聰明。」

敖杰取出刀傷藥，在女娃屁股傷處塗上。

「娃兒，妳娘給你起的甚麼名？」

「我娘叫我金生玉。」

敖杰一聽冷冷笑，道：「金娘子生了一塊寶玉，她倒會爲女兒起這名字，把我敖杰置於何地呀！」

他抓緊了女娃，又道：「妳是我同金娘子兩人合生的，妳應該姓敖，以後叫敖生玉。」

「我叫金生玉。」

「敖生玉。」

「不……」

敖杰刀一揚，叱道：「敖生玉！」

女娃怕挨刀，只有點頭，道：「敖……生……玉……」

敖杰笑了。

「孩子，妳不會吃虧的，妳不會知道，我用盡心機把妳弄來這裡，是有原因的呀！」

女娃迷惘的不知如何開口。

敖杰道：「記住，妳以後只許聽話不許反抗，否則，就別怪我殺了妳。」

女娃只聽懂一句，那就是不聽話就會死。

她當然不想死，甚至也不想挨打，像她這樣小小年紀當然怕人虐待。

金生玉……不，此刻應改爲敖生玉了。

敖生玉忙重重的點頭，也迷惘的眨動着大眼睛。

她眨動眼睛立刻令敖杰出現異樣眼光。

「妳……眞像妳娘。」

敖生玉想開口，她閉緊了嘴巴，她怕說錯話。

敖杰也瞧出來了，他有着幾分滿意。

＊　＊　＊

洞室不算大，但却有兩間，室中佈置得清爽極了。

洞室中最不缺的乃是吃喝東西，一應用具好像早就準備了。

吃驚的莫過於石室的灶台邊安放着一個大木盆，直徑有五尺，深也有三尺，大喇嘛拍拍木盆對娃兒，道：「進去，坐在盆中央。」

敖生玉不敢違抗，她慢慢的爬進去，乖乖的坐在盆子正中央。

敖生玉抬頭看着敖杰，只見敖杰掀開一邊的鍋蓋子，一股香噴噴的草藥味道冒出來，那鍋中正熬着藥料。

敖杰看着鍋內吃吃笑了。

「咱們西域武學之中，『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只有在三五歲之間的娃兒開始練才會出神入化有成就，十多年的深思熟慮，也只有教自己的骨肉才放心，哈……總算上天不負苦心人吶！」

他這些話，盆中的敖生玉當然不會明白。

敖生玉今年兩歲多，當然心智

尚未開，對於敖杰的話，她只能眨着不解的目光。

敖杰把鍋中的香草攪拌着，又道：「青康藏，熱察綏，道上的女人共七人，五年功夫全使盡，也只有個金娘子才爲我開了花結了果，哈……」

這幾句話眞叫人大吃一驚，敖杰爲了找個練神功的人，竟然找了七位女子，也只有金娘子才生了個金生玉。

＊　＊　＊

現在，敖杰把一鍋香草藥水煮好了，只見他又取來一桶山泉水往鍋中調合。

他也用手去試着水溫，直到他點頭滿意。

於是，他冲着迷惘中的敖生玉吃吃一笑，道：「快，把眼睛閉起來，不許動。」

敖生玉閉上雙目，身上還發抖。

她當然是嚇得發抖，只差未哭出來。

敖杰把鍋中藥水一勺勺的倒入木盆中，滿滿一大鍋熱水也只有半盆多一些。

敖生玉不抖了，她覺得熱乎乎得很舒服。

她立刻也想到了她娘金娘子。

金娘子爲她洗澡的時候便是這種熱乎乎的水，只差沒有這樣的香氣。

敖生玉張開眼睛看，她吃一驚，因爲她發現敖杰手中多了一把尖尖的刀。

她不會忘記那刀會穿過她屁股。

敖杰哈哈笑了。

「生玉呀！妳別怕，只要妳聽話！」

「我聽爹的話！」

敖杰大樂，道：「那才是我的乖女兒。」

他忽然伸手按住敖生玉的頭，尖刀便在她的頭上動起來了。

「沙沙」之聲響起來，敖生玉一撮一撮的頭髮也掉下來，却被敖杰撥在木盆外。

沒多久，敖生玉滿頭黑髮不見了。

敖生玉怯生生的道：「爹，我的頭髮。」

敖杰道：「跟爹一樣，不用留頭髮。」

敖生玉的眼淚流出來了。

敖杰却淡淡的笑道：「哭甚麼，頭髮會長出來的，等妳的功夫練成功，妳仍然可以留長髮呀！」

敖生玉不哭了。

＊　＊　＊

打從這一天起，敖生玉天天必需往木盆中泡上兩個時辰，她已經泡得脫了兩層皮，便胎毛也早已不見了，看上去她一身紅嘟嘟的光滑無匹。

對於敖生玉的生理反應，敖杰十分滿意，但敖生玉却漸漸的起了變化，她全身不自在。

敖生玉覺得有無數噬人的小虫子在她體內啃噬她，只有坐在木盆的藥水中，她才會稍感舒服。

敖生玉這種反應，令敖杰十分高興，他把藥水又加重，而熱水也幾乎成滾燙的程度。

於是，敖生玉的周身更紅了，像紅玉。

＊　＊　＊

時光匆匆，三月另十日已過……這種日子也宣告消失，敖杰改變手段了。

敖杰不再以他獨門的西藏藥物爲敖生玉泡了，他甚至把那隻大木盆拋落到山谷中去了。

他爲甚麼把木盆毀了？

他這是斷絕敖生玉的要求。

敖生玉除了睡覺之外，便只想泡在木盆中，否則她就全身不自在。

＊　＊　＊

伸手拉緊了敖杰，小小的敖生玉尖聲哭叫了。

「你……爹……木盆……」

敖杰冷冷道：「妳不需要它了。」

「不！我要泡藥水呀……爹……」

敖杰叱道：「以後不必泡了。」

「我……好難受……我……泡……」

敖杰吃吃冷笑，道：「欠打呀！」

敖生玉一怔，道：「我這……肚子裡……」

「叭！」

「噢！」

敖生玉挨了一拳，這一拳眞不輕，打得敖生玉平飛三丈，狠狠的撞在石壁上。

這個不足三歲的娃兒，只不過稍作要求，便被敖杰一拳打得七葷八素。

她本能的雙手抱頭，撞壁之後全身稍見扭曲。

奇怪的是敖杰不但不愛她，反而追上前去，一連的便是七脚踢，踢得敖生玉就地翻滾。

「哎唷！」

「嘿嘿……」

敖杰踢着，口中還叱道：「妳不聽話就挨揍。」

「我……聽話……」

「打……我……」

敖杰又是一輪怒打，那敖生玉反而不哭了。

他吃吃笑了。

敖生玉也笑了。

敖生玉挨得很慘，她應該大哭，然而她却笑。

敖杰道：「孩子，妳舒服多了吧。」

「爹，我好……舒服……」

「妳肚子裡……」

「蟲都跑了。」

敖杰知道不是什麼毒蟲在她體內作怪，而是他泡的藥水生了效力。

敖杰也知道，這種「回力藥水」的功效神奇，練武的人如果從小就加以調練，不但有助於功力，最重要的乃是不懼怕挨打。

練武之人都明白一件事情，有本事打人，也要有挨打的本事。

只不過想練成挨打的本事不簡單，而最簡單的方法就得自小苦練，而用藥水泡，乃是西域的獨門秘笈。

一個人如果年歲大了，骨架早已成型，再練已不太見功效，便是浸泡敖杰的這種藥物也不靈光了。

敖杰千方百計把他與金娘子二人的私生女弄來，目的就是要把女兒練成西域至高武功「混元一氣通天神功」。

「回力藥水」生了效，果然敖生玉不怕挨揍了。

所謂回力，其實就是人體內爆發出的反彈之力，如今敖生玉便已自然的有了這種反彈之力，餘下的便是神功在她身上的運轉了。

* * *

敖杰抱起敖生玉，匆匆的奔到石洞中，他對敖生玉道：「小玉兒，如果妳身上不自在，我告訴妳法子，妳照做，一定會好的。」

「爹，你說吧，女兒聽話。」

敖杰大樂，道：「妳記住，如果妳肚子裡作了怪，叫妳全身不自在，妳就發力的往石頭上撞。」

「會撞出血的呀！」

「不會，妳已快有一身銅筋鐵骨了。」

他指着石壁，又道：「妳撞得久了，妳還可以把石頭撞碎的。」

「眞的？」

「爹是不會騙妳的。」

敖生玉道：「我好像又不舒服了。」

「去撞壁，快快用力撞。」

敖生玉還眞相信敖杰的話，她眞的去撞石壁。

她撞了幾十次，便也吃吃笑了。

「眞的玩！」

「妳不痛？」

「不痛了！」

「妳肚子裡也好了？」

「好了吔！」

敖杰撫掌笑了。

「妙，過幾天我就傳妳一種絕世武功。」

敖生玉道：「爹，你說什麼武功？」

「有了這項內功，妳行走天下無敵手。」

敖生玉怎知這些？她太小了。

* * *

拉過女兒敖生玉，大喇嘛敖杰指着石洞門，道：「小玉兒，妳守在洞中別出去。」

「爹，你要走？」

「我很快回來，我去配藥，咱們洞中的糧食也得辦一辦了，咱們不能餓肚子。」

「我同爹一起去。」

敖杰一瞪眼，道：「我叫妳守在洞中，妳就守在洞中，不許多口。」

敖生玉吃一驚，道：「我不說。」

敖杰拍拍小玉兒的頭，笑了。

「哈……妳以後只需聽話就好了，一切都由爹爲妳操勞費神。」

「我一定聽爹的。」

「乖……只有乖的孩子才會叫人喜歡。」

於是，敖杰緩緩往洞口走，他對身後的敖生玉又道：「孩子，爲了妳，我把前山的精舍也放火燒了，妳千萬不能往前山跑呀。」

「爹，我不出洞。」

「這才乖！」

「爹什麼時候回來？我……怕……」

敖杰道：「洞門堵住，虎狼進不來，身子不舒服，妳往石壁撞，我一天之後便回來。」

敖生玉不敢多口，她眞怕她爹生氣。

三個多月的相聚，敖生玉幾乎快忘掉她的娘金娘子的模樣了。

似敖生玉這樣不足三歲的娃兒，對世上的事物除了好奇，可也遺忘得最快。

小玉兒只注意到眼前的一切，當敖杰把她泡在木盆藥水中浸泡三個月後，她幾乎忘了過去的一切。

她只認得她的喇嘛爹了。

* * *

鳳凰城就在馬鬃山的正東方，算算距離大約也只有七八十里遠。

鳳凰城在大西北是個大鎭，齊王府就在鳳凰城中。

鳳凰城有個特色，西北名駒均出產在這兒，鎭雖大，也熱鬧，但却並非天天開市。

鳳凰城逢單不開市，只因爲初一十五有祭拜，逢雙才開市，那是由於回族喜相逢，雙日最吉祥。

* * *

現在，大喇嘛進城來了。

敖杰是來趕辦日用之物的，當然，敖杰也不會忘了爲小玉兒買幾件新衣衫。

肩頭上搭着搭褳，敖杰愉快的

走近一家酒館中，他那火紅的外罩，早已引得人們的注意。

敖杰不在意，他要了一些吃的喝的，便安逸的坐在酒樓上自斟自酌，不時的臉上露出個笑靨。

一斤白乾喝完，大喇嘛敖杰便吩咐酒樓伙計，把一些滷菜打包起來，更把米麵也成袋裝，他這是打算今年在山中過冬了。

大喇嘛敖杰走出酒樓看天色，滿面愉快的往城外走，這時候鳳凰城午時正熱鬧，他來到了城外的斜坡上，因爲那兒正在論價賣牛羊馬匹。

敖杰走過去，先是放下肩上的一應包裹，迎面過來個小伙子。

這小伙子吃吃笑，道：「佛爺，你想買？」

他指着幾十匹牛馬，笑道：「馬匹都是上上稱的良馬，你瞧瞧！」

敖杰搖搖頭，道：「我只要兩頭奶羊。」

「奶羊？」

「你有嗎？」

「有，你跟我過來瞧瞧。」

敖杰跟着那年輕人走到不遠處，果然那兒有一羣羊，趕羊的是個大姑娘，這姑娘……

敖杰心中猛一沉，這姑娘長得好模樣呀。

* * *

敖杰永遠也不會相信「色字頭上那把刀」，因爲敖杰相信他的實力，那也就是他的武功。

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高强武功的人，這個人就會目空一切，進而我行我素而目無餘子了。

敖杰便是這樣，他的動作十分高雅，那是會吸引女人的，因爲他對這位姑娘動心了。

美麗女人面前，男人總是彬彬有禮的，敖杰很明白這些，他應該說是勾引女人的高手了。

* * *

那少年郎帶着敖杰到了姑娘面前。

「表姐，有人要看妳的羊，就是這位佛爺。」

敖杰立刻抖紅袖，半稽首。

「女施主，有奶羊嗎？」

那女子眞美，大大的一雙眼睛，流露出醉人的眼波，俏小的嘴巴，半露出潔白如雪的貝齒，未說話先就笑了，道：「佛爺要奶羊，我爲佛爺選。」

敖杰再稽首，道：「多謝女施主，就勞妳了。」

眞有禮貌，便語音也低而不躁。

那姑娘雙手撥開羊羣，左選右挑，立刻拉出兩頭羊，她把繩子套牢，牽在敖杰面前來。

「佛爺，你瞧瞧，合意嗎？」

敖杰早已「醉翁之意不在羊」了。

「好，太好了！」

他對姑娘再稽首，太禮貌了。

他不看羊只看姑娘：「女施主，多少銀子？」

那姑娘眞在行，她先誇她的羊。

「佛爺，這奶羊只不過一年八個月大，正在產奶期，兩頭羊三人份，每天五斤鮮奶還有餘，還有……」

敖杰笑了，道：「我懂，妳開價吧！」

那姑娘拉着羊，道：「兩頭羊要佛爺你三十兩銀子，只不過我出二兩銀子香油錢，佛爺給我二十八兩吧。」

敖杰再一聲笑，點頭道：「公道，公道。」

取下肩上搭褳，敖杰數了二十八兩銀子，道：「女施主，妳收下銀子，只不過還得勞動妳一下。」

「佛爺吩咐！」

敖杰道：「我還有事待辦，羊先留下來，等你們收市以後，把這兩頭羊牽到城外河邊，我在那兒等妳。」

姑娘立刻答應，她點頭，道：「一定準時把羊送到。」

這時候，站在一邊的年輕人雙目一亮，笑道：「咱們準時把羊送到，放心，放心！」

敖杰重重的看了那姑娘一眼轉身就走。

他走得十分輕快，臉上那種抹也抹不去的笑意，看上去就好像他吃了歡喜糖。

* * *

那男的看着敖杰的背影，冷笑了。

姑娘也冷笑不已。

那少年郎咬着牙，道：「大表姐被這傢伙玩弄，這口氣我卓成方嚥不下。」

「是的，成方表弟，咱們找得他好苦。」

姓卓的年輕人遙望着敖杰的背影，忍不住摸摸腰帶上插的彎刀。

那女的却冷冷一哂，道：「剛才這花番僧露出那股子色迷迷的眼神，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可惡……」

年輕的卓成方道：「活該這番僧命不長，他叫咱們把羊牽去沙河邊，那地方我最熟不過，嘿嘿……」

這表兄妹二人打商量，如何收拾敖杰了。

他二人怎知敖杰不是紙糊的人。

敖杰的武功一流的……

* * *

從馬鬃山方向吹來陣陣秋風，涼意帶寒，這是北國特有的，人們便在這時候要準備過冬的一切了。

敖杰趕到鳳凰城來辦東西，買奶羊，便是準備要在馬鬃山的流石谷中過冬了。

有了兩頭奶羊，便是小敖生玉也不愁沒奶吃了。

此刻，敖杰愉快的攬着一應日用物品往小河岸邊走來，他遠遠的便看到河岸邊上站着兩個男女與兩頭羊。

敖杰心中有些不高興了。

那男的爲什麼不識相，他也來了。

* * *

敖杰心中雖然不快，但他仍然滿面笑容的迎上去。

「啊哈，二位久等了。」

那姑娘大方的迎過來，她已把兩頭奶羊拴在一邊的矮樹上。

「佛爺，你的羊送來了。」

敖杰看看羊，再看看卓成方少年郎，憑他的經驗，似乎發覺年輕人的臉上充滿了煞氣。

雖然如此，但他却並不放在心上。

「謝謝，謝謝，女施主眞熱心。」

年輕人冷冷的看了敖杰一眼，再看看姑娘。

「表姐，妳向……」

那姑娘突然問敖杰。

「佛爺的名字是敖杰……對嗎？」

敖杰吃一驚，他雙眉一挑，「女施主認得咱家？」

姑娘一聲冷笑，道：「那麼我找對人了。」

「找我？」

「不錯，找你……」

一邊的卓成方接道：「找你兩年了。」

他不等敖杰多問，「嗆」的一聲拔出彎刀就殺。

那姑娘手上長鞭便也揮出手了。

敖杰遇上突如其來的攻擊，愕然之間立刻閃展騰挪急轉身，人已落在三丈外。

（未完‧一）







上文提要：白芝奪回魚搶去的十億兩，提出要求，願以十億買春風一度，並以李悔、小熊作要脅，魚只好順從，白芝滿意留款離去，淸廷金燕侍衞追查，和魚苦戰，白袍老祖解了圍，志在十億，點魚穴道，挾往小道觀，白芝假獻色相解圍，反將麥高點了穴道，再奪回十億給魚，只換春風一度，還示意出家改過向善，魚走後，李雙喜掩至，苗奎隨後將雙喜制服，見色起淫心，李悔卻來到，救走白芝……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三小花梢特別多 埋金柳林露了底

「是爲國爲民。」白芝道：「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偉大抱負做這件事的人還不夠偉大嗎？」

「這箇……」

「你現在還以爲他不貞嗎？」

「的確，爲國家人民，以自己的貞操換取十億兩作軍費，非但不下流，而是史無前例的君子作風！」

白芝道：「你一定會說：你買他的貞操，不以爲很殘酷嗎？」

李悔道：「不錯，我正是要問這句話！」

白芝道：「我這麼作，也只是臨別紀念，因爲我和他以前有過很多次，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知我不貞之後再和我玩，那才珍貴！」

李悔道：「正因爲他已知你不貞，你仍以十億兩爲餌，才顯示你狠毒與自私，你傷了他的自尊！」

「可是站在他爲國爲民的立場，他的自尊絕不會受到傷害，而我自己却有一種成就感，你不以爲？」

「這種成就感是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李悔，你願意比一比嗎？」

李悔點點頭，比美是年輕女人最嚮往的。尤其是自己有把握，以爲絕不輸人的女人。

她們都脫光了衣衫，二人都燃着了火摺子。

他們先是面對面相距四五尺互相打量。

然後再緩緩轉動身子，使對方看淸了側面、背面，上自頭髮下至脚趾，一而再地轉動着。

雙方都不能不承認對方的胴體幾乎沒有瑕疵。

只不過却都不願主動地誇讚對方。

火摺子幾乎同時熄了，破窰內只有穿衣聲。

然後白芝道：「你以爲如何？」

李悔道：「不錯。」

白芝道：「僅僅是『不錯』二字嗎？」

李悔道：「比不錯又略高一籌，我呢？」

「也很不錯。」

「只是不錯嗎？」

「也僅僅是比『不錯』稍好一點而已！」

李悔道：「這正是爲甚麼魚得水最初不承認你不貞的原因了！甚至我最初說你不貞，和李雙喜胡來時，他曾把唾沫吐在我的臉上。」

白芝道：「那是很强烈的表現。」

「因爲他喜歡你，不願聽到那種話。」

白芝道：「李悔，今夜看到你的胴體，至少我以爲你比我好，我

是說再加上你的淸白與堅貞。」

李悔道：「你有何打算？」

「兩個月內，我要出家了。」

李悔嘆了口氣。

白芝道：「我幾乎能猜出你的想法。」

「甚麼想法？」

「有關我出家的事。」

「說說看！」

「以爲我絕對熬不了多久，你以爲我不能沒有男人？」

李悔道：「不，眞正熬不住的原因絕不僅僅是沒有男人的生活，而是人類乃是情感動物，不能沒有親情、友情，乃至於天倫之情，除非一生下來就一人獨處。」

白芝點點頭，兩人分了手，白芝曾告訴李悔，魚得水送銀票去了，兩人似已消除了敵對狀態。

＊　＊　＊

在那小道觀中，三人還仆在地上及床上。

床上的是「火神」苗奎。

地上的是李雙喜和「白袍老祖」麥高。

這些人都被點了穴道，而且都是重要穴道。

只不過「白袍老祖」被多點了一穴。

因此，他們解穴的時間都差不多。

由於床上的苗奎被點穴的時間短，解穴的時間也短，但他的功力比李雙喜稍稍深厚些。

這就是三人幾乎同時解開了穴道的原因。

三人同時躍起。

他們同時發現自己一絲不掛。

李雙喜一看是這兩個人，不由大驚，抓起衣衫穿窗而出，和白芝一樣。

他這種人，當然也是逃命要緊，其他一切不計了。

苗奎見是「白袍老祖」麥高，也自心驚不已。

苗奎道：「你不看我，我會看你？」

麥高道：「苗老賊，你在這兒幹甚麼？」

苗奎道：「你要幹甚麼？我就幹甚麼！」

「嘿……」麥高道：「怎麼樣？得手嗎？」

苗奎道：「你呢？栽在何人手中？」

麥高不知栽在何人手中，但猜出是個女人。

他是仆在地上，面孔向下，所以看不到那人的身子。但可以看到一雙女人的玲瓏玉足，以及嗅到身上的香味。

麥高道：「老小子，我要教訓你！」

「你還差點！」

麥高正要撲上，苗奎道：「慢着！咱們總要先把衣衫穿上，再動手不遲。」伸手去抓衣衫。

麥高當然知道，他的火器都在衣衫中，立刻貼上，苗奎號稱「火神」，全身都是火器。

當然，也不一定都放在衣衫之中。

他也知道，論武功身手，自不如麥高多多。他扭身一閃，知道對方不會讓他取到衣衫，伸手自耳朵中取出一個小指頭大小的東西，突然彈出手。

麥高非但身手高，經驗也老到。他疾閃之下已堪堪閃過這件小東西，但這東西在牆上爆炸起來。

東西小，爆炸力不弱，石屑紛飛，聲音也很大。

就在小東西炸開時，麥高稍一分神，苗奎的髮髻已散開。

他一手擲出手中另一件拇指大小的東西，另一手已抓到了衣衫，擲出後射出窗外，接着是一聲大響。

麥高深知厲害，他閃得也夠快。

也就是在苗奎擲出那東西之初，他已就地一滾。

這也是他能免於重傷的原因。

這一次眞的把他惹怒了，抓起衣衫穿出窗外疾追。但不久就追丟了人，恨恨不已，這才穿上了衣服。

＊　＊　＊

小熊和李悔又在一起了。不久居然又遇上了小郭。

這三個人在一起，花梢特別多。

小郭道：「魚老大呢？」

李悔道：「送銀票去了。」說了經過的一切。

小熊道：「白芝這女人眞是爛透了！」

小郭道：「雖是爛桃一個，想她的人還不少呢！」

李悔道：「你們有甚麼打算？」

小郭道：「南明情況很不妙，光靠一位史可法還不成。」

小熊道：「的確，崇禎死得如此之慘，弘光小皇帝還在整天酒肉徵逐淫樂不已，眞是沒有心肝！」

小郭道：「眞的，想到這些，我眞不願幫助這個扶不起的阿斗了！」

李悔道：「天下已不是弘光一個人的天下，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爲了江南人民生靈，也該盡我們之力。」

小熊道：「魚老大也是這麼說。」

小郭道：「旣然老大以爲是對的，咱們就聽他的，咱們弄錢去。」

小熊道：「怎麼個弄法？」

李悔道：「大概又是進賭場吧？」

「這一次不是，」小郭道：「人所共知，奸佞馬士英和阮大鋮，斂聚無算、貪瀆成性，據估計，他們的存儲，不包括房地產，每人最少也有五七億兩。」

小熊道：「會有那麼多嗎？」

李悔道：「這數字可能還保守了一點。」

小郭道：「這些貪官污吏的錢，搶之偷之絕不爲過，咱們就先把他們作爲目標，弄了就送給史大人。」

李悔道：「這個我不反對，但如何進行呢？」

小郭道：「我認識馬士英的妹子馬琳。」

李悔道：「即使馬琳和你有一手，也不會幫助外人把她兄長的存金弄光，這一點你要三思才行。」

小郭道：「當然要騙她。」

李悔道：「男人就是不能專一。」

小郭道：「李悔，爲了國家，我以爲這不算甚麼。」

李悔道：「阮大鋮呢？」

小熊道：「到時候自有辦法，交給我好了。」

李悔道：「我能爲你們幫甚麼忙？」

小郭道：「你在暗中策應，萬一我穿了崩失敗了，你也好放冷箭救我。」

李悔道：「我不是變成扯皮條客了？」

* * *

阮大鋮位居要津，和馬士英一樣在朝中可以呼風喚雨，貪贓枉法，上下其手，百姓們敢怒不敢言。

這天阮大鋮回府，他的轎子進入大門不久，後面又來了一乘轎子，守門的一攔，道：「轎子裏是……」

轎中有個女人聲音嬌嗲道：「怎麼？阮大人的人還要先向你們這些下人先報告打招呼不成？」

守門的自然不敢得罪，立刻放行。

轎子停在中院，竄出一人，正是小郭。另外一人還在轎中，又抬了出去，根本未受到大門攔阻。

這個轎中的女人，正是田卿的小妾水仙。

上次小郭和小熊混入田卿府中，小熊玩了田卿的小妾玫瑰，小郭由於治好了馬士英寡妹的閉陰症，和馬琳打得火熱。

此次小郭扮女人，這一手不過是把小郭送進阮大鋮府中，見機行事而已。

這些惡吏貪官，只知聲色犬馬，他們的家人和妻妾，照樣學樣，也就不會有甚麼節操觀念了。

小郭乃是男扮女裝，有所謂：「三分人才，七分打扮」，經李悔細心地爲他化粧，看起來也挺養眼。

他邁開大步東望望西瞧瞧，宅第太大，恐怕迷路。

直到有人以好奇的眼光看他時，才知道自己走路不像個女人，李悔教過他，但一不小心就原形畢露了。

這工夫正是晚膳時刻，來往走動的人不多。

找了好一會，小郭才來到一個大院落門外。

這時有兩個丫頭，各提了一個大食盒走出來。高的低聲道：「三夫人眞不好侍候，菜嘛！油水多了不成，少了也不成，淡也不成，稍鹹一點也要挨罵……」

另一個冷冷地道：「有甚麼了不起？不過是長得好看些，她的出身也未必比我們高到那裏去！」

二人走遠了，小郭看看四下無人，進入院中。

他聽到屋中有個女人說話：「你們也去吃飯吧！這兒不須侍候了……今天晚上也不必來了！」

不久正屋中走出兩個丫頭，小郭立刻閃入廂房中。待兩個丫頭出院之後，忽見正屋中走出一個十分年輕的女人來。

小郭大爲緊張，有錢有勢，就能討到好看的女人。

金錢雖不是萬能，却是很管用的。

這女人大約不超過二十五六歲，細眉大眼，聳胸隆臀，走起路來，眞有如弱風擺柳。

衣著華麗無比，眞是個尤物。

她親自關上門，到了廂房窗外低聲道：「出來吧！今夜不會有人來的了！」

小郭一驚，心道：「莫非她已看到我了？」

這美婦說完就回到正屋去了。小郭正要出屋，忽見內間的門動了一下，不由一驚。

甚至他聽到衣衫磨擦的聲音。如果衣衫是絲製的，相互磨擦就可以發出「絲絲」聲。

這證明屋中有個人藏着。

當然，這也證明剛才那美婦在廂房說話，不是對他說的，而是對這個人說的，小郭恍然大悟。

於是，小郭出了廂房，藏在花叢之後。

不久，果見廂房中走出一人，三十左右，衣著不俗，看來像個府中管事者模樣。

這人四下打量了一會，鬼鬼祟祟地進入正屋中。

這人一進正屋右邊明間，發現那美婦坐在床上。

她的外衣已經除去，裡面是粉紅色的褻衣。

「阿芳，有沒有人來過？」

「甚麼人來過？」

「剛才我在廂房內間，好像聽到有人進入廂房中。」

「見鬼！打發走了兩個丫頭，我就把門關上了！」

「奇怪！我怎麼好像聽到……」

「你到底是要不要？」

「要要！當然要！」這人忙不迭地脫衣。

於是燈都沒有吹熄，就幹了起來。

小郭本來在窗外看，覺得不過癮就溜進屋中來，他在外間探進頭來，看了個清楚。

他以爲這女人很厲害，似乎男的並未能使她滿足。

「阿芳，眞抱歉！」

「你這人不管用……」美婦意猶未盡。

一般來說，男人總是早達高潮，除非善於控制。

這漢子道：「這兩天太忙，覺也沒有睡好，所以……」

「算了！你走吧！外總管嘛！總是忙些。」

「我走了！阿芳，希望明天晚上我能使妳……」

「快走吧！別囉嗦了！」

原來是外總管，這女人和下人私通。

本來嘛！丈夫在外應酬，而且女人多，明的暗的一大堆，四五十歲的男人，早就淘虛了。

加之其中有一二人專寵，怎能雨露均霑呢。

這人走後，把院門帶上。美婦未下床，也未穿衣。

不一會院門「吱喲」一聲又被推開，立即發出一聲「妙……」的貓叫，於是屋中也回應了一聲貓叫。

然後一個中年漢子關上門進入屋中。

小郭心想，原來是以叫春的貓作暗號。

這人高大略黑，衣著很攷究，長得還人模人樣的。

一看就知道絕不是下人。

「屬下侍候夫人來了……」這人深施一禮。

床上的美婦道：「少貧嘴！快點吧！」

「怎麼？這一會都等不及了？」

「你要是調皮就滾出去！」

「開開玩笑，增加點情趣嘛！」邊說邊脫衣。

小郭心想，這女人的胃口眞大。

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盗心，眞是一點不假。

終日吃飽沒事做，就會出紕漏的。

這漢子上床一撩被，道：「嘿嘿，已經準備就緒哩！」

女的不出聲，似要專心一志地來享受這一刻。

這漢子雖比較健壯些，但這種事和外型健壯無關，越是瘦瘦的越能折騰，這似和跑狗一樣，能跑的狗，絕非健壯的，却都是瘦巴巴的。

這人上了不久，也是丟盔卸甲。

他的時間也許還比那外總管還短些。

「眞是些廢物！總是在緊要關頭丟……」

丟，就是洩了，這當然是女方極討厭的事。

只不過女人不同，有的女人不大在乎，性慾强的，就特別在乎了。像一盆火，潑了一瓢冷水似的。

「要不要休息一會重來？」

「算了！你不是那種料子！」

「眞對不起！」

「不要介意，大總管，下次好好來！」

「是的，那我走了！」

小郭以爲，這必是一個內總管。

這人穿好了衣衫想去親她一下，她却用手一推，道：「沒有這份心情，請吧！」別過頭去，面向牆壁。

這內總管躬身退出，還抹着額上的虛汗。

他把院門帶上。小郭正要進入內間，院門又被推開了。

這人探頭看了一下，學了一聲「畫眉」叫。

這次屋中不是學「畫眉」叫，仍是貓叫。

這個大約在二十五六到二十七八之間，較爲文弱。

他進入屋中，一言不發，就脫衣衫。

他似乎想打破脫衣服的最快紀錄。

這人雖然文弱，作這事却一點也不遜色。

小郭眞正是開了眼界，「顚鸞倒鳳」在這場面才註釋出來，一會男上女在下，一會又倒了過來。

小郭以爲眞妙，貓吃「畫眉」，也就是吃「鳥」。

眞正是妙語雙關，虧他們能想得出來。

這女人終於在這第三個男人的再接再勵下達到高潮。

「阿芳，我要走了。」

「多躭會嘛！丫頭都不在！」

「不哩！有許多帳還沒作完，回去只怕要熬個通宵。」

這人要穿衣，發現衣衫不見了。

「我的衣衫呢？剛才不是掛在衣架上？」

美婦道：「是啊！」

「怎麼不見了呢？」

「怪事！」

「一點也不怪！」小郭拿着衣衫自外間走進來，笑笑道：「在這兒！」兩人不由同時大吃一驚。

美婦道：「你是甚麼人？」

「看戲的人，而且是包廂座的觀衆。」

「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阮大鋮的府中內宅，沒錯吧！」

「你知不知道私闖阮大人的官邸是何罪名？」

「不知道！」

「會殺頭的！」

小郭道：「不知道阮大鋮的老婆一連和三個漢子玩這箇，會不會殺頭？大明律法我不大清楚。」

兩人不由色變。

美婦使個眼色，小白臉立刻自枕下摸出一柄匕首，撲向小郭。

小郭扣住他的脈門一推，小白臉的身子又靠在美婦身上。

小郭道：「這才叫着『身上人』哩！」

這一下子差點把美婦砸昏。

一個男人的身子落在女人身上，會有多重？

好在小郭還有任務，不會使她受傷，更不會使她昏過去。

這一手，對付小白臉眞是綽綽有餘。

他們把小郭當作了不起的大俠客，身手了得。

美婦呻吟着道：「少俠你……你要甚麼？」

「我總不會要妳，爲他們『涮鍋』吧！」

美婦道：「少俠當然不會看上賤婦！」

小郭轉向男的道：「你是總帳房？」

「是……是的。」

「是阮大鋮的甚麼人？」

「是他的表弟！」

小郭很聰明，若非有很親的關係，這麼年輕能作總帳房，那是不大可能的。一定是要近親才行。

小郭道：「你叫甚麼名字？」

「張吉。」

「阮大鋮有多少現金現銀存款？」

兩人不由一震，這才隱隱猜出小郭的來意了。

張吉道：「少俠你問這箇……」

「你最好老實回答，不然的話……」

美婦連連使眼色，小白臉就支支吾吾起來。

小郭道：「我可以殺死你們，把你們的屍體疊在一起，本來嘛！你們的確玩過，讓阮大鋮看看你們赤裸相抱的樣子……」

美婦道：「少俠，你的目的是……」

「我問張吉的話，他還沒有回答我。」

張吉吶吶道：「阮大人有現銀二十萬兩……」

「放屁！」

「少俠，我的帳上確是只有這些。」

「至少也有七八億兩！」

「沒……沒有這麼多。」

小郭指美婦道：「妳叫甚麼名字？」

「美芳。」

「妳一定知道，阮大鋮有多少現金私蓄！」

「也就是二、三十萬兩吧！」

小郭笑笑，伸手擺在床頭精雕的花格上一用力，這是桃心木精製的大床，算是硬木！竟紛紛落下木屑。

不一會，雕花床上的花格已被他的指力捏得光禿禿地。

兩人不由臉色蒼白，知道遇上了煞星。

要是捏人，骨頭也會變成粉屑了吧？

「少俠饒命！」兩人都跪在床上。

「這樣吧！你們交出藏金藏銀，及錢莊的存摺，我就成全你們，讓你們遠走高飛！」

小白臉張吉道：「遠走高飛？」

「怎麼？你不想？給你們二十萬，這輩子也夠用的了。」

張吉看看美芳，都拿不定主意。

小郭道：「我還負責把你們送到城外去。」

兩人還猶豫，因爲這畢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小郭道：「我只給你們半盞茶的工夫作決定。」

美芳哀求道：「少俠，我們要是跑了，不論逃到何處，都會被抓到的，少俠高抬貴手吧！」

小郭道：「放心，他們自顧不暇，清兵大舉南下，一個個都焦頭爛額，他自己恐怕也要逃亡呢！」

反正不答應就要被弄死。

這樣死了，只怕她的娘和張吉的父母都要受到牽連。

張吉道：「少俠看來不過十七八歲，要這麼多的錢幹甚麼？」

「這你就不要管了！時間到了，你們答不答應？」

兩人一百個不願，但還是要答應的。

宅中有黃金百斤，錢莊票號有四億多存款。

當然，他是不會都存在一家票號的。

藏金處就在美芳的院中地窖內。

由兩人帶他下去看過，小郭廢物利用，叫他們把黃金搬到上面來，放在床下，然後點了兩人的穴道。

他在快天亮時，找到了小熊。

小熊在客棧中，因爲他以爲兩人不可同時進行。

萬一出了漏子，向另一人求援，就連絡不上了。

小郭簡略地說了一切，兩人立刻出發，首先把五百斤黃金弄出宅外，這宅子西牆外有一片柳林。

兩人掘坑先埋了起來。

待天亮了之後，架出張吉，帶着存摺到票號去提款，這當然都要銀票，不能要現銀。

一個上午跑了二十來家票號，才提了兩億兩左右，下午再提，到傍晚才提完，計四億四千萬兩。

眞正是富可敵國了。

美芳被點了穴道，躺在床上，桌上却寫了張條子說明夜間失眠，今天要好好睡一天，不要驚醒她。

就這樣，丫頭也不敢叫醒她，天晚後又各自去了。

小郭這才把美芳弄出來，把他們送出城外。

他未失言，給了他們二十萬兩銀子，打發他們走了。

李悔道：「小郭，你還眞有一套。」

三人在樹林中，也就是埋金之處。

李悔僱了二輛車，把金磚裝上，由小熊駕車，連夜出城，三人樂透了，小熊在車輛上還唱着山歌。

車內的小郭道：「阮大鋮發覺此事，會不會氣死？」

李悔道：「差不多。」

「妳以爲美芳和帳房張吉會不會告密？」

「不會，除非不要命了！不告密還可能安渡一生。」

小郭道：「便宜了馬士英。」

「不妨，我可以去找馬琳。」

「你和她有一腿？」

「不錯，中年女人很重視這箇。」

「你眞不是個東西！」

「李悔，妳到了中年就知道飲食男女的重要性了。」

「哼，我才不會像美芳那樣哩。」

「妳是不是在暗中看她和張吉在床上……」

「嗯……」

「怎麼樣？是不是如火如荼，妳有沒有受到感染？」

「去你的吧！」

就在這時，車子忽然停了下來。

車轅上的小熊道：「準備了！前面有人攔路。」

小郭和李悔跳下車，一看之下，不由心中打鼓。

原來是「白袍老祖」麥高師徒。

他們三人對付兩人是絕對不成的。

麥高道：「車裡是甚麼東西？」

「大理石。」小熊道：「運到金陵去的。」

「是大理石嗎？」

「當然囉！」

「不對，大理石不會有這麼重，看車輪的深痕，絕不是大理石，而是黃金或者錫、鉛甚麼的。」

三小還眞不能不佩服他，眞是經驗豐富。

小郭道：「那來的這麼多的金子和錫、鉛！」

「從阮大鋮阮大人府上弄出來的呀！」

三小不由一驚，可能老賊是奉命來追殺他們的。

可是這消息是甚麼人透露的呢？

除非是張吉和美芳被捉了回去，說出了一切。

小熊道：「老頭，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麥高道：「跟老夫回去，你們就知道了！」

小郭道：「你不說出原因，我們爲甚麼要跟你回去？」

「小崽子，你們作了甚麼事，你們難道不知道？」

「甚麼事？」

「阮大鋮阮大人的黃金失竊，存款也被人冒領。」

小郭道：「老頭，你這消息自何而來的？」

「告訴你們，帳房張吉被抓回去了！」

三小不由一驚，可以說是他們害了張吉。

似乎美芳並未被抓，眞是命大。

當然，張吉受不住捱打，必然全部招認，說出一切。

張吉與美芳，咎由自取，僕人和主人私通，等於惡奴欺主，自是不該。可是目前他們三人如何逃過這一劫？

小熊以「蟻語蝶音」道：「小郭，怎麼辦？」

小郭道：「我有甚麼辦法？」

李悔也以「蟻語蝶音」對小郭道：「小郭，看你的了！」

小郭靈機一動，道：「麥老頭，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麥高道：「怎麼？你們想討價還價？」

「不是，我是想咱們是不是可以合作一下？」

「合作？老夫和你們合作？」

「是啊！老頭，你可別瞧不起我們年輕人，有所謂：寸有所短，尺有所長，對不對？」

麥高道：「看不出你小子懂的還不少哩！」

「老頭，你這是過獎，和你老比，那可是小巫見大巫了。」

麥高道：「好，有話你就快說。」

小郭走近麥高二人，在樹蔭下坐了下來。

麥高道：「說吧！」

小郭道：「坐下來談嘛，急甚麼？」

麥高並未坐下，道：「讓我聽聽看，是不是值得？」

小郭道：「李闖你聽說過吧？」

「當然，那巨賊已經死了！」

「人死了却留下不少的財寶。」

麥高眼睛一亮，道：「財寶？多少？」

小郭道：「大約估計一下，三十億左右。」

麥高一緊張，原地轉了一週，然後也坐了下來。

這工夫李悔和小熊也走了過來，正所謂：美酒動人臉，財帛動人心。

麥高道：「小子，眞有那麼多？」

「老頭，你眞是少見多怪，據說李闖自北京運出的金餅就值二十億兩，在其他地方搜刮的還不包括在內。」

麥高道：「這箇我全聽說過。」

小郭道：「我供給消息，你出人力，咱們發個大財。」

「你供給甚麼消息？」

「藏金地點。」

麥高道：「在甚麼地方？」

「地點有五處，如果是你麥老頭，那麼多的金子和寶物，也不會都藏在一個地方吧？」

「對對，不會的。」

「好哩！老頭你有沒有意思合作？」

「有有！」

「那就先把這批金子送到揚州。」

「到揚州幹甚麼？」

「送去就成了，何必多問？」

「是不是送給史可法，他現在正是開府揚州。」

「老頭，我們知道你是馬士英的人，但馬也好，史也好，都是為了大明，此時此刻還分誰是誰嗎？」

麥高道：「小子，這話是不錯，國難當頭，自不應分彼此，應該共赴國難，但用阮大人的家財去救國……」

「怎麼？他的錢不是貪瀆而來的？」

「小子，這是偏激之言。」

「老頭，你合不合作？再說一句。」

「不合作如何？合作又如何？」

「合作，把全部財寶分你三分之一，也就是約十億兩。」

麥高不由心動，十億兩，他這輩子從未想過自己會擁有這數字。

麥高道：「你小子怎知這個大秘密？」

小郭道：「老頭，你難道不知道李悔是李闖的女兒？」

麥高道：「知道，可是她和李闖合不來。」

「不管合不合得來，他們總是父女。」

「李闖的大秘密，絕不會告訴反對他的女兒。」

「老頭，你可別忘了，李闖不告訴她，他的心腹部下如軍師李巖，就是李闖的智囊之一，他對李悔很好。」

「他把秘密告訴了李悔？」

小郭點點頭，道：「如何？」

麥高何等身份？怎會和他們合作？道：「小子，憑老夫的身份，會被你們利用？眞是作夢！」

「怎麼？說了半天又不想合作呀？」

「想想看，老夫制住你們，非但可以獨吞三十億兩，而且眼前這一筆金子，不是也落入我的手中了？」

小郭道：「老頭，你沒有良心！黑吃黑呀！」

「良心多少錢一斤？你們有良心會盜取人家全部財產，而且使其姦夫淫婦一起逃亡？這也是良心？」

小郭站了起來，道：「老賊，你以為吃定了我們？」

麥高道：「當然，你們三人加起來也接不下老夫三十招。」

小郭道：「老頭，現在你說這句話已經太遲了！」

麥高一驚，道：「這話怎麼說？」

小郭道：「你已經中毒了！」

麥高一運眞炁，果然滯呆不通，道：「小子，你敢暗算老夫！」

小郭道：「這能怪我們嗎？是你自己送上門的。」

小郭懂醫術，善用迷藥，不久前曾用迷藥使李雙喜及賈笙都躺下了，對付麥高，用量[illegible]要多。

麥高一躍而起，眼前金星迸射，搖搖欲倒。

原來小郭是坐在麥高上風頭處。

只不過賈笙却是坐在小郭平行位置上。

這工夫老賊已經不支倒地。

小郭道：「賈笙，你呢？」

賈笙道：「郭少俠放過我，我很感激。」

「你對老賊的行為有何看法？」

賈笙道：「家師為馬士英的心

腹，我勸過他投靠史大人，但都沒有用。」

「他醒來之後，你能不能阻止他追我們？」

「我會盡力。」

小熊道：「小郭，何必冒這個險？」

小郭道：「賈笙和他師父不一樣。」

「可是老賊醒來一定不會放過我們的。」

「依你又如何？」

李悔道：「我來處理這件事。」上前連拍老賊七八個經脈上的要穴，老賊已中了迷藥，不會感到痛苦。

要是清醒的時候，廢除武功的痛苦是十分難忍的。

賈笙道：「李姑娘，這是不是太殘忍了些？」

「不！」李悔道：「剛才小郭試探他，已探出他的意圖，居然想獨吞，吞了以後必然殺我們滅口！」

小郭道：「對，所以我才迷倒他。」

賈笙道：「李姑娘，家師能不能恢復功力？」

「那要看他的造化了。」

小郭道：「咱們走吧！」

* * *

白芝又遇上了李雙喜。

那是在一家客棧中，李雙喜嚥不下這口氣，非找到她不可。這兒是客棧中的一個偏院，很幽靜。大約是晚膳之後的時刻。

李雙喜站在門口。

白芝坐在正屋迎門桌邊喝茶。

她乍見李雙喜不由一驚，但立刻就泰然了。

「今夜你還能逃得了？」

白芝道：「我為甚麼要逃？」

「怎麼？有靠山在此？」李雙喜一雙賊眼疾轉不已。

白芝道：「甚麼靠山？」

「魚得水！」他就怕魚得水，也恨魚得水。

「魚得水會在我這兒？他對我已經倒了胃口。」

李雙喜道：「咱們這筆帳怎麼算？」

「怎麼算也算不清！」

「甚麼意思？」

「我不找你算帳就不錯了！」

「找我算帳？」

白芝一字字地道：「當初若非你以暗算手法，使我失去抗拒力而姦汚了我，我怎會自暴自棄而走上偏鋒！」

「你是個天生的騷貨，賴不了我。」

「不是那一次失身，我白芝不會有今天，老實說，撫今追昔，我已經對前途失去了信心，你殺了我也好！」

李雙喜道：「那太便宜你了，財寶呢？」

「早就轉手了。」

「送給了魚得水？」

「應該說送給了史可法大人，作為軍需的挹注。」

李雙喜道：「所以我要宰了你。」

「要宰就下手吧！但我不會束手任你宰割的。」

「你那兩套還未放在我的心上。」

「試試看吧！」李雙喜出了手，白芝當然要接着。

其實二人是差不多，只是李雙喜學得太雜了。

過去他在李闖身邊，紅人一個，一干高手都奉承他。

於是張三傳兩招，李四傳幾式。

就這樣，他變成一個高手，這當然要歸功於他的苦練。

白芝雖然心灰意冷，行將出家，却不想死在他的手中。

她一旦力拚，李雙喜想在七八十招內擊倒她太難了。

只不過李雙喜非擊敗她不可。

他的藏金已被她騙光了，還說要和他到西域去大幹一番，創建一個王國。李雙喜越想就越不是滋味。

六十招後，白芝開始不支而失招了。

李雙喜道：「在宰你之前，我還要玩你最後一次。」

白芝道：「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白芝怎麼拚也撐不過一百招，中了兩掌之後，搖搖欲倒，這工夫李雙喜出指逾電，白芝應指而倒。

「我說過，要先玩你，來一次臨別紀念！」

他抱起白芝入屋，正要把她放在床上。一隻手已搭在他的右肩上，道：「把人好好放下來！」

李雙喜立即聽出，是湯堯的聲音。

「是湯堯？」

「不錯！」

「你應該知道我們的關係？」

「知道一點。」

「你可知道她騙得我好慘？」

「也知道一點。」

「知道這些還要幫她？」

「問題是她當初失身於你不是自願，你已經先犯了強姦重罪，失去了立場。其次，李闖的錢，搜刮於民間，正是民脂民膏，用之於國家，誰曰不宜！」

李雙喜道：「這似乎不大公平！」

「世上沒有絕對公平的事，你在李闖身邊，已死有餘辜，因為據說你比李闖更嗜殺。」(未完・十六)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

